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四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34/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四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四二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八代文鈔一百六卷(二)

〔明〕李賓編
天津圖書館藏明刻本

.....

八代文鈔一百六卷(二)

〔明〕李賓編

天津圖書館藏明刻本

盧升之文抄

擬騷

秋霖賦

南陽公集序

駙馬都尉喬公集序

樂府雜詩序

楊明府過訪詩序

宴鳳泉石翁神祠詩序

七夕綿州泛舟詩序

盧昇之

宴梓州南亭詩序

遊燕石涼山詩序

釋疾文序

益州長史胡樹禮爲亡女造盡贊

相樂夫人板龕贊

與在朝諸賢書

乞樂並書

擬騷

唐 盧照隣

至如左丘失明再耕有疾兵法作而猶曠史記脩而
下室高明者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爲鏡於
前代終抱痛於今日若乃賈長沙之數奇崔亭伯之
不偶思欲削魯史之高行鉗楊墨之辨口爲書爲禮
驅季俗於三古之前垂譽垂聲正顏綱於百王之後
天子聞之而欲用羣公畏之而莫取徒窘於泥沙
竟龍鍾於塵垢筆資六藉則秦谷有坑儒之痛齟齬
擬騷

石悲十難

以慈蘭爲九族以風烟爲四隣朝朝獨坐惟見羣峯
合沓年年孤臥常對古樹輪囷相弔相哭則有飢飈
啼夜相慶相賀則有好鳥歌春絃將調而雪舞筆屢
走而雲迴自謂蘭交永合松契長并通霄扼腕終日
肝衡罵蕭朱爲賈豎目張陳爲老兵悲蒼黃兮驟變
恨消長兮相傾貴而不驕人皆共推晏平仲死且不

朽吾勿衡稱楊巨卿向時之清談尚存今日之相知
已沒

右悲今日

擬騷

秋霖賦

唐 盧照隣

覽萬物兮竊獨悲此秋霖。風橫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沉沉。居人對之憂不解。行客見之思已深。若乃千井埋烟。百廬涵潦。青苔被壁。綠萍生道。於時巷無馬跡。林無鳥聲。野陰霾而自晦。山幽曖而不明。長塗未半。蒹葭漫漫。莫不埋輪擗轂。銜悽茹歎。惜如尼父去魯。聞陳喪匡。將飢不爨。欲濟無梁。問長沮與桀溺。逢漢陰與楚狂。長擲風而雨沐。永懷倭以遑遑。及夫屈平。既放。登高一望。湛湛江水。悠悠千里。泣故國之長秋。見玄雲之四起。嗟夫子卿北海。伏波南川。金河別。銅柱辭。關山天骨。霜露凋年。睽窮陰兮斷地。看積水兮連天。別有東國儒生。西都才客。屋漏鉛槧。冢虛甌石。茅棟淋淋。蓬門寂寂。蕪碧艸於園徑。聚綠塵於庖甕。玉爲粒兮桂爲薪。室有琴兮室無人。抗高情以出俗。馳精義以入神。論甚能鳴之雁。書成已泣之麟。睹皇天之淫溢。孰不隅坐而含頻。已矣哉。若夫繡轂銀鞍。金杯玉盤。坐卧珠璧。左右羅紈。流酒爲海。積肉

爲密視襄陵而昏墊。曾不輟乎此。惟豈知平亮舜之
靡瘠而孔墨之艱難。

秋霖賦

入

三

南陽公集序

唐 盧照隣

昔者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踞西秦，焚詩書以愚黔首。通其變，參天二地；謂之神，合其機，一陰一陽，謂之聖。是以楚漢方闢，蕭曹絳灌負長劒於此時；袁曹已平，徐陳應劉弄柔翰於當代。聖人方士之行，亦各異時而並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貫？文質再而復，殷周之損益足徵；騷輪三而始，虞夏之興亡可及。美哉煥乎斯文之功大矣！自獲麟絕筆一

南陽公集序八

三、四百年游夏之門，肯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敘事，得此之風骨。二陸裁詩，含公幹之奇偉；鄒中新體，其詞文成江左諸人咸好。瓊姿艷發，精傳爽麗，顏延之急病於江鮑之間，疎俊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北方重濁，獨盧黃門往往高飛；南國輕清，惟庾中丞時時不墜。嗟乎古今之士，遍相毀譽，至有操我戈矛，啓其壘守三都，既麗徵夏，熱於上林，九辨已高，責春歌於下里，踏駁之論紛然，遂多近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蜂起，高

談不息。人慚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辨荆楚之妙。拔十得五，雖曰肩隨，聞一知二，猶爲臆說。俞曰：未可人稱屢中，化魯成魚，易云其遠，非夫妙詣鍾律，體會風騷，筆有餘研，思無停趣，作龜作鏡，聽歌曲而知亡，爲龍爲光，觀禮容而識大，齊魯一變之道，唐虞百代之文，懸日月於胸懷，挫風雲於毫翰，含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細則出入無間，粗則彌綸區宇，遠近綽約如玉女之千嬌，突兀崢嶸似靈龜之孤朴，乘槎上漢，誰問坳塘之淺深，荷戟入秦，寧議長安之遠近。是是非非，未定曹子建皓首爲期，離合俱傷，陸平叔終身流恨，超然若此，適可操刀，自茲已降，徒勞舉斧，八病爰超，沈隱侯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爲聾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煩苛，知音者稀，常恐詞林交喪，雅頌不作，則後死者焉得而聞乎？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虞博通萬句，對問不休，柰

南陽公集序八

長於五言。下筆無滯。岑君論詰。盡聽者忘疲。許生章奏。翩翩談之未易。王侍中政事精密。明達舊章。魏太師直氣鯁辭。兼包古義。褚河南風標特峻。早鏘聲於冊府。變風變雅。立體不拘。於一塗既博。既精。爲學遍遊於百氏。自豸冠指佞。鷄樹登賢。內掌機密。外修國史。晨趨有暇。持彩筆於瑤軒。夕拜多閑。弄雕章於琴席。含毫顧盼。漢家之城關風烟。逸韻縱橫。秦地之林泉魚鳥。黃山羽獵幾奏瓊篇。汾水樓船參聞寶思。南津弔屈。去逐蒼梧之雲。西路悲昂。來挽蔥嶺之雪。

南陽公集序入

三

江湖廊廟。造次不忒其儀。沙塞朝廷。顛沛必歸於漢。是使名流俱主親翰。闕門愛客相尋。鷄談滿席。嚶嚶好鳥。花欲白兮。柳將霏。濊濊遊魚。蓮欲紅兮。蘋可望。綠樽相湛。齊閣臨霞。綺札逾新。園亭坐月。凡所著述。一千有餘篇。今之刊寫。成三十卷。餘早遊西鎬。及周史之闕文。晚卧東山。隨漢庭之遺事。平津侯之賓館。馬廐蕭條。李司隸之仙舟。龍門荒毀。交黃鳥集。于翔兮。集于桑營。營蒼蠅止于藩兮。止于棘。九原可作。松有隧兮。兔有埏。三湘不追川無梁兮。鳥無徑。輟片

之慟何獨莊周。聞笛而悲。寧惟向秀。徒勤觀海。未知渤澥之倪。永好談天。莫究氤氲之數。遂抽短翰。爲之序云。

名章鉅論。惜末路傷於麗藻。

南陽公集序入

四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唐 盧照隣

昔文王既沒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生禮盡歸於是矣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喪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翰禮樂之道已顛墜於斯文雅頌之風猶綿聯於季葉痛乎王澤既竭諸侯爲麋鹿之場帝圖伊梗天下作豺狼之國秦人一滅舊章大愚黔首羣書赴火化崑岳之高烟儒士投坑變蓬萊之巨壑樂沉於海河間王初曉曉於古篇禮通諸夷齊叔孫乃區區駙馬喬君序人

於綿蕪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史遷祖述獲麟八書爰創衣冠禮樂重聞三代之風玉帛謳歌無墜六經之業鬱其興詠大雅於是爲羣自此迄今逾千祀聖門論賦相如爲入室之雄關里裁詩公幹卽升堂之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鮑參軍霍翥文場代黃公之平將臨曲臺之上路面通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埤一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關縫掖書生時道一騎坐蘭徑敞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

駙馬喬君序人

之凡爲若干卷云爾

駕弔曲江之墜淵興盡而歸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謁趨劔履於南宮五日歸休聞歌鐘於北里雍容車騎屢動彫章嘯傲烟霞仍涵寶思香不敗德笑金谷之羅統儉不邀名悲蘭陵之芻布榮期三喜君實四之平子四愁我無一矣君故訓子弟不讀非聖之書撫愛家僮常恐名奴之辱婚嫁已畢欲就金丹輪蓋非榮猶思道樹明霞曉挹終登不死之庭甘露秋團儻踐無生之岸凡所著述多以適意爲宗雅愛清靈不以繁詞爲貴足以傳諸好事貽厥孫謀故撰而存

樂府雜詩序

唐 盧照隣

少卿長別。起高唱於河梁。平子多愁。寄遙情於壙坂。南浦動關山之役。作者悲離。東京興黨錮之誅。詞人哀怨。其後鼓吹樂府新聲。起于鄴中。山水風雲逸韵。生于江左。言古興者。多以西漢爲崇。議今文者。或用東朝爲美。落梅芳樹。共體千篇。隴水巫山。殊名一意。亦猶負日於珍狐之下。沉螢於燭龍之前。辛勤逐影。更似悲狂。罕見鑿空。曾未先覺。潘陸顏謝。蹈迷津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其有發揮新題。孤飛百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粵在茲乎。樂府者。侍御史賈君之所作也。君升堂入室。踐蘭宇以長驅。藏翼蓄鱗。展龍圖以高視。林宗一見。許以王佐之才。士季相看。知有公卿之量。

樂府雜詩序

揚明府過訪詩序

唐 盧照隣

夫清風動駕。謁阮籍於山陽。素雪乘舟。泛戴逵於江路。猶名高好事。迹標良史。未有鶯臨綺月。筵開許郭之談。花聚繁星。門枉荀陳之馭。泛烟光於紫瀨。翻露色於丹嶽。亭泉一望。平蕪千里。萋萋芳艸。兒童牧馬之場。疊疊朝川。野老休牛之塔。釣臺隱隱。先生之桑梓。不知茨嶺巖巖。隱士之風流。尚在。豈使臨卽。樽酒歌賦。無聲彭澤。琴書田園。寂詠。

揚明府詩序

夏鳳泉石翁神祠詩序

唐 盧照隣

夫。地。上。黃。公。靈。期。已。遠。湘。中。玄。乙。化。跡。難。徵。况。乎。神。
理。歸。然。近。帶。青。溪。之。路。環。資。可。望。俯。控。丹。巖。之。下。予。
以。歸。骸。空。谷。言。隔。市。朝。濯。髮。長。川。載。惟。寒。暑。心。灰。兩。
寂。長。無。具。爾。之。歡。形。木。雙。枯。將。有。終。焉。之。志。不。悟。喬。
陽。始。嚼。嚼。於。鶴。鶴。野。夢。初。開。韓。韓。於。棠。棠。命。壺。觴。
而。引。宴。卽。沐。新。蘭。尋。礪。戶。以。安。歌。仍。樂。野。桂。萋。萋。春。
艸。王。孫。遊。兮。不。歸。秋。秋。斯。于。幽。人。矣。而。忘。返。鼓。我。舞。
宴。神。祠。詩。序。入

命咸造賦詩請題四韻列之如左

七夕綿州泛舟詩序

唐 盧照隣

諸公迹寓市朝心游江海訪奇交於千里惜良辰於
寸陰常恐辜負琴書荒涼山水於是脫屣人事鳴榔
川隅言迨挂犢之才用卜牽牛之賞邊生經笥送炎
氣以擢纓郝氏書囊臨秋光而曝背似遇緱山之客
還疑星漢之游願駐景於高天想乘克於縮地繁絲
亂響涼耐時掛戲翔羽於平沙釣潛鯉於曲浦乘流
則逝不覺忘歸咸可賦詩探韻成作

泛舟詩序入

宴梓州南亭詩序

唐 盧照隣

梓州城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徒觀其巖
嶂重複川流灌注雲窓綺閣負綉堞之逶迤洞戶山
樓帶金隍之繚繞信巴蜀之奇制也時鳳辰多閑上
得和平之政鯁鯁有截下無交爭之人以公寄切上
僚故久無州將連四千石之重任總十萬井之雄班
職逾劇而道彌高位逾崇而德彌廣市獄無事時狎
鳥於城隅邦國不空且觀漁於濠上賓階月上橫聯
宴南亭詩序

蛇之桂枝野院風歸勁歲終之賞神則有明珠愛客
置芳酒於十旬羽服神交契仙游於五日圓潭寫鏡
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帷彩綬飛煙之路藤蘿香藹
挂疎陰以送秋鳬雁參差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歡
不再千里之賀何常下客悽惶暫停歸轡高人賞翫
豈輟斯文咸請賦詩六韻成章云爾

游燕石淙山詩序

唐 盧照隣

夫圓嶠方壺涉滄波而靡際金臺玉室履玄圃而無
階唯聞山海之經空覽神仙之記爰有石淙者即平
樂澗也爾其近接嵩嶺俯屆箕峯瞻少室今若連聯
潁水今如帶既而躡崎嶇之山徑蔭蒙密之藤蘿洞
湧洪湍落山潭而送響噴噴群壑列兩澗而開筵密
樹帷屏舒朱明之景象長松傘蓋引清吹之時涼就
林藪而憚寸心對烟霞而滌塵累陶陶巨壑即是桃
源石淙山序

源深澗平流還浮竹箭網辟荔而成帳奪逆石而如
樓洞且亦分溜千年之石髓山腰半折吐十里之香
梗無煩岨嶮之游自然形勢之所祈題綵翰交寫瓊
篇庶無滯於幽棲冀不孤於泉石

釋疾文序

唐 盧照鄰

余羸臥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偃
蹇桂。一臂連蹇。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每至冬謝春歸。暑闌秋至。雲壑改色。煙郊變
容。輒輿出戶庭。悠然一望。覆燄雖廣。晷不容乎此生。
亭育雖繁。恩已絕乎斯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今爲
釋疾三篇。以貽諸好事。茲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刪書
者。其有栖遑乎。國語之作。非替叟之事乎。騷文之興。

釋疾文序

八

二

略曰

先朝好史。子方學於孔聖。今上好法。子晚愛乎老莊。
彼圓鑿而方枘。吾知齟齬而不當。是時也。天子按劍
方有事乎八荒。駕風輪而梁弱水。飛日馭兮苑扶桑。
戈船萬計。今連屬。鐵騎千羣。今啓行。人文鼠竄。猛士
鷹揚。故吾甘栖栖以赴蜀分。默默而從梁。其後雄圖
甫畢。登封禮日。方欲訪高議於雲臺。考奇文於石室。
銷兵革。今爲農器。休牛馬。今崇儒術。屢下蒲帛之書。

值子有幽憂之疾。蓋有才無時命也。有時無命亦命
也。時也命也。自前代而痛諸道之乖也。則賢人君子
伏斧鑕而不暇時之來也。則屠酤餓隸作王侯而有
餘已焉。哉。歲將晏。今愀不再時已晚。今憂來多。生今
生。今奈汝何。

釋疾文序

八

三

益州長史胡樹禮爲亡女造畫贊

唐 盧照隣

夫鎔金逞妙徒罄中人之產架寶崇奢未階大乘之
化豈若圖徽統素卷舒方丈之筵表裏丹青藻繪多
林之色獨爲先覺其在茲乎益州長史公道洽中孚
履黃裳以貞吉寄隆分陝苴白茅而涉川猶爲龜組
相輝不離泡幻之域熊車結轍尚迷苦愛之津爰捨
淨財幸求多福爲亡女宇文氏敬造像等徵奇綉於
木府採妙色於霞莊月而澄華疑金雲之夜敞蓮毫
爲亡女畫贊入

吐照狀珠浦之晨開花寶參差眺鶴林其非遠仙雲
盼靈登鸞巖其可望窮形盡相陋燕壁之含片寫妙
分容嗤吳屏之墜筆式揚顯福俾贊幽魂其詞曰
正教東漸遺像西至化格三天功超十地偉歟大士
弘茲遠致追慟幽途載營檀施皎潔霜紈照影丹素
果發金口蓮生玉步地寶天花星羅雲布惠炬長設
遶津永度

相樂夫人檀龕贊

唐 盧照隣

相樂夫人韋氏者益州都督長史胡公之繼親也夫
人寓跡蘭閨栖情香岫琢磨一行與三明而並驅馳
驚四禪將十訓而齊駕粵以乾卦紀歲流火司辰敬
造靈龕奉圖真相青蓮皓月爭華蚊睫之端寶樹天
侶競與鴻毛之際納須彌於纖芥嘗謂彼言置由何
於方丈今過其實重宜此義敢爲贊云

倚歟實相顯允神工規模鹿苑圖寫能宮分身諦聽
相樂檀龕贊入

列坐談空羣天麗繼眾寶玲瓏彫臚引月鏤網搖風
一窺妙境高謝塵蒙

與在朝諸賢書

唐 盧照隣

晉張子房處太傅之尊。自疏情於南山隱。公孫弘居丞相之位。亦伏地於東方生。伯喈已亡。孔文舉將老。兵而造膝。方回尚在。王羲之就舍奴而共談。良史書之高賢。不以爲累。自古朝野曷常以人廢言。況丁官抱疹。東山不于時事。借人唱和。何損於朋黨。延州子期聞音。竊非猶真身。音丹壑脫寶劍於山河。骨掩黃塵。罷瑤琴於天下。則指金抵於山谷者。非太平之美。與諸賢書 入

事手幽憂子白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

唐 盧照隣

幽憂子學道于東龍門山。精舍布衣。藜羹堅卧于一巖之曲。客有過而哀之者。青囊中出金花子丹方相遺之服之病愈。視其方丹砂二斤。殺楮子則山中可有丹砂。則渺然難致。昔在關西太白山下一隱士。多玄明膏。中有丹砂八兩。予時居貧。不得好上砂。但取馬牙顏色微光淨者。用自爾。丁府君憂每一號哭。涕泗中皆藥氣流出。三四年羸卧苦嗽。幾至于不免。乞藥直書 入

復偶于他方中見一說云。丹砂之不精者。服之令人多。教訪知一處有此物。甚佳。兩必須錢二千文。則三十二兩當取六十四千也。空山卧疾。家業先貧。老母年尊。兄弟祿薄。若待家辨。則委骨于峻岳之峯矣。意者欲以開歲五月。殺子熟時。試合此藥。非天下名流貴族王公卿士。施仁惻之心。達枯骨朽株者。孰能濟之哉。今力疾賦詩一篇。遍呈當代博雅君子。雖文不動俗事。或傷心。儻遇晏嬰。脫左驂而見贖。如逢孔子。分乘粟以相憂。則越石原憲不辛苦于當年矣。唯當

坐禪念室以答深仁。若諸君子家有妙砂。能以見
及最爲第一。無者各乞一二兩藥直。是庶幾也。仲尼
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者乎。未有力不足者又曰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在坐則參于前。在輿則倚于
衡。古人心可見矣。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言能苟行之。仁道不遠也。朝吳貴士博濟而好仁者。
何必相識。故知與不知。咸送詩告。請無案劍同掩。
骸云爾。

乞藥直書

三

12361

馬賓王文抄

贈季八騎曹詩序

秋日與群公宴序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秋日餞麴錄事使西州序

初春邪嶺送益州府參軍序

甘雨尋菊序

楊州看競渡序

夏初餞宋三少府之豐城序

駱賓王

不

晦日楚國寺宴序

傷王明府詩序

和學士閨情詩序

上吏部裴侍郎書

與程將軍書

與博昌父老書

與親情書

答員半千書

同武墨微文

祭趙郎將文

自叙狀

駱賓王

二

贈季八駱曹詩序

唐 駱賓王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頤。是贈別之資。然而想山川之遠遙。送歸將遠。惜歲華之不及待。行樂無時。是用輟征驂以少留。敞離亭而多暇。山芳襲吹。坐疑蘭室之中。水樹含香。宛似楓江之上。加以御溝新溜。近入離絃。賓館餘花。遙催別酒。旣而禁波東注。瀾岸南登。綠蟻傾而高宴終。金馬絡而離言促。雖相思有贈。終結想于華滋。而素賞無睽。盍申情

贈季駱曹序

一

于麗藻。人爲四韻各賦一章

秋日與羣公宴序

唐 駱賓王

昔挂瓢隱舜，蹈箕山而不歸。解組逃齊，泛滄波而長往。咸用潛心物外，擯影丘中。豈若儼迹小山，陶心大隱。叶仲長之怡性，偶潘岳之棲閑。羣公或道合忘筌，契金蘭而貴舊。或情深傾蓋，披玉葉以交新。于時玉女司秋，金烏返照。烟含碧篠，結虛影于麟枝。風起青蘋，動波文于異態。庭榴剖實，擎月彩以成珠。岸石澄瀾，泛清漪而散錦。旣而誓敦交道，俱忘白首之情。欽

秋日全宴序

二

爾連襟共挹青田之酒，不有雅什，何以摠情。共引文江，同開筆海。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唐 駱賓王

夫以五岳棲真，杳眇清溪之上。六爻與道，寂寞滄海之濱。斯並激俗矯時，獨善之風。自遠懷材，蘊價兼濟之道。本弘長史公玄牝凝神，虛舟應物，得喪雙遺。果由與許史同歸，寵辱兩存。廊廟與山林齊致，乘展與之餘暇。俯流犀以開筵，曲浦澄漪，似對任棠之水。茅亭興洽，如歸山簡之池。加以秋水盈襟，寒郊滿望。州渚肅而蒹葭變，風露凝而荷葉疏。忘懷在真俗之中，李長史宴序八

李長史宴序八

得性出形骸之外。雖四子講德，已頌美于中和。而五際陳詩，未形言于大雅。爰命虛設題而序之，并側山顏，自有琴歌留客操。觚染翰，非無池水助人。盡各賦詩，式昭樂事。

秋日餞麴錄事使西州序

唐 駱賓王

麴錄事務切皇華。指輪臺而鳳舉。羣公輩情敦素賞。
臨別館而鳬分。促樽酒以邀惟望。山川而起恨。于時
露團龍隄。雲歛鴈天。落葉響而庭樹寒。殘花疏而蘭
皋晚。聞秋聲之亂水。已恰分海對零雨之飄風。倍傷
岐路。五日之趣。未淹蘭藉之娛。二星之輝。行照蔥河
之境。清飈朗月。我則相思。隴水秦川。君方嗚咽。行歌
不駐。遽驚班馬之嘶。贈言可申。聊振飛魚之藻。人探

餞麴錄事序

同字四韻四篇

· 一 ·

初春邪嶺送益府參軍序

唐 駱賓王

分首三春。送君千里。青山白日。非舊國之春秋。翠傘
清樽。是他鄉之盃酒。况復圭峰南望。切登高之情。渭
水北流動。臨川之嘆。于時寒光將過。春景未華。殘雪
飄花。猶開六出。輕冰涵鏡。未解三川。晨風轉條。楚之
情。岐路下楊朱之淚。雖載言載笑。賞風月于離前。尚
一咏一吟。寄心期于別後。詩言志也。可不云乎。

送益參軍序

· 一 ·

冒雨尋菊序

唐 駱賓王

白帝但秋黃金勝友解塵成契冒雨相邀問涼燠則
鴻鴈在天敘交遊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
之園岸葉低松直枕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所雲將野
鶴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巾於書閣
行間飄颻挹雅步於琴臺坐間流水字中蛸蛸競落
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潯
錦石封泥雨濕印龜之岸泛蘭英於戶牖座接雞談
冒雨尋菊序人

下水葉於中池尉烹野鴈隊白花於濕桂落紫蒂於
疎蔕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
李倫混心迹於玉山無慚叔夜

揚州看競渡序

唐 駱賓王

夏日江干駕言臨眺于時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
咽江山綺羅蔽雲日姬媼舞袖何綠水以頻低飄颻
歌聲聽清風而更遠是以曾波笑臉艷出浦之輕道
映渚娥眉擺穿波之半月靚粧舊飾此日增奇絃管
相催茲辰特妙能使洛川迴雪猶賦陳思巫嶺行雲
專稱宋玉凡諸同好請各賦詩

揚州觀競渡序人

二

夏初餞朱三少府之豐城序

唐 駱賓王

黯然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歟況帝里天津槐衢分
黑龍之水巴陵地道楓江遙白馬之門親友徘徊締
歡言于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于交頤于時晚吹吟
桐疑奏別離之曲輕秋入麥似驚搖落之情白日將
頽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沾衣望吳會之郊斷
雲飄蓋嗟乎岐路是他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歡雖
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山之路行遙

餞朱少府序

二

盡各賦詩式昭離緒云爾

晦日楚國寺宴序

唐 駱賓王

夫天下交通忘筌蹄者蓋寡人間行樂共烟霞者幾
何羣賢抱古人之清風翫新年之淑景情均物我緇
衣將素履同歸迹混汚隆廊廟與江湖齊致于時春
生城闕氣改川原聞遷鶯之候時行欣宦侶見游魚
之食餌坐悟機心加以慧日低輪下禪枝而返照淞
雲凝蓋浮定水以涵光忘懷在具俗之中得性出形
骸之外雖交非習靜多慙谷口之談醉可逃諠自得

楚國寺宴序

二

山陽之氣詩言志也可不云乎

傷祝阿王明府詩序

唐 駱賓王

夫心之悲矣。非關春秋之氣。聲之哀也。豈移金石之音。何則。事感則萬緒興。端情應則百憂交。軫是以宜。尼舊館。流襟動激楚之悲。孟嘗高臺。承睫下聞琴之淚。祝阿王明府。毓德丹穴。襲吉黃裳。靈基峙金闕之峰。層源漱玉輪之坂。既而鴻飛漸陸。將聘平輿之龍。鶴鳴在陰。爰絳新歌之驥。乃當名懸。閉月德貫。陳星。豈徒遠切。夢瓊奄沈。連石差乎輪。銷桂魄。驪珠毀貝。

祝明府詩序

一

闕之前斗。散紫氛。龍劍沒延平之上。昔風承嘉惠曲。荷恩光。雷連嘯歌。從容風月。撫心陳迹。泣血漣如。然而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百年之常分。雖則知理之可有。而未曉情之可無。聊綴悲歌。敢貽同好。諸君或締交三益。列宰一同。或叶契筌蹄。投心膠漆。如比肩於千里。遽傷魂於九原。既切芝焚。彌深蕙歎。豈言四始同賦。七哀庶蘭室流薰。義道芳而化德。故蓬心深拙。效庸音於起予。觸目多懷。同增流勵。

洛川真氣上重泉。恩政融合章光後。烈烈武關前雄。

契與良難驗。生涯忽易窮。翔鳬猶在履。狎雉尚馴童。錢滿荒階綠。塵浮虛帳紅。夏餘將宿草。秋近未驚蓬。烟晦泉門夕。日遠夜臺空。誰堪孤隴外。獨聽白楊風。

祝明府詩序

二

學士閣情詩啓

唐 駱賓王

基啓學士哀慶奉教旨垂示閣情詩并序跪發珠
韻伏膺玉札類泰西之鏡照徹心靈同指南之卓導
引迷誤切惟詩之興作兆基遠古唐虞虞始咸典
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言志緣情二京斯具含
毫源思魏晉彌繁布在縑簡差可商略李都尉鴛鴦
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
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詞人王劉爲
和閣情詩啓人
稱晉洛陽才子潘左爲先覺若乃子建之牢籠羣彦
士衡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鏡爰逮
江左謳謠不輟非有神骨仙材專事玄風道意顏謝
特挺風調典麗自茲以降聲律稍精其間沿改莫能
正本天縱明睿卓爾不群聽新聲鄙師涓之作聞古
樂笑文侯之睡以封魯之才迨自衛之迹弘茲雅奏
抑彼淫哇澄五際之源救四始之弊罔可以用之邦
國厚此人倫俯屈高調聊同下里思入態巧侯閨悲
其曼聲文隨手變延年愧其新曲走以不敏謬

及謹申奉和輕以上呈未近詠歌伏深悚慙謹啓

和閣情詩啓人

二

唐駱賓王

上裴侍郎書

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書上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荅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書，高堂九仞，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遊之嘆。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襟。何者？情蓄于中，事符則感。形潛于內，迹應斯通。是布腹心，罄瀝肝膽。庶文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惻款之誠。唯君侯

上裴侍郎書

察焉。其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于時，高談王伯，銜材揚已，歷抵公卿，不汲汲于榮名，不戚戚于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之恩，任以書記之事。僉人則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郁超。昔聶政刺軻，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知于下官，人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買余勇以求學，效輕生而答薦。而顧逡巡于成命，躊躇于

上裴侍郎書

二

從事者，徒以風遭不造，勿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熬糲無甘旨之膳，松楸闕遷厝之資。撫躬有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烝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况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遠勝下之養，忽已三年。而凶服之制，行終哀疚之情，未洩。典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于心者，衷誠可以應木石感于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王不以爲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者，豈貪食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人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除，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而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旣不能推心以奉母，亦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况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迷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憂能傷人，逼西山而何

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憐
矜犬馬之微願。憫燕雀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
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再拜。

上裴侍郎書

三

與程將軍書

唐 駱賓王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恩出非常。談過其實。恭
聞嘉惠。深用慚惶。君侯懷管樂之才。當衛霍之任。豐
功厚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益俗。知足以興王
業。道足以濟蒼生。尚且屈公侯之尊。伸從軍之士。若
下僕者。天地一無用。錫狗耳。粵自旌賞之辰。卽逢聖
明之曆。材不經務。不能成佐命之功。知不通時。不能
包周身之慮。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
心。不能買名。時議常願爲仁由已。喪我於吾見。機可
以絕。機無用之爲。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
流者矣。其於木也。魯般無所措其鈎繩。其於駕也。伯
樂無所施其銜策。不悟聖朝發明揚之詔。君侯緝雍
熙之道曲。垂提獎廣俗。游揚猥以樗櫟之姿。忝預賢
良之薦。當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
堂。非夔牙不可以擊節。倘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夫
竊議。語流天下。進垂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
肖之軀。爲高明之累耳。必能一疇增價。九術先登。燕

東穆將軍書

一

昭爲市駿之資郭隗居禮賢之始則當效駑鉛之用
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謨憲章文武之道德上
以完三才之能事下以通萬物之幽情方將目詞翰
爲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岐路耳又何足道哉言而
不慚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清切造別無緣
官守牽纏風則有限某尚期辭滿倘泛孤舟萬里烟
波舉目有江湖之恨直心分生無刻之歡嗟
乎流水不窮浮雲自遠露襟此別把袂何時恃以平
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

東程將軍書

二

與博昌父老書

唐 駱賓王

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
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携襟袖
一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溘從朝露辟
閭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
松丘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
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
惟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
博昌父老書

殆先覺于勞生秦佚三號距忘情于怛化嗟其泣矣
尚何云哉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解宇邑居咸徙其
地里開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于舊館頽
墉四望拱木多于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
猶是靈鳥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尤君出宰斯
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
河四望是稱無棣之墟松楸千秋有切惟桑之里故
每懷宿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願言徒擁今西成有
歲東戶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

憂故可怡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企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送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嘆息情不遺舊書何盡意

與親情書

唐駱賓王

風簷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聚索累年存沒寂寥吉凶阻絕無由聚洩每積淒涼近緣之官佐任海曲便還故里冀敘宗盟徒有所懷未畢斯願不意遠勞折簡辱逮堙淪雖未敘言暫如披面晚夏炎鬱並想履宜

與親情書

某初至鄉閭言尋舊友耆年者化為異物少壯者咸為老翁山川不改舊時丘隴多為陳迹感今懷古撫存悼亡不覺涕之無從也詢問子姪彼亦凋零永言傷情增以悲慟雖死生之分同盡此途而存亡之情豈能無恨終期展接以申濶懷取此月二十日栖桐成禮事過之後始得可行祇敘尚賒仰繫何極各願珍勗遠無所詮

谷員半千書

唐 駱賓王

張評事至辱惠書及詩把玩無厭。譬如敘上言離恨。下最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彌以驟雨濕薪之喻。雖間義則徒道存于起予。而擬人失倫。事均乎既物。借如誠說。益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所仰望。大鰲之爲魚也。潛碧海。泳沕流。沈鯢于勃海之中。掉尾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酣。自以爲可得而齊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于天地之間。奮翼半千書入

宛頸于江海之畔。而雙鳬乘鴈。自以爲可得而褻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振鱗橫海。擊水三千。寧豈借輪于檣輪。假力于在藻。資江濱涓流之水。待壩壩揚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沈隱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遇。自守莊筌。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檣輪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殷勤。深所未論。蓋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生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形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有道在

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爲虛白之室。靜默爲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倘來。悟榮華非力致。苟斯道之不昧。亦何患乎無成。而欲圖僥倖。作于權重之交。養聲譽于衆多之口。所以揚朱徘徊于岐路。阮籍怵惕于窮途。嗟乎霜往露來。歲寒不待。山高河廣。離會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蘿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其勞矣。畏途窮谷。靜躁殊矣。思存好我。無密爾音。

谷員半千書入

二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唐 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陳
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
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
媚偏能惑主踐元后于鞏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
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遠害忠良昔唐宗見弑
君嬖婦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
心竊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
討武聖檄

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
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殄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
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
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
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
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
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
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暗
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

推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
膺重寄于語言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亡
心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遂
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
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
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討武聖檄

祭趙郎將文

唐 駱賓王

惟靈降精辰象委質昌明棄筆文場早徇封侯之志
影纓武帳坐昇戎秩之榮屬滇浦挺妖昆明習戰應
星文而動將奉天罰以揚威不能弘妙笑于西戎叶
神謀于九變致令王師失律兄狡憑陵嵩穴南臨同
五溪之深入叩關北阻類雙嶺之不歸亭候多虞故
有負于明代春秋責帥豈無慚于幽途夫任賢與能
明君之事也陳力就列忠臣之義也雖見危授命固
祭趙郎將文 一
誠節之有餘臨難權機何智謀之不足嗚呼哀哉某
微以散材謬專分闕途經夷落路踐戎塲停疲驂于
九原悲來有地痛遺骸于四野泣下無從暫輟征旅
之勤爰崇掩骼之義庶幽靈有托梧丘息入夢之魂
壯士不還殫歌起送終之曲嗚呼九真邊徼萬里長
安城危疏勒山峻皋蘭因原為隴卽壤成棺夕陰曠
而平蕪晦秋風急而荒戍寒哀哉異域幽壤但有新
栽松柏他鄉古木非復舊邑枌榆感平生有若斯聊
申素酒儻聰明之不昧式薦卑醪

文如小賦

祭趙郎將文

二

自叙狀

唐 駱賓王

伏奉恩旨令通狀自叙所能。其本江東布衣也。幸屬大鑑貞觀。合璧光輝。易彼上農。叨茲下秩。于今三年矣。然而進不能談社稷之務。立事寰中。退不能掃丞相之門。買名天下。徒以黃離元吉。白賁幽興。沐少海之波瀾。照重光之麗景。雖任能尚齒。載弘進善之規。而觀過知人。異降自媒之旨。是用披誠歷懇。以抒愚衷。若乃忘大易之謙光。矜小人之醜行。彈冠入仕。解

自叙狀

一

褐登朝。飾懷祿之心。效當年之用。莫不徇名養利。勵朽磨鉛。自謂身負管樂之資。志懷周召之業。若斯人者。何勝道哉。而脩譽察能。聽言觀行。捨真筌而擇士。公虛談以取才。將恐有其語而無其人。得其賓而喪其實。故曰知人不易。人不易知。抑又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誠能簡材試劇。考績求功。觀其所由。察其所以。臨大節而不可奪。處至公而不可干。冀斯言之無虧於從政。乎何有。若乃脂韋其迹。乾沒其心。說已之長。言身之善。覲容冒進。貪祿要君。上以素園

家之大猷。下以賞猶介之高節。此。凶人以爲耻。况吉士之爲榮乎。所以令銜其能。斯不奉令謹狀。

自叙狀

二

王摩詰文抄

送高判官從軍赴西河序

送李補闕河西判官序

送鄆州須昌馮少府赴任序

道遙谷讌集序

宴韋司戶南亭序

就林亭宴集序

宴百僚詩序表

責躬薦弟表

王摩詰

請起職田粟施貧人粥表

請賜庄爲寺表

賀神岳助教石堡城表

爲曹將軍謝寫真表

官門誤不下鍵判

與魏居士書

山中與裴迪書

冬筍記

皇甫岳寫真讚

裴右丞寫真讚

讚佛文

六祖能禪師碑銘

汧陽郡太守王公夫人成氏墓誌銘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爲羽林將軍祭武大將軍文

祭李舍人文

王摩詰

送高判官從軍赴西河序

唐 王維

今上合大道以撫荒外振長策以馭宇內故左言返
踵穿胸沸膺騰白波驟輸碧帟之貢腹阻赤坂傳
致紫號之深辭髮名王養馬于下廐魁結去帝獻珠
于小臣而犬戎不識蝸角自大倫安九服之外謂天
誅罕及自絕所國之後而王祭不供天子按劍謀臣
切齒思以赤山爲城青海爲壑盡平其地悉虜其人
而上將有哥舒大夫者名蓋四方身長八尺眼如紫

高判官序

石稜鬚如蝟毛磔指揭而百蠻不守叱咤而萬人俱
廢髮鬚奮聲哮吼如虎裂眦大怒磨牙欲吞不待成
師固將身先士卒常思盡敵不以賊遺君父矢集月
窟劍斬天驕蹴崑崙使西倒縛呼韓令北面豈直趙
人祭其東門匈奴不敢南牧而已開府之日辟書之
下以爲踴躍用兵從將之事意氣跨馬俠少之能蓋
欲謀夫起予哲士俾我殲黠虜以無類舉外國如拾
遺待夷門而不食置廣武于上座始得我高子焉高
子讀書五車運籌百勝慷慨談議折天口之是非指

畫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嘗著七發曹王慕義每奏一
篇漢文稱善緣情之製獨步當時主人橫挑而有餘
墨客仰攻而不下公卿藉甚遍交歡于五侯孫吳暗
合將建功于萬里微以露版召見甘泉衣短後之衣
帶櫛具之劍象弧彤服鞭弭橐鞬目無先零氣射西
旅蒼頭宿將持漢節以臨戎白面書生坐胡牀而破
賊然孤烽遠戍黃雲千里嚴城落日而閉鐵騎升山
而出胡笳咽于塞下畫角發于軍中亦可悲也遲子
之獻凱雲臺奏事宜室紫綬曳地金印如斗列居東
進高判官序

二

第位爲通侯舊友拜塵羣公書幣祁大夫老矣武安
侯問乎

送李補闕充河西判官序

唐 王維

漢張右掖以備左雅西遮空道北護居然犬戎夜獵于山外匈奴射鴈于塞下歲或有之我散騎常侍曰王公勇能盡敵禮可用兵讀黃石書殺白馬將入備顧問載以乘輿副車出命專征賜以內棧文馬將軍幕府請命介于本朝天子頃聞駿諫官以從七補闕李公家世龍門詞場虎步五經在笥一言敵詩廣屯田之蓄度長府之羨以贈邊人以弱敵國然後馳送李補闕序

檄識匿畧地崑崙使麾下騎刀樓蘭之腹發外國兵繫鄧文之頸五單于遁于漠北維種羗不近于隴上子之行也不謂是乎拜首漢庭驅傳而出窮塞砂磧以西極黃河混沌而東注胡風動地朔鴈成行拔劍登車慷慨而別

送鄆州須昌馮少府赴任序

唐 王維

少年明經試出補吏學通大義政習前典本之于德輔之以才大官大邑可也不惟是歟予昔仕魯蓋嘗之鄆書社萬室帶以魚山濟水旗亭千隧雜以鄭商周客有鄒人之風以厚俗有汶陽之田以富農齊統在笥河魴登俎一都會也子其不寶貨不耽樂不美法不慢官無倚老成人無虐孤與幼上官奏課輜軒以聞則繡衣方領垂璫珥筆子所得也誰敢有之予送馮少府序

病且憊歲晚彌獨窮巷衡門落日秋草趙服過我且東其轍促飯中厨子不可以蔬食送車出郭吾不可以徒行屐以及門拜于宇下猶且抱杖延頸送之以目城迴樹轉悲其馬嘶云

逍遙谷讌集序

唐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大
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啞峒而身
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霞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
人在宥懽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時則有若太
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
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
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
地進谷讌序人
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
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興歌矣乃
日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鐘鼓
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劬騁六駟畫輪載轂羽幢
先路以詣夫逍遙谷焉神臯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
戶渭之美竹簪之嘉樹雲出於棟水環其室漸陵下
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巒檻側逕師古節
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
句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蘅臯超忽驂御延佇於

最薄珮玉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獻人獻鮮饈
以大鼎烹用五鼎水器擁廔卽天恣以爲飾沼毛蘋
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殺齊瑟慷慨於
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烟露日在蒙
汜群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振梧高詠與松喬爲伍
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
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
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詣
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
能賢
逍遙谷讌序人

倪諸雄俊

韋司戶南亭序

唐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孰獻其可，雖列侍丹墀，而罕伏青蒲，懷致館，溯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級而郭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水，式與汝歌，多酌我酒，累客既序，親當獸炭，膳夫交馳，饌矣鮮食，夫含德之厚，與時偕化，拂衣而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何執轡一境，是非外物哉，且

南亭序

騎有羈勒，徒有次舍，可以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嘿矣。

裴林亭宴集序

唐 王維

文昌貴臣，新受厥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逌而退，則展慶賀之禮，下舍之閑，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昵僚友，宣寵光，敵者易親，懼焉而至，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路公徵賀遷之會，泊冢宰司寇作者三人，國老如墳麓之和，陽春屬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常美景，形制所選，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荒，尋柏亭之奇構，賓主有禮，旨酒以柔之，清言以發之，庖盈而不侈，筵肆而不雜，狎而不黷，酣而不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久，賢人之德，風調日暖，烟霽無陰，松茂草滋，泉石通氣，鸞出幽而初轉，花含愁而將歸，外物獻美，中懷有融，高典格于丹青，餘思垂乎清畫，四座相顧，請于所尊，悅題賦詩，無忘盛集。

裴林亭宴集序

宴百僚詩序表

唐 王維

臣某言支使某官奏事迴伏奉某月日手詔賜臣以皇太子所寫聖製麟德殿宴百僚詩序日月揚光風雲動色捧受之次震駭失常臣伏以經天緯地者聖人之文多才多藝者元良之美逖聽前修旋觀往冊考論盛德罕見全能故漢后詠歌有垂雅頌之音周禮聽哲不知翰墨之妙伏惟陛下道洽帝堯文趨繁表體陰陽之變化與雲漢而昭回皇太子德邁生知宴百僚詩表

學資聖訓鍾張之在札並虬鸞以飛動臣特承洪恩荷此殊錫集榮光於外府啓重寶於私庭班氏賜書既甚懸隔馬卿祝草曾未比擬又臣所獻奉和詩事等香歌情同率舞謠吹之音謬塵於天聽踰涯之賞忽降於絲言豈臣微力所宜負戴非臣捐軀所能効益無任榮荷感惕之至

責躬薦弟表

唐 王維

臣維稽首言臣年老力衰心昏眼暗自料涯分其能幾何久竊天官每慚尸素頃又沒于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以至今日陛下矜其愚弱託病被囚不賜疵瑕累遣省閣昭失罪累免負惡名在于微臣百生萬足昔在賊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見聖朝即願出家脩道及奉明主伏戀仁恩食冒官榮荏苒歲月不知止足尚念符瑞始願屢違私心自咎臣又聞用不才責躬薦弟表

之士才臣不來賞無功之人功臣不勸有國大體爲政本源非敢議論他人竊以兄弟自比臣弟蜀州刺史縉太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爲國竭力守城臣即陷在賊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一也縉前後歷任所在著聲臣忝職甚多曾無裨益臣政不如弟二也臣頃負累繫在三司縉上表祈哀請代臣罪臣之于縉一無憂憐臣義不如弟三也縉之判策屢登甲科衆推才名素在臣上小言淺學不足謂文臣才不如弟四也縉言不忤物行不上人植性謙和執心平直

臣無度量實自空疎臣德不如第五也臣之五短弟
之五長加以有功又能爲政顧臣謬官華省而弟遠
守方州外魏妨賢內慙比義痛心疾首以日爲年臣
又逼近懸車朝暮入地間然孤獨迥無子孫弟之與
臣更相爲命兩人又俱白首一別恐隔黃泉儻得同
居相視而沒淚滅之際覓魄有依伏乞盡削臣官放
歸田里賜弟散職今在朝廷臣當苦行齋心弟自竭
誠盡節並願肝腦塗地頃越爲期葵藿之心庶知向
日犬馬之意何足動天不勝私情懇迫之至

賁躬薦弟表八

二

請廻前任司職田粟施貧人粥狀

唐 王維

右臣比見道路之上凍餒之人朝尚呻吟暮填溝壑
陛下聖慈憐愍煮公粥施之頃年已來多有全濟至
仁之德感動上天故得年穀頗登逆賊皆滅報施之
應福祐昭然臣前任中書舍人給事中兩任職田並
合交納近奉恩勅不許併請望將一司職田廻與施
粥之所于國家不減數粒在窮窮或得再生庶以上
福聖躬永弘寶祚仍望令劉晏分付所由訖具數奏
施粥狀

聞如聖恩允許請降墨勅

請施莊爲寺表

唐 王維

臣維稽首臣聞罔極之恩豈有能報終天不返何堪
永思然要欲強有所爲自寬其痛釋教有崇樹功德
弘濟幽冥臣亡母故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
三十餘歲得衣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
臣遂于藍田縣營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園
是亡親安坐之餘經行之所臣往丁凶纔當卽發心
願爲伽藍永劫追福比雖未敢陳請終日常積愷誠
施莊爲寺表

又屬元聖中興羣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備周行無以
謝生將何答施願獻如天之壽長爲率土之君惟佛
之力可憑施寺之心轉切効微塵于天地固先國而
後家敢以鳥鼠私情冒觸天聽伏乞施此莊爲一小
寺兼望抽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禪誦齋戒住持上
報聖恩下酬慈愛無任懇款之至

賀神兵助取石堡城表

唐 王維

臣維等言伏奉中書門下牒伏見絳郡太平縣百姓
王英杞狀稱去載七月于萬春鄉界頻見聖祖空中
有言曰我以神兵助取石堡城當時具經郡縣陳說
並有文狀中矣訖今載正月又于舊處再見云我昔
于梓州城洞造一龕尊像在獨坐山東北公成山左
側年代已遠其處傾陷像在土中可報吾孫令人往
取斯乃蒼生之福國祚無疆者近奉進止差直省往
取石堡城表

彼求覓昨見梓潼郡奏稱去年某月二十六日郡縣
官吏并道士父老百姓等一千餘人與直省李萬德
依此尋求其日諸山盡皆晴朗惟公成山上雲霧暗
合遍尋不知所在遂結壇齋戒祈請經宿至二十七
日辰時有五色雲見于霧合之處遂卽分人子細尋
覓乃見山半腹有少土傾處其上竹樹非常叢密并
見一石角出土一寸便穿掘深三尺已來乃是一石
龕龕中有尊像一左右真人六并童子崑崙各二遂
以水洗沃儀相儼然事實吐符並如真語其石龕重

大非人力所能運轉。今于龕上造屋宇，便差精誠道士三人，專修香火，供養護衛圖奉進者。臣聞玄德升聞，與至降監，必錫靈貺，彰厥有成，不祕祥符，昭其克享。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以道理國，以奇用兵，先天而法，自然終日不離輜重，故得仙君居九霄之上，屢降中州聖祖，在千古之前，還臨後世，視之不見者，今見聽之不聞者，今聞。仍冀神兵以助王旅，天丁力士潛結鸛鵒，星劍雲旗，暗充貔虎，遂殲逆命之虜，果屠難拔之城，加以言必有徵，德取石堡城表入。

無不報稱尊像之所在，為寶祚之休徵。周流六虛，言于晉而驗于蜀，混成一氣出于有而入于無，未達齋心初迷三里之霧，既符真氣俄成五色之雲。山腹洞開，仙容儼若萬物，今睹千劫未逢，昔河啓籙圖山輪玄女，尚謂得天之助，藏為受命之符。况真誥人聞聖容，神造照臨下土，不任大羅之天，保佑羣生，爰啓小有之洞，實感明王縮地而來，豈比漢時乘空而去。元后欽崇之福，遠至邇安，聖祖昭報之心，天長地久，臣等限以留司，不獲隨例，抃舞不勝踴躍喜慶之至。

為曹將軍謝寫真表

唐 王維

臣某言：天幸微臣身逢大聖，得為列卒，以備戎行。于臣一生已為萬足，況建旗為將，裂組受官，蒙推食之恩，辱賜衣之寵。匹夫之勇，雖不顧身長策，無聞未能盡敵，仰慚介冑，俯愧蒙韃，加以弓不重于六鈞，箭不穿于七札，詎中雀目，誠慚後臂，似劉琨而恨小，非關羽之絕倫。何以廁跡虎臣，儀形麟閣，伏惟皇帝陛下，昭格天地，懸超七十二家，微臣託附風雲，不如二十謝曹寫真表入。

八將而蒙垂聖旨，特命圖工畫植戟之黃鬚圖石稜之紫色，才如過隙，顧侯已得其神，不待臨淄。鄒子自知其醜，豈可藏之祕府，以示後人。將謂飛龍之時，無俟貔貅之士，寵過其効，力不稱恩，願死藝于伏弢，誓殺身于鳴轂，無任感激欣戴之至。

官門誤不下鍵判

唐 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關將以晝通
阡陌宵禁奸非眷彼閑人寔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
不失狐白之裘漢后庭中唯通指馬之跡而乃不施
金鍵空下鐵關將謂竟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
無外有輕魚鱗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誑誤而抱關爲
事空欲望于侯籙或犯門有人將何禦於賊紇固當
無侵必宜嚴科

官門不鍵判

與魏居士書

唐 王維

足下太師之後世有明德宜其四代五公克復舊業
而伯仲諸昆頃或早世唯有壽光復遭播越幼生弱
姪藐然諸孤布衣徒步降在皂隸足下不忍其親杖
策入關降志屈體託于所知身不衣帛而于六親孝
慈終日一飯而以百口爲累攻苦食淡流汗霑霖爲
之驅馳僕見足下裂裳毀冕二十餘季山棲谷飲高
居深視造次不違於仁舉止必由於道高世之德欲
與魏居士書

蓋而彰又屬聖主搜揚不陋束帛加璧被于巖穴相
國急賢以副旁求朝聞夕拜片善一能垂章拖組況
足下崇德茂績清節冠世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于
石門荷蓀朝廷所以超拜右史思其入踐赤墀執牘
珥筆羽儀當朝爲天子文明且又祿及其室養及昆
弟兒子負薪樵蘇晚爨柴門閉於積雪藜牀窄而未
起若有稱職上有致君之盛下有厚俗之化亦何顧
影踞步行歌采薇是懷寶迷邦愛身賤物也豈謂足
下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丈盈前而蔬食菜

羨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返屈其身知名空而返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于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師水而洗其耳耳非堅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指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臙士豈入道者之門歟降及嵇康亦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免受維繫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關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邪此又足下之所知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濟國濟人為適意縱其道不

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此近於不易願足下思可不可之旨以種類俱生無行作以為大依無守嘿以為絕塵以不動為出世也僕年且六十足力不强上不能原本理體裨補國朝下不能殖貨聚穀博施窮寢偷祿苟活誠罪人也然才不出眾德在八下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耳實非欲引尸祝以自助求分謫于高賢也畧陳起予惟審圖之

山中與裴迪書

唐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湖清月映廓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珠鍾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冀昔携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斯之不足中與裴書入

一山中人王維白

輞川其處輞水如車縛頭因以得名向爲宋之間別業在藍田縣鹿苑寺卽王右丞輞川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素居逾二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塚墓在寺之西南隅

陳繼儒曰維弟縉進集表云文辭立身行之餘力當官堅正秉操孤直縱居要劇不忘清靜實見時

輩許以高流

山中與裴書入

冬笋記

唐 王維

會心者行會行者。群故行藏于密而群發于外。欲人不知不可得也。夫孝于人爲和德。其應爲陽氣。笋陽物也。而以陰出。斯其效歟。重冰開地。密雪滔天。而綠簪包生。不日盈尺。公之家執德庇人。仗義藩國。忘身于王室。不家于朱戶。公世載盛德。人文冠冕。又天姿大賢。庭訓括羽之日。諸季式亦克用。訓我爾身也。共被爲疎。禮庇身焉。禦侮無所。花萼韡韡。爛其盈門。兄冬笋記。弟怡怡。穆然映女。且孝有上和下睦之難。尊賢容衆之難。厚人薄己之難。自家刑國之難。加行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斯其大者遠者。况承順顏色乎。况溫清枕席乎。如是故天高聽卑。神暨孔明。不然笋曷爲出哉。視諸故府則昔之人亦以孝致斯瑞也。

皇甫岳寫真讚

唐 王維

有道者古其神則清。雙眸則暢。四氣和平。長江月影。太華松聲。周而不器。獨也難名。且未婚嫁。猶寄簪纓。燒丹藥就。辟穀將成。雲漢之下。法本無生。

皇甫岳真讚

裴右丞寫真讚

唐 王維

潛爾清德。居然素風。氣和容衆。心靜如空。智以窮理。才包至公。大盜振駭。羣臣困蒙。忘身徇節。歷險能通。仁者之勇。義無失忠。凝情取象。惟雅則同。粉繪不及。清明在躬。麟閣之上。其誰比崇。

裴布丞真讚

諧佛文

唐 王維

竊以真如妙宰。具十方而無成。涅槃至功。滿四生而不庶。故無邊大照。不照得空。有之深。萬法偕行。無行爲滿足之地。惟茲化佛。卽具三身。不捨凡夫。本無五蘊。實藉津梁。相去脫落。塵容始于度門。漸于空舍。然後金剛道後。爲三界大師。玉毫光相。得一生補處。左散騎常侍。攝御史中丞。崔公第十五娘子。于多劫來。植衆德本。以般若力。生菩提家。合哺則外。葷羶勝衣。而斥珠琴。教從半宇。便會聖言。戲則翦花。而爲佛事。常侍公頃以入朝天關。尚簡帝心。雖功在于生人。深辭拜命。願賞延于愛女。密啓出家。白法宿脩。紫書方降。卽令某月日。敬對三世諸佛。十方賢聖。稽首合掌。奉詔落髮。久清三業。素成菩薩之心。新下雙鬟。如見如來之頂。綺襦方解。樹神獻無價之衣。香飯當消。天王持衆寶之鉢。惟娘子含諸珍寶。塗彼戒香。在微塵中。見億佛刹。如獻珠項。具六神通。伏願以度人設齋功德。上奉皇帝聖壽無疆。記椿樹以爲年。土宇無垠。

包蓮花而爲界。又用莊嚴。常侍公出。爲法將人拜台。
臣身在百官之中心。超十地之上。夫人以文殊智本。
是法王在普賢心。長爲佛母。郎君娘子等住誠性。爲
孝順用德。爲道場將遍衆生之慈。迥同一子之想。又
願普同法界。盡及有情。共此勝因。俱登聖果。

讀佛文

八

二

六祖能禪師碑銘

唐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
乘化用常。在百汰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棹海師。
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
不生。因心起見。見無所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
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惟我曹溪。
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其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
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
能禪師碑銘八
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
其道。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
其力。卽安於井。曰素朝。其心獲悟於穉穉。每大師登
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
然受教。曾不起子。退省其私。迥超無我。其猶有懷渴。
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
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授法王之印。大
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等。敢子曰。
賜也。吾與汝弗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日。

物忌獨賢人惡出已予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
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
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
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
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
眼凡夫願開慧眼遂領徒屬詣禪居奉爲挂衣親
自削髮於是人興法雨普洒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
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於初發心以爲教首至於定
無所入慧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
能禪師碑銘

二

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卽凡成聖舉足下足長
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
了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
花之狂曾非慧日之咎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
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運無碍之慈弘濟
四生大庇三有旣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
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
於龍象之恣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於戶外趺坐於
牀前林是旃檀更無襍華惟簪菊不嗅餘香皆以

寶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
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季和皇帝並勅書勸諭徵
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閣遠公之足不過虎
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納袈裟及錢帛等供
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於化
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
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沫
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全身永謝薪盡火
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
能禪師碑銘

三

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於其所擇吉
祥之地不待青鳥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
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
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
稽首修蛇雄虺毒螫之氣銷跳受彎弓猗悍之風變
畋漁悉罷蠱醜知非多絕羶腥效桑門之食悉棄罟
網襲稻田之衣永維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
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
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

珠之顧。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終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敢恐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華。祖宗六葉。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迷途。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

能禪師碑銘

四

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汧陽郡太守王公夫人成氏墓誌銘

唐 王維

夫人字某某郡人也。其先周成王之後。古之錫姓命氏。或以先父之職官。或因始祖之名。謚漢魏以降。史牒詳焉。曾祖休寧某官。祖某某官。襲封常山公。貳公執帛。調護儲闈。九伯訓符。典日方兵。漢雄左輔。實拜翁歸。周命僕臣。惟茲伯問。夫人卽太僕府君之第二女也。世有明訓。家無遺德。惠心純質。豈曰師成。螭首蛾眉。抑惟天與。同雲降雪。常聞柳絮之詩。獻歲發春。

成氏墓誌銘

卽賦椒花之頌。言事姑舅。宜其家室。寢門纔闢。笄六珈而問安。擊鐘未晡。具八簋而獻饋。染朱與綠。不愆公子之衣。采藻及蘋。有其季姜之祭。魚軒翟茀。爲諸侯之夫人。鳴珮垂環。對有國之君子。綺疏寓目。助選賢人。青帳藩身。用酬高論。善持門戶。能睦族姻。誠良人之從。改不嘗原獸。訓愛子之爲政。遂返池魚。言成大家之書。行爲衆婦之法。至于彈琴製賦。纂組攻書。具舉百事之能。仍居四德之外。嗚呼。降年不永。春秋五十。以某載月日。薨于長安平康里之私第。某月日。

祀于咸陽洪濱原之先塋禮也不獲偕老空傷奉倩之神未始有生誰達莊周之理長子濡前某官次子澄某官次曰某某官及女等連連泣血贊贊在疚哀經聖善痛七子之無依文敘寒淵冀九原之可識銘曰

齊侯之子兮衛侯之妻膚如凝脂兮手如柔荑奉初之嘉訓兮淑德日躋供養兮姑舅簪耳問安兮先夜漏製三縗兮玄纁具五獻兮邊豆翟菲兮錦衣駕魚軒兮來歸從如雲兮滿中閨忽形沉兮影絕夫傷神成氏墓誌銘

今于泣血悲餘澤兮猶在怨迴文兮永滅返葬兮咸陽寒天暮兮渭水長嗟梧桐兮半死無雙飛兮風風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唐 王維

維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御史中丞崔公致祭於故姜公之靈嗚呼天子命之建旗西門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強胡飲馬河源寔爾勇健表爲牙門牙門伊何全齊大族四方有事誓死鳴轂前有血刃後有飛鏃其氣益振大呼馳逐翩翩白馬象弧雕服戈春其喉矢集其目嗚呼天下無事今上

祭姜將軍文

好文爾有餘勇莫敢邀勲腰鞬白首蹉跎塞雲死於裨將誰統前軍家本秦人靈車東駕長天積雪遶城欲暮麾下行哭前旌抗路身有寶劍不佩而去轅有代馬悲鳴踟躕顧嗚呼我誠軍吏令送爾歸旣素我服亦朱其衣黥虜未滅壯士長辭牢醴以祭太息歔歔尚饗

爲羽林祭武大將軍文

唐 王維

維年月日將軍某等謹以清酌少牢之奠祭于故大將軍武公之靈嗚呼武公命代出草氣蓋朔方勇冠六軍生長下國聲聞上天天子壯之命居北門北門伊何國之重宵羽林孤兒旋頭突騎罔不畢勸爲之元帥帝在紫微與君爲衛身恒披堅守不拾銳出乘天駟入道東第同官爲寮出入五世顧我軍旅凜然遺風一日之長萬夫之雄身雖有極德不可窮嗚呼祭武將軍文

門館蒼黃風景淒涼極馬悲鳴角弓不張弔客接武哭聲滿堂嗚呼凡人有喪創創斯救况我武公屢及其靈盟而撫之哈玉當受敢不嗣事如公之舊

爲人祭李舍人文

唐 王維

年月日某以茶藥之奠祭于故舍人李公之靈嗚呼見人多矣未有如子生于德門長于貴里名高江夏之重貌奪河陽之美行比曾顏才兼文史含恣輕肥仰假統緒慈如涕唾棄如塵滓比布衣以同年甘蔬食而沒齒嗚呼深入度門高居道源獨一靜處寂默無言待草誠之真性歸化光之法尊曠無淨染頓離塵根豈期昨日分首別離未久萬法皆空一生何有祭李舍人文

無餘涅槃應無所受無漏智慧斯爲不朽子以凡情哀哀其後世相謂然道心斯醜敢不從信子其無咎

李太白文抄

送林上人遊衡岳序

送戴十五歸衡岳序

贈玉泉仙人掌茶序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春夜宴桃花園序

夏日宴姑孰亭序

李太白

尋桃花源序

登汝州龍興閣序

泛沔州郎官湖序

九華山記

任城縣廳壁記

趙公西候新亭頌

天門山銘

咏物四贊

宣城吳錄事畫像贊

魯郡葉和尚贊

爲宋中丞白薦表

上安州裴長史書

與韓荊州書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爲竇氏小師祭牖和尚文

李太白

李太白

送林上人遊衡嶽序

唐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英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
世爲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
朗然獨出旣灑落于彩翰亦諷誦于人口開雲無心
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
泝流考室名嶽瞰憩冥壑凌臨諸天登視融之峰巒
望長沙之煙火遙謝舊國撫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
此者余所以 嗟 嗟揚其清波龍象先輩迴眸拭

送林游衡嶽序

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如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于
台山遠公托志于廬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
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群公臨流賦詩
以贈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唐 李白

白上探玄古中觀人世下察交道海內豪俊相識如
浮雲自謂德叅夷顏才兼孔墨莫不名由口進實從
事退而風義可人者厥惟戴侯戴侯寓居長沙泉湖
嶽之氣少長咸洛窺霸王之圖精微可以入神懿重
可以崇德謨猷可以尊主文藻可以成化兼以五材
統以四美何往而不濟也其二三諸昆皆以才秀擢
用辭翰炳發昇聞天朝而此君獨潛光後世以期大

送戴歸衡嶽序

用鯢海未躍鵬霄悠然不遠千里訪余以道邛國之
秀有廖侯焉人倫精鑒天下獨立每延以宴譚許爲
通人獨孤有隣及薛諸公咸亦以爲信然矣屬明主
未夢且歸衡陽憩祝融之雲峰弄茱萸之湍水軒騎
糾合祖于魏公之林亭笙歌鳴秋劍舞增氣况江葉
墜綠沙鴻冥飛登高送遠使人心醉見周張二子爲
論平生雞黍之期當速赴也

贈玉泉仙人掌茶序

唐 李白

余遊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百蝙蝠，大如鴟，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掌，號爲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覩，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荅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德，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清蓮居士李白也。嘗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鴟，倒懸深谿月，蒼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漫芳津。採服潤肌骨，叢老采綠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之見，其名定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清鏡獨無鹽，顧慚西子妍。胡坐有餘興，長吟播諸天。

層長卿曰：太白數序皆是山水性情文字，落管自成藻麗，不知者便謂傷於詞。

荊州玉泉序

二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唐 李白

嵩丘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女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遺贈云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綠烟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誼莫染跡高想已遷時食金娥藥屢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下瓢酌頽嵩山鍊師序

水舞鶴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潛光隱嵩丘鍊魄棲霞帷霓裳何歲裝羽駕轉綿蕤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唐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餐霞之孤樓練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聞之乘輿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竟曉飛度綠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出隱仙城山序

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潭石乘春當來且抱琴卧花高枕相待詩以寵別賦而贈之

送從姪嵩游廬山序

唐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游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文誦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行林下。嵩乃稚子。嬉游在傍。今來有成。鬚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舊破涕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蹙九江。卻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深射萬壑。此宇宙之奇麗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達游廬山序。

君此行。撫崔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鹿來迎。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歸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岳。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春夜宴桃花園序

唐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寄。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慙康樂。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爵。酒數

邁爽

宴桃花園序

夏日宴姑熟亭序

唐 李白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壁並飛。曉絕浦岬。蓋有前
攝令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
成務。又橫其梁而閣之。畫鳴琴。夕酌清月。益爲接
輶軒祖。遠谷之佳境也。製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馬武
公長材博古。獨映方外。因據胡床。听幘嘯詠。而謂前
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稱爲姑熟
亭焉。嘉名勝槩。自我作也。且夫曹官綬冕者。大賢處

宴姑熟亭序

之。若游青山。卧白雲。逍遙偃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
窮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清風朗月。河英嶽秀。皆爲棄
物。安得稱焉。所以司馬南隣。當文章之旗鼓。翰林客
卿。揮辭鋒以戰勝名。教樂地無非得俊之場也。千載
一時言詩紀志

思曠故語逸

尋桃花源序

唐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然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
典散爲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
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
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垂度。禮刑將
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
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
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

尋桃花源序

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
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
苑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
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
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
雲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
之。

詞氣豪俊

登汝州龍興閣序

唐 李白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
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
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
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
疑夢中。間襟危懼。宛然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
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把予霞觴。與白
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登汝州龍興閣序

泛沔州郎官湖

唐 李白

白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
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永
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
曰。此湖古來賢豪游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
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因舉酒。酹水號之。
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
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太別
郎官湖。一
山共相磨。焉詩曰。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秋
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爲歡古來無。郎官愛
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與此山俱。

郎官湖

九華山

唐 李白

青陽縣南有九子山，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峰如蓮花。按圖徵名，無所依據。太史公南遊略而不書，事不經。古老之口復闕名賢之紀。雖靈輿往復而賦咏罕聞。予乃創其舊說，加以九華之日時訪道江漢，憩于夏侯衡，落帽生眺松雪，因興二三子聯句傳之將來。

記遊九華山

任城縣廳壁記

唐 李白

風姓之後國爲任城，蓋古之泰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周成廼東魯之邦。自伯禽到于順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爲郛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於舊居邑，乃屢遷并，則不改。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郛西。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互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

任城廳壁記

下地，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鄙朴難治。况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埒比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縣歷實泉貨之橐籥，爲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間，剖劇無滯，鎬百發克破於

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杆軸和鳴。機罕嘖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勦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攜幼。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於此乎。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跡者也。

任城廳壁記

二

趙公西侯新亭頌

唐李白

惟十有四載。皇帝以歲之駟。陽秋五不稔。乃慎擇明牧。恤南方。凋枯伊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藩于宛陵。祗明命也。惟公代秉天憲。作程南臺。洪柯大本。聿生懿碩。宜乎哉。橫風霜之秀氣。鬱王霸之奇略。初以鐵冠白筆。佐我燕京。威雄振肅。虜不敢視。而後鳴琴二邦。天下取則。起草三省。朝端有聲。天子識面。宰衡動聽。股南山之雷。剖赤縣之劇。強項不屈。西侯新亭頌。

三州所居。大化咸列。碑頌至於是邦也。酌古以訓俗。宣風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鎮唯靜壽。一千里時無芳言。退公之暇。清眺原隰。以此郡東。塹巨海。西襟長江。咽三吳。扼五嶺。輶軒錯出。無旬時而息焉。出自西都。蒼然古道。道寬列樹。行無清陰。至有疾雷破山。狂飈震壑。炎景燦野。秋霖滂途。馬虺隤於谷口。人周章於山頂。亭候靡設。逢迎闕如。自唐有天下。作牧百數。因循齷齪。固恢永圖。及公來思。大革前弊。寔相此土。陟降觀之。壯其迴崗龍盤。沓嶺波起。聲勢交至。可以有

作方農之隙廓如是營遂鑿崖堙卑驅石剪棘削汚
壤堦高隅以門以牖乃棟乃宇儉則不陋麗而不奢
森沉閑閤燥濕有庇若鼃之湖如鵬斯竄紫流競轉
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餘清瀉蓮峰之積翠信一方雄
勝之郊五馬踟躕之地也長史齊公光又人倫之師
表司馬武公幼成永冠之髦彥錄事參軍吳鎮宣城
令崔欽令德之後良材間生繼風教之樂地出人倫
之高格卓絕映古清明在躬僉謀倬功不日而就然
是役也伊二公之力歟過客沈吟以稱嘆邦人聚舞

函儀新亭頌人

二

以相賀僉曰我趙公之亭也羣寮獻議請因謹訟以
名之則必與謝公北亭同不朽矣白以爲謝公德不
及後世亭不留要衡無勿拜之言鮮登高之賦方之
今日我則過矣敢詢耆老而作頌曰

耽耽高亭趙公所營如鼇背突兀於太清如鵬翼開
張而欲行趙公之宇千載有覩必恭必敬爰遊爰處
瞻而思之罔敢大語趙公來翔有禮有章煌煌錦綉
如文翁之堂清風洋洋永世不忘

天門山銘

唐李白

梁山博望。關扇楚濱。夾撻洪流。寔爲吳津。兩坐錯落。
如鯨張鱗。惟海有若。唯川有神。牛渚怪物。目闔車輪。
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潮馬殺人。國泰呈瑞。
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嶽飛塵。天險之地。
無德匪親。

天門山銘



詠物四贊

唐 李白

薛少府廳畫鶴贊

高堂開軒。今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縹緲。紫頂烟艸。丹眸星皎。昂昂佇眙。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於風霄。終寂立於露曉。疑翫益古。俯察逾妍。舞疑傾市。聽似聞絃。儼感至精。以神變。可弄影而浮烟。

壁畫蒼鷹贊

詠物四贊

突兀枯樹。傍無寸枝。上有蒼鷹。獨立若愁。胡之攢眉。凝金天之殺氣。凜粉壁之雄姿。背銛劒戟。爪握刀錐。羣宿失席。以矐眙。未悟丹青之所爲。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何意終年而在斯。

師猛贊

張公之堂。華壁照雪。師猛在圖。雄姿奮發。森竦眉目。颯灑毛骨。鋸牙銜霜。鈎爪抱月。掣蹲明以震怒。謂大厦之峴岵。永觀厥容。神駭不歇。

琴贊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水泉。葉苦霜月。斲爲綠綺。徽聲粲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詠物四贊

土

吳錄事畫贊

唐 李白

大名之家。昭彰日月。生此髦士。風霜秀骨。圖真像賢。
得容寫髮。束帶嶽立。如朝天闕。巖巖兮。謂四方之削。
成澹澹兮。口五湖之澄明。武庫肅穆。亂峰崢嶸。大辯
若訥。大音希聲。默然不語。終爲國楨。

吳錄事畫贊

魯郡葉和尚贊

唐 李白

海英嶽靈。誕彼間士。了身皆空。觀月在水。如薪傳火。
朗徹生死。如雲開天。廓然萬里。寂滅爲樂。江海而閒。
逆旅形內。虛舟世同。邈彼崑閬。誰云可攀。

魯郡葉和尚贊

爲宋中丞自薦表

唐 李白

臣其聞天地閉而賢人隱雲雷屯而君子用臣伏見
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寶初五府交辟不
求聞達亦由子真谷口名動京師上皇聞而悅之召
入禁掖旣潤色於鴻業或間進於王言雍容揄揚特
見居賞爲賤臣詐詭遂放歸山間褒製作言盈數萬
屬逆胡暴亂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脇行中道奔走
却至彭澤具已陳首前後經宜慰大使崔渙及臣推
宋中丞薦表入

徵清雪尋經奏聞臣聞古之諸侯進賢受上賞蔽賢
受顯戮若三道稱美必九錫光榮垂之典謨永以爲
訓臣所管李白實審無辜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
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一命不霑四海稱屈
伏惟陛下大明廣運至道無偏收其希世之英以爲
清朝之寶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惡帝而方來君
臣離合亦各有數豈使此人名揚宇宙而枯槁當年
傳曰舉逸人而天下歸心伏惟陛下迴太陽之高睥
流覆盆之下照特請拜一京官獻可替否以光朝列

則四海豪俊引領知歸不勝懷懷之至敢陳薦以聞

宋中丞薦表入

上安州裴長史書

唐 李白

白聞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刻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大綱一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本家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

上裴長史書八

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鬼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樵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骨尚在白雪泣持

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資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鬼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觀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志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羣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

上裴長史書八

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譚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若蘇馬二公愚人也復何足陳儻賢賢也白猶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

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
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羣
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朋友成市。故時人
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
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
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得也。而晚節改操。悽情輸
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郎國。時惟清哉。稜威雄
雄。下惜羣物。曰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
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
上裴長史書人

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謫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
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
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
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
目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
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甯越
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遇。
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誠動天。

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
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卽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
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
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雄爽

上裴長史書人

四

與韓荊州書

唐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於造化學究於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章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

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開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它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効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壽畫安能盡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摩礱視聽思離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以紙墨兼人書之然後退歸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

與韓荊州書

侯圖之

二

深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唐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採其名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闕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涅冥古遠琬琰不刻豈前修博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深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深陽史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於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黃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棄貞義女碑銘

當楚平王時平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奔血流於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招開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日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却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于此彼或易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鄂郢吳師鞭屍於楚

原缺

爲寶氏小師祭瘡和尚文

唐 李白

年月日某謹以齋蔬之奠敢昭告于和尚之靈伏惟和尚降靈自天依化遊世角立獨出巖然生知鳳凰開九苞之翼豫章橫萬頃之陂始傳燈而納照因落髮以從師邁龍象以蹴踏爲天人之羽儀紹釋風於西域迴佛日於東維若大塊之噫氣鼓和風而吹熱惱清灑道芽榮滋走吳楚以宗仰將掃地而歸之嗚呼來無所從去復何適水還火歸蕭散本宅寶丹祭瘡和尚文

輟棹禪月掩魄痛一往而無蹤愴雙林之變白基承訓誨偏荷恩慈忝食風於法侶旋落陰於禪枝號無輟響泣有餘悲手撰茗藥精誠嚴思冀神道之昭格庶明靈而饗之

12361

九次山文抄

文編序

篋中集序

送孟校書往南海序

送王及之容州序

送張玄武序

送潭山人歸雲陽序

別崔曼序

別韓方源序

九次山

別王佐卿序

衡陽月夜讌會序

大唐中興頌

道州刺史廳壁記

廣宴亭記

殊亭記

寒亭記

右溪記

九疑圖記

茅閣記

春陵菊圃記

浯溪銘

嶧臺銘

浯溪唐序銘

東崖銘

寒泉銘

陽華巖銘

穴樽銘

九次山

丹崖翁宅銘

澧溪銘

興泉銘

柸樽銘

退谷銘

柸湖銘

五如石銘

與呂相公書

與李相公書

與韋洪州書

與何員外書

舉處士張季秀狀

請給將士父母糧狀

請收養孤弱狀

問進士策

時議

辨惑

喻友

元次山

自述篇

三論

規惡

觀化

七不如

道州到任謝上表

道州再謝上表

讓容州表

惠公禪居表

左黃州表

哀丘表

元魯縣墓表

元次山

四

文編序

唐 元結

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校舊文作文編納於有司當時叟方年少在顯名跡切恥時人襲邪以取進姦亂以致身徑欲填陷奔於方正之路推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於林壑快恨於當世是以所爲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侍郎楊公見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叟少師交仲行公公聞之論叟曰於戲吾常恐直道絕而不續不虞公於子相續如縷明年有司於都堂策問羣士叟竟在上第爾來十五年矣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欲跡叅戎旅苟在冠冕觸踐機危以爲榮利蓋辭謝不免未能逃命故所爲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傷閔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歟叟在此州今五年矣地偏事簡得以文史自娛乃次第近作合於舊編凡二百三首分爲十卷復命曰文編示門人弟子可傳之於後世

叟之命稱則著於自釋云不錄肯大曆三年丁未中冬也

文編序

八

二

懷中集序

唐 元結

元結作懷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汙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汚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

懷中集序

六

沈子遲獨挺于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又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富世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懷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懷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幽偏

送孟校書往南海序

唐 元結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辭學相及幾一十年次山今罷守春陵雲卿始興校芸閣於戲材業次山不如雲卿辭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在次山又謝然求進者也誰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未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名聲滿天下知已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乘輿蹈海忽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送孟校書序

任海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爲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雲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醉歌送之

送王及之容州序

唐 元結

乾元中漫叟浪家於瀼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之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從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卽當老死山谷送王及之序

彼驅驅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歎於叟者及到容州爲叟謝主人問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送張玄武序

唐 元結

乙未中詔吳興張公爲玄武縣大夫公舊友河東柳
潛夫裴季安扶風寶伯明趙郡李長源河南元次山
將辭讌言悉以言贈上有勅仁惠郵勞苦之風下有
惜離異戒行役之論元子聞之中有所指國家將日
極太寧垂休八荒故自近年兵出滇外訂者或曰西
南少疲是以天子特有命也將天之命斯未易然於
戲蜀之遺民化於秦漢純古之道其由未知無置此
送張玄武序

爲姑取廢也如德以涵灌義以封植其教遲遠其人
迎囑至乎不可固未必也則曰保仁以牧養流惠以
懷恤知其所勞示其所安無以醜之當可然也潛夫
聞之中興不樂嘆曰吾嘗與朋友有四方之異不甚
感人如今之心多問其故對曰嗟嗟子能有是言也
吾故感焉行有規矣多無曰我四十於此無曰我時
祿位下哉公乃復曰當不失於二公之意爲異年觀
會之方也已敢戒行役敢自清慎終不貽朋友之憂
何如於是醉歌中堂極樂而已諸公有贈通相編次

代絕振奇之人

送張玄武序

二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唐 元結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
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
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
十年今得雲陽一峰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
子去爲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山山石老樹壽藤
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爲十數
間茅舍所詣纔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奇
送譚山人序

惟陽華之殊異惠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一二說
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角負樽是舫運觴時送譚
子歸于雲陽

別崔曼序

唐 元結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
紛人間博陵崔曼惑叟所爲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
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爲屬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
時乃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罔行矣勿惑吾子有才
業且明辯又方年少必能樹勛庸垂名聲若求先達
賢與能相拔拭正枉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城至人能
用其一言遂開城千里威震絕域張公往在淮南遂
別崔曼序

延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施而不爲今海內兵革
未息張公必爲時用吾子勉之所謂規者所宜緩步
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概耳

別韓方源序

唐 元結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于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此山忽八年於今始獲相見悲歡之至言可極耶次山與方源昔年俱順於山谷有終焉之意今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污其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三慚羞時復飲酒求其安家今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九江雨醉相辭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耶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玗子戊戌申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感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韓方源序

一

別王佐卿序

唐 元結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須浪遊吳中佐卿須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強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異與次山往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予爲序以別王佐卿序

送遠云

一

衡陽月夜讌會序

唐 元結

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曰。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喪益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耶。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爲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衡陽夜讌序

清峭

大唐中興頌

唐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于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奸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木唐中興頌人

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旂。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歎。地闢天開。燭除祲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云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道州刺史廳壁記

唐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後刺史或有貪狼悖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疆富刺史廳壁記

始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

一

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偏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遵緇季月則舊記存焉

廣宴亭記

唐 元結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于鮮上而爲侯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故實爲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修之命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事爲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使公方壯而有是廣宴亭記

大

一

心也當裁畜簡札待爲之頌故作此廣宴記

殊亭記

唐 元結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爲理
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
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于人哉公能令人理使
身多暇招我畏暑且爲涼亭亭臨大江復出山上佳
木相蔭常多清風巡回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才殊
政殊跡殊爲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斷石刻記立
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殊亭記

八

一

寒亭記

唐 元結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
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
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于石上及亭成也
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旦
暮景氣烟靄異色蒼蒼石壙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
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于是于亭上爲商之曰
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燄之地而清涼可安不
命之曰寒亭歟乃爲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寒亭記

八

一

右溪記

唐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蹢躅無柰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焉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右溪記

九疑圖記

唐 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基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鼈林無鳥獸如蠅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栢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爲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盡邊郵當合以九疑爲南嶽以崑崙爲西嶽衡陽之草聽逸者占爲山封君表作園囿耳但苦當世識者拘限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創也如何

九疑圖記

故園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
往跡峯洞之名稱爲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
觀者易之時永泰丙午中也

九疑圖記

八

二

茅閣記

唐 元結

乙巳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
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
賓客嘗欲因亭引望以紓遠懷偶愛古木數株重覆
城上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
爽氣滿于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烝休息于此何爲
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庥之於
戲賢人君子爲蒼生之庥蔭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
茅閣記

八

二

春陵菊圃記

唐 元結

春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于前庭墻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嘆久之誰不知菊也方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經須地趨走猶宜徙植修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惟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于是更爲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春陵菊圃記

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爲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于記後

道州之文工力與愚谿悉敵其淡處正其高處

浯溪銘

唐 元結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曰湘水一曲淵洄旁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臨淵斷崖隔溪絕壁山石殊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歿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

浯溪之銘在溪口

浯溪銘

八

崕臺銘

唐 元結

涪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
申至丑寅崖壁土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
尺下當涸潭其勢礧礧半山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
上石巔勝異之處悉爲亭堂小峰嵌竇其間松竹掩
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蓄憤悶與瘡於時俗者
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
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爲崕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
崕臺銘 八
涪淵清深崕臺隋陵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
日羅寧局促借君此臺以縱心目陽崖巖塚如瑾如
珉有銘刻之彰示後人

涪溪唐亭銘

唐 元結

涪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廻四十餘步面
在江口東望崕臺北臨大淵南枕涪溪唐亭當乎石
上異木夾戶疎竹旁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
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
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
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上林野之
客所耽冰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
涪溪唐亭銘
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東崖銘

唐 元結

岵臺西南支危高廻在唐亭爲東崖下可行坐八九人其爲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
岵臺蒼蒼西崖雲岵亭午崖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東崖銘

寒泉銘

唐 元結

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峰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待當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恩不在茲水舟楫尚存爲利未已

寒泉銘

陽華巖銘

唐 元結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山南面峻秀下有
大巖。當陽端。故以陽華命。其巖處山林幾三十年
所見。良。陽華殊異而。家者未也。故作名稱之。
縣大。山。兼篆稿。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
九疑萬峰下。如陽華。陽華。曉其下可家。洞開爲巖。
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顛如關。
橫墜松竹。輝映冰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
陽華巖銘 大
窮老於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爲。
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躕徘徊。

窠樽銘

唐 元結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窠
石。可以爲樽。乃爲亭。樽上刻銘爲志。銘曰。片石何狀。
如獸之峻。其背頗窠。可以爲樽。空而臨之。長岑深壑。
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長。孤之下。
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爲之力。天地開。日月長。其。
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直純。勸銘亭下。
以告後人。

水樽銘

大

二

丹崖翁宅銘

唐 元結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

俗曰赤石園

有唐節者曾

爲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

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爲之作銘

曰瀧水未盡瀧山猶峻忽見淵洞丹崖千仞礚礚丹

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舟籬上釣車不知幾峰爲其四

壁竹間石磴泉飛戶中怪石臨淵礚礚石顛何得石

翁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

丹崖翁宅銘

一

詩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瀧溪銘

唐 元結

乾元戊辰浪生元結始浪家瀧溪之濱瀧溪益淦水

分稱瀧水夏瀧江海則百里爲瀧湖二十里爲瀧溪

瀧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濱於戲古人喜尚君子不見

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瀧溪可謂讓矣讓君子之

道也稱頌如此可遺瀧溪若天下有如似讓者吾豈

先瀧溪而稱頌者乎銘曰瀧溪之瀾誰取盥焉瀧溪

之瀾誰取飲之盥實可矣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

瀧溪銘

一

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人欲不讓者慚遊瀧濱

異泉銘

唐元結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有
廻山山顛是秋崩拆有穴山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
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堅事異
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于泉上其
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爲其
當不可闕拆石出焉何用作銘銘于異泉爲其當不
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顯與晦殊爲此銘者忘道
也歟

異泉銘

八

一

杯樽銘

唐元結

郎亭西乳有藁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爲亭石
有窠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爲杯樽乃爲
士源作杯樽銘銘曰窠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
實有殊狀如寶而底似傾幾欹非曲非方不準不規
孟公高賢命曰杯樽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僥狡
日益僞薄誰能杯飲共守淳樸

杯樽銘

八

一

退谷銘

唐 元結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爲竇爲淵蒲
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
源以漫叟退脩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
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
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進跡退公懼漫叟辭小受
大於戲退谷獨爲吾規干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
銘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退谷銘

杯湖銘

唐 元結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郎亭有菱
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杯亭遊
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曰杯湖銘曰
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杯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
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死雖千歲其行
可師可厭之類不獨爲害死雖萬死獨堪污穢或問
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爲人厭者勿泛杯湖

杯湖銘

五如石銘

唐 元結

泮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是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于七泉故命爲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爲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爲洞樽樽可貯酒石尾有穴且如礪者又如礪者泉可渟澄匝石而流入于礪中出而爲瀧於戲彼能異于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五如之石何以爲名請悉狀之誰爲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五如石銘

五如石銘

一

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樞在溪之閒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澗酒石彼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爲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與呂相公書

唐 元結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閣下某嘗見時人不能自守性分俛仰於傾奪之中低徊於名利之下至有傷汚毀辱之患滅身亡家之禍則欲劇爲之箴於身豈願踰性分取禍辱而忘自箴者耶某性荒浪無拘限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適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醉飲之中不能無過少不學爲吏長又著書論自適管天下太平不敢絕世業亦欲求文學之官職負散冗

與呂相公書

一

者爲子孫計耳自兵興以來此望亦絕何哉某一身奉親奔走萬里所望飲啄承歡膝下今則辱在官以逾其性分觸禍辱機兆者日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年過四十弱子無母年未十歲孤生妹娶者一人相公視某敢以身徇名利者乎有如某者以身徇名利齒於奴隸尚可羞而況士君子也歟某甚愚鈍又無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尚書郎向三歲官未剖人多相榮某實自憂相公恐令某漸至畏懼而死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後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

籍紙筆煩賣門下某再拜

似從稽中散來

與李相公書

與李相公書

唐元結

月日新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元結頓首
相公執事某性愚弱本不敢干時求進十餘年間在
山野過爲知己猥見稱譽辱在鄉選名污上第退而
知耻更自委順亦數年矣中逢喪亂奔走江海當死
復生見有今日林壑不保敢思祿位忽枉公詔命詣
京師州縣發遣不得辭避三四千里煩勞公車始命
蹈舞帝庭即日辭命擔囊乞巧復歸海濱今則過次
與李相公書
授官又令將命謀人軍者誰曰易乎相公見某但禮
文拜揖之外無所問焉忽然狂妄男子不稱任使坐
招敗辱相公如何某所以盡所知見聞於左右不審
相公以爲可否如日不可合正典刑欺上罔下是某
之罪謹奉詔書及章服待命屏外某頓首

與韋洪州書

唐 元結

某月日荆南節度判官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元結頓首某聞古之賢達居權位也令當世頌其德後世師其行何以言之在分君子小人察視邪正使無冤濫而無憤痛耳某不能遠取古人請以端公賢公中丞爲喻前者獲接端公餘論某嘗議及中丞某以爲賞中丞之功未當論中丞之冤至濫端公不知情至泣涕交流豈不爲有冤濫未申而生此憤痛甚

與韋洪州書

一

於端公頗爲親故官又差肩曾不垂問便卽責使冤濫者豈獨中丞而已乎憤痛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所以至遣使者試以自明端公前牒則請不交兵端公後牒則請速交兵如此豈端公自察辨誤耶有小人惑亂端公耶端公又云荆南將士侵暴端公豈能保荆南將士必侵暴乎豈能保淮西將士必不侵暴乎端公少垂察問某又聞泗上鄰家之事請說以自驗昔泗上有鄰家有朋友遊者闕之遊東家則曰公之友賢能益主人西家之友愚能損主人遊西家則曰

公之友智能譽主人東家之友狡能毀主人見其友亦如闕主人之論於是鄰家之友相惡將相害鄰家之翁怒將相絕里有正信之士爲辯之然後鄰家通歡鄰友相善荆南與江西猶鄰家也某其友乎遊者方相闕誰爲正信之士一爲辯之某敢以此書獻端公閣下

與韋洪州書

二

與何員外書

唐 元結

月日次山白何夫子執事皮弁時俗廢之久矣非好古君子誰能存之忽蒙見贈驚喜無喻次山漫浪者也苦不愛便事之服時世之巾昔年在山野曾作愚巾凡裘異於制度凡裘領緇界緇緣緇帶其餘皆褐帶聯後縫中腰前繫愚巾頂方帶方垂方緇葛爲之玄絲爲緩次山自衣帶中裘雖不爲時人大惡亦嘗辱其謗謂方欲雜古人衣帶以自免辱贈及皮弁與

與何員外書

一

凡裘正相宜若風霜慘然出行林野次山則戴皮弁衣凡裘若大暑蒸濕出見賓客次山則戴愚巾衣野服野服大抵緇褐布葛爲之也腰擔爲裳短襟爲衣裳下及屨衣垂及膝下不審夫子異時歸休適在山野能衣戴此者不乎若以爲宜當各造一副送往元次山白

奇人奇語

舉處士張季秀狀

唐 元結

臣州僻在嶺隅其實邊裔土風貪於貨賄舊俗多習吏事獨季秀能介直自全退守廉讓文學爲業不求人知寒餒切身彌更守分貴其所尚願老山林臣切以兵興已來人皆趨競苟利分寸不愧其心則如季秀者不可不加褒異臣特望天恩令州縣取其穩便與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兩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此實聖朝旌退讓之道亦爲士庶識廉舉張季秀狀

耻之方謹錄奏聞

請給將士父母糧狀

唐 元結

當軍將二千人父隨子者四人母隨子者二十八人

以前件如前將士父母等皆因喪亂不知所歸在於軍中爲日亦久夫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忠信者可以全義勇並有責其忠信之義勇而不勸之孝慈恤以仁惠今軍中有父母者皆共分衣食先其父母寒餒日甚未嘗有辭其將士父母等伏望各量事給其衣食則義有所存恩有所及俾人感勸實在於此謹錄狀上

請收養孤弱狀

唐 元結

當軍孤弱小兒都七十六人

以前件狀如前小兒等無父母者鄉國淪陷親戚俱亡誰家可歸傭丐未得有父兄者其父兄自經艱難久從征戍多以忠義遭逢誅賊有遺孤弱子不忍棄之力相恤養以至今日乞令諸將有孤兒投軍者許收驅使有孤弱子弟者許令存養當軍小兒先取回殘及回易雜利給養謹錄狀上

請收孤弱狀上

問進士策

唐元結

第一

問天下興兵今十二年矣殺傷勞辱人似未厭控強兵據要害者外以奉王命爲辭內實理車甲招賓客樹爪牙國家亦因其所利大者王而相之亞者公侯尚不滿望今欲散其士卒使歸鄉里收其器械納之王府隨其才分與之祿位欲臨之以威武則力未能而欲責之以辭讓則其心未喻若捨而不問則未覩

問進士策

入

二

太平秀水通明古今才識傑異天下之兵須解蒼生須致仁壽其策安出于其昌言

第二

問往年天下太平仕者非累資序積勞考二十許年不離一尉至於入廊廟總樞轄則當皆名聲籍甚者得至焉今商賈賤類豪隸下品數月之間太者上汚卿監小者下辱州縣至於廊廟不無雜人如專經以求進主文而望達者若不困頓於林野則必悽惶於道路今日國家行何道得九流鑑清作何法得僥倖

路絕施何令使人自知耻設何教使賢愚自分

第三

問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未起亦滿人家粮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量忽遇凶年穀猶耗盡當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則耕可知太倉空虛雀鼠猶餓至於百姓朝暮不足而諸道聚兵百有餘萬遭歲不稔將何爲謀今欲勸人耕種則喪亡之後人自貧苦寒餒不救豈有生資今欲罷兵息戍則又寇盜猶在尚須防遏

問進士策

入

三

使國家用何策得人安俗阜不戰無兵用何謀使縱遇凶年亦無災患

第四

問往年粟一斛估錢四百猶賚近年粟一斛估錢五百尚賤往年帛一疋估錢五百猶賚近年帛一疋估錢二千尚賤今耕夫未盡織婦猶在餓故往年耕織計時量力勞苦忘倦求免寒餓何故今日甘心寒餓惰遊而已於戲曩時粟帛至賤衣食至易今日粟帛至貴衣食至難而人心勤惰如此其何故也試一商

之欲聞其說

第五

問古人識賢精通。學重兼博。不有激發。何以相求。三禮何篇可刪。三傳何者可廢。墨氏非樂。其禮何以儒家委命。此言當乎。彼天女天孫。不知何物。彼日兄月姊。弟妹是誰。駟儉與儉。奴寧分一純。將二精。何說孤竹之君。何姓。新城老婦。何名。棘竹出自何方。毒銅產於何國。何鄉。無水可飲。何地。卧冰而溫。何人。恩信過於田橫。何人。壯勇等於關羽。何人。鑿坏而遁。何人。終日掃門。無淺近之不爲悉說。

聞進士策

三

時議

唐元結

臣某言。臣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又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阜之說。爲三篇名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乾元二年九月。日前進士元結表上。

上篇

六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逆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爲盜有。凶勇之徒。在四旁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陵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陰姦逆。尙餘今山谷江湖。

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咸轉
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
天子往征靈武至於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
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
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
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
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
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
恨陵廟爲凶逆傷汚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

時議

六

三

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
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湯問忠直過則喜改如
此所以能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謙
和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興味當時而食太
常脩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恭詳而進萬姓疾苦時
或不聞而廐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以備
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
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戲官怡愉天顏
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

百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忍以未安忘危者
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
武何冠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
曰管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國家兩全不勝則家
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重
財貨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
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

時議

六

三

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
聞之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
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婦如身能存者力役乞
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且
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
死生悲憂道路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
自處若不安我等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
益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
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

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冤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理之。能無端內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

時議

入

四

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誥。皆嘗言及言雖慤。勸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詔。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爲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爲。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進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治。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繁訟。去天下拘

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姦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爲不及。

時議

入

五

辯惑

唐 元結

議者多惑朱公叔第五與先所爲故引之作辯惑二篇以喻惑者其意亦欲將辯惑與時人爲勸懼之方

上篇

晉南陽朱公叔爲冀州刺史百城長吏多懼罪自去公叔不舉法彈理之聽其去官而已惑者曰公叔才達者也苟能威畏苟能逃罪當下自新之令不問前

辯惑

入

一

時之過公叔之爲也是哉辯者曰嗚呼先王作法令蓋欲禁貪邪絕兇暴使人不得苟免是以惡蒙異世之誅善及子孫之賞若法令不行則無以沮勸苟失沮勸則賞罰何爲嗚呼先王懼人民自相侵害故官人以理之加其爵祿使其富賚蓋爲其能理養人民者也彼乃絕理養之心以殺奪爲務去而不理而曰是乎豈有冠冕軒車佩符持節取先王典禮以爲盜具將天下法令而爲盜資乎致使金寶千囊財貨百車令彼盜類各爲富家公叔不理奈何咨嗟

下篇

晉第五與先爲詔使舉奏刺史二千石蒙削免者甚衆與先以奉使稱者獲選官焉惑者曰與先能糾劾過惡直哉使臣遷秩次也宜乎辯者曰夫理人寮久其法明其禁使人知常且長也漢家法不常耶禁不長耶何得與先暴將威令急操刑獄使蒙戮辱者如斯多乎若漢家天下法禁皆如冀州四方詔使皆如與先則亂生於令出禍作於遣使誰爲惑者聽我商之嗚呼畏陷人於法故先於禁制有抵犯者理而刑

辯惑

入

二

之示其必常也人始知懼先王欲人自新故爲善者賞之惡人勸而無懼然後乃理所以施賞罰於人民令似衣冠不可脫太如此慙慙乃能措刑殺致太平耳故曰賞善而不罰惡則亂罰惡而不賞善亦亂賞罰不行與過差必止若如此漢家之法在乎與先之爲是也乎衆人之惑喻無

喻爰

唐 元結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很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瞶不識禮度恐有譏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爲野無遺賢元子時在舉中將東歸鄉人有苦貧賤者欲留長安依託時權徘徊相謀因

喻爰

八

論之曰晉世以來其尚丘園潔白之士蓋爲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就饑寒切之不爲勞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忽天子有命聘之玄纁束帛以先意薦論擁篲以導道欲有所問如咨師傅聽其言則可爲規戒考其行則可爲師範用其材則可爲經濟與之權位乃社稷之臣君能忘此而欲隨逐驚駘入棧樞中食下廐贐粢爲人後騎負皂隸受鞭策耶人生不方正忠信以顯榮則介潔靜和以終老鄉人於是與元子偕歸於戲貴不專權罔惑上下賤能守分不苟求取

始爲君子因喻鄉人得及林甫言意可存編爲喻爰

喻爰

八

三

次山自述篇

唐 元結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于商餘人間之非非曰此狂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間之是是曰此學者也見則猗然及三年人聞之叅叅曰此隱者也見則崖然有感而問曰子其隱乎對曰吾豈隱者邪愚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爲述時命以辯之先曾爲述居一篇因刊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述時

次山自述篇

一

昔隋氏逆天地之道絕生人之命使怨痛之聲滿於四海四海之內隋人未老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哉奢淫暴虐昏惑而已烝人苦之上訴皇天皇天有命於我國家六葉于茲高皇至勤文皇至明身鑒隋室不敢滿溢清儉之深聽察之至仁惠之極泱泱洋洋爲萬代則聖皇承之不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平禮樂化於戎夷慈惠及於草木雖奴隸齒類亦能誦周公孔父之書說陶唐虞夏之道至於歌頌謳吟婦人童子皆抒性情美辭韻指詠時物與絲竹諧會

綺羅當稱况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學聲望安得不顯聞於當時也哉故冠冕之士傾當時大利軒車之士富當時大農由此知官不勝人逸於司領使秩次不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駢肩累趾授任不暇于愚愚者亦當預焉日覺抵塞厭於無用乃以因慕古人清和蘊純周周仲仲癡然全真上全忠孝下盡仁信內順元化外娛大和足矣如戚促崇諸封蒙過滅幕爲朝貴心所不喜亦由金可鎔不可使爲汗腐水可濁不可使爲塵冀然已鄙語曰愚者似直弱者似

次山自述篇

二

仁子殆有之夫復何疑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嗒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自茂如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天若壽若貴若賤烏可強哉不可強

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忘情常學草木嗚呼上皇強
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
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
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赴貪徇紛急之風以
至于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恩然遂
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愛求而已子不喻乎

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東
有山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三數夫有泉停

水山自述篇

三

浸可畦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餘山
下溪流山谷與潒水合潒于潒將成所居故人李才
聞而來會乃歎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焉今知之
矣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聖賢所有
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順時命乘
道御和下守虛澹修己推分稱君子者始不公乎乃
相與占山泉闢榛莽依山腹近泉源始爲亭廡始作
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行長道所
行有極而道無窮奔走不停夫然何適子當乘時和

望年豐耕藝山田兼備藥石與兄弟承歡於膝下與
朋友和樂於琴酒寥然順命不爲物累亦自得之分
在於此也

水山自述篇

四

浪翁三論

唐元結

漫論

乾元已亥至寶應壬寅蒙時人相訥議曰元次山嘗漫有所爲且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曰

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爲對曰漫爲何似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爲漫何檢浪翁三論

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用漫無所施漫也何效漫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說漫而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足耻吾當於漫終身不差著書作論當爲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耶吾自分張獨爲漫家規檢之徒則奈我何

寢論

元子天寶中曾預譙於諫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

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寢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寢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問古有邵侯侯家得寢婢寢則寢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寢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寢則假寢其言似不怨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寢病寢中寢言非所知也引寢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寢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先事寢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浪翁三論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爲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爲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爲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爲友出

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于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能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耶有可羞者亦曾知之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有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妄丐權家婢額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固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取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

浪翁三論 六

三

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甕倚杖在于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且甕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為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浪翁規惡

唐 元結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饑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

浪翁規惡 本

二

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擊參遊宴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諫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爲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上爲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身退身以順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膝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而往也以子爲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

漁翁規惡

二

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汗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統終不復二論孰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遠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顛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恭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冤之彼牧兒

望次山猶臺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讐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見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戕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爲規

心規

漁翁規惡

六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聞之酸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爾何樂然爾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包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汗毀辱之患生焉雖

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忍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已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忍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鬪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記之授於學者用爲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皐不同爲卿寧方爲汚辱不同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

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少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惟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惟道然也苟爲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惟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悉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憎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

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矣。強全一惟以爲不喪其直恩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惟。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苟能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同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惟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此。漢翁規惡。入。者何以自免。

浪翁觀化

唐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爲四時。四時之行化爲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觀化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南忘終世。相無此有化無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有此無化有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論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爲嗜慾化爲險薄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耽淫化爲侈靡政教爲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爲溺惑所化化爲犬豕父子爲惛慾所化化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讐敵宗戚爲財利所化化爲行路朋友爲世利所化化爲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爲威權所恣忠信化爲姦謀庶官爲禁忌所拘公正化爲

浪翁觀化

二

邪佞公族爲猜忌所限賢哲化爲庸愚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姦兇爲恩幸所迫廝阜化爲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爲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爲徃行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爲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爲官寢或曰數於祠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蹙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嘆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草木化爲宗族風雨化爲耶舍雪霜化爲衣裘呻吟化爲常聲糞污化爲糞肉一息化爲千歲鳥犬化爲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閭斷骨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虎豺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

浪翁觀化

三

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耶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寬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能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糞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僞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攘其骨肉鳥犬非君子也耶

言以道深

浪翁觀化

入

四

浪翁七不如七篇

唐 元結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又不如病又不如醉有思慮不如靜而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其甚也不如草木此意多顯於元子者或曰訂如是不如則不如也不如如者止於此乎元子於是系之於人事續之於此喻始爲七不如不如之義始極也

第一

七不如篇

入

一

元子以爲人之毒也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毒於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於戲毒可頌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爲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媚於鄉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於戲媚可頌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三

元子以爲人之詐也詐於忠詐於信詐於仁義詐於

正直不如詐於愚詐於弱詐於貧賤詐於退讓者爾
於戲詐可頌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爲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於姦惡惑於
兇暴不如惑於狂惑於誕惑於翫弄惑於諧戲者爾
於戲惑可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爲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貪於
聚積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闕和貪於靜順者爾

七不如篇

於戲貪可頌也乎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爲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圖曲溺於
妖妄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直溺於忠信者爾
於戲溺可頌也乎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爲人之忍也忍於毒忍於妬忍於詐忍於
貪溺不如忍於貧忍於苦忍於棄汚忍於病廢者爾
於戲忍可頌也乎哉忍有甚焉何如

何限清感

七不如篇

三

道州到任謝上表

唐 元結

臣某言去年九月勅授道州刺史屬西戎侵軼至十二月臣始於鄂州授勅牒即日赴任臣州先被西原賊屠陷節度使已差官攝刺史兼又聞奏臣在道路待恩命者三月臣以五月二十二日到州上訖者老見臣俯伏而泣官吏見臣以無業色城池井邑但生荒艸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崇南數州與臣接近餘寇蟻聚尚未歸降臣見招輯流亡率勸貧弱保守城邑道州到任表入

一

畚種山林興望秋後少可全活臣愚以爲今日刺史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一州之人不叛則亂將作矣豈止一州者乎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催門者也凡授刺史特望陛下一年問其流亡歸復幾何田疇墾闢幾何二年問畜養比初年幾倍供稅比初年幾倍三年計其功過必行賞

罰則人皆不敢異望僥倖苟有所求臣實屏弱辱陛下符節陛下必當謹擇臣固宜齋歸山野供給井稅臣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

道州到任表入

二

道州再謝上表

唐 元結

臣某言某伏奉某月日勅再授臣道州刺史以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前日在官雖百姓不至流亡而歸復者十無一二雖寇盜不犯邊鄙而不能兵救鄰州雖賦歛僅能供給而有司不無罪狀雖人吏似從教令而風俗未能移易臣又多病不無假故水旱災沴每歲不免疾疫死傷臣州尤甚以臣自訟合抵刑憲聖朝寬貸猶宜奪官陛下過聽重有授任伏恐守廉讓道州再謝表入

者以臣爲苟安祿位抱公直者以臣爲內懷私僻有特識者辱臣於臺隸之下用刑法者罪臣於程式之中臣所以不敢卽口辭免待陛下按驗虛實然後歸罪有司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歛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尅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穢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爲州縣長官伏望陛下特加察問舉其功過必行賞罰以安蒼生誰不自私臣實不敢所言狂直朝夕待罪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

二表真足千古

道州再謝表入

讓容州表

唐 元結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守捉使四月十六日勅到二十一日發付本道行營臣實愚弱謬當委任奉詔之日不獲憂懼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自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讓容州表

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可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顏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未賓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爲國展効虎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昔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愴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汚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

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爲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民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噬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常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庶顯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讓容州表

惠公禪居表

唐 元結

泝樊水二百餘里有湧溪入溪八九里有蛇山之陽是惠公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爲全已之無欲各因其性分莫不與善之人困窮喻使耕織因人災患勸守仁信故閭里相化恥爲弋釣日勤種杭不五六年沮澤有溝塍荒阜有阡陌桑果竹園如伊洛間所以愛禪師者無全行無全道豈能及此鄉人欲增修塔廟託禪師以求福禪師亦隨人之意而惠公禪居表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故命之作贊贊曰

如水涵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群黎將引天下同於湧溪

惠公禪居表

左黃州表

唐 元結

乾元已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河淮之北千里荒艸日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十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

左黃州表

二

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敢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徒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居三年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黃人多去思故爲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女巫事則南陽左公能悉記之

哀丘表

唐 元結

乾元庚子元子理兵于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爲附邑乾元已亥爲境上殺傷勞苦言可極耶街郭亂骨如古屠肆於是收而藏之命曰哀丘或曰次山之命哀丘也哀生人將盡而亂骨不藏者乎哀壯勇已死而名跡不顯者乎對曰非也吾哀凡人不能絕貪乎毒亂之心守正和仁讓之分至今吾有哀丘之怨歟

哀丘表

六

元魯縣墓表

唐 元結

天寶十三年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之哀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歟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叔盈退謂其徒曰夫子之哭元大夫也兼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之召叔盈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固壯無所專老無所存死無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戒如懼如憎如惡

元魯縣墓表

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吾今之哀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戒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戒貪猥佞媚之徒也哉未嘗至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戒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家童百指之徒也哉未嘗皂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戒綺紈梁肉之徒也哉於戲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歐陽行周文抄

送巴東林明府之任序

送裴八侃茂才却東遊序

贈陳八秀才赴舉序

送族叔落第歸廣陵序

泉州宴赴舉於東湖序

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送建上人序

送無知上人序

歐陽行周

有所恨詩序

長安翫月詩序

送楊據序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泉州二公亭記

曲江池記

福州南潤寺二方名像記

南陽孝子

上鄭相公書

上張尚書書

甘露述

昭室箴

陶器銘

棧道銘

御史中丞馬公墓誌銘

司倉參軍楊公墓誌銘

有唐君子墓誌銘

歐陽行誦

二

吊漢武帝文

吊九江驛碑材文

補漢書封雍齒冊文

送巴東林明府之任序

唐 歐陽詹

國以人爲本縣令親人之親者苟有命授無非慎擇
今年執政又加精選自吏曹銓擬仕而退下者十之
五六濟南林公以始仕之調發矧之乃請宰一邑天
官劇巴東也而使爲之平衡無疑鉤輻不轉非輕重
質器日以昭如則安可於其難而易若此解褐結綬
當時之盛既受牒恭命而濟南公與子鄉而且故幼
而知公行先鄉曲譽是通閭井之意術以經明升實
達林明府序
探教化之本今有社稷有民人則弓矢入養叔之手
徽絃在師曠之膝何微之不中何妙之不盡去矣無
使朱邑魯恭專美是官其餘則巫峽峨峨岷江湯湯
水天下清山天下秀遊盤貴境爲池爲壖退公多暇
爲我迴睇

送裴八侃茂才却東遊序

唐 歐陽詹

幼秀裴侃昨自江湖西入關遊京師。今自京師東出
關遊江湖。十二斯冠。才氣卓異。身猶三尺。交友四海。
著文斂篇。其措意規格。儲乎遠大。旬時闕下。鬱發聲
聞。公卿名德。待以優禮。告離之日。祖輒相屬。由晨及
曉。方容升車。蓋相追百有餘兩。長沙歐陽詹。企以芳
履。亦驅蹇駘。將欲分手詔之。自愛曰。梗枻出地。知爲
梁。爲棟。爲鳳。在穀。知磨。霄薄雲子之他日。豈在乎此。
送彭東遊序

不獨斯謂羣公斯謂子姑行無忽所謂非徒謂也

贈陳八秀才赴舉序

唐 歐陽詹

諸侯歲貢俊秀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
露肅物。青天始高。雲迴鴻磐。言遵永途。吾觀夫雄心
銳志。將領能事。則夷山堙谷。不盡其心力。何東堂一
枝南荆。一片足塵土。其慮耶。勉哉陳侯。有其才。奏其
試。知有成矣。

陳八秀才序

送族叔落第歸廣陵序

唐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於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
寓華公設祖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羣公
亦愕爾而阻歎小子侍觴奉觴而前曰歸好事春美
昔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悅豈禮闈
失意之爲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飾琢蓋
多唯千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工良可用歟非
三獻而其寶乃真歟苟良苟真不卽成不卽售適以
遂叔落第序

精其研給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邂逅哉若管之
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歎甯戚無石
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秦
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
也叔如之何叔忻然見叔氏再來之路乎歸心納春
景安酒意四坐以叶千鍾有娛既醉升車秋爲到期

泉州宴赴舉於東湖序

唐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
八人公將薦之于闕下古者相覲相祖有享有宴享
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爲用鮮或克兼諸侯升
俊造於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哉
肉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淡酒不
使飲則權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醕致王人于德
行而賢者仁未伊浹才者權未我交其若蚍蚍何秋

泉州宴序

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修乃加之以宴餽移已
膳醴出家醕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景以光
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
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
筭而儀形有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
盈岐非其親懿則其間里皆內訟而選善焉於戲行
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戶吹公
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
宰也烟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

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頌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泰和潁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昨幸鼓微聲先人人者鳴捧豆伺微時在公之側想君子之作遂作卜商之後書其旨

東州宴序

二

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唐 歐陽詹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于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群臣大宴登高臨川與時所宜泊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僚屬貞元十二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界山令趙郡李胃恭國令宴于縣南澗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懽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主月主宴序人亦古情焉況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珍竭千鍾強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懽之意歟於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爲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自己命以爲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謠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激乎中章乎形容容姿慷慨與習而爲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子濁

皆澆浮泛漪澗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
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
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耶旅避之子
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
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
他邑之懽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三月三宴序

送建上人序

唐 歐陽詹

建上人自茲又西更爲故人也至咸山有道釋子建
上人元和之淳氣以類合休神遂性曩與少司成陽
公得於林棲公從下風之請斯縻大君之爵同方相
致殊途且來雖羈驚冥鴻一飛一籠遐心遠意終共
曷曠遊佛廟賞虛臺壺冰片玉充潔再裕來爲去始
散寶聚終上人故人有在西土曰大夢未覺還宜一
歡陶甌芒履此焉而往未路着首悠然高雪西之人
建建上人序
幾日而觀松栢之本無凡艸鸞鸞之侶無凡禽西之
人豈陽公之傳歟則親遇之辰瓊玖之列詩云可頌
惠觀於斯其撰之竹帛儼傳俾後之人知貞元是歲
賢人之會二也

送無知上人序

唐 歐陽詹

無生永存，肯不易源。綿今在煩，滴今處渾。釋氏子昧其實，歸其根。其教雖傳，非言可言。惟相似者，復到其門。無知上人，其到門者歟。上人從儒至道，從道至釋。如歷星月，以得白日。若投扇翼，而灑長風。真空洞照，然憫顛盡。水其性雲，其身周四海，以終靜出六合。而非寄維揚，採抄方至。自閩日未成句，作夢山之適。日闕河於不計，擬永食乎隨。施怡如也，澹如也。此行逢無知上人序。

有所恨詩序

唐 歐陽詹

有所恨由，故人馬紳死而興也。予待試京師六年，與馬生相知者四秋。性與情相合也，永與食相同也。子及第歸，覲故林，自別來無憶，不至於襟懷無想，不至於姿容頓一促。膝怒如也，昨既至，止馬生且疾而巫。音忘以見人，曰不見有愈見，則害遂忍。即見底以求見，忍者五日。馬生云亡，噫，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焉。然乎一言蔽乎一垣，而死生以之。死生之道，千秋有所恨詩序。

之離也。五日之面，半旬之歡也。尚可半旬之歡不就，卒有千秋之離。一恨也。又與生別，慘執都門生，脫紫羅半臂，曰：「即日相去，秦吳聊以爲憶。」予貧也，素乏衣服，無暇藏篋笥。聯綿在身，二年間同弊帛以棄。所以鮮而輕者，故而不甯者，予實未衰。馬其方少爾斯，謂日相與也。所留何止在茲乎。今人既往，所贈又造次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爲有所恨二章。

長安翫月詩序

唐 歐陽詹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十三年。歐陽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萇。濟南林蕓。潁川陳翽。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修厥翫。事月之爲。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甫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長安翫月序八

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况埃壘不流。大空悠悠。蟬娟徘徊。桂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膚與之疎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爲翫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之作。翫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霄堂。素魄皎孤疑。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灑天中央。船露助流華。輕颺佐浮涼。清冷到肌膚。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願勿沉西方。

公文多儻蕩峭壯此作鮮麗乃爾亦以題稱厥旨也

長安翫月序八

送楊據見李使君序

唐 歐陽詹

備有馭百行駕六藝曳長裾于王侯之門以禮待楊
夫子是日之吉謁漳浦李太守之行行儒之事也子
幾于儒久矣李太守天枝之英金鏡之明盛物之量
稱物之衡夫子姿容不孤其鑒多少有登其樂何往
而不利高梧始華瑤草欲碧去矣夫子時景宜往

送楊據見序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唐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爲言肆也如農之耕田噉焉
田噉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播分其畦畝嘉穀由是
乎生典籍將構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
由是乎成我國庠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太學博士清
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
精於五而禮記在乎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於
群籍而講之束脩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
衆講禮記人

直講抗巖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安居于東小司成率
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庠公侯子孫自其常太學師長
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庠八力俊造自其
館廣文師長庠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筭
家輟業以從亦自其館沒堦雲來卽集鱗居攢弁如
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
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錄乎作者之意注乎
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洽洒蕩幽遠無泥
所昧鏡徹於靈臺所疑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

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於都，九域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于職，在下庠亦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泊終，觀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樞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張講禮記

二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唐 歐陽詹

說文曰尉之爲言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至全茲三者以蒞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與尉東南尉泊漢則復命縣掾曰尉，自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啓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繁次繁曰上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爲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僅于百鄭縣爲之最繁縣僅出于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爲之最上之最次于繁之最非最之繁無與焉，繁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

韓城縣志

二

縣夏陽並自繁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受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其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爲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司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司兵法事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事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事盡在形之國則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上刑工主土今武未大威務尚繁刑未大措獄尚生上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察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受入榮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經明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詞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

韓城縣志

三

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武先于鄭芳聲猶存者亦得之至于鄭皆繁之譜若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泉州二公亭記

唐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爲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財力。實猶有靈。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爲亭。亭也者。籍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

泉州二公亭

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靡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負天水姜公。念茲邢川通溟渤。山連蒼梧。炎氛時迴。溫雲多來。又日臨冒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汗。虛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奇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峰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

之前。如鏡之紐。狀鼇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眺。假漁舟而上陟。幕烟茵草。翫懽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游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湛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母矣。

泉州二公亭

二

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愁之乎。遂偕發言爲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爲之。辨方經蹕。環當上頂。誠者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園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剪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蟻往。榛莽可去。以自殖。瓦甍無脛而奔萃。一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圻壤之備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翥。東西南北方不殊致。

糊白墳以呈素。腰頰壤而垂綸。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烟水交浮。巖巒疊迥。精舍奉其旁。連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漪入淵澄。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熾熾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颻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哂一哂。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爽。憩乎翠廡。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時。門闢通途在下。可以觀耕耨。可以采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身。其固與人爲亭歟。不然。

東州二公亭

三

何不遠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覲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爲號。小子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游吳。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爲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徧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

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數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相述其旨。始爲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爲邦榮。在位賓僚。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東州二公亭

四

曲江池記

唐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廻岡旁轉圓環四市成坎窞寧窮港洞生泉喻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濼曠野之湫然黃河作其左壑清渭爲其後流褒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滌川鈎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

曲江池記

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鈎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旣以硤确外爲寰宇敞無垠堦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束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肢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鈎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耶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郭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

郡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潤于有隋比我皇唐之存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極墉隍劃趾勾陳定位地廻帝室湫成厥池旣由我署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踞爰自中而軌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潢汙入其洞澈銷凝聚以下澄汗虛隨其佳氣蕩鬱攸而上滅萬戶無重脰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

曲江池記

生獨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冲融得渭北之飛雁斜窺潯江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綺重樓夭矯以縈映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陰潛泥濘電燧凝烟吐靄泛羽游鱗斐郁郁以開麗譙微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于令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岍祓禊則就繁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滌寒光眩目貞白以生絲竹

駢羅綖綺交錯五色結章于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
砰鞠沸渭神仙奏鈞天于赤水鸞鵲敷命天人曳雲
霓于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
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熒熒淳淳
瑞見祥形其或淫湎以情泛覽無敦則飄風暴振洪
濤噴射崩騰駭駭妖生禍觀其棲神育靈與善懲惡
有如此者其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
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于斯囑太始之玄造訪
前聞于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于性情物儀人事
南江雜記 三

之端徵之于耳目夫流惡舍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
惡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
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
志也棲神育靈與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
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艸樹皆有所謂
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池以居之
有此池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
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于大則小矣以其淵洞
而論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

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
諸岍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
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唐 歐陽詹

萬物闢闢各由襲。公無襲。無公而忽。以然。苟非妖。惟
實爲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韞。質兆朕未
見。則我我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
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將泐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
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芳湧驟雨來集。驚飈環駭。旬
句奔冥。雄雄者雷。騞然中震。逆火噴野。大聲殷空。岑
崩蹙泥。潭洞簌蕩。須臾風雨散。雷雲收。激劈輪囷。斬
龜刻石像記入

焉。中開南委地。以梯落北。于霄而礪樹。不上不下。不
西不東。亭亭厥心。隱隱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
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融然。慈
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跌坐異
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
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况高厚廣袤。又羣石之傑。
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爲造石之初。致有相以外封。
乎其爲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內攻乎。噫。不可以人事
徵。試請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

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
頹靡。人於教有所忤悞。則爲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
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其我存存入我之門。
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百億之
一焉。昔諸佛報現。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
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
法亦隨是。與夫爲童兒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
之微。則雖一永永之利。則不作。可以禮足而悔罪。寄
影以安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
廟。刻石像記入

後。故爲曉曉之餘。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
十五日記

南陽孝子傳

唐 歐陽詹

貞元九年詹旅行就州稅於村店有一堂先止焉老翁一人丈夫一人婦人一人孩幼兩三人丈夫出絹兩疋賣其囊裹衣服非稱有其絹者視絹有字乃故人鄭師儉手題其名焉問所得曰來自襄陽至臨漢之北郊有閭吾父年老而所乘驢弱者遺此絹使與驢博驢問得姓名乎曰其人扶護親喪迴上京不知姓名也詹既占鄭書又知鄭侍君靈輓自南當由彼

南陽孝子傳

而還也意其必鄭焉不復問焉各遵所往貞元十一年獲與鄭遇因道所見鄭歎欬為言之曰豫章之回次南陽大澤見一貧翁乘驢甚瘠一丈夫肩負雜物可三十斤妻抱半歲嬰孩童稚驅行兩人山路初盡如行陂澤天久霖雨泥水深老翁瘠驢往往顛踣丈夫則常隨之也每見驢倒憐其負若泥若水無顧惜扶抱老翁淚輒盈目倒既數悲不自勝遂以所負實諸驢而負其父平田積雨潦淖到脛不至店舍竟無憩歇父在子上殊自安暢子在父下亦盡歡心父

與子笑子與父笑如同乘高車連轡遙騎怡怡馬欣欣焉與之行止者三日日無易日時愛其事父母能竭其力也又痛自欲竭所有無其所贈絹一疋令與驢博驢代以載父其人將求驢者三店知欲分路却其絹曰無驢可博願復本絹每愛其孝又貴以忠為度一絹博驢未就更與一絹自說而西足下之見豈與人歟后以如其所行是難也是亦貞唐純孝一人焉行既可述遂依鄭說為之傳其間問其姓氏亦不知何許人實於南陽澤中見之還以為南陽孝子

南陽孝子傳

論曰孝子偕孝矣而贈絹非孝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鄭公師儉孝子偕孝矣

上鄭相公書

唐 歐陽詹

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舉于吏部始授四門助教噫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詹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年官於此是一生不賂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夫大田斯穫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穫上鄭相公書

一萬穗稀一詹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翺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翺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長短不相稱行則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詹代居閩越自閩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於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回眸之舊猶孤根寄之田也人人耕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霑其

摧乃條枝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之陽春乎

上鄭相公書

二

上張尚書書

唐 歐陽詹

前鄉貢進士歐陽詹于洛陽旅舍再拜授僕人書獻尚書閣下某同衆君子伏在尚書下風久矣孟冬已寒佳節尊體動止萬福人生于世今天下之人識與不識有一善則願知之有一困則願知之尚書以爲其如何如哉愚以百年二百年無一而已矣尚書豈知身則其人乎既知其人某則願知也凡今之人進路于長者或以碑詞褒頌爲先者亦或求人書狀爲上張尚書書入

先者伏計尚書飽見之矣明特達必不之愛小子固亦竊視之況以尚書茂德雄才則已騰于寰宇矣豈假區區片言隻字章明于身乎以尚書川壑納則自斷于曾微矣豈在悠悠八行尺牘進退于人乎知不然矣某才拙魯訥不敢游詞某閩越人向京師七千里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便往西秦今冬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期昨至東洛舊負人錢伍萬卒然以逢某則合還人又艱難困逼唯一驢一馬悉以償之賃廡之下如喪手足兀然不能出門者再旬

上張尚書書

于茲矣亦以窘逼遍祈于人人無非常所與雖足帛斗粟供朝夕則讒可過其外則莫就無車無儲寄人之盛士之窮莫窮乎此也今日有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情聞于徐方南陽公乎明日有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情聞于徐方南陽公乎某晝村夜量既先在尚書矣又人人異口同詞區區之心與議并俾忘干犯以困投于尚書尚書之力上將驅雲雷清宇宙副萬乘之賴答億兆之望豈獨遺某所願知之困乎尚書下將燮陰陽調風雨合百神之意允飛走之望豈獨遺某所願知之困乎救火之家水雖在遠不以遠而往者知其必能濟患也詹之困曾未拜伏尚書所居洛陽西隣陝就北俯河陽南接陳許東有汴滑捨東西南北之近越千里控于尚書者亦知尚書必救所困焉神遊五侯之門遍心擇王公之量匝方決意投于尚書尚書留意焉布露微辭亦非容易考試事畢特冀拜伏雖有端積疾及面陳某再拜

甘露述

唐 歐陽詹

甘露述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
蒲陽邑人濟南林公瓚大夫人終公併一痛至水漿
不入口或三日或五日內外羸憊殆至損滅癸酉歲
將與先府君脩合葬之禮公之於事親存既竭其力
送終思盡其勛曰含襚品章則有王度不敢越也塋
園護實在我功當懇而行之於是躬開坎室自挺
馬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築雖率情性而無倦
甘露述 一
法度不違曲禮而有異常儀載考載理而未之寔春
三月五日忽異氣自天氣氤下蒙非雲非煙羃羃綿
綿綵耀光鮮馨香裊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繞
壘已栽松柏泊曙枝葉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
子公奇之與兄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
異於人間所甘之味甘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瑩
然如珠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覩者爭取或食或飮
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
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褒以物而旌苟無可

褒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稀子聞甘
露之說莫覩甘露之實其爲稀也不亦甚乎今天爲
公而降公之德豈常德與況殊香啓途異彩相宣凝
結珠圓光明月翻況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
子執吊禮幸獲而見珍聳不足遂爲之述

甘露述

二

暗室箴

唐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爲人無滯無佚其處宜一孜孜碩人冥冥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實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扇神在無形天不長隱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受罪於莊天迴厥害鉏麇已亡又有符堅竊爲嗣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變無人亦暗室箴

分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天君

陶器銘

唐 歐陽詹

嘗侍論於長者僂有之曰近代之作玉盃麗則麗矣愚以不如古人之爲陶長者選之以爲知言退而思其所自多亦不忝伊人之舉器以利用道從易簡利用者貴無往而不適易簡者取立功而匪勤今天下之至富者土也不勞而成者火也夫陶埴壤以製焚蒸以凝就其不勞因其至富不勞而水清珠琬不鍛而金固石堅一工致功千室以給斛鬻甌餅金盃陶器銘

孟大窮儉石小極圭撮經鼎鏤而自若存殫藝而莫渝滿堂絕侈靡之譏提挈無則殺之患其功則易簡也其實則利用也其藏又保安也易簡二儀之理利用五行之本保安立身之方執人之方履物之本從天地之理此三皇五帝所以內戶不扃外戶不閉無爲之德所由生也豈夫玉盃之獨劣其餘孰得而僂焉則剗村搜璞窮山越嶺鵲磨雕琢鑄鍊丹腹力幾終年之功財殫不訾之產量縱升合質忌湯火寘家得奢盈之議中懷生賊害之累其功則非易簡也其

實則非利用也。其藏又非保安也。悖二儀之理。違五行之本。垂立身之方。此夏桀商紂所以人人頹邪。比屋可戮。亡身之禍所由生也。省費鮮勞。皆備於物。德且如彼。而人賤之。凡人蠶財不周於用。禍又如此。而人貴之久矣哉。世之迷也。物有賤而可貴。亦有貴而可賤。惟賢者能審之。小子不卒憶而有中。誠背常人。之見。故爲銘以廣之。銘曰。

照汗易。挾聖人。製器易簡。作程利用。爲貴稽諸往載。兩實攸興。裁因拘壤。成假焚蒸。不腹不丹。不雕不刻。

陶器銘

八

二

自結金堅。天然冰色。財無害產。功匪殫力。量盡紅纖。用窮陶灰。物有千金。相異我取。不費爲利。物有黃功。相崇我取。不勞爲工。物有患湯。忌火我取。往無不可。物有剗殺。焚軀我取。懷藏不虞。心存目視。奢尋彼至。室滿堂盈。侈莫我生。省庸周用。所賤謂何。買害勤人。所貴者那。可貴不貴。物失其類。失類曰昏。雖隆必墜。可賤不賤。物得其選。得選曰明。雖幽必見。上惟五帝。下泊三王。實有以興。亦有以亡。出出自工。孰若我陶。敬銘有器。永告滔滔。

宜書座右

陶器銘

八

三

棧道銘

唐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豁窮谷萬仞直下奔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巖冥冥麋鹿無蹊猿猴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復不相接且秦之爲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貿遷可親昵學折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疑也如鎔金下鑄騰棧道銘

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廻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欲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聖賢代其功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川爲梯以踰山唯茲地也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衝而舉追氏絕懸轡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翠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棚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蹠堅勁膠固雲橫

棧道銘

八

二

砥平惣庸蜀之通途繞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阻若水决防如鴻鸞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贊幣以進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次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剏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上懷來在乎德爲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乎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爲琢材雖多恐不爲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唯唯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士德義者存今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人之攸作乃爲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備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被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烟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鑿堅剏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佛劉怒從完以陪隋落我榮自顛而植

施非華勢材不易林路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
不常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
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
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險峭悲壯

樓道錄

八

三

御史中丞馬公墓誌銘

唐 歐陽詹

墓有誌誌有銘誌記也銘名也名之記墓庶高岸爲
谷幽懷或呈情當掩者有所歸認斯馬公之墓也公
諱實字某其先扶風人生於幽州高祖某官祖某
某官父某某官若干子皆以雄謀果斷稱公則第三
人長八尺有羨鵬姿鸚靈霜嚴壁峻樂而後笑時而
後言字悌忠信分義節傑規容可見好史學歷代英
豪得失皆覈其有不正不直辨論慷慨若加諸已明
中丞馬公銘

陰符善司馬法起家爲范陽軍要籍本軍疑政畫多
自出遷千夫長萬夫長三軍兵馬使莫州近邊戎數
爲害本軍元帥請統鎮之戎遠逃遁莫人大又拜御
史中丞莫州刺史俄蘇州之患如莫州移鎮薊州薊
人繼康攝州刺史貞元初本軍之事有大者合議於
天子自管内二千石已下擇賢能以公當其選天子
異其議奇其詞決所議答於本軍而留近侍拜左驍
衛將軍宿衛十一年長松在林利錐處衆疎疎頽脫
鋒幹獨見天子儲而將用未有所當貞元十四年寢

疾其年七月十一日終於京師常樂里之私第出身
從事若干年署職蒞官若干政春秋五十一當時俊
傑懷材抱器者無不驚呼歎息嗚呼騏驎有騰千騁
萬之足伏乎櫪干將有剗犀截象之鋒閉乎匣將用
未用一朝變化爲骨燕市入泉延平爲知人之痛惜
公其比歟夫人雁門田氏雁門郡王某之女哭泣之
哀痛而終禮子六人男五人一人先公卒四人在曰
校日縝日某日某綬年三十八縝年十六其餘幼稚
不言可知女二人一人先公卒一人在四歲皆至性

中丞馬公銘

二

榮號感動飛走以某年十一月一日葬于京兆府萬
年縣洪固鄉延信里司馬村之少陵原禮也其承奉
長沙歐陽某執紼及墓就誌而銘曰
骨肉歸土賢愚共門英英馬公亦封此原大節大誠
平生所志貞心壯氣松孤壁峙掄擇雖致材成則榮
岑蒼蒼翠俄摧忽墜修短無涯傷如之何

司倉參軍楊公墓誌銘

唐 歐陽詹

公諱某字某其先開右弘農人永嘉過江公自始遷
之祖若干代處於閩越曾祖某皇唐循州司馬祖某
漳州長史父某泉州南安縣丞公則南安第若干子
長七尺骨日現異溫良節行所至自昭風神譙度羣
不掩六籍外偏好穰苴管子之術永泰中以耕戰
之法致梁宋軍盡用有成大曆元年節度使右僕射
田公薦授右武衛率府倉曹參軍事在位以貞慎稱

參軍楊公銘

一

公以不仕則墜業躁求則背道或出或處聖人爲中
依吏部節文敬遵常調大曆八年集授吉州永新縣
丞興元元年集授廬州司曹參軍貞元三年集授鄂
州司倉參軍累職貞慎如率府參曹時每罷官待集
卜勝屏居宴如也鄂州秩滿愛其風土亦止焉貞元
十二年冬又合集春赴京師遇疾於途以二月四日
終於汝州龍興縣之逆旅昔年六十七凡入仕三十
一年歷官四政祿非豐儉以足務雖劇通以簡上以
中正重下以公平屬皆白圭無玷朱紱有聲嗚呼公

之才量如鍾含音如水待月大小當應方圓必合公
 則不銜人胡不求莫能全展光耀以至殞殄悲夫夫
 保性居業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道也公管於名宦之
 理是焉仕祿農耕猶生則管若死則已亦道也公昨
 之岐路之役是焉公存以道始亡以道終至人不違
 道公與之周旋正矣乎善始終者也夫人隴西彭氏
 戴天之感痛以禮成長子曰晁次子曰暈季子曰晁
 伏南之號以至見血以其年二月日卜葬於某郡某
 原禮也佳城一閉它皆古丘後之人孰知丘中之德
 恭軍楊公銘

二

墓許有誌故爲墓誌銘庶視今爲古者明斯地泉下
 有君子焉銘曰

一種麟物神則曰龍一種植物真則曰松英英楊公
 貞神厥中藝術潛弘溫良內克名不稱賞祿有負德
 天桃信美不能秋敷冬日可愛日用西徂大限斯來
 無賢無愚英英楊公與逝川俱卜宅修原有形永圖
 東海之山不易其廬

有唐君子墓志銘

唐 歐陽詹

材植遠林寶產遐壤無知無玩自生自喪

有唐君子銘

一

吊漢武帝文

唐 歐陽詹

聞太史氏書見漢武之御極雖非求仁蹈道之主亦英雄之君也。然觀其內傳有學神仙築三山爲飲露發棧希升汗漫激流金石用擬林泉嗚呼極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具事而不知所以從夫一物各異道焉豈不同哉帝土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猶鱗羽之居川陸分之日居月諸晝夜常之麒麟不可有處則或不可更居數玉兔莫延於日金烏罔瞻於宵

吊漢武帝文

附其翼者兩其足與其角者去其齒不兼之義天理昭彰帝者宜本於親人仙者宜先於遠世以林泉爲意者可居於草澤以天下爲念者可謹於朝廷是以唐堯舜無野心子晉許由辭寶祚誠以帝王與神仙有隔林泉將市朝難并也。今據唐堯虞舜之地而求子晉許由之志不亦迂而可痛哉。况君子所以推心屈體爲御元元所以剖膏割血爲飽煖非圖好林泉而學神仙也。故子其傳傷心久之戊辰歲秋八月周覽秦原次茂陵之下既觀永歸之地彌懷所

行之事且夫承天統物豈無足稱之德歟蓋歎日月高明有時虧異珠玉貞潔不免疵瑕徘徊路隅興言而吊云

赫赫兮炎靈降神造漢焚秦四葉重茂超英海新首出群龍卓爲世祖秋風揚文夏日昭武柔不化之人闕未名之士與殊仁聖之后是異凡庸之主伊可膺乎明有不周事非所事求非所求惟此帝謨想夫仙道魚處重淵蹤居茂草辨乎朝市別以林泉日由旦陸月馳宵天跡既兩分理難齊克若死將生猶南與

吊漢武帝文

北食臣上公執掌者可以勤萬機欲升汗漫道逝者可以爲匹夫愛深宮秘殿者可以垂流績好青山綠水者可以棲江湖飲露泰腥激流貫都苟能用致寶日殊途堯舜曰聖由晉匪愚確乎守一亦以難俱况乎小人唯唯罔圖山水君子乾乾孰爲神仙嗚呼哀哉前鑒孔彰高臺深池夫差以戕尋山越海羸政其亡有一於此未或無殃胡爲不辰互窮厥方舟全虎臂車出羊腸已臨隧炭幾絕苞桑反覆前聞痛心疾首藥石無人瑾瑜有垢暑來寒往時移代久古壘將

和惡聲不朽日臨宇宙有時而虧日觀毫釐或不見
昔將爲而不知復知而故爲嗚呼噫嘻

吊漢武帝文

三

吊九江驛碑材文

唐 歐陽詹

吊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驛之碑其可與辭而吊歟。
昔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
公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亦好採異留名之致。
項爲湖州改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
礱而成帝心所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
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擊。
憤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
吊九江驛碑八

罷守廻朝哉而途十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
陽由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嶠蛟。
介嶠引直至湖心頭趾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
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觀其詭秀。
與碑材叶卽日以酒醺奠白移祖神出錢五萬造亭。
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潯陽城九江爲庭千艘歷堦亭。
旣就公製創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爲天下。
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
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

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圯之勞狀其未績乃取斯
 碑刻公之述寔已之述今爲九江驛之碑焉子旅游
 江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
 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視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
 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
 矣以魯公之文方人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
 札翰方人之札翰則錦繡泉麻矣以魯公之川方人
 之用則華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
 魯公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
 帝九江驛碑入

二

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
 糟糠脫錦繡而服泉麻黜諸夏而卽夷狄可悲之甚
 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
 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有道而黜無罪而刑投四
 裔臆魅何以別邪石不能言其豈無冤故吊之文曰
 情達以傷理拂乃寃人實有之物亦應焉嗚呼子碑
 寃可子知陰陽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異
 與顏表勝以殊則名從史君卑以異奚旌產子旣授
 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禽高冠藉足

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今將覲于斯
 固悼于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祗
 人得以專天道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帝九江驛碑

補漢書封雍齒冊文

唐 歐陽詹

曰臣節貴忠。后德貴公忠。則爲其土。所自盡。公則於
其人。罔以私。咨爾雍齒。爾有臣節。孔明予以公心。獎
爾共敬。聽予言。罔惑。嗚呼。昔姦民不臧。流毒四海。天
將勅絕。厥類假手于予一人。幽王頃氏。昧厥命木蠹
指突。附振旁撓。予在泉末。涌出。罔於彭地。爾爲厥主
來戡。予實有必戮之志。罔若天之曆數。徂于躬俾
泰山萬乘。蔽于一葉。予於所自隱。有見爾心于時。爾
爲楚臣。子爲漢人。子則爾仇敵。爾宜討之。子罔攸
憚。今大寶歸子。夷靡殲。項子欽若上帝。惟天下君。爾則
率土之濱。罔非子民。子宜子之。爾罔攸惕。夫爵以尊
德祿。以養賢。爾能致身于厥主。孰若爾賢德。子分爾
茅土。以勸所事。君爾奉上之誠。罔易乎舊。子體元之
政。咸用維新。砥礪爾能。轉作子人。兢兢慄慄。其聞大
猷。無使齊桓管仲。專于弃瑕之美。念之哉。

12361

韓退之文抄

論佛骨表

原道

原性

原毀

進學解

養麟解

師說

瘞硯銘

韓退之

上張僕射書

上宰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爲人求薦書

答李翊書

重答張籍書

答崔群書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殷員外序

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還衡山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上巳日燕太學廳彈琴詩序

石鼎聯句詩序

韓退之

張中丞傳後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燕喜亭記

滕王閣記

畫記

毛穎傳

平淮西碑

柳子厚墓誌銘

殷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給事中清和張君墓誌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銘

襄陽盧丞墓誌

施先生墓銘

韓退之

李元賓墓誌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登封尉盧殷墓誌

女挈壺銘

施州房使君夫人殯表

歐陽生哀辭

祭十二郎文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柳州李使君文

祭田橫墓文	祭鯉魚文	送窮文	復讎議	改葬服議	禘祫議	讀儀禮	昌黎雜記	韓退之
								四

論佛骨表

唐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

論佛骨表 八

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

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譎佛骨表。八

異之。觀戲說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嚙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惓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八

三

原道

唐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大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

原道

一

一

原道

二

二

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水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瞻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淫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其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教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易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

原道

三一

之責者曰易不爲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易不爲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

舉夷狄之汰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

原道

四

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入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唐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廉悖。

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

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嶰嶰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

原性

不

二

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唐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唯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

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進學解

唐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予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進學解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陸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迥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諮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

進學解

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誓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櫨侏儒椳闔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王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行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襍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者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劬而得謗名亦

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財賄之有亡。討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獘苓也。

進學解

本

三

獲麟解

唐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襍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獲麟解

本

一

師說

唐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

師說

天

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于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

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與。聖人無長師。孔子師郈子萇。弘師衰老聃。郈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贈之。

韓云

昌黎當時抗師道以號召後輩故爲此文以倡赤

師說

天

二

瘞硯銘

唐 韓愈

隴西李觀元實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歎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銘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弃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瘞硯銘

一

上張僕射書

唐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

上張僕射書

一

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展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

上張僕射書

一

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憾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已。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古之人有言曰。道屈於不已知者。而伸於知己。已

黎根氣自如此

上張僕射書

三

上宰相書

唐 韓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向嘗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
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
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苟
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
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被介於其側者聞其
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
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
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
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
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
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
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
曰有觀溺於水而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
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

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
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
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
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
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
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
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
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
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上宰相書

悲激

與鄂州柳中丞書

唐 韓愈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警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脩，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一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踴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育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卽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待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唐 韓愈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人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頓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

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再舉申丞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宜。

應科目時與人書

唐 韓愈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八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鰕鰮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爲人求應書

唐 韓愈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爲人求應書

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答李翊書

唐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聖夫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

答李翊書

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聖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族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諄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愚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受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

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愛、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醜、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

答李翊書

八

二

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器、用、也、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喪、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重答張籍書

唐 韓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城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

重答張籍書

一

豈敢昌言排之哉釋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蓋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

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
父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父也。自孟子而及乎楊
雄亦未父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
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
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
書書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
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
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
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
重客張籍書人

上

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
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
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
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
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音終日不違如愚則其
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機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
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烏害於道哉。吾子其未
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

拜

重客張籍書人

三

答崔群書

唐 韓愈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于此轉窮困甚思自放于
任職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
齒動搖脫去日視昏花尋常問僕不分人顏色兩鬢
半白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
謂國于長久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言兄一道其懷
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
江南官滿使終老嵩下可相就矣

答崔群書

送幽州李端公序

唐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
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
訝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帟首韉袴
握刀左右雜佩弓韋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
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
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
送李端公序
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
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
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
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
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
言爲使歸之獻

送殷員外序

唐 韓愈撰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采衣象

送殷員外序

一

勿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惻惻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女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董邵南序

唐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

送董邵南序

一

明天子在土可以出而仕矣

文簡而意氣多

送王秀才序

唐 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箒。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過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送王秀才序

意貞觀開元之丕緒。在廷之臣。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討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高閑上人序

唐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嘖其藏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

高閑上人序

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鎗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類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

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開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文類莊生

南開上人序

二

送廖道士衡山序

唐 韓愈

五嶽惟中州衡山最遠南方巍然而高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遂摩遷衡山人。

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于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没于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于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于其別申以問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唐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享有實，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而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飄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閑處，升高而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過於時者之所爲也。」

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官，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窮，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今樂且無歟？虎豹遠跡，今蛟龍遁藏，鬼神守禮，今呵禁不祥，飲則食，食則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茅坤曰：三段長短錯落。

上巳日燕太學廳彈琴詩序

唐 韓愈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
無間爭金華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
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
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
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
於是總太學諸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鐔
俎既陳、肴羞惟時、酸尊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
樂、學彈琴序、
辭斤夷狄之新聲、張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
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于鐔俎之南、鼓有虞
氏之南風、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
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
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
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石鼎聯句詩序

唐 韓愈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
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
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
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
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
鐘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
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
布鼎聯詩序、
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
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
誦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
乎、卽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
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
經意、詩有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懸駭、欲以多窮之、卽
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管度欲出
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
畢、卽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

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頴脫含譏。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卽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故吾

石鼎聯詩序

吾亦不當聞也。吾聞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聞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鼙。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卽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卽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聞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

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譏訕輕侮韓子自况之作

石鼎聯詩序

石鼎聯詩序

三

張中丞傳後序

唐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關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處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處疑畏死而辭服於賊張中丞後序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虍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舊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

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堯如是哉姑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

張中丞後序

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請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

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弟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何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子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張中丞後序

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酷摹史遷

張中丞後序

四

乾田縣丞廳壁記

唐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側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爲行以進乎立視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日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告皆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藍田廳壁記

一

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嚟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聽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瀟瀟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

知制誥韓愈記

唐荆川曰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體也

藍田廳壁記

二

汴州東西水門記

唐 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月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合闔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寔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

汴州水門記

一

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童嗽音啍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飛閼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游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宜河之云云源于崑崙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

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澹雅而莊

汴州水門記

一

燕喜亭記

唐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後丘荒楚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奔其壤播榴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峽德之丘蔽于古而顯于今

燕喜亭記

入

一

有峽時之道也其石谷曰受謙之谷瀑曰振驚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上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今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于是州民之聞者相與和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于其側者相接也而要宜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次其道

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山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錄柳踰嶺殺蛇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鬼詭之觀宜其于山水休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知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燕喜亭記

二

滕王閣記

唐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太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滕王閣記

且還僦得一至其處竊寄目憤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冷修於廕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使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

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檠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亦白之湯漚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修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大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滕王閣記

爲公賦之

茅坤曰通篇不及閣中情事止以生平感慨作波瀾婉而宕

雜記

唐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鉞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

六

一

人。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斂者飲者渡者陟者降者摩磨樹者噓者嗅

畫記

六

二

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秩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小大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襍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盤筯筐筥金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妍雅

畫記

三

毛穎傳

唐 韓愈

毛穎傳

一

毛穎者山中也其先明詠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
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
後不可與物同常吐而生已而果然明詠八世孫鼂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妬
嫉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鏡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
之臨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
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圖毛氏之族拔其豪
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
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
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圖書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

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

毛穎傳

下

二

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繁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書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

城。世遂受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毛穎傳

八

三

平淮西碑

唐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脣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愚適去稂莠不薶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平淮西碑

入

十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十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平淮西碑

入

二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子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閑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頌亂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陷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其食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平淮西碑

入

三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公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伴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往往在玄宗
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與師征
有不能克益成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撤待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津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
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羣隣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
愬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于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平淮西碑

入

四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宜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
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久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注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身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通篇次第戰功摹倣史漢而其辭旨特自出機軸
其最好處在得臣下頌美天子之體

本淮南碑

五

柳子厚墓誌銘

唐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
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
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
其後以不能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
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
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
柳子厚墓誌銘
一
殿正字僞傑廉悍議論詭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諱
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
涯浹而自肆于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
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
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

約不時贖子本相俾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

柳子厚墓誌

三

得事白上者夢得于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奔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

膏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備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

柳子厚墓誌

三

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于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昌黎稱許子厚處尺寸斤兩不放一步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唐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馬前王聞而憐之因得見于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忍二子使爲之正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姘抱幼

馬君墓誌銘

一

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于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兄也後一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于客舍後十二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馬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歎又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以生平故舊志墓最悲涼可涕

馬君墓誌銘

二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

唐 韓愈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下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然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父之間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王君墓志銘入。

撼乃踰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自事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其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閬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

願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某月

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姬：「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王君墓志銘入。」

白金爲姬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姬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衒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王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街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潛岩多奇

三君墓誌銘八

三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唐 韓愈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梁陽人其祖于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又廸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鄴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

鄭君墓誌銘八

一

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又祠部郎中會衡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

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擘以去一無所愛惜
不爲後口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
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
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嘆者豈列禦
寇莊周等所謂近于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
不挂于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
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
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儼後娶
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
郭君墓誌銘

二

四人皆幼嗣子退則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闕三府治謫厥蹟郎官郡守愈著

白洞然渾樸絕瑕甲子一終反玄宅

雋才逸興

給事中清和張君墓誌銘

唐韓愈

張君名澈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
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遷
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畱遣之而密奏幽州將
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
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
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
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轅處我事無庸殺
張君墓誌銘

一

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
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
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
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
館卽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辱前日吳元
濟斬東市昨日李斯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
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
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
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

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
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
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
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
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
未得疾變易良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卽自視衣褥薄
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
聲臂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剗錢至十
數萬營治勸劬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
張君墓誌銘入

二

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
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嘗從余學
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
千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敬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爲生子獨
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
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
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
此銘以激揭割雪折厲奪咀爲韻而行生清兵明

貞復自爲韻乃隔句用韻体蓋法兔置魚麗等詩
也

張君墓誌銘入

三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唐 韓愈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
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
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皐者
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
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
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
多避處江淮間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

盧君墓銘

八

一

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
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
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
旣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唯奇大夫之取人也不
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
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
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
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歿訓子女得毋道甚後君二
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

盧君墓銘

八

二

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
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爲古文業其
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於是奉其
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
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
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
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皐者侔且可以爲
相其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
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旣合於
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
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
延宗鄆州司馬父逖成鄆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
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墓在河南饒氏縣梁國之原
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唐 韓愈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

李君墓誌銘

一

去官民相率謹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翱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塋于丁巳塋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

四人官又早翱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此篇以其世其德行其葬三段爲章法

李君墓誌銘八

二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唐 韓愈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
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
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
逢盜賊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
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沐兄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
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
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士中矣又曰妾夫在嶺
法曹墓碣銘

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材豈不如
今人而至於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
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
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讓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
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
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宜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
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叅軍攝虞
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

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閉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
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歿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
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
順泗州刺史父泳卒新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
汴也是爲銘

題兼云銘而卻無銘

法曹墓碣銘

襄陽盧丞墓誌

唐 韓愈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吾胄於距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爲沂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瓘爲克之金鄉令先君歿盧丞墓誌

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諱懷仁沂諱璲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題單云誌而卻有銘

施先生墓銘

唐 韓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伋賈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主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侍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施先生墓銘

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跪乞畱或畱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袁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于日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警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

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早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
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
墓邪

此銘卽誌

施先生墓銘

二

李元賓墓銘

唐 韓愈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
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
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
崔弘禮葬之于岡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當
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庠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
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天已庠
李元賓墓銘

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庠元賓竟何爲
哉竟何爲哉

不曰銘而曰辭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唐 韓愈

胡之氏別於陳明允先河東人世勤固戴厥身籍文
講進連倫惟明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有
施爲去平陽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
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毋弟証秩大夫撫君
遺哭泣書友韓愈司馬徒作後銘系序初
題云誌銘而有誌無銘

胡君墓銘

登封尉盧殷墓誌

唐 韓愈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
年六十五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
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與諫議大夫孟
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
能爲官在登封益寫所爲詩抵故宰相 部留守鄭
公餘慶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
用竟飢寒歿登封尉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
登封尉墓誌

葬已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
留守尹爲具凡墓事韓愈爲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
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蔡陽鄭氏後娶隴
西李氏生男楓歿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爲
比丘尼云

劉辰翁曰只是直寫其事最爲情痛

女挈壙銘

唐 韓愈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
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
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
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
師迫遣之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旣驚痛與其父訣又
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卽瘞道
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

女挈壙銘

入

一

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挈死當元
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
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女挈無它行獨因隨昌黎赴貶所病死而昌黎墓
寫其情悲惋可涕

施州房使君夫人殯表

唐 韓愈

夫人之先出於周以鄭爲氏因初侯曾祖諱隨祖諱
玠厥考諱絳咸垂休歸于房宗生九子左右忝稷祖
春秋道順德嚴顯且祿宜壽而富今何謬永貞冬至
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

房夫人殯表

一

歐陽生哀辭

唐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俱時未幾皆化翁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

歐陽生哀辭

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縣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間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又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唯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又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巍巍然其燕私善諱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

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克隆也十五年冬余

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曾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

歐陽生哀辭

二

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今遠遠其鄉父母之命今子奉以行友則旣獲今祿實不豐以志爲養今何有牛羊事實旣修今名譽又光父母忻忻今常若在旁命雖云短今其存者長終要必死今願不永傷友朋親視今藥物甚良飲食孔時今所欲無妨壽命不齊今人道之常在側與遠今非有不同山川阻深今魂魄流行祀祭則

及今勿謂不通哭泣無益今抑哀自強推生知死今以慰孝誠嗚呼哀哉今是亦難忘

歐陽生哀辭

三

祭十二郎文

唐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肖所佔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人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

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平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使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

祭十二郎文

三

終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侔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于伊潁之止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

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通篇清意刺骨無限悽切祭文中千年絕調

祭十二郎文

四

祭河南張員外文

唐 韓愈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餘泥滓余慙而往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嬖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廳徐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克雪虐風饕顛

祭張員外文

於馬下我酒君晄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吏防夫餓頂交跂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壓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噏君止于縣我又南輪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候州下偕掾江陵非

祭張員外文

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瀉泊沙倚石有還無拾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渾渾穹林攸壠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釣登大鮎怒頰豕狗鬻盤炙酒群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虎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乎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顯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關死休春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振獠尸歌用遷澄浦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莫不親舁不撫其子塋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郴州李使君文

唐 韓愈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寃當貞元之祭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顯而位什歷貴部而西邁通清光於暫觀言莫交而情無緣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掣百身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祭李使君文

逸跡於策籜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習投叉魚之短韻媿韜殿而舉秀埃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耐航壯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綽綽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比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援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扣

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踈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桓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此篇六言

祭李使君文

二

祭田橫墓文

唐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
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
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
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易有庶幾
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
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
脫夫子于劍鉞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關
祭田橫墓文入

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
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踦陳辭而
薦酒魂髮髯而來享
借田橫發自己一生悲感之意

祭鱷魚文

唐 韓愈

維十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
豬一投惡谿之渾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
旣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
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
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
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
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
祭鱷魚文入

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血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詞。嚴義正看之。便足動鬼神。

祭鱷魚文

八

二

送窮文

唐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糒與糗牛。繫輓下。引帆上。橋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取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穢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歛。若嘔。毛髮盡竦。竦肩束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予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了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蓬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艱臭香。糗糒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

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拱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寬。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饑我寒我。與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垂於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粳。天下知子。誰過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子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復讐議

唐 韓愈

子復父讐。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子史。若不勝數。未
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
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讐。則人將倚法。顯
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于聖人。然義而行之者。有司
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于經。而深及
其文于律者。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
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
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
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
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
也。周官曰。凡執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
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
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于今者。或爲官吏所
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讐先
告于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
自言。未可以爲斷于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

定其制曰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律無失指矣

改葬服議

唐 韓愈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于父母其他則皆然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改葬麻服

易服而葬以爲交于神明者不可以純苴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

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體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冰。鬻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右易以輕服無知以重服。殯于堂則謂之殯。瘞于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長忌。遂葬于其土。及其返葬。

喪葬服議

一

二

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喪葬服議

六

三

禘祫議

唐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内開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事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乞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遵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日獻懿廟主宜藏之夾室臣以爲禘祫議

大

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于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于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日獻懿廟主宜毀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于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于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廟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廟二祖猶在壇墀之位至于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日獻懿廟主宜各

遷于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師列于

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之豈惟使人聽疑惑抑恐

二祖之靈眷依違不即饗于下國也四日獻懿廟主

宜附于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

在景皇帝雖爲太祖于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

正其子東饗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

日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二祖宜別立廟于京師

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

祧去祧爲壇去壇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

禘祫議

大

二

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祀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于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傳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于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于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

居東劉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臣乞召劉而陳得失庶有明發謹議

楊祐議

三

讀荀子

唐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讀儀禮

唐 韓愈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泐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恥况聖人之制度邪于是擬其大要奇辭與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儀禮

人

昌黎雜說

唐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洊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昌黎雜說

人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愛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

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解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

南齊書

卷八

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此公之寓言什一

南齊書

卷八

柳子厚文抄

濮陽吳君文集序

愚溪詩序

送徐從事北遊序

送李渭赴京師序

花下對酒序

陪崔使君遊燕南池序

溪上序飲

序碁

柳子厚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萬石亭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記

钴鉤潭記

钴鉤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柳子厚

小石城山記

柳州鐵爐步記

上楊李相公獻所著文啓

與李翰林建書

與蕭翰林俛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答貢士沈起書

與崔饒州論石鐘乳書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答人求文章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駁復讎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論語辯	桐葉封弟辯	思谷子辯	柳子厚 入	雜說	愚溪對	釋盧琴贊	井銘	斬曲几文	乞巧文	柳州三戒	柳州上本府狀	段太尉逸事狀
									三									

頤城傳	宋清傳	童區寄傳	種樹郭橐駝傳	單季子墓銘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故襄陽承趙君墓誌	故嶺南經畧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柳子厚 入	筆郭師墓誌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亡妻弘農楊氏誌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小姪女子墓磚記	下殤女子墓磚記	續榮澤尉周君墓誌	亡友故校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侍御史周君碣
									四									

先友碑陰記

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祭崔氏外甥文

晉問

柳子厚

人

五

濮陽吳君文集序

唐 柳宗元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間人濮陽吳君弱齡長成而廣願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于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相賢士率與元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侃更召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爲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漢陽東集序人

文自有法度

愚溪詩序

唐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涿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涿溪予以愚觸臯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

愚溪詩序

一

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爲焉夫木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亡以利世而適類于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倖於事故凡

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之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鑄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年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趣鴻蒙混希夷宋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于溪石上

愚溪詩序

二

送徐從事北遊序

唐 柳宗元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克克然而聲名不聞
傳于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
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于遠仕于遠不與通
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于不與歟不然焉顯考爲之
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
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
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
達徐從事序

宕

送李渭赴京師序

唐 柳宗元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
下灘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
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
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郴州至于桂君又在焉
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爲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
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
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聞知人情識地利能言
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
有獲于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
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文似悲颯

花下對酒序

唐·柳宗元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吟踴躍以求知于世而遁隱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憤排思奮其志畧以效于當世以形于文字伸于歌詠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曩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借未達故爲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

花下對酒序

將俟夫木鐸以聞于金石大凡編辭于斯者皆太平之不遺人也

崔使君游南池序

唐·柳宗元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潯然爲溪其上多楓栢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芙蓉夫渠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艷里間誠游觀之佳麗者矣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旣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慕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挾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游譙南池序

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睜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以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悉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超湘中爲顓顓容耶余旣委廢于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溪上序飲

唐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爲記
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
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
之能不矧于狀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
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泊若
舞若躍遲者遲者去者往者衆皆據石注視權朴以
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
有斐生蜀南者其投之也一廻一止一沈獨三飲衆
乃大笑惟其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
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
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呼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
有裸跽相勸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樂
者有促數札慙以爲密者令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
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札慙
而密簡而同揖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
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山水間不可不知此等權具

溪上序飲

二

序基

唐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予二第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
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基
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
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于是取二
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
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
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

序基

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
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
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
而下貴焉而賤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
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基者
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
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于貴
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于賤者有不貌慢而
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

者有敢避其使之舉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
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
末有似基者故敘

此序與序飲並澹宕可誦

基

嶺南節度使張軍堂記

唐 柳宗元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郡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屬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較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餽饋宴饗勞旅勤歸以

續張軍堂記

羣力一心。于是治也。開閣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克于揖讓。下周于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求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于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庫。庑庭廡。下陋音未及角。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餼形不稱。公于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衛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加之。

續張軍堂記

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遊。日隅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鑿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藟。金節折羽。旂旗旒旌。咸飾于下。鼓以鼗鼓。金以鐸。饗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燭衣。胡夷蜺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銅鼎。饗餼。燔魚。載炙。羽鱗。狸牙之物。沉泛醴醢之膏。均飲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撰擊吹鼓之席。飛騰幻怪之容。褰觀于遠。通禮成樂。遍以敘而賓。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太初。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如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零陵郡復乳穴記

唐 柳宗元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郢者，獨名于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允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謹曰：昨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徵土，石榮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

零陵乳穴記

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鹽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謹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欺

零陵三亭記

唐 柳宗元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開潭部舉之。俾淵源令。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

零陵三亭記

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懷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秋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砌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瓊瑤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暝。不植而遂。魚樂廣闊。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噴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界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升降晦明。高者冠

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宴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于是。邑由薛爲首。在昔禪謀。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于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禍其可既乎。子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三亭記

二

桂州瞿家洲亭記

唐 柳宗元

大凡以觀游名于代者不過視于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洞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成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畧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于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郡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華德惠敷施耕

瞿家洲亭記

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于是厚貨居毗移于間壤伐惡木剌與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沓東臨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條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灘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

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于迴谿山風樹於簾中畫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顙氣迴合遽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于物外則凡名觀遊于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旣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樂者必于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閣車與步騎朝過夕視訖于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于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

瞿家洲亭記

二

不足以窺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鑒不獨以獨得噴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于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柳州東亭記

唐 柳宗元

出城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有崖谷傾亞缺呬豕得以爲囿地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爲堂亭峭爲扛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際闊潏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

柳州東亭記

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淩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萬石亭記

唐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藁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歛云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然者虎鬬企者鳥厲挾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滄溝導伏流散爲踈林洞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

萬石亭記

効奇于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披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橫嶺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莧是野睂危齒覲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旣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上咸恨推公之嘉績不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

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戶。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閩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餘尚書敢專筆。別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萬石亭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唐 柳宗元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瞻。宜抵丘垤。伏澤莽。迫遽廻合。則於與。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與。雖增以茂樹。聚石穿若洞谷。蒼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與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予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抵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梗櫛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進。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雁室。曲有與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遠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開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缺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取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游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予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

後之君子

龍興東丘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唐 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北隅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墀甍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錡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祲，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患。秦記：木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錡者其死于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于斯微是言而唯異書之信，記于堂上。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唐 柳宗元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斗絕然而薪蒸篠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中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新作西亭記

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于斯而不置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于空色之變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禪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闕者爲果闕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望望於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游黃溪記

唐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干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七十里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相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游黃溪記

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瓮側立千尺溪水即焉爲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領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鴿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

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
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
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既歸爲記以啟後
之好游者

游黃溪記

八

二

始得西山宴游記

唐 柳宗元

自予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寺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坐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遁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西山宴游記

一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唐 柳宗元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巔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

山水可遊記

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崖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森僅見半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杆于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慳多儲多寶蓄之竹

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

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

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穀雷

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

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麓中

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疇用俎魚豆鼈

修形桴楸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

而深峨出在野中無麓峨出水焉東流入于潯水

山水可遊記

二

鉛鋸潭記

唐 柳宗元

鉛鋸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激盪益暴蓄其滙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旁居者以予之亟游也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衆然尤與中鉛鋸潭記

鉛鋸潭記

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鉛鋸潭西小丘記

唐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鉛鋸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壯者殆不可數其巖崿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刺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上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南小丘記

南小丘記

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逞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市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土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得售而我與深源克已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西小丘記

二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唐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岬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小石潭記 一
寥寂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袁家渴記

唐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澗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燕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側曲折平者深黑浚者沸白舟行若窮忽來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

袁家渴記

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楓柟石楠梗櫛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芬芳香氣衝漚旋瀨退貯溪谷搖颺靡烈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子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予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唐 柳宗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墜小潭潭幅員闊百尺清深多鯀魚又北曲行紆餘畎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休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

石渠記

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醺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唐 柳宗元

石梁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梁三之一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廣若限閭粵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跳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邪移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梁同由渴而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唐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茂草豐林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踧踞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信之

柳州鐵爐步志

唐 柳宗元

江之許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寧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于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于號。有以異于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鏹刀鉄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于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于是。大者樂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倣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于敗。爲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鏹刀鉄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于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

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鐵爐步志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唐 柳宗元

宗元啓始閣下爲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闥者以十數而其尚幼不得與於斯役及閣下遭讒妬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爲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共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荐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

獻所著文啓

一

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潰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止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

也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
懼謹啓

獻所著文啓

二

與李翰林建書

唐 柳宗元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于夢得處得足下
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蘽者聞人足音則
跼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
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
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咽大過
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
氣豐血強筋骨輔志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

李翰林建書

方借至益善永州于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
出遊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蝦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
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
瘡疔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
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墻播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
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遇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
理道獨伶仃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
愚婦又不可得痛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

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瘡殘頑鄙不死幸
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

累卽便耕田執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
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罹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
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
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
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
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

李翰林建書

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候亦甘如飴矣足下
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
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
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
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
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有罪戾不悉某白

與蕭翰林倪書

唐 柳宗元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主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下不謬焉。爾僕不幸。羈者進當。脆軀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紛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則孰能了僕于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驚驚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譽人之心。日爲新苛。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茲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

蕭翰林倪書

一

蕭翰林倪書

二

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與。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務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鄣。爲。耕。疇。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一悲一笑令人破涕

蕭翰林使書人

三

寄許京兆孟容書

唐 柳宗元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胥盲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寄許京兆書人

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典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艱兀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

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瘡。瘡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蹈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于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獫狁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

寄許京兆書

二

曠陸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笑哭孤立。未有了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餐。牙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惴惴然歉歉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間。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

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賦節過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

寄許京兆書

三

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揭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于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崩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

在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
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
宗。此皆瑰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
懦。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臂自同昔
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後。古之著
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
雖欲策蹇觀鵬。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
時讀書。自小不至。軀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
寄許京兆書

南

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伏惟興哀于無用之地。垂德于不報之所。但以通家
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
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
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真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
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
其肺肝焉。任懇戀之至。不宜

子厚最失意時。最得意書。可與太史公與任安書
相參。而氣似嗚咽蕭颯矣。蘇子瞻安置海內時。復

故人諸書。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晚年深悟禪宗。故
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

寄許京兆書

五

答貢士沈起書

唐 柳宗元

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
僕之撰駢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慙也又覽
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
狹陋虫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烏可取識
者歡笑以爲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
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然而已哉謹以所示
布露于閭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
答貢士沈書
于萬一用以爲報也嗟乎僕嘗病與寄之作堙鬱于
世爾有枝葉焉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化里蕭氏
之廬說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告
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
功相百竟者嘆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
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
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于
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
備還答

風神盎然特篇末猶似未了語

答貢士沈書

二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唐 柳宗元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穢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善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成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于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

論石鍾乳書

十

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于石石之精麤疏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宜流生胃通腸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疏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頤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墜體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懸肝舉氣則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

論石鍾乳書

二

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于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採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騰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學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穀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太醫西子之里惡而昭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儇吝食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關外山東之稚駉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謀于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于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美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乃

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散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于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博喻文非不古然亦絕有蹊逕

古文書

著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唐 柳宗元

三月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于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

客廖論文書

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于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屑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于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中多自矜亦能悲愴

答人求文章書

唐 柳宗元

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達，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爾儻或得其高朗，探其深曠，雖有蕪累，則爲日月之蝕也。大珪之瑕也，曷足傷其明照？其害哉！且自孔子已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勵，別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

答人求文章書

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居于萬物之中，雄視于百代之下，率皆縱誕而不克，踴躍而不進，力豐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肩疊迹，大抵生而不遇，必則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焉。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子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行文不傳于後祀，聲遂絕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

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過事蠶起。金聲玉振，誑聲替之人，微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害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于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首，合爲一過，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然僕所正必有所擇，願鑒視何如耳。遂以一字示褒貶焉。

答人求文章書

二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唐 柳宗元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
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於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
日新又日新也雖問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
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
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
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伐膺而俯矣愈重
則吾俯茲其秀才其愁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
地耳又何聞疎之患乎還答不悉

短牘亦自澹宕

與韓愈論史官書

唐 柳宗元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
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
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
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
密也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
貴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

與韓愈論史官書

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
敢爲說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
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
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
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
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
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
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
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同之莫若

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退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退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沾其直以闢暴虐。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

集賢論史書

二

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至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誕。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

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述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也。不危已而欲他人難矣哉。

集賢論史書

三

興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唐 柳宗元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荅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迹。參校傍具。太尉太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虛心未嘗矜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

段太尉書

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銅連遭瘴癘。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微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微蕭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駁陳子昂復讞議

唐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間。且請編之于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誠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誠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滋黷。刑甚矣。旌其

段太尉書

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于一而已矣。曷得使刺譏其誠。傷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額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

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譬乎譬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停鰲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譬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禮之所謂譬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謂人掌司萬人之譬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譬譬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譬之又安得親親相譬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于禮矣且夫未忘讐季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正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多釐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繼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唐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昇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官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哀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踞而不容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

南守原議

一

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士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

子止趙盾之義

字字經思句句有法

開字原議

入

二

論語辨

序 柳宗元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
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
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
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
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稱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
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
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
論語辨 入
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
子歿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
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
魯氏之徒也

桐葉封弟辭

唐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
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
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
精業封弟辭
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
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
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
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
史佚成之

鬼谷子辯

唐 柳宗元

元冀好讀古書然其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
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
子後出而險盤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
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
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
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
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鬼谷子辯

稽說

唐 柳宗元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進有司以問稽之說則曰
合百神于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則質于戶部
戶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
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
曰順成之方其稽乃通若是古矣繼而嘆曰神之貌
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
其誕漫情悅其其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必

稽說

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情悅其
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
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
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
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
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邪故其黜在神暴乎
貶乎沓貪乎罷窮乎非神爲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
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
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嘆而

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
人之爲則何以余日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
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
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
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愚溪對

唐 柳宗元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子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罔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鱸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殆若愚溪對

八
脫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覩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遊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

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適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又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閭闔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

愚溪對

二

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淠暑之鏐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蠶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晉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踣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休惕軻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

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辭悔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惠溪對

薛應琴贊

唐 柳宗元

薛應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有蛟龍伏其窟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磴然倒臥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

薛應琴贊

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

惟烈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井銘

唐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甕甕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則塗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垠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千六大甕千七百其深八尋有六尺銘曰

其神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嘻肯似于政其來

新曲九文

唐 柳宗元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王取焉以建家國亘爲棟樑齊爲闔闔外隅平端中室謹飾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操木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堯堙反時煥寒鬱悶結溫瘴蹇難不可以遂

新曲九文

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屈訥訥含蜩孕蠶外邪中乾或因先客以售其病夫耳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仄筋倦榮乖衡逆乃喜茲物以爲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焉可昵近以招禍癘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愆在肩爲僂在膝爲舉戚施踣跂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于前問誰其類惡水盜泉朝歌迴車簡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宜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

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新曲凡文

木

二

乞巧文

唐 柳宗元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發餌馨香。蔬果交羅。拂竹垂綬。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塞拙。手目開利。組紉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僂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轆轤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州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竟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蜩休于鼓。龜龜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倂爲莊。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

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
抵牾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與遷隨胡執
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敗名絕命不負
所知扑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稽
匍匐言語譎諛令臣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曠怒
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狂狂臣到
百步喘喘頓汗唯肝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
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
右昂鬪胃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慄淚焉直透所至

乞巧文

八

二

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
於臣恒使堪黜香杏奪奪志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
憎嫌搖肘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
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伴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
銜冤孽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
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
綉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
臣心使甘老醜羈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
悠久旁羅萬金不需幣帟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瞻

類感喙唾胸歐大赦而歸壤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
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
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叻
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
妍笑拂卷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
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
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裏朱裳手持峰節而來告曰
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

乞巧文

八

三

汝唯知耻詭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
胡望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汗卑
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畀汝慎勿疑嗚呼天之
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
謹惕

柳州三戒

唐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黔、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麇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爲犬

柳州三戒

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危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

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冒驢不勝怒蹙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危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大禁僮勿擊鼠舍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櫥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

柳州三戒

人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箇圖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是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柳州上本府狀

唐 柳宗元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伏以中丞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哀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柳州上府狀

況俟期尚遠東命不遙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閭境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天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聖此狀便令廢格輕賜庶照惶戰良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度太尉遺事

二

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獨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爲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思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旣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令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尉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日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諭。謨盛怒。召農者曰。吾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

垂死與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師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猪，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飛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疋。太尉圻草脂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昭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顛隳間，過真定，北至馬嶺，歷亭鄆，堡戍，竊

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矜矜常，任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嚮者也。逃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僞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蝟蝟傳

唐 柳宗元

蝟蝟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濕，物積固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荷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蝟蝟傳，死已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宋清傳

唐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寒賤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穢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貲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以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

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本清傳

二

童區寄傳

唐 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觀其利。不足。則盜取。它室束縛錮梏之。不有鬻鬻者。力不勝。皆屈爲童。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爲已利。苟得僮。悉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騰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予言之。童寄者。郴州菱牧兒也。行牧且薨。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卧植。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耶。裁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燬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墟。

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
皆殺之矣願以聞于官虛吏白州州白太府太府召
視見訪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宥與永蒙
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却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
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童區寄傳

八

種樹郭橐駝傳

唐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之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資視駝所
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
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華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
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
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
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
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
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

郭橐駝傳

八

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勿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飡養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守官者當深體此文

郭橐駝傳

木

二

單季子墓銘

唐 柳宗元

單季子其人生愛書，食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鈎貫，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單子史纂，又取習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為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賸乎？將溷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咸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困其獨豐，其辱。

寥寥數言甚幽詭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唐 柳宗元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爲南康詭者。李君爲睦州。詆狂寇。見誣。左官爲循州。錄過而慕焉。納爲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街馬。聞其操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枯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二十。

外婦馬淑誌

四節曰

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治彫殞逝。安。鼓瑟兮。湘之游。嗣靈音兮。永終古。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唐 柳宗元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欽。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墓。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底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謂兆之曰。金食其累。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

襄陽丞墓誌

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絕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緇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附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

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
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挈之信也絕之有朱其紘神其列之懇懇來章
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
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秦越鬼相望有子而孝
獨歸故鄉涕泣其銘旌爾忽忘

事奇文亦奇

襄陽丞墓誌

二

故嶺南經畧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唐 柳宗元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祠于先君食
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
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
皆大府凡命官更佐軍衛錄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戶
曹錄府事監察御史皆爲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
至押番舶使經畧副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
中丞良司徒佑嗣曹王皋尚書曹尚書伯儀尚書昌

馬君墓誌

一

皆賢有勞諸侯其善事凡管嶺南五府儲峙出卒致
穀以謀叶平哥舒晃假守州邑民以便安殄火訛殺
吏威海鹽增筭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
肯仕曰吾爲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至應耗
終不能以筋力爲人廢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
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許與聞凡交大官
皆見禮司徒佑嘗以國事徵願謂君曰願以老母爲
累受託奉祀優崇至忘其子之去君諱某字某曾祖
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

由進士爲右衛胄曹早沒次四子皆京兆韋氏出曰
微曰微曰微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其銘曰
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寢以平撫民以慈信火不孽
悍吏不牟惟寶于鹽亦贏其籌公以忠施私以義躋
既至于年乃靜于懷衣柔膳甘子侍孫攜觀經考古
教導斯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
萬子孫來拜來附

以五儿字爲節段

馬君墓誌

八

二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唐 柳宗元

秘書郎姜萼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
上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萼萼生三日上
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卽勅有司以第六品譜與緋衣
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
間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
則復命好遊嗜音以生富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
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
姜君墓誌 八 一
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
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
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爲具物祭以豚酒月日
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爲遂幼榮老窮在物爲凶均之得喪
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鍾鼎以及壯不憂豐
於進取不施施於驕伉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
客死未嘗戚乎已與夫拳拳恐悻蒙誚負義得之拘
拘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按國戚無善可稱而此篇備叙不誣不窘可以爲式亦備句用韻法

美君稟誌

二

華郭師墓誌

唐 柳宗元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釋。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字。曰。道。既。失父母。卽棄去。兄弟自禿。緇入代。清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扑蹈以爲神奇。會宙貶賀。爭郭師墓誌。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爲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皆其音知善處。慨自爲擊節。教闢管。謹視出入。何。又。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岫。嶠山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爲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丁。

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圖於是始心爲浮圖形道上
仁人我哀埋勿棄

筆郭師墓誌人

二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 柳宗元

亡姑權厝誌人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穎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爲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于此命也既成婦矣宜耐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期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以成吾私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于正其可也陳君乃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于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黨是用賔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于慙而文願以爲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爲也其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

宰相高祖諱楷爲濟州刺史曾祖諱某爲徐州刺史
祖諱某爲清池令考諱某爲臨邛令妣李氏趙郡贊
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姑權盾誌入

二

亡妻弘農楊氏誌

唐 柳宗元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生
殿中侍御史諱某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醴泉生今
禮部郎中凝代濟仁孝號爲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
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卽世外王父兼居方
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
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
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歲屬先妣之忌飯僧
止妻楊氏誌入

於仁祠就闕其故媒傳以告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
日必遑遑涕慕抱終身之戚焉及許嫁于我柔日旣
卜乃歸于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
若稚好言始於善謔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
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旣歸事太夫人備
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蒸嘗怵
惕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
女況又通家愛之如已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
故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未

三歲孕而不育厥疾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
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八月十日甲子至于大疾年
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于
上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
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衰門多壘上天無
祐故自辛未逮于茲歲累服齊斬繼經哀酷其間冠
衣純采期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
悼慟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
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
年

正妻楊氏誌

二

年龍集己卯爲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婉婉淑姿鏘翔令容
委窮塵兮佳城鬱鬱閉白日兮之死同穴歸此室兮

正妻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唐 柳宗元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爲之誌凡歸于夫家爲
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
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
今之制凡誌于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
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
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
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家游弄
崔氏墓石文

崔氏墓石文

一

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告
教罕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
憂慮給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隸書爲雅琴
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言
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爲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
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下斯孰謂之天
有知者邪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大人之懿
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
謂天可問邪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而書以志終天

之哀與茲石永久

崔氏蓋石文

二

小姓女子墓碑記

唐 柳宗元

字爲雅氏爲柳生甲申死巳丑口十二月在九是日
葬東岡首生而惠命則天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
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此篇無記有銘

小姓女子記

一

女子墓埵記

唐 柳宗元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
佛我依也願以爲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爲尼號
之爲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
微也故爲女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爲成人者然卒天
斂以緇衲銘用埵甃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岡之西
隅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

女子墓埵記

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

此篇有記有銘

續榮澤尉周君墓誌

唐 柳宗元

太傅公既志榮澤君之葬明年爲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以卒榮澤君之嗣曰府備物具貨入于
汴汴陷于戎喪焉不果行會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
亞曰太素仕至雲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
九年移信中猶有累不克如其鄉大懼緩慢並久哭
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之喪至于某葬用某月甲
子志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柳某書緩故且志終
周君墓誌

之年月日

亡友故校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唐 柳宗元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耐于其父太子舍人諱
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
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焉
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爲孝外之
爲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樂也不淫讀書推
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
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於

獨孤君墓碣

一

孔子後之仰其賢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
獨孤君之明且仁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
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使夫人也天而不嗣世之
惑者猶曰尚有一天道噫乎甚邪君諱申叔字子重年
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
年居父喪未練而沒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
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其鄉原曰其原嗚呼君短命
行道之口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
記其知君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謹元固其

弟行敏仲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州人崔廣略
清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溫
叔東平人崔群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
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
兆杜陵人

獨孤君墓碣

二

侍御史周君碣

唐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歿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歿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歿而佞者始畏公議於摩古之不得其歿者衆矣若公之歿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勳獲其所斯蓋得其歿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聞君碣

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沒不遺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歿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題單云碣而卻有銘

先友記

唐 柳宗元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謾公輔爲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免後以罪貶爲復州刺史卒

齊映南陽人爲相以文敏顯用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爲京兆河南尹御史

大夫善舉職爲邪險構扇以貶死

先友記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惡報怨恢然者也爲大官有土地入爲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爲相有牆仞不佞以謀克蜀加司空出爲河中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厚寬碩大與物無忤爲渭北節度入

爲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

憑由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

凝以兵部郎中卒

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程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強毅仁孝

贊爲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後至宣池歎處置使
卒

質爲尙書郎以侍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爲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爲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
其狀以故貶後爲尙書郎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尙書郎使危疑

先友記

二

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妒出爲刺史廢
病卒

李鄴江夏人果檢自負疑然善爲官爲御史中丞京

兆尹鳳翔節度

梁肅安定人最能爲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贈

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有內行又多詰訓爲
給事中上方以爲相會感疾自刃廢病卒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嚴高然以故多謫

起居郎貶官卒

弟愈文益奇

許孟容吳人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嘗論事由太
常少卿爲刑部侍郎

李觀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爲
三司者也其大理者曰楊瑀瑀無可言猶以獄直
爲御史

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謹慈人也爲御史中丞觀觀自
守然以直免官復爲刺史卒

先友記

三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爲相出使辱命貶刺
史復爲義成軍節度卒

盧群范陽人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爲
任事爲義成軍節度卒

崔損清河人畏慎爲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
愛幸以損爲長者

鄭餘慶榮陽人再爲相始天下皆以爲長者及爲大
官名益少今爲尙書河南尹無恙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爲御史

中丞復由中丞爲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

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爲尚書郎

王紆其弟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爲尚書在宰相之

右今爲徐泗節度紆爲學術魯直爲尚書郎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

十餘既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爲言者

崔當會稽人爲郭尚父從事終沔州刺史以信聞

賈奔長樂人善士也爲校書郎卒

先友記

六

四

金至御史中丞

蕭嵩天水人嘖嘖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苗常山人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禪式至河南尹苗鄧州

刺史惟儉和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宦然其智

足以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有忠義多所激發爲諫官奏書如水赴

堅坐貶廢棄甚久至順宗時爲尚書郎升中書舍

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爲中書舍人京兆尹

張因某人舉詔策爲長安尉願去官爲道士甚有名

與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

死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

爲相罷居尚書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爲刺

先友記

八

五

史屏棄承貞中召以爲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

十里死傳舍

蕭士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

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弁字伯存爲文學

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爲官

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與冕並居集

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

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尚書郎秘書少監

薛升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東平人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稹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群爲右補闕贈給事中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略

丁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

侍郎貶復爲刺史

先友記

入

六

崔元均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尚書郎

位 鄭元均樂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因不得

辛暉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卒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

至宣力皆沒沒無顯仕者

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
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敢悉書所
尤厚者附茲不以銘于背如右

先友記

入

七

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唐 柳宗元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上不可以室。或
坳而頽。或碩而萃。陰流泄。漏。濺。沒。淪。溢。碩鼠大蟻。傍
穿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
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蹊。蹊。險。險。踰。踰。欺。
苟。勝。賤。暗。習。輕。置。妄。走。不。思。已。類。好。是。琴。醒。不。如。君。
之。鄉。式。和。止。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舉。寧。君。
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降。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
不。能。爾。極。文。八
遠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酌。觴。于。座。與。涕。
流。

祭崔氏外甥文

唐 柳宗元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韋六小卿。
之魂。嗚呼。生有孝安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
胡典而喪離厥咎兮。蹈道而違。灰誰祐兮。豈汝之脉。
不能究兮。將奪之鑒。使昏霧兮。反復攪予哀。何救兮。
骨肉無從。魂焉觀兮。庶幾來歸。餒以伯兮。酒實于觴。
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邪。否邪。歆氣臭兮。
右騷體

祭崔氏外甥文

音聞

唐 柳宗元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
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椅之首
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輓而高或呀而淵景
霍汾潁以經其甯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爲平
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
聲呀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搜秦
搏齊當者失據燕狄備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覲關
青聞

瞰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
戩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
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瀟源
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
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漬濁靡沸龜
鼈詭怪于汨汨騰倒趺越委泊涯涘呀呬飲納摧
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
撼錫于岷崩石之所轉躍大水之所掣扳澎湃洞踏
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轆之所負橦橦

之所御鱗川林壑驟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法法
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
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衰襄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
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
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
棘爲矛爲鍛爲鈎爲鎗爲鏃爲鋌爲鏃出太白微塵
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襍襍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
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

雷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
冰谷之植觀者膽掉目由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
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鏢雲破霄踰墜飛鳥
弓人之弓雨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
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警羣夷技擊節制
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
胷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
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塞氣勁崖圻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詵詵溶溶紘紘輻輳輳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驪駢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旂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拂而不止羣飲源稿廵食野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漬漬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恂悅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空躍千里相角風驟霧蔽斷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復搜地

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螯集啾啾
洋洋旅之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歛攻教掉手飛靡指
亡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
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
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
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旣至寒氣凝成外澗內貞澗

液不行乃堅乃巨萬工拳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歛
傾礪整之紆縈凌巘屹之杪顛漱泉源之淦潏根縈
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頽
抗河漢刀披虹霓聲振連密梯填層谿丁丁登登硎
硎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瀾瀾洶
洶薨薨若鴛若鴛若崩若螭龍之闐風霆相騰其珠而下
者札礪捎殺摧崕坎北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
而天柱折鵬鵠驚鷁號鳴飛翔龜豕虎兕奔觸警慄
伏無所入邈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繫河

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溫突仰工轉騰日沒
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船悲麗流官前者沮
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石壁路掉首軒
尾湏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清波之旋滔山觸天
旣停旣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坂而出
林立峰崢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
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
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由若是何如吳子曰吾
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人不患無人患無人

不患無官室患無官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
陳四累之下也且麗邪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波濤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
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亘山
罾罾麗星織絛其間巨舟軒昂伉伉廻環水師更呼
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戮
白龜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攪流離拘縮推移梁
會網蹙騰天彌圍掉躡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
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

五

出怪鯨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電於龍門者猶
仰給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旬復
就衛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
散遠去若夫魴鱮鯢鯉鰓鰾鰭之瑣屑蔑裂者夫
固不足悉數漏脫絃日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
與鱸蟹饌腥膏舄肉聞膾炙之美則拊鼻蹙額賤甚
羹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
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以其上者
先生曰倚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

六

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壑哇曉之
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敵今勾勾渙今鱗鱗還瀾紛屬
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
延布脉寫膏浸漑濕滑汨彌高掩庫漫攏日塊決決
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漫瀾沛濺偃然成淵潏然
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
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媼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
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暴暴奮憤離析鍛圭椎
壁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水裂電碎龍
雷益大者印繫小者珠剖漏者如坻坳者如缶口
出則如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飲合
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圖之巍巍噉子羔乎狂山太
日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驅羸牛
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
義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均兵食以征以貢其
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
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
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

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遯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明行所嚮違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

齊閭

八

七

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爵牢饋饋交錯文質皆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平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葉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

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與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嚮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

齊閭

八

人

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意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險則財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同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于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勗以堯爲準先生之言道之與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茅坤曰子覽子厚所託物寓言甚多大較由遷謫僻微日月且久薄書之暇情思所嚮輒鐫文以自

娛云其旨似別托而其詞實近于風騷矣

全南

九

劉夢得文抄

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柳宗元文集序

相國韋公文集序

相國李公集序

董氏武陵集序

澈上人集序

澤宮詩序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夢得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吏隱亭述

含輝洞述

猶子蔚適越戒

口兵誠

佛永銘

傷我馬詞

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辨迹論
明贊論
因論
觀博
觀市
奏記宰相
劉夢得
蘇州刺史謝上表
爲淮南杜相公請起行營表
賀收蔡州表
爲武中丞謝春衣表
謝賜廣利方表
代武中丞謝新茶表
蘇州謝賑賜表
上中書李相公啓
上門下武相公啓

二

上杜司徒啓
答柳子厚書
柳州文宣王新廟碑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御史中丞薛公神道碑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絕續生墓表
祭柳員外文
祭韓吏部文
劉夢得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唐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雋人其色澌澌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堯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人文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萐莆與百果齊折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爲

呂溫文集序

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速如羽翼長安中諸生成避其鋒兩科連中銕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遷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善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艸來謁咨子仲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

郡李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雋賢交重氣槩嚴名實欲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吁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訛訶角逐發連中得一善輒軒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於耆端以爲索是言循其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關其旁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

呂溫文集序

二

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徵爲富豔夫羿之關弓惟巴虬九日乃能盡其發而廻注鸚鵡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所遇然而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
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柳宗元集序

二

原缺第一葉

相國韋公文集序

唐 劉禹錫

公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內署故
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
專備顧問雖官爲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
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
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居數
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直拜夏官貳卿由
內庭辭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
青學士上富有春秋未親庶政有疑滯視公如舊
龜寶曆季年官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
所關決惟內署得預參畫羣議悶然俟公一言而定
截難纒服再維乾綱今上繼統策勳第一

柳宗元集序

一

相國李公集序

唐 劉禹錫

天以王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於世。粹和細縝，積於中，鏗鏘發越，形乎外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於訐謔，有密庸可不記。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既讐，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為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謀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艸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士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李相國集序入。

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廷，由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公實得肯而光焉，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

董氏武陵集序

唐 劉禹錫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予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端群才鈞錄，尋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粹羽，得于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挺字董武，武陵集序入。

庶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為鑑，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營群形，糾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協為新聲，宮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高韵如包李，迭以章句揚于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閒身以廷尉屬為荊州從事，移病罷去，幽卧于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于世道，不施于人寓，其性懷播為吟咏，時復發笥，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為目，吾子常號知我，盡表而志之，為生羽翼，予不得讓而著千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而言，喪故。」

微而難能。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十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罷人于文什之間。故其風浸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臥于齋土也。其不得于時者歟。其不識故莪者歟。

靈澈上人文集序

唐 劉禹錫

釋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爲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此比有之上人。生于會稽木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維學。爲詩遂籍籍。有閭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許僧皎然游。講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侔。侔估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紆。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雨。何少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綸流嫉之。遣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入會稽。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迓之。元和十一年。終于宜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陞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柯山。與畫公爲侶。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過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歿後十七年。

予爲吳郡其門人秀峯携先師之文來乞辭以志
 日師嘗在吳賦僅二千首今刪去三百篇勒爲十卷
 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文人酬唱別爲
 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因爲許曰世
 之言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
 其波法振公之如么茲孤韻警人耳非大樂之音
 獨吳興晝公服備衆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
 閣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
 蠅爲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關域豈獨雄于
 靈源末集序

二

詩伯問耶

澤宮詩序

唐 劉禹錫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爲良弓文學
 爲敢矢規爵祿猶衆禽密殼持滿邇風蜚繳者數矣
 有措梧之妙而無雙鵠之獲報弓收視歸究其術繇
 是跡愈屈而名愈聳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
 而中者雖縣貊在廷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余以
 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芳弗再張也已秩秩
 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于以千祿彼鵠斯微若止
 澤宮詩序

一

若翔千里之差起于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于
 高牆因我不滅高牆伊何維罷與昔視之以心誰謂
 鵠微

學新修五經壁記

唐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籍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
論堂東西廂之壁辦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
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
於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污穢泯然不鮮今
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園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
國學上言遠賜千萬時祭酒皐實尸之博士公肅實
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軼遂以美廡再新壁書懲前

修五經壁記

士塗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
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闕使衆如一附
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
通泐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旣成譬
校旣精白黑彬班瞭然飛動以象來求煥若星辰以
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
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鉉仰而已
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
金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宇旣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旣

昧而明之就規模之就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
俾我學徒弦詠以時切切祁祁不遐不嬉庶乎道人
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繫宗之事得以開決故
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文志

修五經壁記

二

成都府新脩福成寺記

唐 劉禹錫

益城有右門街，大遶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文錯相輝，綉于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太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脩邊備，南詔君長謀得內空，乘隙全入，鬪于城下，或縱火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修廊，委爲寒燼。如是者再歲，帝念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爲煇墟，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脩福成寺記。

乃命主倖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爲經營之基。自公來，思蜀號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檀施，公言：「旣先應如決川，乃傾囊赀，乃出懷袖勝因，化愚慧力，攝怪男奔女，驟急于徵令，匠者度材以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斤鋸磨礱，丁丁登登，陶者儲精，圻者効能，歛自火宅，復爲金繩，沿故鼎新，因毀成妍，華夷並觀，萬目同瞻。旣告訖後，公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于是都人舞抃而謠曰：昔公去此，福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復宇，民安軍治，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

遂折簡見命，謹月而日之時，大和某年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氏其他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僚將吏若僧徒偕籍之而刻于石。

脩福成寺記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唐 劉禹錫

佛薪盡于乾竺而像教東行是浚平等故所至爲淨
土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
爲彌勒像者重千鈞睥容瑞相人天兩足鳧氏卒事
而他工未備故寓于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浚照
瞻禮發信赤肩白足入諸天域乃至聚落無空過者
積十餘年得信財無量繇是購工以嘗巧募徒而畢
力四輩增喜工麾以肱中樞外脈陰轉陽動欻如地

夔州鐵像記

湧炭如山行大匠無言尊容嚮明青蓮承趺金獸捧
持藻井花鬘葱蘢四垂邑人膜拜如佛出世浚照以
願力能就泣於佛前因持片石乞詞以示後按此寺
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庫皇唐神龍中爲水所壞有
波那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頓錫不空遂移於今
道塲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岡其經始與克終皆蕃僧
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浚照夔人姓穆氏年十
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自貞元二十年甲申
歸此寺願崇建有爲凡修大殿立菩薩大弟子侍佛

左右連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夔州鐵像記

二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唐 劉禹錫

開成四季梁州牧缺上玩其印疑旋溪思曰伊爾卿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融能嗣具耿亮皆自內庭歷南臺尹敍下政事以試可爲元侯乃付印綬秩太宗伯兼御史大夫玉節默待鎮於嬀墟公拜手稽首曰臣融設揚王休於天漢之域旣蒞止咨於群執事求急病者先之或曰華陽黑水皆稱醜地近者嘗爲王所百態丕變人風邑屋與山水俱

新修驛路記

一都之會自爲善部矣惟驛達之途歎危隘束其醜尙存使如周道枉公願指耳於是因季有姝因府無事軍逸農隙人思賈餘乃懸墾山刊水之傭募其力於攢鑿撞祕之用厄其工具昇輦春錡之罷膚其要磬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說使之令旣下奮行之徒全集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劔關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賈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於劍門次舍十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穎董之兩將受命分督星馳金山當蹊頑石萬狀坳者埏

者兀者銛者磊落傾欹波翻獸躡熾炭以烘之嚴隘以沃之潰爲埃煤一簣可掃棧閣盤虛下臨谿谷層崖峭絕柄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鈎欄狹徑淡隱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不惑和曲稜層一朝坦夷輿役得時國人不知繇是駛行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罕行者家以安貨行者肩不病徙行者足不腫乘行者蹄不刺公談私詠溢於人聽伊彼金其牛而欲之以利易若我子其民而來之以義乎旣訖役南梁人書事于牘請紀之以附于史

新修驛路記

二

官地理志

吏隱亭述

唐 劉禹錫

元和十五年再牧于連州作吏隱亭游陽湖瑞人自外開不知藏山歷級東望悅非人寰前有四側隔水相鮮疑爲蒼蒼深流布懸架險通蹊有梁如蜺輕泳徐轉有舟如翰登霞漾月若在天漢視破廣輪千畝之半翠麗于是與世殊貫微明峭絕藿靡惹傳炎景有宜昏旦迭變疑昔神鼇負山而抃摧其別島置此高岸海陽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結有銘其碣元維東隱亭述

行于維左遷其間相踈十五餘年封境服人其猶其有天下山水非無美人地偏人遠空樂魚鳥謝公開山涉月忘還豈日無娛伊險且艱溪山景物城池爲伍却倚佛寺左聯仙府勢拱臺殿光含廡廡窮如壺中別見天宇石堅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爲今爲古

含輝洞述

唐 劉禹錫

河東薛公景晦以文無害爲尚書刑部郎中以訕爲道州刺史居郡大理至于無事清機羨益盡付山水一旦以書來誇曰吾得異境于近郊自城西門並南山俯江水有石穹然如夏屋其左右前後又如回廊曲房藻繡彤彤之象雲生日入怪狀迭發水石卉木杳非人寰意其當爲食霞御氣者之所遊息委蛻而去不知其幾千百年逮今得諸黃冠野夫及請而往

含輝洞述

因名其地曰含輝洞蓋詩家流所謂山水含清輝者是已吾子常以詞雄于世盍爲我誌焉愚得書退而深惟若薛公者少居江湖間遊名山東探禹穴止四明句曲金華陽羨南過九江薄匡廬以涉彭蠡天下山水之精存乎胸中第其高下銖兩不失及是而已不能名顧謂奇信矣若江華者九疑三湘之佳麗地也前此二千石御史中執法河南元次山諫大夫北平陽亢宗司刑大夫東平呂和叔皆碩人也考盤招隱之致恒汲汲然卒使茲境貴于異日豈地愛其

寶有時而發耶顧謂異信矣夫物之有作俟言而遠
故述焉以書于洞陰曰營陽鬱鬱山水第一洞有舍
輝遊人忘歸忘歸孔樂請言其畧先是斯境翳于榛
薄天姿孤絕凡目所忽閱其清光有待而發公之來
思探異翫奇爰野憩林而民悅之既悅其至益知所
嗜捫陁歷峴來適公志偶得奇絕聿來告公駕言從
之谷岸溟蒙有石如門又如垣墉穆變交木似綸似
組乃芟乃治乃可布武伸脰掉臂空洞無阻左右回
環儼若廊廡飛泉出竇練綰花吐觸石吹沙珮搖絃
令輝洞述
撫側還寅緣豁然見天有石如堂度之五筵東西二
門與日明昏與者如石宣者如軒因其高下爰構亭
于匠生于心隨指如化開山剪木後以私屬結構暨
茨子來嬉嬉無事而就邦人不知淑清之辰休澣之
時雅步幅巾琴壺以隨前無俗人與白雲期年日盡
適形神不羈元氣顯然觀吾朶願遵渚之鴻有時而
飛石門之下可以棲遲此谷而盈彼丘而夷維公之
游跡永在斯

崢瑟

猶子蔚適越戒

唐 劉禹錫

猶子蔚晨跪于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句萌玉
扶疎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賢能書又不自意被
丞相府召爲從事重兢累愧思貽叔父羞今當行乞
辭以爲戒子曰若知棄器乎始乎斲輪因入規矩刻
中廉外枵然而有容者理膩質堅然後加密石焉風
戾日晞不副不斲然後青黃之爲獸之飾乎璠金貴
在清廟其用也畢以養潔其藏也積以養光苟措非

猶子適越戒

一

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偶然與破甕爲伍矣汝之始成
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爲警斲親賢爲青黃睦僚
友爲璠金忠所奉爲清廟盡敬以爲慕慎微以爲積
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被重宵而挹
瓶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太山然而一
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凡大位未嘗曠故
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俾耳夫偉人之一顧瞻
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黜刑行矣慎諸吾兄垂天之
雲在爾肩腋間矣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膏

味亡窮而炎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哀吾
文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吾友也。汝寧所從如事諸父。
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猶子趙越戒

二

口兵誠

唐 劉禹錫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慘於志莫邪。爲下缺。然知志士
之傷夫生也。他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
盡然知言之爲兵。又慘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
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
之起。其形渥焉。繇是知吾祖之言爲急。作戒以書于
盤盂。

五兩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病。智不能明人。武懼兵。
中其誠。入。

道塗奔救。投方効技。思恐其後人。或懼諸比肩。狐疑
借。有紛解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孽。慘乎楚鐵。夷竈
誠。誰執戈以驅掩人誠智。折筭以晉賢者。誨子信其
有旨。發言之難。往古猶爾。辯爲詐。謀默爲德基。玉積
不啓焉。能瑕疵。犖麋深居。孰謂可嗤。我誠於口。惟心
之門。無爲我兵。當爲我藩。以慎爲鍵。以忍爲闔。可以
多食。勿以多言。

佛衣銘

唐 劉禹錫

吾既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辨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人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管有梁如象之狂達磨救世來爲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

佛衣銘

六

一

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出世不有信器衆生易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心有終傳豈無已佛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阿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傷我馬詞

唐 劉禹錫

馬龍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爲畧也故恣求於力或逸而喜駭恣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稱者鮮焉曩子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於肆而於其鄉一旦果得陰山之阿螭略其形蕭蕭其鳴長顧遠視甚而能力顧其軀非騫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子被皂衣於朝朝之人多四三其壯以迭馭子無兼焉水轍之淋漓淖途之汪洋結爲确竿融爲坳堂前有

傷我馬詞

六

一

債轉後有濡裳我策乘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飛翔翹翹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鉤膺之疊舞一蹊千趾駢比齟齬虐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柔也非慧而何前日子之獲隄於闕下背商顏趣昭丘目中而踰舍修門乏南非騎所宜夷則沮洳高則歎熾虎咆空林蹙闕荒墟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子弗顛我馬依依屑屑其勞也非德而何子至武陵居沅水旁或踰月未嘗跨焉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踟躕顧望今頓

其鎖。強飲。斂日。削今。精耗神傷。塞樞發。今。瘁。毛。蒼。
涼。路。聞。蹊。蹊。今。逸氣。騰。驤。朔。雲。深。今。遶。艸。遠。意。欲。往。
今。聲。不。揚。隤。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兼。常。初。
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泊。西。幸。
蜀。達。達。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上。
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爲。夏。武。陵。
有。水。曰。龍。泉。遂。歸。骨。於。是。川。且。弔。之。曰。生。於。磧。礪。善。
馳。走。萬。里。南。來。困。丘。阜。青。嶺。寒。菜。非。適。口。病。聳。北。風。
猶。舉。首。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受。

傷我馬詞

險麗而壯

二

天論上

唐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
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
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
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相異。寔震于畜木。未嘗
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駟躑焉而遂。孔顏焉而
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夏河東
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
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
辭。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
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
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
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
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
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
樹。陰。而。拳。斂。防。害。用。濡。殊。禁。用。兇。斬。材。竅。堅。液。礦。礪。
凶。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閉。邪。人。之。能。

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爲公，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惟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禍兮可以善取，福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武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未論上。」
 二
 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摯摯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不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較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

曰：天常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以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未論上

八

三

天論中

唐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盡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乎華楨，飽乎饌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荷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荷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

未論中

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昔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澗澗，濟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天。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濟也。流之沂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

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者，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雪，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阨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澗之覆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勢邪？荅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

未論中

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若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內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大日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邪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

未論中

三

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唐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厯象有宜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潤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廉虛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業從位類曰生動類曰蠢蠢蠢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日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譌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蕭遠孝標論命夢得論天皆胸中襟結之氣借文發舒耳劉李辭句瓌偉而已無他過人夢得玲瓏

剔透有意吊奇矣

天論下

辯述論

唐 劉禹錫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汙隆視輔臣之用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爲乎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爲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縣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富宁而嘆曰得李靖爲師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靖之難能也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爲慮居功之爲慮也古之爲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子贊以滅貳有雙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旣成位旣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才能捍患能忘私能照私彼姑藉舊勞

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耶。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耶。道相籠久矣。其後李敬玄擅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方子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以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而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就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志。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釋達翁

八

二

明贊論

唐 劉禹錫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贊之道。自天子達焉。未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聖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檢。潔白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於諸侯。執之不吸。刑之不墮。似死義者。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爲大夫。拾雉而執雁。其志也隨之。願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爲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武有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君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龔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

遷弘非其所則志遂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喻君以士之行耳子以執贊之道得其分苟推分明矣求刑罰之僭濫得乎

南齊論

八

二

因論

唐 劉禹錫

劉子閒居作因論或問其旨焉歸歟對曰因之爲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於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寓以因爲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藥

因論

八

一

劉子閒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惕然焚如客有謂子子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腴者造焉而善馳矧常病也將子詣諸子然之之醫所切脉觀色聆聲參合而後言日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聲垂所由致也今夫藏鮮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爲美疹之囊橐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丸可兼方寸以授子日服是足以淪昏煩而鉏蘊結銷蠱惡而歸耗氣然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常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子受藥以餌過信而臆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瘳絕

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如精武聞而慶予且闕言日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難遣已顧醫之態多齎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盍重求之所至益深矣子昧者也泥通方而徃既效猜至誠而惑勦說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周體如疔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叱曰吾固知夫子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贖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

困論

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訊吐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毗增增扶班白挈羈角齋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子曰斯宋人梁人毫人頽人之通者今復矣子愕而訊云子聞隴西公暢轂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徠之薄歟獨復之條歟振墮之典歟碩鼠亡歟瘼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開釁而武臣顓焉牧守由將

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驚其理而蚩其賦民弗堪命是軼于他土然威重遷也非貼危擠壑不能達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爲丞相也能清靜肅一必能以仁蔭我矣其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子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

困論

六

三

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雖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數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何足之病歟今殷腴然將安之歟叟攬縻而對云瑰其形飯之至也病而足役之過也請爲君畢詞焉我僦軍以自給嘗驅是牛引手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

掣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達而輟。不償及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尚腠。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羸。伊禁焉莫敢尸也。南開邦君饗士。卜剛日矣。是往也當要。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覈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颯然而咤曰。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饗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爲。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吾

困論

八

四

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扣牛角而嘆曰。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貞能霸吳。屬饒賜。斯旣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胥下敵擒。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遇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傲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方旣釋。縛纒榜人告予曰。方今滿悍而舟監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絲是

如以空之灰。以瑾之料。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耀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過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櫓弭櫂。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游肆而觴矣。或拊櫓而歌矣。隸也休役以尚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寐。隙潛澍。渙然陰潰。至于淹簣。濡薦。方卒。愕傳呼。跳。跳。登墟。僅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蘇子兢惕也。汨洪連而無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

困論

八

五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紆邇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驛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謂之謂宜爲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如京師。頃其至。則僮焉五輩咸碩。其體殺其容。動睛睥如。

曳。趾。及。如。顧。瞻。遲。回。飲。吸。有。聲。泗。濱。守。任。由。將。授。也。
說。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
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挾。鼎。如。飛。者。綯。
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脉。不。債。者。履。巨。石。而。齋。如。流。者。
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
有。客。忤。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
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衤。服。我。之。力。異。然。以。道。
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羸。
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驛。其。
因。論
六

騁。饌。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崔。其。書。
矣。子。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
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
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
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子。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
涕。洩。劉。子。解。之。曰。屠。羊。于。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于。
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積。
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
我。與。歟。

說驥

伯。氏。佐。戎。于。朔。陞。獲。良。馬。以。遺。子。子。不。知。其。良。也。林。
之。穉。穉。飲。之。汚。池。廐。歷。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
而。續。韋。其。易。之。如。此。子。方。病。且。寔。求。沽。于。肆。肆。之。駟。
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贏。
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
相。術。於。馬。也。尤。工。觀。之。用。體。胎。然。視。听。然。笑。既。而。拊。
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覲。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
精。妍。態。宛。如。將。如。華。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
因。論
七

然。矣。顧。其。維。駒。藏。銳。于。內。且。秣。之。垂。方。是。用。不。說。于。
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曰。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
閭。次。可。以。鬻。千。金。裝。也。聞。言。竦。焉。遂。徹。其。僕。蠲。其。皂。
篋。其。惡。屨。其。溲。糞。以。美。薦。秣。以。薌。粒。起。之。居。之。潔。之。
拒。震。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
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子。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買。也。
微。子。灑。然。曰。始。子。有。是。馬。也。子。常。馬。畜。之。今。子。易。是。
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
也。謂。將。蹄。將。齧。抵。以。撻。策。不。知。其。驚。雲。耳。昔。之。噓。吸。

也。謂爲疰爲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如是。則雖曠日歷月。將頓陪。是以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責方之于上。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而五穀皮乎。客觀而竦子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違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子不敢歎。

述病

劉子常涉暑而征。熱攻于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逮浹日子。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疹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衛之垂方。則病復矣。所苦旣微。而怠其說。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于几。而步焉。面不能罷。頰髮不能捐櫛。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疎錦反如復瘳于躬。進藥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視旣分。則嚮時之僕也。蹙然執柅。圖侍子于前矣。子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諄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股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瘳之異。哉。僕諄諄而答云。已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間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

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子喟然歎曰。始子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顛廐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神機賢。唯理所以曾何膠於域也。

湛子理。研于詞。合子書。騷賦而一之。

南論

九

觀博

唐 劉禹錫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槊之器。賓於廡下。曰主進者。要者。約之。既揖讓。則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暮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設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趨。趙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伴我。但分曹道迫。自旦

觀博

一

至于日中。易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武憑焉。悉詈之不洩。又從而齧。齧蹂躪之。莫顧其十日之哈讓也。乃曰。非余術之不工。是朽幣者不余畀也。請刷耻于奕棋。主人促命燭以續之。驚神嘿計。巧竭智。匿主進者。書勝負之數于牘。視其所喪。又倍前藉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詬棋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鵠求身之色。人咸異之。子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也。從人者。制於人。枰棋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何處之勢異耳。是知當制

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為譽。易生之嫌不足貶也。易為之譽不足多也。在辯其所處而已。
酷似子厚

觀博

一

觀市

唐 劉禹錫

出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於民，誠信而雪，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於城門之達。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介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峙，如在闔閭，制其列，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牽，私屬有閑，在巾笥者，絨文及素焉。在几閣者，彫彤及質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細，馬業于養者，列養膳陳，雞餌而苾然，菜于酒者，舉酒旗，滌盃盃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魚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群狀夥，名入隧而分，醢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游者，坐賈顯，順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易良苦於巧言，數量衡於險手，抄忽之差，鼓舌佞諛，欺相高詭，態橫出，鼓譟譁，全烟埃，奮羶腥，墨巾履，嚙而合之，異致同歸。

觀市

鷄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如初中。無求隙地俱唯守犬烏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云。

奏記宰相論學校

唐 劉禹錫

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擇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預官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下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群臣起居服故孝惠高后間置原廟於群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建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燕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

奏記論學校

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十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餼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藉其資半昇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祭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蘇州刺史謝上表

唐 劉禹錫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蘇州刺史始從郎署出領郡長承命若驚省躬增感臣伏惟皇帝陛下受上玄之眷佑揚列聖之耿光大康黎元慎擇牧守德音每發品物咸蘇臣本書生素無黨援謬以薄伎三登文科德宗皇帝擢爲御史在臺三載側轉省官永貞之初權臣領務遂奏錄用蓋聞虛名惟守職業實無朋附竟坐飛語貶在遐藩憲宗皇帝後知事情却授刺史蘇州謝上表人

一
臣歷外任二十餘年伏遇陛下應運重光物無廢滯收拾舊塵忝班行既幸逢時常思展効在集賢院四換星霜供進新書二千餘卷儒臣之分甘老於典墳優詔忽臨又委之符竹分憂誠重戀闕茲深石室之書空留筆札金閨之籍已去姓名本末可明申雪無路豈意聖慈弘納不隔卑微面辭之日特許外殿天顏咫尺臣禮兢下不敢盡言空懷誠懇謝恩而生光於九陌之間授訓而行布政於五湖之外臣卽以今月六日到任上訖伏以水災之後物力素空臣

謹揚皇風慰彼黎庶臣聞有味之物蠹虫必生有木之人毀言必至事理如此古今同途了然無弊唯在明聖伏惟陛下察臣此言則天下之人無不幸甚江海遠地孤危小臣雖雨露之恩幽遐必被而犬馬之戀親近爲榮臣無任

蘇州謝上表人

二

爲淮南杜相公請赴行營表

唐 劉禹錫

臣佑言臣自守淮濱已周星紀虔奉朝典粗安還方
素効未聞新恩荐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蛟蚺負山
力誠不足鷹鵠逐鳥志則有餘臣再授兵符夙叅軍
幕被堅執銳雖未經於戎行受制代謀亦嘗習於事
業自忝藩翰屬時清平無施汗馬之勞但詠韃轡之
什今則遭遇殊獎委之專征以臣率先是臣素志况
聞徐州士衆本無叛心倉卒之間危疑至此臣請自
請赴行營表

臨臨場親領紀綱裂帛繫書論其禍福惟牛養士養
以威聲莫宜皇風照茲蠡類以忠義感脅從之伍以
含弘安反側之徒革面悛心期乎不日其楊州留務
請令行軍司馬路應權知伏乞聖慈俯賜照鑒

賀收蔡州表

唐 劉禹錫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唐州節度使李愬生擒逆賊吳
元濟獻俘文武百僚於興安門列班稱賀者天威遠
被元惡就誅一方既平萬國咸慶伏惟府聖文武皇
帝陛下德超邃古道合上玄臨御已來天神協贊削
平吳蜀掃蕩塞垣車書大同夷狄來貢茲爾元濟敢
懷野心輒聚犬羊苟偷時月陛下聖謨獨運府威潛
通天助神兵人生勇氣旣擒兇逆爰正刑書伏三紀
賀收蔡州表

之通誅成九衢之壯觀宗社昭告華夷式瞻行弔伐
而在禮無違煩威聲而何城不尅楚氛改色淮水安
流漢上疲人盡霑雨露汝南遺老重覩昇平凡在具
臣孰不欣抃臣久辭朝列忝守遐藩不獲稱慶闕庭
陳露丹悃仰瞻宸極倍萬群情

爲武中丞謝春衣表

唐 劉禹錫

臣某言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春衣一副王人臨第
御府降衣忭舞失容捧戴無措臣某伏以律當春暮
慶洽時邕萬物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露之澤臣受
任非次速尤是虞方懷匪服之憂更荷解衣之賜恩
加盡飾拖朱紫而爲榮受非以庸傾形影而知愧丹
誠徒罄玄造難酬無任踊躍感恩之至

謝春衣表

人

謝賜廣利方表

唐 劉禹錫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某月日勅書手詔賜臣元集璽
廣利方五卷者將吏森列衆元寂聽絲言溥及感荷
德音細秩頒開皆親聖作臣某伏惟皇帝陛下玄風
御宇教以五常赤子愛人念其六族遂長驅和扁高
視農軒刪彼繁蕪撫其簡驗莫匪十全之妙不勞三
代之醫况慮軫服乘祭單牛馬圖首方足畢荷亭育
之恩含齒帶觥盡歸仁壽之域臣奉明詔併工繕錄
謝廣利方表人
俾封疆之內日月俱懸雖聲響而必知在幽偏而亦
達臣所守有限不獲走奔闕下蹈舞彤庭無任踴躍
屏營之至

代武中丞謝新茶表

唐 劉禹錫

臣某言中使賁國晏奉宜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降
王人光臨私室恭承慶賜跪啓緘封臣伏以方隅入
貢採擷至珍自遠貢來以新爲貴捧而觀妙飲以滌
煩顧蘭露而慙芳豈栢榮而齊味既榮凡口倍切丹
心臣無任

代謝新茶表

蘇州謝賑賜表

唐 劉禹錫

臣某言伏奉去年二月十五日勅蘇州宜賜米一十
二萬碩委刺史據戶均給者恩降九天澤流萬姓伏
以臣當州去年災沴尤甚水潦雖退流庸尚多臣前
月到任奉宜聖旨圖境老幼無不涕零詢訪里閭備
知凋瘵方具事實便欲奏論聖慈憂人照燭幽遠特
有賑卹救其災荒蒼生荷再造之恩儉歲同有年之
慶臣忝爲長吏倍萬恒情謹奉表謝以聞

蘇州謝賑表

上中書李相公啟

唐 劉禹錫

某啓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發錮慙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忽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廣錫類之人遠聆一言如受華袞伏自不窺牆仍九年于茲高卑選殊禮數縣絕雖身居廢地而心恃至公伏以相公久以訐謏參于有密材既爲時而出道以得君而專令發于流水之源化行猶偃艸之易習強抗者自納于軌物困杼軸者咸躋于仁

上李相公啟

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思于陶冶之間宜猷于魚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近之親爲學苦心本求瑩養得臯由已翻乃貽憂捫躬自劾愧入肌骨禍起蜚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近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之志處養龍之位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贊言出口吻澤濡實區昔者行葦勿傷枯節猶掩哀老以出弊惑窮而開懷亡情異類尚或異慮顧惟江干逐客曾是相府故

人言念材能誠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嗚呼以不駐之光陰抱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爲永廢之窮人牽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腸回淚盡言不宜意謹啓

上李相公啟

上門下武相公啓

唐 劉禹錫

某啓去年本州吏人自蜀還伏奉示問兼賜衣服緡
綵等雲水路遙緘滕貺厚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舊
之懷熙如陽和列在緡簡苦心多感危涕自零驚神
驛思若待頴杖伏以聖上注意理本銳求國模念外
臺報政之功追宣室前席之事重下丹詔再昇黃樞
羣情合符和氣來應况八柄所在三人同心叶台座
之精膺俊傑之數談笑於規隨之際從容於陶冶之
上武相公啓人

間物皆由儀人識所措某久罹憲綱兀若枯株當萬
類咸悅之辰抱窮途終慟之苦清朝無絳灌之列至
理絕椒蘭之嫌此時不遇可以言命嗟乎一身主祀
萬里望粉榆之鄉高堂有親九年居蠻貊之地從坐
之典固有等差同類之中又尋牽復頃在臺日獲奉
準繩指吏途於按轡等文律于章奏藻鑑之下難逃
陋容炎涼載移足見真態自違間左右沉淪遐荒歲
月滋深艱貞彌厲緡思受譴之始它人不知屬山園
事繁屏懦力竭本使有內嬖之吏供司有侍寵之臣

玄涉猜嫌動礙開東城社之勢亟矢紛然彌縫其間
崎嶇備盡始慮罪因事關寧虞謫逐跡生智乏周身
又誰咎也伏以趙國公頃承顧遇之重高邑公夙荷
見知之深雖提挈不忘而顯白無自蓋以永貞之際
皆在外方雖得傳聞莫詳本末特哀鐘鼎亟形話言
自前歲振淹命行中止或聞輿論亦愍重傷伏遇相
公秉鈞輒已自賀儻重言一發清議攸同使聖朝無
銅人大冶無廢物自新之路既廣好生之德遠彰羣
蠻應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指顧之內生成可
上武相公啓人

斯伏惟發膚寸之陰成彌天之澤迴一瞬之念致再
造之恩誠無補於多士之時庶有助於陰施之德無
任懇悃之至謹啓

上杜司徒啓

唐 劉禹錫

某啓、白、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誰哀、湯網雖疎、久而猶註、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白髮、惕厲之日、利於退藏、是以彌年不敢奏記、近本州徐使君至、奉手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復點竄、一無容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欣然感生、尋省遭罹、萬里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兄諒、豈復容易、伏蒙達示、且曰浮謗漸消、况承慶宥、上杜司徒啓、

期以振刷、方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澤柔異類、仁及行輩、萬族咸悅、獨爲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類牽復、又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以哀歎、某材畧無取、廢錮自宜、若非舊恩、孰肯留念、六關方鍛、思重託於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煨燼、伏紙流涕、不知所言、謹啓

答柳子厚書

唐 劉禹錫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未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臺臺、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子吟而釋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淪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以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佻然、以生癰然、以清予之衡、誠懸于卷柳子厚書、

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予、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發而中微存乎它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寒昇者皆昇也、可乎、索居三歲、理言燕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唐 劉禹錫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舍于兌禹華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董淮陽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于宣父之室陋宇荒墁不足迴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爲兵衛連戰交梓率無寧歲耳悅鉦鼓不聞絃歌目不知書不害爲智邇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一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爲擇賢侯

東宣王廟碑

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修戒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都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旣從乃卜新宮渙水之瀕城池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柄枝梧載塗載負黜焉陵虛寢廟弘敞齋宮嚴閑軒墀廡廡儼雅清藻門庭墻仞望之生敬外飭飭稜中設黼幄櫛明當宁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及門觀與偶形盡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宗彝蓮豆青黃規矩之器乘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升降之節遵

國章也藏經于童儻飲器于處櫛講筵有位鼓篋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洒掃有廟幹公又割隙地爲廣圃蒔其柔蔬而常蒞耆耆之御備捨已俸爲子錢權其葦蕪而鹽酪釭膏之用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縻勇爵歲賜冠者往往彈雄姿而觀習禮義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綬胡者不敢侮縱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辭欲行乎遠也公

東宣王廟碑

二

名悰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二帝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季孫聿修形乎事業播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管年忝岐公闕下生四叅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于麗牲之碑銘曰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闕頽頽亦有儒宮軋于兵間賢族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

祁祁胃子入于門。牆如造闕。里春詠夏。絃載颺。淑聲
風于閭閻。浹于郊垌。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
其猶性成。管之委巷。相詒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媒孽。
管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欽容拱手。魯有泮林。
烏革其音。許崇學教。民悅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文宣王廟碑八

三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唐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
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
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也懷得其
所故也馬公敬其事具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
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
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
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
曹溪第五碑

猶夫重昏之見芻豢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
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
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
悟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印至大鑒
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之莫已若
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
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謚始自斬之東
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師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
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
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
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京、學徒爰來、
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瘡、詔不能致、許爲恣雄、
去佛日遠、群言積億、若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
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
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
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曹溪第二碑

二

御史中丞薛公神道碑

唐 劉禹錫

薛左三代爲侯國、分於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爲齊
所并、其公子奔楚、錫土田於沛、漢末避讐之成都、曹
魏平蜀、徙家分陰、遂爲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爲夏車
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焉奕冠世、言氏族者
署爲關內、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車、錫爾子孫、世
世有之、公諱審、字某、曾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行、
歷尚書郎、雍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會有雋材、刺三
薛公神道碑
郡金密綿、皆以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
侯、烈考承矩、以文亡、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
覆露、補崇文生、歲滿調主簿、書于毫之醺、苦二邑又
尉于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思得
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公爲對、乃授監察御史、
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雁門、主穀糴、具舟楫、募勇
壯、且便弓矢者、爲榜夫、千有餘人、隸尺籍、伍符制、如
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沂河北行、
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迴遠、必赴

期如合符一出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奉賜
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中內史未幾淮海節
將以戎倖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事
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
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申命真相趙國公帶
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
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簾幃罷備乃曰信
奇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爲泗濱守既報
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

薛公神道碑

二

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與華言不
通公兼戎索以治之五州民咸悅元和十年某日薨
于位年六十七贈右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
早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節度使
說之女子疑爲嗣季子茂弘以諸侯禮議返葬故里
蛾眉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日開成疑爲平盧
從事謹按甲令磐碑石奈乞辭以垂于悠久初公治
粟于朔陞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
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入尚書爲郎職隸計司

因白計相公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惟新愚以
緣坐左貶間開外役竟不克面然而公之爲德善灌
注心耳季悌爲根柢誠明枝葉之直方爲天質禮讓
緣飾之所至藹然錄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丞相李
太師誌其墓略曰弘深莊重幹敏絕人此與游者傳
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銘曰

河汾齋論鼎氣蔽雲散爲昌先凝爲賢人常侍之生
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詵詵三百文館入仕幽龍未光
尺木爲階俄然欲翔司會知材績宜朔方邊師萬嘆

薛公神道碑

三

俟我羸糧沂于黃河路出戎疆募乃勇士阜衣挽航
膺索臂弧穹廬在旁虜聞公名憚不敢數安北已南
列城相望率有儲峙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
淮南軍大往爲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于泗
乃廉于閩閩悍而鷙夷風脆急恩信綏之委然如蠶
閩方不淑天集其福公薨于寢玄纁以復天王瘞
朝贈之金貂薨葬晉原鬱鬱中條大墓舊阡松楸蕭
蕭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唐 劉禹錫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公者。蓋邑居多，政出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於人心，決於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金石刻之。縣以狀申於府，府以狀考於明，然吏吏上言，謹按天寶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

劉君遺愛碑

結人心者，揭於道周云。涇水東行，注白渠，而爲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顯其腹，每歲少尹一入行視之，以誅不武。兵興以還，寢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顯之，公取全流，漫原爲畦，私開四寶澤，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爲枯地，乃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止，涇之腹皆權倖家，繁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昨舌不敢言，吞冤含忍，家視孫丁，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標疔，在

身不忘矣，太乃脩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

意，請更水道，入於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遵四

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居

三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覃爲京兆，秋九月，始具以

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

渠上，盡得吏病，還奏清規中，上以谷奏使有狀，乃俾

太常撰日，京兆下其符司，錄姚崇、王、曹、孫、李、紹、實、成

之，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

并口，謠力運，不屑，鼙鼓，揆功，付七八，而涇陽人以奇

劉君遺愛碑

二

計賂術士，上言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

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詣府

控告，具餘其以賂致前事，又謂丞相，請以頰血汗車

齒，丞相彭原公欽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

無所悽，第未周知情，僞耳，卽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

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

如脉，宣氣，蒿荒，漚冒，迎，郭斯釋，開塞，分寸，皆如詔條

有秋之期，投鐸前定，孺直告已事，君率其寮屬勞徠

之，丞徒誰呼，奮發，模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

之。獲姦犯，廉卒就施，爲鳴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服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而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早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爲七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

劉君遺愛碑

三

以書于東諸侯，遂悉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陞。卒不時而遷，既有績於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爲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監於蒲，錫紫衣金章。歲餘以課就加中執事，理人爲循吏，理財爲能臣。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人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公發於胸懷，播爲聲詩，今采其旨而變其詞，志於石。

文曰

噫，涇水之逕遙，慨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

鋼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紫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旣公兮言旣盡。縣中府兮府間天，積憤刷兮沉痾痊。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翺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劉君遺愛碑

四

絕編生墓表

唐 劉禹錫

顧象吳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聿病且死
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受易於師積六十五年於
茲未嘗一日不吟乎繫象里中兒從吾讀其文多矣
死則必葬我於黨庠之側尚其有知且聞吾書君子
曰若象者可謂志篤於學矣因以絕編生識之且表
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采焉子既謫居是邦始至之
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爲對旣而執贄
絕編生墓表

請見之生危冠大袂闊視雅拜及門知讓候肅而後
入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言閑微有楚態而亡苟
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於
師晚熟於心自尼父兼三才絀八索繫辭焉以通微
言與伏羲文王並行猶天三辰同麗太極秦脫大患
完文顯行漢之田丁京劉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
兩王而吳有韋陸前者導源後者游之風融混合百
派韓奏唐興沙門一行方洩天幾以探古人神受造
物智樹人事制動也有祝變道也亡方鼎之支流委

絕編生墓表

二

輪於我其宅紉繹祖述三十有餘家朱藍之模斷之
爲羽翼爲鼓吹時咨天人之際旁魄上下鶻精於擔
據圓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
禮善容而已然而前修之盡心也得味腴奉芳焉
手胝於運管日曠於臨燭而氣耗於咏呻家居亡嘗
不能與計偕地偏宜遠亡有能晤語者心愈苦而跡
愈卑寒暑嗽腹以至於耄老微夫子之問持是安施
乎它日子造其室感瓢簞在左污尊在右有龜枵然
有筴甚澤余撫著指骨而訊之曰是殫殫者曾不予
歟乎生攸爾而對云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
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亡取當其粗用當其
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橋釣者設也尋尺所以
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龜筴所以決群疑不爲知
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玉帛爲卦體以地理爲
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內取諸身以象焉得樞于寰
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說
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于此乎今夫操之以至利
灼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歉穰占熊虺起訟需

食亡羊喪牛之間耳。資其握粟以餬子口。烏足爲夫子道哉。子以斯言遂於易故書之。噫。國有大學。學有館。以延顓門。若生者。苦形役志。如是其顓也。茹經於腹。湮滅糞壤。壁水湯湯。不聳其聲。摧藏模邈。與山木同朽。豈地遠然邪。彼文甲絳毛。剽勤壽華。嶺嶠之華。實炎涼之蜚蜚。飛苞驛。所至而貴。夫豈貴爾也哉。悅者衆故也。生之死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死之日。推而上求。直治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葬在征洛西石磯上。其墳可隱東望里。藝尚行其志云。

絕編生墓表

祭柳員外文

唐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裴。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矣。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竟氣何訖。聽余哀詞。嗚呼痛哉。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哀病。論以苦言。情誼禮至。款密復期於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

祭柳員外文

有柳使。謂承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呼。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竟鬼震起。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故其不孤。未言歸情。從爾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渙。想其聞訃。心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當所加厚。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使道。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冥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周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白。

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學。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心踰常倫。顧余負壘。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伸。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執云宿艸。此慟何極。嗚呼子厚。卿其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人天死。皇天后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余恨無已。子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輒伸復止。誓使周六。同於已子。冀今來斯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泉仲文

纏絲哀至

祭韓吏部文

唐 劉禹錫

高山亡窮。太華削成人。文亡窮。夫子挺生。典訓爲徒。百家抗行。當時勅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爲敵蓋寡。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於高岑。鸞鳳一鳴。蜩螗華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族碑。志遂表阡。一字之賈。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諾洞開。人金我灰。親親尚舊。丹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管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楫。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間。贊詞愉愉。顏顏磅礴。上下義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言。岐山威鳳。不復竿亭。別有中夜。驚畏簡書。拘印綬思。臨慟。今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飲此來。

祭韓吏部文

李文饒文抄

點晏斯朝貢圖傳序

項王亭賦序

靈泉賦序

牡丹賦序

柳栢賦序

重寫益州草堂寺畫記

懷崧樓記

平泉山居雜記

李文饒

平泉山居草木記

三聖記

玄真子漁歌記

過大孤山

書白蘋亭

劔門銘

上尊號玉冊文

奉宣撰贈回鶻書

奉宣撰贈太和公主敕書

賜党項敕書

賜王元逵詔書

奉宣撰賜石雄詔

奉宣撰賜回鶻盟沒斯等詔

贈裴度太師制

贈故蕃維州城副史悉祖謀制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進所撰點晏斯可汗書狀

李文饒

進新舊文十卷狀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天井冀氏行營狀

進真容讚狀

謝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官狀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却執

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請市蕃馬狀

論幽州事宜密狀

謝賜錦綵銀器狀

議禮法等大事

條疏

窮愁志

祈祭西嶽文

祭章相執誼文

李文饒

三

點受斯朝貢圖傳序

唐 李德裕

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獻獒陳以典訓所以感其至而戒其初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曆之四年天瑞燦爛王道昭焯五材並用六轡斯柔布政宣室以張神化報兵朔野以耀威靈故得天曄而清日晏而明蟲蠹不生嘉穀以成中寓旣安四夷來庭由是龍范君長點受斯遣使注吾合素等上表獻良馬二疋絕大漠而貢赤誠涉流沙而霑霜汗非至德朝貢圖傳序八

所感孰能臻於此乎皇帝以前有駕旂焉用騏驎不貴龍友惟駕鼓車乃命其使見於內殿賜以珍膳錫之文錦謹按故相魏國公賈耽所撰古今四夷述點受斯者本堅昆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酋長入朝授以將軍印拜堅昆都督逮于天寶季年朝貢不絕暨中國多難爲回鶻隔礙點受斯忿其桀驁乘彼薦饑於是破龍庭焚薊幕蕭條萬里地無種落始得出重泉而見白日披氛霧而覩青天臣伏見太宗謂群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哉宰臣房玄齡對曰

殊域來朝者中國又安帝德遐被所致也太宗曰向
中國不安亦何緣而至朕觀此懷懼何者昔秦始皇
并吞六國漢武帝威加戎狄今殊方異類無遠不賔
竊比秦漢想無多愧亦欲傳之子孫念二王之末途
朕所以不能不懼爾臣伏思太宗往日之懼致我唐
百代之隆則聖祖詒謀可謂深矣此太宗所以永保
鴻名爲受命之君臣下所以不承王業爲中興之主
豈不宜哉夫古以賢恥有陳平鎮撫之才得充國通
知之敏其所述作該明古今乃詔太子詹事韋宗卿

南東園集序

二

後書少監呂述往燕賓館以異私觀稽合同與視縷
閣遺傳胡瓶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條貫周備
文理洽通臣伏以貞觀初中書侍郎顏師古上言昔
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
篇今萬國來朝蠻夷率服實可興寫請撰爲王會圖
有詔從之臣輒因韋宗卿呂述所紀異聞飾以續事
敢叙率服以冠篇首

項王亭賦序

唐 李德裕

丙辰歲孟夏余息駕烏江晨登荒亭曠然遠覽因觀
太尉清河公刻石美項氏之材歎其屈於天命且曰
困阨之時生計非蕭張所出余以爲不然矣自古聰
明神武之主未嘗不應天順人以定大業項氏縱火
咸陽失秦中之固遷主炎裔傷義士之心違天違人
霸業隳矣漢皆反是故能成功據秦遺業東制區夏
數敗於外常有關中爲舊主編素以義動天下雖項
項王亭賦序

一

氏猶存而王業其矣若乃樓屈鴻門龍潛天漢始降
志於一人終申威於四游則蕭張之計不亦遠乎余
嘗論之漢祖猶龍項氏如虎龍雖困而能變不測虎
雖雄而其力易摧一神一鷲宜乎曼絕然艤舟不渡
甯雖報德亦可謂知命矣自湯武以干戈創業後之
英雄莫高項氏感其伏劍此地因作賦以吊之

靈泉賦序

唐 李德裕

子林居西嶺平壤出泉廣不逾尋而深則盈尺自東鄰故丞相崔公至谷口故丞相司徒李公凡別墅五六皆謂之平泉實發源於此觀其湧不騰沸淡然冽清冬溫夏寒明媚可鑒其靈泉之蘊也予往歲獲戾放逐再罹謫傷泉必變色久而後復昔傅長虞庭有湧泉以其色在夏則冷涉冬而溫乃為神泉賦况潛靈蘊異美過神泉因效長虞所作偶成此賦

靈泉賦序

牡丹賦序

唐 李德裕

予觀前賢之賦草木者多矣靡不言託植之幽深探斷之莫致風景之妍麗追賞之歡愉至於宣物良有未盡惟牡丹未有賦者聊以狀之僕射十一丈府為儒宗詞賦之首聲氣所感或能相和又見陳思王賦序多言命王粲劉楨繼作今亦效之邀侍御裴舍人同作

牡丹賦序

柳栢賦序

唐 李德裕

夫受天地之正者惟松栢而已。故聖人稱其有心美其後彫。豈無他木莫可爲匹乎。嘗歎栢之爲物貞苦有餘而姿華不足。徒植於精舍。列於幽庭。不得處園池之中。與花柳相映。獨此郡有柳栢風姿濯濯。宛若茂楊。而日霜停雪。四時不改。斯得謂之具美矣。惜其生而遐遠。人罕知之。偶爲此賦以貽親友。

柳栢賦序

重寫益州草堂寺畫記

唐 李德裕

益州草堂寺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代稱絕筆。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續事。靡不造真者。昔巖野旁求。徒聞審像。稽山高逝。惟上鎔金。孰若記之丹青。妙盡神照。楚國祠廟。魯王宮室。泊此邦。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粲然可觀。雖有恭於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入虛室而烟霞暫披。拂浮埃而瑤林斯覲。余以精舍甚古。貌

重寫益州草堂寺畫記

像將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模於郡之廳所。追維二漢臺閣。皆有圖寫。黃霸于定國。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于康德行君子。而在功臣之右。今之所取。意在斯乎。圖畫既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叙其事。詔詣來哲。大和四年閏十二月十八日。西川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贊皇縣開國伯李德裕記。

成都記云益州草堂寺在府西七里云浣花亭三

里溪水滌環林水蕭寂

爲華州志

二

懷松樓記

唐 李德裕

懷松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子獲在內庭。同僚九人。丞弼者五。數十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三州守李公而已。洎大和已丑歲。復接舊老同升台階。或纔歎止。輿已協白雞之夢。或未聞稅駕。遽有黃犬之悲。向之榮華。可以悽愴。况余憂傷所侵。疲爾多病。嘗慨北叟之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隱。曲軒傍施。僻甌竹樹。陰合簷檻。晝昏喧雀所依。涼飈罕至。余盡去俗。懷松樓記。一
塚。敞爲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密篠而近對。嘉樹延清輝於月觀。留愛景於寒檠。晨憩宵游。皆有殊致。周視原野。永懷崧峯。肇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庾公不淺之意。爲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廳事前有大辛夷樹。亦爲草木所蔽。

平泉山居雜記

唐 李德裕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
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游沅湘望衡嶠先
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目伊川嘗
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源泉樹人烟目所存正是北
州梨棗熟夢覓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
洛之志前守金陵于龍門之西得喬處士天寶末避
地遠游爲荒榛首陽翠微尚有薇蕨山陽舊徑唯餘
平泉雜記

竹木吾乃剪荆榛驅狐兔如立班生之宅漸成應更
之地又得他州珍木奇石列于庭際平生素懷于此
足矣吾嘗以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
來賢達多有遺恨至于玄祖潛身于社史柳惠養德
於士師漢代丙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難
及矣越蠶激牛以肥遁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美
焉范曄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邵禹見功臣多敗委
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吾者刈葵無衛足之知處鴈有
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

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
子弟也吾百歲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
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
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
君于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
不慕之唯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平泉雜記

芝俱鄒衛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峽之巖端琅邪臺之
水石布于清渠之側仙人跡鹿跡之石列于佛樹之
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刺中之真紅桂檜
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黃檗
東陽之牡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蓼青檉黃心枕
子朱山龍骨近于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筆樹楠稚子
金荊紅筆密蒙勾栗木其草藥又得山薑碧百合

平泉草木記

三聖記

唐 李德裕

大聖祖玄元皇帝

有唐寶歷二年歲次丙午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
王清玄都大洞三道弟子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
軍事守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團練觀
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李德裕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代先靈下
為一切含識於茅山崇元觀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

三聖記

老君

按史記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
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夫君子得其時
則駕馭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
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
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而已孔子
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

增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雨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尹真人

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願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喜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迎之果符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

流沙西服巨勝寔莫知所終

玄真子漁歌記

唐 李德裕

德裕頃在內庭伏觀憲宗皇帝爲真求訪玄真子漁歌歎不能致余世與玄真子有舊早聞其名又感明主賞異愛才見思如此每夢想遺跡今乃獲之如遇良賓於戲漁父賢而名隱鷗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其嚴光之比歐處二子之間誠有裕矣長慶三年甲寅歲夏四月辛未日湖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記

漁歌記

漁歌如左

烟波釣徒玄真子張志和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右一

釣臺漁父相爲裴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橫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

右二

晉溪灣裏釣漁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

反着荷衣不歎窮

右三

松江蟹合主人歡，
菰飯蓴羹亦共餐。
楓葉落荻花乾，
醉泊漁舟不覺寒。

右四

青艸湖中月正圓，
巴陵漁父權歌連。
釣車子，掘頭船，
樂在風波不用仙。

右五

漁歌記

二

過大孤山

唐 李德裕

余剖符淮司，道出蠡澤，
屬江天清霽，十里無波，
點大孤於中流，昇旭日於匡阜，
不因左官，豈遂斯游？
謝康樂尤好山水，嘗居此地，
竟闕詞賦，其故何哉？
彼孤嶼亂流，非可倚匹。

其二

冷湖口北望匡廬，
二山影入澄潭，
峯連清溪，江水無際，
烟景相鮮，
公流而東，若存世表。

過大孤山

一

書白蘋亭

唐 李德裕

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后舊居之側移植蘋洲至今滋茂余頃歲徙根於金陵桂亭奇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爲此賦以代美人託意焉

柳吳興卿詩曰汀洲采白蘋日暮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

書白蘋亭

八

一

劔門銘

唐 李德裕

群山。西來。波積。雲屯。地險。所會。斯爲。蜀門。層岑。峻壁。森若。戈戟。萬壑。奔東。雙飛。高關。翠嶺。中橫。巖然。黛色。樹茲。雄屏。以衛。王國。峯拔。井幹。溪回。溝洫。嚴守。重扃。隱如。臨敵。運有。隆替。無地。險阨。閉于。昏頑。開于。有德。馬錯。西戎。蜀侯。敗績。艾出。陰平。禪亦。來格。與在。憲祖。英爲。四克。始剪。蜀妖。遂清。邛棘。蠻夷。軌道。諸侯。述職。武臣。銘之。金石。乃刻。

劔門銘

八

一

劔門當中有一峯峻嶺橫峙望若列屏此一峯最奇而說者未嘗及也

尊號玉冊文

唐 李德裕

惟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棕朝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

尊號玉冊文

臣聞在昔周宣僉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邛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開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雲螟飛蔽天先帝威之黎人懼焉乃於至聖遺大投艱迄茲成功厥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合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三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佞幸

尊號玉冊文

二

絕背公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正也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惟陛下得之曩者北狄矜功耗盡中國種類磐牙根柢封殖異術肺腑縞衣如茶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旣而龍祠壙滅携國欽寒質帝女蹙海疆有恨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梟將率旗剛旃兵塵穹廬火烈荆榛燬副幟碎輜輶六歲遁逃貴王生還刻滅妖述剿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親譯來獻而又姦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行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親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食日精甲十萬積殺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斷霆聲群疑冰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迅雷而破山任獨異則板天井而振上黨伏吳漢則發突騎而窺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於天子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亂纔秣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犄將多降不勞師克粵人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

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慎來賀景剪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禋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玄貺陛下猶謙遜而五諫之勤請弗已乃屈已以俞之雲漢爲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具德所以成教化也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

事竣玉冊文

三

謹言

熙我王度玉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

奉宣撰贈回鶻書

唐 李德裕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隣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歸親戚朕每弘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絕漠臨長諸蕃名聲既雄部伍其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感拚傾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務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

澤贈回鶻書

摩尼等勸退渾黨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大難以涉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況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隳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一令皆告于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絕言議想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視喻朕

意

儀贈回鶻書

二

奉宣撰賜太和公主敕書

唐 李德裕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屢險難備。惟屯苦朕。每念于此。良用惻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叙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覓。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增屬幕。何以禦冬。肉飯醑漿。且非適口。朕撫寧萬寓。子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爲三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俯禦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藉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孽。回鶻託以私讐。恣爲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敢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爲詞。若恃我爲親。稟姑教令。則須

便自戢歛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令其知分更不徇非塞外所寒且無絲續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因回鶻請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如別錄

賜公主敕書

二

賜党項敕書

唐 李德裕

敕自爾祖歸款國家依附邊塞爲我赤子編於黔黎牛馬蕃孽種落殷盛不侵不叛頗效信誠比聞邊將不守朝章失於綏輯因緣征歛害及無辜念爾遠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實惣元戎所冀群師聽命而不敢自專諸部懷怨而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和寧如聞莫顧私恩遂懷憑恃攘奪不避於官物驅掠罔憚於平人擅興甲兵恣行攻劫豈有朝廷內地賜党項敕書

輒此賜張道路阻艱商旅殆絕朕便欲詔命諸鎮同力勦除深慮玉石難分善惡同斃今再爲條例各使得宜却令將指揮許其處斷如有仍濫政乘公平並遣巡院奏聞朝廷必爲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猶敢倡狂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茲宣示當體朕懷

賜王元逵詔書

唐 李德裕

材幹筋革出自江淮除進奉之外並敕令所禁蓋以有國之制固須立防朝廷法度理當盡一卿國之懿戚時之信臣方進勁兵坐清殘孽誠宜假以利器壯以軍威朕之於卿固無愛惜但以河朔數鎮事體應同若一度賜卿必傳相援側恩信不一非撫御之遠圖賜與煩繁糜朝廷之舊制卿是朕之心腹必合樂守憲章故示至懷想當知悉

李宣撰賜石雄詔

唐 李德裕

敕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師朕所以求賢為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况卿受八一之詔初無辦嚴盤丈八之矛果能盪寇奪言勲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諒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于衆梟兆於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龍驤建旆必協渡江之謠舊史昭然冥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堪賜石雄詔

星煥乎龍庭為國大慶勉弘方畧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于劍閣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論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有輕敵未足耀奇朕惜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于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入昌稀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為萬人之帥啓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在于平賊不

在輕身爲將。本于坐籌。寧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當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遇。

魏賜布雄詔人

二

奉宜撰賜回鶻盟沒斯等詔

唐 李德裕

敕回鶻盟沒斯特勒那頡頏特勒悉勿頡特勒烏離
思特勒赤心宰相等張賈等回知卿等欲遠赴闕庭
自申忠款。眷言深志。豈忘于懷。聞卿等本國頃因饑
荒。遂至離散。親屬內叛。諸部外侵。新立可汗。猶未安
定。既是國中所奉。則爲卿等君親。古人云。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義而後其君者。想卿等本心。必思推戴。況
回鶻代雄。朔漠威服。諸蕃今已破傷。足堪悲憤。若皆
自爭雄長。不顧其君。各據一隅。必更衰弱。深慮從此之
後。爲諸蕃所輕。與卿等本國代結姻親。久修隣好。每
念於此。良用惻然。與卿等爲謀。須務遠大。莫若自相
率勵。同奉可汗。與復本蕃。再圖強盛。朕欲召卿赴闕。
親論此懷。又恐可汗聞知。謂朕幸其艱危。因有招納。
益欲深全國體。兼爲卿等避嫌。以此思之。難遂於請。
卿等宜早歸本國。不更滯留。卿等表請器甲。朕君臨
萬國。非止一蕃。祖宗舊章。不敢逾越。國家未曾賜諸
蕃器甲。卿等亦合備知。若一處開恩。必自茲援例。則

州般次舊例須待可汗遣驄馬迎聖方令進發可汗
信使未至難於遣行今有賜物具在別錄以卿等率
先向發特示優恩緣新立可汗未受朝廷冊命數降
使至卿等部落亦恐非宜所有賜資止於此度想卿
等明識深諒朕懷便令高品魏敬休宣諭想宜知悉

賜賜同賜詔人

十一

贈裴度太師制

唐 李德裕

救堯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
于成康永惟其人是屬良相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
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昆累聖之鴻業經緯之
志華皓不衰功勳爛然圖史輝煒奸邪所忌範曉于
時僥氛霧既閒魚水將協條風孰見其喜愠零雨皆
美其來歸未踐明廷遽嬰沉痾鳳凰莫翔于舊沼虛
舟長往于夜川殂謝之初朋黨異議贈典不稱人情
贈裴太師制本

一

嗚然屬告類上玄煥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
既極于維師恩有加于在昔豈必望鄧侯之壘方念
茂功過梁道之祠乃思遺美以茲爲勸可不務乎

贈故蕃維州城副史悉怛謀制

唐 李德裕

敕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慟
哭近則張愿之城河外朔方底寧乃蕃維州實爲險
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沒爲戎疆垂六十載故
蕃維州城副史悉怛謀嘗解辦髮獻其壘垣議臣托
以重責其誠款導令束縛歸戮虜庭彼獲甘心幾
無意類昔常山臨代爲全趙之寶符河西絕羌斷西
戎之右臂并茲要害用長寇讐至今蜀人言必流涕
贈悉怛謀制人
登陳湯之專命由匡衡之廢忠言念始謀久罹幽枉
受加寵贈用慰貞寬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唐 李德裕

敕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
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之才推明其志淮
陽好政則以玄成禮讓之節鎮靜其浮前王令猷百
代良法況朕建立元子錫之粵區朱邸初開黃髮是
憲以兼謨慷慨納說有爰綵正席之忠以東之取舍
俟時有貢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欺歷職
有聲居正無撓舉其素行擢在首僚爾宜廣德義之
德兼謨兼制人
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于問寢敬不絕馳化與心成
中道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唐 李德裕

敕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于公以容駟高閑虞氏以升卿名子其所全活不聞大賢猶誠感幽神慶流苗裔矧乃祖往以淑問嘗爲理官屬政在呂宗謀克王室將相陷辟忠良受誣而深念群獄之冤固拒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履危機義激命輕仁爲已任有是陰德宜單後是爵風度粹和文詞溫麗列於清憲雅有貞標旣旌先正之忠爰舉賞延按徐員外制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可

進所撰點晏斯可汗書狀

唐 李德裕

右奉宣令臣與書內添堅見事者緣未審知點晏斯的是堅見之後恐須粗言梗槩未可明書今已依宜添改其間有詞意未盡處亦更加添臣學識空虛文理淺近再陳嚴展伏積兢悼謹連封進

進市汗書狀

進新舊文十卷狀

唐 李德裕

四月二十三日奉宣令狀臣進來者伏以楊雄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五征在弱齡卽好辭賦性情所得衰老不忘屬吏職歲深文業多廢意之所感時乃成章豈謂擊壤庸音謬入帝堯之聽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跼蹐慙惶神魂飛越謹錄新舊文十卷進上輒瞻宸嚴

進新舊文狀

一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唐 李德裕

右緣回鶻旣已討除須令殄滅今可汗窮蹙正可擊擒忽萬一透入黑車子部落必恐延引歲月勞師費財望速詔忠順令進軍於山外黑車子去路邀截恐振武軍馬數少其李思忠下沙陀五百騎易定軍馬一千騎便令何清朝押領同去如至陰山北麓知回鶻猶在舊處便令從北進軍取背則前後受敵必有所逃未審

請發回鶻狀

一

天井冀氏行營狀

唐 李德裕

右昨者初夏頻請進軍所冀未熟之時便見次第今
炎毒已甚迫促稍難殷宗伐鬼方周公東征皆三年
乃剋淮蔡滄景亦三四年王者之師以全取勝急攻
則狂賊得計稍緩則賊勢日窮況出內庫貨財以資
軍食計量饋運必及冬間緣兩道皆有供奉官非惟
節將心不敢安難於擇使亦恐營柵甚暑不易祇供
望恩詔各令且回兼詔示王宰石雄亦不可稍緩之
意但云時方炎暑恐供奉在彼有妨戎事任卿自擇
便利不得安閑

進真容讚狀

唐 李德裕

奉宣令臣撰者臣幼習儒風莫能勵已長從吏役無
所成名雖嘗忝禁林獲掌綸命學既慙於刻鵠文有
愧於雕蟲陛下假以恩光常加寵飾賜令撰述益荷
殊榮但以談笑者豈測其高酌海者莫知其廣聖功
神武睿德文思雖欲贊揚實撰不逮今已撰訖謹連
封上塵黷嚴扈無地自容不任兢惶榮抃之至

進真容讚狀

謝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官狀

唐 李德裕

伏以遠夷率服大國綏懷一失良圖千古不復悉怛謀仰天歸命空壁求降據其款誠已絕羗戎之望執之爲戮實傷義士之心受降之時臣與其盟詎力不能據心實懷慙運屬聖明合申幽枉輒敢論奏豈望聽從陛下用周文之心已同葬骨念汧城之枉仍賜書臣忝補鉤衡嘗居戎帥仰感玄造倍百群情臣不任

奏惟謹狀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却執送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唐 李德裕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其時與臣讐者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從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爲邸支報讐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被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瀘平州之衝是漢地人邊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于南路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臯以經畧河湟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

莽熱來救雉。牒高峻。斷衝難。及于層霄。鳥徑屈蟠。猛士多。麋於礪石。莫展公輪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今乃送款。與臣告之以須俟。奏報貴探情。僞其悉。但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卽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

論本和狀

人

上

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與於竹舂。及將卽路。冤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旣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携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恰樂。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收送鄧叔。簡冊昭垂。況乎大國負此異族。絕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職由愚臣。陷此非罪。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鑒。退獎忠寬。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

論本和狀

人

三

伸冤。警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

請市蕃馬狀

唐 李德裕

右訪聞蕃渾羊馬多在渾河川恐啓戎心更來侵掠
回鶻未退尤須備邊朝廷比來所乏最在戎馬因此
收市深得事機宜收壯馬令入東屯保無散失臣等
商量望委劉沔誘諭蕃人緣回鶻常有意劫奪恐蕃
人作主不得應堪服衣甲壯馬並與收市其以太原
見貯戶部物充賞價知市收得後旋送樓煩監收官
諸道若有欠闕卽量賜與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劉
請市蕃馬狀
一
沔詔處分未審

論幽州事宜密狀

唐 李德裕

右臣伏見報狀見幽州雄武軍使張仲武已將兵馬
赴幽州雄武軍使今日奏事官吳仲舒到臣宅臣扶
疾與之相見細問雄武只有兵士八百人在此外更
有土團子弟五百人臣問兵馬至少如何去得仲舒
答臣云只繫人心歸向若人心不從三萬人去亦無
益據此說卽是仲武得幽州人心又云張絳初處置
陳行泰之時已曾喚仲武欲讓與畱務是衙門內一
論幽州密狀
一
二百人未肯仲武行至昌平縣去幽州九十里却令
歸鎮臣又問萬一入不得卽有何計仲舒云幽州軍
糧並貯在媯州及向北七鎮若萬一人未得却於居
庸關守險絕其糧道幽州自存立不得伏以陳行泰
張絳皆是邀求符節固不可比仲武先布款誠候朝
廷指揮因此援用必能盡節加之恩寵亦似有名緣
在假未獲面奏謹先密奏伏望畱中不出

謝賜錦綵銀器狀

唐 李德裕

中使田獻鐸至奉宣聖旨臣前件錦綵銀器等臣伏聞虞舜舞干而苗人來革周穆徂征而荒服不至卽知王者之功莫大於耀德戢兵安人柔遠伏以陛下聖德廣運神武照臨息雷霆之威而蠻夷自服弘天地之德而邊鄙又安臣願以鴻猷播於蕃師因綴古今之事庶堅忠義之心豈意慈容厚加寵錫班行聳聽里閭生光非止闔門之榮實增後代之價仰慚恩

謝賜錦綵銀器狀

覆倍積兢惶

議禮法等大事

唐 李德裕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臣疑滯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爲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

議禮法等事

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

條疏

唐 李德裕

一雲州之北並是散地備禦之要繫把頭烽今符澈雖修繕已畢把頭烽內並未添兵鎮守事同虛設恐不應機未廢把頭烽以前把頭烽後併合抽却望令巡邊使速與符澈計會却抽舊兵依前制置如舊兵已少卽與太原城下及開處抽兵共與山東連接處及西北鎮兵不在抽限如更要築堡城亦委逐便制置

條疏

太

一三受降城相去四百里自置天德軍及振武節度其東受降城中並在腹內都無大段兵馬鎮守就中中受降城不過三五十人古城摧斷都不修築今虜衆在陰山之北山中盡有過路若突出山南便入二城卽天德振武當時隔斷其中受降城本是突厥拂雲詞最是要地今天德人力不及望令太原振武共出三千人速與修築便令鎮守卽天德形勢自壯虜騎不敢窺邊

一東受降城緣是近年新築城內無水城外取金河

水克飲又於城西門掘一二十井若被圍守卽須困蹙今築月城護取井水其張仁愿舊城頗當要害張惟清錯奏恐黃河侵壞先賢制置皆有神靈保持廢來二十年基址依舊園蔬樹木至今盡在隔河便是勝州相去數里望委巡邊使與符澈計會如何却復舊城至爲穩便

以前件臣等伏以回鶻在邊切須有備邊備旣壯制置不難訪問利害大約如此

一要切須得使臣專往自驗機宜謹具條疏如前其

條疏

太

二

開條疏不盡者望委巡邊使與所在節度使商量聞奏謹具如前條疏應接天德討逐回鶻事

一請速降中使齎敕至雲朔天德已來宣諭生熟退渾及党項諸部落等待天德交鋒後任便出軍討逐如得羊馬錢物奴婢等任便本主自收官中更不尋問仍據煞數回鶻多少別議優賞

一自古出師皆有副貳以防主將有故便須得人石雄驍勇善戰當今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副使兼馬步都知兵馬使仍令平攻討仍勒乘遞赴天德軍

一回鶻藥羅葛元政馬價絹望且勒雷在振武令中使與忠順同檢點收管如田牟已用兵其藥羅葛元政便望委忠順收錄如請歸降仍作般次送付大原除首領外委劉沔且散配儀沁嵐石等州去塞遠處安置並官給糧食如不肯降即須收係待後處分其趙進用等亦望詔劉沔收管其首領於公館安置長行等散配諸處

一田牟都似不曉兵機奏狀已出三千人拒回鶻計其兵數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城內豈免空虛馬

條陳

太

三

上馳突是戎虜所長攻城圍守戎虜所短田牟只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輒不得出兵野戰待諸處兵至方可逐便討除

一回鶻馬軍難於支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望於浙西取弩手三百人令取河曲路赴天德如所在逢回鶻便令把隘及依叢林射馬河曲路與天德直對兼經歷鹽夏等州所在要處便堪應急到天德後權取田牟指揮

一盟沒斯誠款雖未知真偽然早要別加官爵縱使

不誠亦是反間且要獎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

諸蕃知朝廷只是責可汗犯順非是要滅回鶻

一回鶻旣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旋給糧食通過太原取優賞不得雷在天德兼並駕

以前臣等商量若待天德奏到已恐不及事機望付翰林各撰密詔令中使向前審詳事勢如已接戰便須准此處分如蒙允許其石雄便須今日降敕未審

條陳

太

四

窮愁志

唐 李德裕

予頃歲吏道所拘沉迷簿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
晤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爲一
論世乎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三卷消此永日
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悶之思頗有
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文章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
窮愁志

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
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
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
聲窮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
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
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惟蘇庭碩叙事之外
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
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
隋珠不能無額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

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

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爲妙故休
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
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
而止或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
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
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
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
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
窮愁志

折羣疑相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
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爲百獸所伏然
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爲
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蒞淮海屬

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明洞澈雖水精
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
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
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余膏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
命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
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額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
劉弋之拳李夫人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而粹
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
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窮愁志

禱祝

八

三

語曰丘之賜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
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
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
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避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
意雖在畎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
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掾
屬祈禱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
宵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間居三日

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
治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左黎庶謳歌至今古人乃有
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
也苟誠能達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爲
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
祭所以受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黃冶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却無有然天地萬
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

窮愁志

八

四

石室之間生雪床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
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砂激
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倘至人道與
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
以藥石鎔鑄術則疎矣昔人問楊子鑄金而得鑄人
以孔聖鎔冶顏子至於殆庶幾亦猶造化之鑄丹砂
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
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密
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祥瑞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美至麗無不爲妖覩之
宜先戒懼不可以爲禳祥何以言之栢靈之世多驚
鳳丘墳之上生芝草神仙之物食之上可以凌倒景
次可以保永年生於丘墳豈得爲瑞若以孝思所致
則替賸之墓曾昏之墳宜生萬枝矣何者爲仁孝之
瑞唯甘露降於栢栢編鹿素烏馴擾不去皆有縞素
之色足表幽明之感貞元中余在甌越有隱者王遇
好黃治之術暮年有芝草數十莖產於丹竈之前遇
甌志 五
自以爲名在金格暢然滿志逾月而遇病卒齊中書
抗有別業在若耶溪忽生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
去世又餘姚守盧君名從在郡時有芝草生於督郵
屋梁上五綵相鮮若樓臺之狀其歲盧君爲叛將栗
鏗所害置遺骸於屋梁之下並耳目所驗非自傳聞
由是而言則褒姒驪姬皆爲國妖以禍周晉綠珠對
娘皆爲家妖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又黃河清而聖
人生徵應不在於當世明矣柳谷玄石爲魏室之妖
啓將來之端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桑

災雉雉之變耳

喜徵

陸賈稱蟠子垂而百事禁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
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常思之蓋以人肖圓方之形稟
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歆然感
氣發於圓首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海燭照
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沉悴雖不能自覩其鑒
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
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蟠子垂於簷楹之間
室有明燭膏燼必垂於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
冠冕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祈祭西嶽文

唐 李德裕

惟神作鎮中土據于西陲積高炳靈宅神明之與少
陰協德成天地之功恭聞烈祖玄宗御曆永年祭必
受福秘藏昭寶金刻猶存近者陰澤稍愆宿種未茂
精意纔達甘液驟零既紆播種之勤已獲流根之潤
今因報德再竭至誠某積奉丕圖勤勞七載恭已思
道豈敢怠荒屬縣虜南侵震驚朔野兵鋒一舉羣孽
皆焚潞子嬰兒梟首魏關參墟叛將面縛壘門成此
祈祭西嶽文

一

武功無非幽贊又以釋氏之教出於西夷棄五常之
典絕三綱之常殫竭財力盡耗生人黜其異端以正
王度庶可復古諒非近名屬以忽於所慎寒暑成疾
曠時且垂於勿藥昧且徒切於求衣如某政教不明
宜有陰譴刑罰不中未合天心實希明神許其改悔
永保宗廟以安邦家所疾日瘳平復如舊昔成湯自
咎者六零雨消災宋景善言者參洪星退舍至誠所
感前史昭然誠信不欺恃神正血職不誓於丹臚嚴
奉明靈敬陳忠懇伏望臨鑒

自殊細響

祈祭西嶽文

二

祭韋相執誼文

唐 李德裕

維大中四年月日趙罷李德裕謹以疏禮之奠敬祭
于故相韋公僕射之靈嗚呼皇道咸寧藉于賢相德
邁臯陶功宣呂尚文學世雄智謀神呪一邁讒疾投
身荒瘴地雖厚兮不察天雖高兮難諒野極澗蘋晨
薦拒嚙信成禍深業崇身喪其亦京跡南服從公舊
丘永泯軒裳之顧長爲懷錫之愁嘻吁絕域瘴瘴而
周僮知公者測公無罪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心若
奉韋相文 本
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吊願與神遊向餐

李習之文抄

送馮定序

答韓侍郎書

答皇甫湜書

答朱載言書

謝楊郎中書

與淮南節度使書

與陸修書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習之

答開元寺僧書

進畫馬屏風狀

復性書 平賦書

行已箴

江州南湖堤銘

舒州新堂銘

泗州開元寺銘銘

拜禹言

解江靈

命解	國馬說	五木經	截冠雄鷄志	皇祖實錄	何首烏錄	來南錄	題峽山亭	題枕柳亭	題虎丘	題韋氏月錄	題燕太子丹傳後	陵廟日時祭議	高愍女碑	故處士侯君墓誌	兵部侍郎武公墓誌	秘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公墓誌	叔氏墓誌
----	-----	-----	-------	------	------	-----	------	------	-----	-------	---------	--------	------	---------	----------	--------------	------

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墓誌	祭吏部韓侍郎文	祭故福建獨孤中丞文	祭峽州李使君文	爲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	---------	-----------	---------	------------	-----------	----------

送馮定序

唐 李翱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振耀于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其心謂生無戚戚蓋以他人爲解子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情而爲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耶故謂生無戚戚定序

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遊成都成都岷峨山合氣于江源往往出奇怪之人古有司馬相如楊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聞生遊成都試爲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耶其風侈麗奢豪藉人易留生其思逮出于劍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答韓侍郎書

唐 李翱

還示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爲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爲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知不足以察人爲累耳苟以爲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爲

答韓侍郎書

少矣其鑒賞稱頌人初未甚信其後卒盛名爲賢士者故陸欽州韋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此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詞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爲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權於時栖栖惶惶奔走恥辱求食不服自一千年來賢士

屈厄未見有如此比者尚汲汲孜孜引薦賢俊如朝
飢求食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
有位於朝或如兄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
如武萬一有之若陸欽州韋簡州之比猶奔走在泥
土則當引罪在已若狂若顛胡雖飢不及求食曠雖
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閉眼而不觀視遷榮如鞭笞宮
割之在躬夫又何樂而得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已
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妨代有聖人肩排而生曾有
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武

客韓侍郎書

二

無之奈何乃言唯公與不材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
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孜孜汲汲無所
愛惜引援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
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
汲汲爲之先後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俊耳與
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
大官甚知重陸洵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
莽則導之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
洵之賢彰然矣某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于天

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
洵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與
不如不知也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
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未得志
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已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
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瞍夫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
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
墜則殊其所以爲墜則同也天下皆離婁也如瞽者
鮮矣則其墜者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

客韓侍郎書

三

以自勵非欲刺乎富貴之人當爲再三讀之以代擊
磬而歌焉爾再拜

答皇甫湜書

唐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祗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媿僕性不解諂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與于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畧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

答皇甫湜書

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推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則灰燼而泯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加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材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

答皇甫湜書

二

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疏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耻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才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以爲本羣黨之所謂爲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爲非者僕未必以爲然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期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懸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

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
之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
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
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安能使子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
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
幸無怪

答皇甫湜書

王

答朱載言書

唐 李翱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
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
可則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
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具猶不足辱厚命況如某
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而深宏者耶
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畧陳其所聞蓋行已莫
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
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
也相人之術有二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
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
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
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
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撥章稱詠津潤燿麗六
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
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
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

答朱載言書

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艸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穠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奏美新王褒儻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惓于羣小此非對也

也閑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詩曰朕聖讒

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將采其

劉廙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彼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柘閑閑今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楊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古者不成又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由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嚬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

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執賢子游曰有澹臺

客朱載堉書入

四

誠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章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者竊懼足下不思乃蹈于此章踐之與鄒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基頓首

謝楊郎中書

唐 李翱

月日鄉貢進士李翱再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于閣下累獲咨嗟勤勤不忘翱率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稱譽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遐想其人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况親遇厥人觀厥人哉幸甚幸甚翱自屬文求舉有司不獲者三栖遑來往困苦饑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竊惟當茲之謝楊郎中書入

一

士文行光明可以爲後生之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雖或知之欲爲之薦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囚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一人焉夫如是則非獨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爾所知古君子於

人之善懼不能知、既知之、耻不能譽之、能譽之、耻不能成之、若窮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爲閣下之所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門下哉、

謝楊郎中書

二

與淮南節度使書

唐 李翱

翱自十五以後卽有志於仁義。見孔子之論高第。未嘗不以及物爲首。克伐怨欲不行。未得爲仁。管仲不死。子糾復相爲讎。而功及天下。則曰如其仁。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然則聖賢之於百姓。皆如視其子。教之仁。父母道也。故未嘗不及於衆。馬近代已來。俗尚文字。爲學者以抄集爲科第之資。曷嘗知不遷怒不貳過。爲典學之根乎。入仕者以容和爲安富之路。曷嘗以仁義博施之爲本乎。由是經學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外而不講。幹辦者爲良吏。適時者爲通賢。仁義教育之風。於是乎掃地而盡矣。生人困窮。不亦宜乎。州郡之亂。又何怪焉。竊嘗病此。以故爲官不敢苟求舊例。必探索源本。以恤養爲心。以戢豪吏爲務。以汰令自檢以知足。自居利於物者無不爲。利於私者無不誦。比之時輩。亦知頗異。思齊古人。則十曾未及其一二。爲恨耳。自到有改易條上者。亦有細碎侵物彰從前之失。太深不令條上者。

縱未窮盡亦十去其九矣唯三兩事卽須使司處置
已有申上者未蒙裁下謹具公狀若或並賜處分則
當州里無弊矣蓋古人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
不肖既已謬蒙十一叔知獎如此其又何敢不言
再拜

東節度使書

二

與陸慘書

唐 李翱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
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
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
安所歸乎與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
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
嘗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之文
大忽然而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
與陸慘書 本
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
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
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
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
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
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
所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
之所爲者亦書以贈焉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唐 李翱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
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豈刁易
牙信而齊國亂身亡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
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德
格於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知
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
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
薦張僕射書

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
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
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
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爲
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管夷吾用所
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豈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
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豈刁易牙爭權不葬而
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
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

薦張僕射書

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
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
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者孰有如執
事之好賢不倦者乎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
不見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莽亂事知
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
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莽執事又知其賢將用
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觀愈皆豪傑
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十年無
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寔
爲執事惜焉豈唯翱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
多爲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莽執事
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
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
蕭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
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然咸
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
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

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碍。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士也。未嘗執事。知之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薦張僕射書人

三

崇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叙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它人之所得。而人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

它日爲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窮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答開元寺僧書

唐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籍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翔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

答開元僧書

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之甬之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甬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時之於紀爾及蔡邕作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盛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立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爲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爲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容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銘鑄之勤勞耳非爲勅功德垂誠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

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爲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順吾心以須聖人爾阿諛從時則吾不忍爲也故久未承教爲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爲之者甚衆矣何當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將過淮而南吾以通

答開元僧書

意且爲別也

二

進畫馬屏風狀

唐 李翱

右臣近得前件馬樣以其圖寫諸家稍殊試爲短屏
備以文彩觀其體閒色浮氣逸神駿練影吳浦指山
川而不搖花攢上林若雨露之新洗或屈膝千里或
長鳴九霄管以負圖爲寶今願捍蔽成功彤影不殊
効用何別謹表成十二扇隨狀奉進若以時從啓閉
猶足靖於埃塵儻將用以驅馳庶可效其筋力謹敢
輕冒職恩伏深

畫馬屏風狀

復性書

唐 李翱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
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于凡人晝無所作夕
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
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忘且離也
人之不力于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
之于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于禽獸虫魚者豈非道
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人得之甚難也

復性書

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其難得
之身而不專專于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
異于禽獸虫魚者亡幾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
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
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者則稀矣當百
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
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于朝日之時耶然則人
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
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

之終日志于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
獨何人耶

復性書

平賦書

唐 李翱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
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
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
爲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爲政者莫大於
平賦書
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
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
饑四人之苦也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
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
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
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旣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
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
重歛之爲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
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

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方有所
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
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
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
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
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公
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彊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
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
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
平賦書 入 二

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
章章然乎人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
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
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人雖莫不知
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
秦滅古泝墾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
卒復邇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
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爾

凡爲天下者祇千里之都爲千里之都者祇百里之

州爲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二百
有四十步謂之畝三百有六千步謂之里方里之田
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
五十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方里之
內以十畝爲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蔥韭菜蔬之
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
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
剛遂溝洫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
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
平賦書 入 三

如之高山大川則郭其中斬長緩短而量之一畝之
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
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
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
川大途剛遂溝洫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
蔥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
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
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
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

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息
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費
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
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
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明遂
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慈蕪菜蔬之
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
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
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

平賦書

八

四

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于天子
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
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
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
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
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太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于
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于食
糧家之口多寡出公困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
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膏戒必

平賦書

八

五

精勿濡以內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費
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
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
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
者得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
其生屋室相隣烟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
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
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十里而彼乎四海
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
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行已錄

唐 李翱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錢。慢謔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唯禮自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行已錄

十

江州南湖堤銘

唐 李翱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蒲之。截南陂築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畜水爲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翱。歌以記之。辭曰。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潯潯南陂。冬乾夏溢。九江漲潮。潛潛逆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火波其颿。匹尤切亦有舟航。覆溺之憂。檐樞登路。車輛其舟。童叟涕墮。老嫗號愁。歷古江州。湖堤銘入。

茲就爲我籌。漚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拒江。其錢備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闡臻。莫不。其錢響振。其墟。護精。不督而勤。是既成止。固。起。堅若石城。障爲瀾水。蕭楚焚。鴻鵠。唯。或食或祀。長堤坦坦。植之楊槐。架谿飛。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舒州新堂銘

唐 李翱

先時寢壞。有隘有植。乃作斯堂。高嚴旗旗。六楹四楹。裝重架虛。舉拱不設。簷栱祛祛。嚴不越度。險而有餘。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其泉源。志肆其紆。吏事既退。齋心以居。思民之病。擗斧而鋤。弗敢逸囑。謹終猶初。大旱之後。隣邑成墟。獨我州氓。樂哉胥思。鬼神所福。事非在予。丞相以言。乃下徵書。復官于朝。以解前疽。刻銘于斯。永永羣舒。

舒州新堂銘

泗州開元寺鐘銘

唐 李翱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飄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功成。於是隴西李翱書辭以紀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鑄大鐘。成先時厥初。罹于天。箇波沉火。燔既浮。爲薪既蜚。爲塵澄觀之初。恢復其居。革舊而新。環牆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後勿踰。其徒不譁。咸服其勤。有加于初。屋室既同。乃範乃銘。乃作大鍾。乃懸于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霆。鏗號其聲。淮夷來警。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斂。千僧戮力。願昭其績。乃銘于石。

開元寺鐘銘

拜禹言

唐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于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祝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卯及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拜禹言

解江靈

唐 李翱

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述東暮宿在江潯水既平月高極明萬物潛休遠爲微聲坐久力疲閉扉將瞑聞江中有如賈人相與言曰與子商游十有餘年不識我愚託我如親相得之歡百賈誰如泰山役召子代予力雖不能志願如初自昔及茲未嘗汝薄利必以告害斯其度誓當結固永守終樂汝之責人慘若五刑小不順汝亦何足聽汝心好惡灼若天星動此

解江靈

孔丘其神且明異汝者斥諂汝者榮苟不汝隨絕如詛盟人實難知堯所未易我雖受責敢喪前志薦汝利汝舟憂不暨終何能成惟力所至豈不汝怨我道無二曰余虛言鬼神來稟汝實異茲翻然改作瘡痍生心洗刮不落巧避我長善探我惡短我如墜譽我如縛人或美我汝閔其目人或毀我汝盈其欲充汝之心飽汝之腹雖汝子孫亦所不足我實蒙頑爲汝之辱動多尤悔羸敗不畜汝既富厚享天百福筋骨堅強婢妾約綽財貨積委屋室豐渥我從此去非曰

道薄。願汝我忘。無盛其毒。言未訖。余叱之曰。人生若
流。其可久長。須臾臭死。譬若電光。用心平虛。天靈所
臧。得失是非。其細如芒。奚爲交爭。此實不祥。相歡不
足。其氣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於是言者嘆息吐
氣。掩鼻無語。啓戶視之。不見其處。

解江靈

八

二

命解

唐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也。何命之爲。或
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
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
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
也。皆以爲命。名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
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
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
命解

八

一

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
細也。猶不可受。况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
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
術其可知也。

國馬說

唐 李翺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髮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

南馬說

一

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日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日口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五木經

唐 李翺

樗蒲五木玄白判

樗蒲古戲其投有五故白呼爲五木以木爲之因謂之木今則以牙角尚節也判半也合其五投並上玄下白故曰玄白判

厥二作雉

雉鳥也取二投於白上刻爲鳥

背雉作牛

五木經

一

其刻雉鳥二投背上並刻半故曰背也以雉犢爲彩者謂其悍戾逢敵必鬪以求勝也雖矢馬關亦皆角遂防遏之義也

王采四虛白雉牛

正貴也

听采六開塞塔禿獬獬

听腹也其采義未詳

全爲王駁爲听

全謂其不雜也

皆玄曰盧厥筭十六

盧黑白色也書曰殳矢謂所投盡黑也十六
筭者行馬時便以此數矢而隔之他筭倣此

皆白曰白厥筭八雉二玄三曰雉厥筭十四牛三白
三曰犢厥筭十雉一牛二白三曰開厥筭十二雉如
開

如開各一

厥餘皆玄曰塞厥筭十一雉白各二玄一曰塔厥筭
五牛玄各二白一曰禿厥筭四白三玄二曰掀厥筭

五本經

二

三白二玄三曰擣厥筭二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
爲三

間別也刻木爲關彫飭之每聚四十矢

馬筭二十厥色五

大率戲時不過五人五色者各辭其所執也

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

擊馬謂打敵人子也打子得傳王采自專故皆許
重擣王采累得擣之變則止

馬出初關盤行

謂逢可以疊馬卽許疊也如不要疊亦得重馬被

打着尤苦

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

馬出關亦自專之義也名爲落坑義在難出故用
王采能出也

入坑有謫

其所罰隨所約並輪合坐

行不擇筭馬一矢爲坑

謂矢行致馬落坑也亦有馬皆不可均融數奇而

五本經

三

入坑者所賭隨臨時所約劉毅家無擔石儲而一
擣百萬也

截冠雄雞志

唐 李翱

翔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翺甚樂之遂掬粟投於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羣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群棲於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如慕侶將登於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

截冠雄雞志

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伊其聲甚急焉而遂去焉去於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棲其樹顛翺異之曰雞禽於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爲既來而其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衆棲而不使偶其群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東里鄙夫曰陳氏之鷄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於我群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鷄勿敢獨較焉是以

截冠雄雞志

二

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於世之人

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常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雖賴其召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截冠雄雞雖不見咎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翺既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者焉客鷄義勇超乎群皆妒而尚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朋受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旣傷之遂志之

皇祖實錄

唐 李翱

公諱楚金，諮議詔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軍。又授具州司法參軍。夫人清河崔氏，父球，充鄆懷三州刺史。公伯兄惟慎，太原府壽陽縣丞，性曠達，樂酒不理家產，每日齋錢一千，出游求飲酒者，必盡所齋。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汝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爲？公曰：不請，非不能。

皇祖實錄

爲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及在貝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無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二十萬錢入曰：吾食貝州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姓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羣聚號呼，斃之以瓦石，揚言無所畏忌。錄事參軍不耽禁懼，謂公曰：若之何？公曰：錄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錄事參軍，斯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君以威強不便於百姓，百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其爲，使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

兵無兵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覲者，殺之。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刺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貝州震恐，後刺史至，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貝州。於是大理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某親叔賢於君某之質，不敢與叔母至高下君之家，和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第一子爲戶部侍郎，初戶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日必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于叔母也。如未失母時，有子三人曰：某祇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清河崔氏能以柔順接于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爲已親焉。甥生不及祖，不得備聞其景行。其貝州事業親授之於先子，其餘皆間之於戶部叔父，伏以皇祖之爲子弟時，若不能自任也，及蒞官行事，其剛勇不同也。如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爲子孫法，蓋聞先有祖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翊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願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爲之傳焉。

此行實乞言之祖

皇祖實錄

入

三

何首烏錄

唐 李翱

僧文象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遇
老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方有
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天生闇
嗜酒年五十八因醉夜歸卧野中及醒見田中有藤
兩本相遠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三四心異之
遂掘根特問村野人無能名曝而乾之有鄉人凌良
戲而曰汝闇也汝老無子此藤異而後以合其神藥
狗首烏錄 一
汝盍餌之田兒乃節末酒服經七宿忽思人道累旬
力輕健慾不制遂娶寡嬪曾氏田兒因嘗餌之加食
兩錢七百餘日舊疾皆愈反有少容遂生男鄉人異
之十年生數男俱號爲藥告田兒曰此交藤也服之
可壽百六十歲而古方本草不載吾傳於師亦得之
於南河吾服之遂有子吾本好靜以此藥害於靜因
絕不服女偶餌之乃天幸因爲田兒盡記其功而改
田兒名能嗣焉嗣年百六十歲乃卒男女一十九人
子庭服亦年百六十歲男女三十人子首烏服之年

百三十歲男女二十一人安期叙交藤云交藤味甘
溫無毒主五痔腰腹中宿疾冷氣長筋益精令人多
子能食益氣力長膚延年一名野苗一名交莖一名
夜合一名地精一名桃柳藤生順州南河縣田中嶺
南諸州往往有之其苗大如木槩光澤形如桃柳其
葉皆偏獨單背生不相對有雌雄雄者苗色黃白雌
者黃赤其生相遠夜則苗蔓交或隱化不見春末夏
中初秋三時候晴明日兼雌雄採之烈日曝乾散服
酒下良採時盡其根勿洗承潤以布帛拭去泥土勿
何首烏錄 二

拾皮密器貯之每月再曝凡服偶日二四六八日是
服訖以衣服汗出導引尤忌猪羊肉血老人言訖遂
別去其行如疾風漸東知院殿中孟侍御識何首烏
嘗餌其藥言其功如所傳出賓州牛頭山苗如草藤
蔓生根如桎拳削去黑皮生啖之南人因呼爲何首
烏焉元和八年八月錄

來南錄

唐 李翱

元和三年十月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
巳丑自旌善第以妻子止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
之石潯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
東野行潯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
西歸及戊子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于華庚子出
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辛丑及河陰
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脉使人入盧又二月丁
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丘乙酉次宋
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
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楊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
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
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栖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
州戊辰至營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
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息水涸
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舫陳水

溯舟敗戊子至杭州已丑如武林之山

即靈隱山

波觀輪轉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

道上新堂周眺群峰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

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

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

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朔在衢州甲子女

某生四月丙子朔朔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

衛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

君陽山怡峰直登叙華山丙申上于越亭已亥直渡

來南錄

八

二

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過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葉五

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已丑與韓泰安平渡江

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潁昌癸酉上靈

屯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

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

過潁陽城已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

廣州水道出衛信七十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

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

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

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

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

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

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

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

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自

大庾嶺至潁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

潁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潁江出韶州

謂之韶江

來南錄

八

三

題峽山寺

唐 李翱

翱爲兒童時聞山游者說峽山寺難爲僞遠地嘗以爲無因能來及茲獲游周歷五峰然後知峽山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視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難也况求發揮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闕用其所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治平也弗難矣

題峽山寺

一

題枕柳亭

唐 李翱

翱與監察御史韋君詞皆自東京如嶺南水道僅八千里翱以正月十八日上舟于漕以行韋君期以二月策馬疾驅追我于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約自宣城會我于常州以偕行既翱停舟宿留日以須韋君之出洛也易期又宣城謀疾到逆江南流上邕以妻疾居信安四十餘日比及江西韋君亦前行矣上枕枕亭見韋君紀姓名且有念我之言嗟夫皆行八千里先後之不齊也不過十日而初謀竟乖人事之不可以前期也

題枕柳亭

一

題虎丘

唐 李翱

凡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
爲幽白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翺之對者七焉皆
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虎丘山則外惟平地入
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劬池上峭壁聳立憑樓檻
以遠望

數語傳神于夫辟易

題虎丘

題韋氏月錄

唐 李翱

人之所重者義與生也成義者莫如行存生者在于
養所以爲養者資于用用足而生不養者多矣用不
足而能養其生者天下無之養生之物禁忌之術散
在雜方雖有力者欲行之而患不能備知杜陵韋行
規傳學多藝能通易傳論語老聃莊周之書皆極師
法窮覽百家之方撮而集之成兩軸各附于本月閱
之者簡而詳余因覽之爲月錄

題韋氏月錄

題燕太子丹傳後

唐 李翱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寬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識機始皇之道異于齊桓曹沫功成荆軻殺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況美女哉軻不勝當之陋矣

題燕太子

陵廟日時朔祭議

唐 李翱

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脩撰臣李翱等謹獻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蒸嘗漢朝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正觀闕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賢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脩秦漢故事斯爲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饗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享味而饗氣嗅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

而嚼之口祭我必以芟及祭薦芟屈建命去芟而用
羊饋遽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
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
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芟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
行也况祭蠲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官
闡令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爲祭乎且
時享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
遣太尉臣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
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

陵廟祭議

六

二

釐明泰鄉其嘉蔬醴齊敬脩時享以申追慕尚享此
祝詞也前享七日贊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
日時享於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
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宗
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
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戢禮樂爲大故下百僚
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
文以禮節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
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

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
可以繼二帝三皇而爲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
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陵廟祭議

六

三

高愍女碑

唐 李翱

愍女姓高，妹名也。生七歲，常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於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

高愍女碑

大

一

所在之方，西饗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諡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肝，自沉於江，獄吏喙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廼除肉刑，故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歟！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

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碑稱賊者李納也

高愍女碑

大

二

故處士侯君墓誌

唐 李翱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爲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爲文立意其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略自儕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賢善宦者如糞溲與平昌孟郊東野呂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潯之河南獨孤朗川晦隴西李翱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士殺留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吊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貞元

侯君墓誌

一

十五年翱遇玄覽於蘇州出其詞以示翱翱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間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嘗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憤予而不據翱以爲與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達奚撫爲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衡州請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於劍三縣皆有政不幸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翱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西其子婿王適使備吉勉求君所如值君卒吉勉以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復於適適又死

適之妻使吉勉來告於翱翱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又死狗兒尚童翱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塋之而識其墓以示狗兒

侯君墓誌

八

二

兵部侍郎武公墓誌

唐 李翱

公諱儒衡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教故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判官及鄭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中御史臺奏其材詔即以爲真歷侍御史司封員外郎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夫人憂再葬服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母夫人暴卒公一

武公墓誌

一

疏絕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能見親交既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誠任其相信不用約結每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爲已務從父兄元衡再爲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潛有補助其爲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言皇甫鎛爲相剝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燔之其師大哭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累以疏言憲宗召問大悅踰月鎛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卽位鎛遂斥死厯州其爲

武公墓誌

二

兵部纔數十日凡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相矣蓋上擇日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潁川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平一慙后族之禍逃官於崧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有文章傳於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禮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等年十五次子年十三女二人長女許嫁盧直立良士爲典元節度司空晉公從事次女嫁前進士崔搏搏有學行其從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奉公之喪歸附河南緱氏

子孫因家以及於唐神堯順天郡侯翼扶武烈諫貽
五木成盧考公逃賢於嵩之下江陰黎白世嗣其雅
德蘊位細慶業於公唯公之與罔不自躬言不苟出
與人有誠名譽四延震蕩厥聲再罹大苦不堪以病
先期告終恬以順命毅毅武公是維碩人我哀刻識
俾或可傳

武公墓誌

三

秘書少監史館脩撰馬墓誌

唐 李翱

公諱某字虛符宣州刺史玄慶之曾孫著作郎贈少
府監恬之子公九歲貫涉經史魯山令元德秀行高
一肯公往師焉魯山令奇之號公爲馬孺子爲之著
神聰贊由是名聞中書令郭公子儀奏爲懷州叅軍
充四鎮伊西庭節度巡官從事河陽三城河東三府
果轉試大府丞因得太原府倉黜陟使裴伯言謂公
其爲諫官薦之於朝并殿中御史克昭義軍節度叅
知書馬墓誌

公爲太子左贊善大夫遷主客員外郎使於海東
復命授興元少尹入爲將作少監改國子司業遷秘
書少監又加史館修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己酉寢
疾卒公博覽多藝弈碁居第三品家貧未嘗聞生業
祇以纂錄自樂爲事撰歷代紀錄類史鳳池錄纂寶
折桂錄新羅紀行將相別傳及所爲文總四百八十
八卷年登八十官祿秘書職領太史職不極於富貴
亦儒者之難及也夫人潁川陳氏贈潁川郡君先公
終三十年餘矣有子七人曰文則由進士補錢塘尉

第二第四子文範並早卒曰文同曰文約讀書著文
有名於進士場曰文興曰溪郎皆恭守家法女五人
其存者三人未笄文同等奉公之喪以明年二月祔
葬于偃師從先塋謂朝嘗從於史氏之列來請爲誌

叔氏墓誌

唐 李翱

元和九年歲值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察
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翱奉其叔
氏之喪墓于茲叔氏諱衛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翱
實主其事銘曰

翱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
生故或迫亦有息子旅宦京國丘墳孰封松楸未列
殯宇零毀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悽心骨是以乞假
叔氏墓誌

公府言來簞宅迫舍延陵喪子纔博坐不歸哭於禮
其合唯叔平生游居是邑天謝于此靈附其託女姪
之西仲兄之北冥昭何異可用居息孰爲故鄉乃樹
松柏

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墓志

唐 李翱

年月日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卒于其兄弟之家越月日權葬于汴州某縣某鄉前此者武居官而卒傅氏有子曰俱兒俱兒奔父之喪未及返傅氏又卒俱兒奔父之喪孝道也傅氏卒於兄弟之家戀母也傅氏慈母其教施于子傅氏之歿不爲朽矣

武氏妻墓志

祭吏部韓侍郎文

唐 李翱

嗚呼孔氏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辭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儼花開葉傾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蘊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官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遊

祭韓侍郎文

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齒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別我千古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狀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束來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簞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饗

不愧此文

祭韓侍郎文

祭故福建獨孤中丞文

唐 李翱

維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己卯朝
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翱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祭於亡友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
御史中丞獨孤君侍郎之靈嗚呼管我與君自少而
歡中暫乖阻周荆聊綿宣城越中二府周旋同事於
公職以相連子常推後我唱其先叔向汝齊不紉而
堅蘭馨以間乃在掖垣引我代已真謂其賢其升於
獨孤中丞文

朝亦又多年或外或內莫余或捐君齒少我髮鬢都
玄豐盈角犀氣茂神全當臻上壽福祿昌延何爲發
揚針藥弗獨有妻既喪有子童然喪祭誰主銘旌有
翩嗚呼哀哉唯短與長會歸於死以存悲逝前後皆
爾哭君之哀痛折支指欲抑不能縱之曷已嗚呼哀
哉入君之戶但有裳帷思與君言不見容儀薦肉不
食酌酒不持嗟嗟用晦何亟臻斯嗚呼哀哉尚饗

祭硤州李使君文

唐 李翱

於乎材不如君，貴富者聚，身喪遠郡，不逢世用，如君之年，存者則多，而遽謝歿，傷哉奈何！官不展心，壽不及老，妻少子稚，棄去何早！我知子能一十八年力，竟不及于茲已焉。臨君之喪，洒酒以決，刻石在壙，名傳詎滅，下從先人，萬古之藏，要歸於盡，安問短長。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使君文

爲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唐 李翱

年月日，惟靈太岳繁祉，平安望族，潤地勢於長源，構堂基於修麓，藍田之產，宜有良玉，徂來之林，宜無凡木。昔我待子松玉之間，冀十城之得價，望千尋而可攀。大年不登，逸足方駛，松欲秀而先靈玉將攻，而遽毀，聞問之時，歎悼何已。惟我承乏，授命南征，一言相許，携手同行，覓絕萬里，飄泊雙旌，念兩婢之價倍，媿五穀之酬輕，地接殊隣，風移中土，五嶺三江，炎飈瘴

祭崔太常文

雨釣犀之潭，跼焉之渚，席上從容，幕中宴語，先防戢戢之勛，更示投香之所，因使腐虛不羅，罪罟越井之首，甘綏之女，時清則銅鑄納尉，歲稔則銀簪叩鼓，豈我之自唯予，是與相從來覲，又往于涇風埃，古戎霜雪，孤亭偏袞之服，縵胡之嬰，塞迥而晨嚴，刁斗沙平而夜篤，鸞零指我以虜隙，勉我以武經，正慰窮遘，我還京邑，北庭減價，南轅屑泣，章臺辟綠，方喜趙嘉之來，棘署還丞，仍兄譙玄之入，是焉踐歷，更俟飛翻，况乎鳳沼又栖，領原何疊，成於燥濕，而厲結於寒暄，未

及西山之采。旋爲東岳之魂。憶昨舊許員歸青門出
餞樂作而歎起。杯行而淚注。俱容與於風波。共沉吟
於鐘箭。揮袂如昨。郵書甚頻。雖遙道里。未凋聲塵。孰
謂念歸之日。翻爲有慟之晨。嗚呼哀哉。勢窮荒阡。依
稀古陌。徐動丹旄。永歸玄宅。願執紼而身遠。想移舟
而目極。迥野秋思。羣山暮色。悵白髮之哀翁。哭青雲
之舊客。聊茲寄莫莫。寫西悲已乎。惟子爲我歎之。

秀麗

祭崔太常文

二

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

唐 李翱

秘書少監十第諒之之靈。惟君文行脩潔。夙負嘉名。
累升科第。士爰權接。遂登諫省。蔚以直聞。周歷南宮。
連刺三郡。得風告罷。入貳秘書。致政於家。息心養疾。
沉志頓已。日望其除。告言不聞。因計適至於乎哀哉。
年未五十。有男早亡。少妻主喪。有息非嗣。報施之道。
冥滋孰知。於乎哀哉。吾責刺遠州道里遐闊。病不得
見喪。不得臨痛。悼摧傷悽。貫心骨。有酒在醢。有肉在
祭。從祖弟末。

祭從祖弟末

雖龜兮其來歎。此單薄洒淚遣祭。哀哉不文執期諒
之去矣。長別嗚呼哀哉尚饗。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唐 李翱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巳
父舒州刺史翱以酒果之奠敬別於第七女足娘子
一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舒州刺史以明日
將領汝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別嗚呼我
爲汝父汝則我女王命有期不得安處延陵喪子葬
不歸吳考之於禮其合矣夫汝之形骨託終此土汝
之精神冥漠不覩上及於天下及於泉鬼神有知汝
別女足墓文
骨安全永永終古無有後難我來訣別涕淚漣漣嗚
呼哀哉尚饗

孫可之文抄

迎春奏

復佛寺奏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秀才書

寓汴觀察判官書

與友人論文書

孫可之

序陳生舉進士

序西南夷

書褒城驛壁

書田將軍邊事

書何易于

龍多山錄

孫氏西齋錄

武皇遺劍錄

讀開元雜報

復召履籍

屬僮志

逐牯鬼文

寓居對

乞巧對

文貞公笏銘

潼關甲銘

蕭相國真贊

梓潼移江記

錄可之

興元新路記

舜城碑

刻武侯碑銘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

祭梓潼神君文

祭高誅議文

迎春奏

唐 孫樵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

無私

皇帝備牲牢鼓鐘

迎饗于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

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為煖寒也青帝

何功而饗乎寬空春之日陛下原以時出帛以時卹

則孽牙弩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

山麓無所伐則草木壯苗國無天札矣秋之日陛下

獄無曲次收無圍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

迎春奏

人

之日陛下地氣不掘洩室屋不做發則豐隆不敢繁

越百蟄寒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啓蟄無繁霜

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淫昏之世反膏而波春行

大水發反水而花冬行夏令電傷螟蟥夏行冬令則

民蘆舍能李花飛蔽早赤雨血秋行夏令則雨血是陛下政令出乎

天時則赤旱千里修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

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為春得革慘作和起枿生萼

喜滿其家沃穆歡咳如暖景時開樹色烟光覺葱籠

芳蒼陛下與人為秋得愁刮人魄風日冷白慄慄蕭

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爲夏得變絺成襦噓燼作
爐駒驅轍結雜還噓襖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爲冬
得舉皆不見日凍薄人骨間間感感燈青火白門無
蹄轍跡顧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肘
腋皆熱中國病凍者衆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
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
將覲陛下心而懷寒也

迎春奏

二

復佛寺奏

唐 孫樵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盜蠹於理者羣髮最大且十口
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桑卒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
宇僅自完也若羣髮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綿縠居
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髮武
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髮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髮
是編一民百七十萬困於羣髮矣武皇帝一旦髮天
下髮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

復佛寺奏

六

陛下自卽位以來詔管廢寺以復羣髮自元年正月
卽位已來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
已訊問陛下卽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
萬髮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卽不能除羣髮陛下尚
宜勉思而去之以甦疲民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
元之事明之開元之年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
衆六軍之士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卽
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
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

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如屯。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卽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欲又以一百七十萬給於羣髡。是六百

復佛寺奏

八

二

七十萬無羨賦矣。卽令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耶。卽是蠶鐵不可除。而榷筦加籌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議大夫入爭於前。一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議徒嘯工。豈特國門之使乎。寧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耶。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

可去者兵也。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事。與異日爲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耶。臣昧死以言。

復佛寺奏

八

三

與李諫議行方書

唐 孫樵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拂其言而怠於諫卽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閒登待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者皆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以還開元之政最爲修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導上於是膠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沘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嶽山之逆秘而勿與李諫議書

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過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叙立朝廷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他官秩優而位崇者豈少耶今年三月上嘗欲管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閒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復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議大夫職耶樵以爲大蠹生民者不過羣髡

武皇帝發憤除之興活疲甿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旣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致民之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倘以樵書不爲狂試入爲上言其略

與李諫議書

與高錫望書

唐 孫樵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手載獨聞。得揚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尙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尙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管序義復。岡及樂差。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與高錫望書人

思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卓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吏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爲俚言。奇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奉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邪。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

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穢。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班孟堅傳蔡義。尙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士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煙一時膏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與高錫望書人

與高錫望書人

二

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管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與賈希逸書

唐 孫樵

王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價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藝。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銅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允之珠。必含驪龍。扶而不已。櫝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惟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于車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

東坡志林

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語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宜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撫意必深。扶精剔蕤。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乎。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蹠。懼足下自持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幽尋

東坡志林

二

與王霖秀才書

唐 孫樵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言推之大易參之玄象其
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視魄貽日
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
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襍題十七
篇則與雷賦相關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
敢與知既入其城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
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
與王霖書 入

哺啜啜醕以其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
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
物日月五壘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摘辭必高道人之
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奇中病歸正以之明
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
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
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
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又似
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

目以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
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
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
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與王霖書 入

二

寓汴觀察判官書

唐 孫樵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侯秉權肆豪奴視州縣
官州縣官卽燦縮自下美言立聞觀察使往往得上
下考卽欲認官爲治必爲軍侯所傾折大者至奪觀
察使小者至爲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手失職不敢
與抗由是軍侯得侵繩平民鞠訊授辭往往獄至數
百不以時省以故平民益畏軍侯至不知有觀察使
矧州縣官耶國家設州縣官以治平民豈以屬之軍
侯乎

寓汴觀察判官書

乎今京兆二十四縣半爲東西軍所奪然亦不過籍
古編民翼蔽墾田其辭獄曲直尚歸京兆今汴軍所
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士大夫叢居未嘗不病東西
軍侵州縣事及自提兵符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
子之賢耶執事三從事盧公其所以佐盧公使炳炳
不磨於世者襄陽南渡之民皆能道之今居汴有日
而曾無所聞豈屑屑未暇耶執事宜亟以前之所陳
辨之盧公稍稍奪左右軍侯權且使繫獄者不得治
於軍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自軍州縣自

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官曰判官察州縣事正執事
職幸無忽

寓汴觀察判官書

二

與友人論文書

唐 孫樵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聞者。然不有所
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
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
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
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輩試於有司。不下
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澁
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
異。求其文者。入

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以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
若楊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
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
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
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
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闕。關辭舌不敢上。
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
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
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頑朴無所

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
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
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與友人論文書

二

序陳生舉進士

唐 孫樵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時發谷颺颺習
即不得遂作必飄忽源泉混混然堤防波決壅
缺亦不可過於其人也亦然頴川陳君學積乎勤藝
高乎專喪家途歎志用不通鬱然而居者有年矣累
為連帥賓禮貢之天子齋咨暗鳴輒以窮盡今年稍
始克偕計吏龜勉上道久憤湮鬱一旦決發若風波
之得宜洩吁可當耶名光耀乎天庭聲飛馳乎海浦
序陳舉進士入

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以循祿端已以告道不肯
尺枉以靳尋直況突梯滑稽以苟得與君其勉之樵
尚寸逢矢難以安穀徒善君之引滿強勁指期命中
於行不能無述

序西南夷

唐 孫樵

道齊之東偏泛鉅海不知其幾千里其島夷之大者
曰新羅由蜀而南逾昆明涉不毛馳七八千里其羣
蠻之雄者曰南詔是皆鳥獸之民鳩舌言語難辨皮
服獷悍難化其素風也唐宅有天下二國之民率以
儒為教先彬彬然與諸夏肖矣其新羅大姓士有觀
藝上國科舉射策與國士偕鳴者載籍之傳茂然前
聞夫其生窮海之中託瘴野之外徒知便弓馬校戰
序西南夷入

獵而已烏識所謂文儒者哉今挾獸心而舞禮節視
左衽而同衣服非皇風遠洽耶嘗聞化之所被雖艸
木頑石飛走異彙咸知懷德於是乎有殊能詭形之
効祉者二國之為其瑞與夫瑞之出不孤將必有類
者則庚朔之隅不懷之倫其嚮風仰流歸吾化哉世
之言唐瑞者徒曰肉角格六德稼天酒沚庭苑巢神
禽樵則曰二國文學也

書褒城驛壁

唐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能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饒得其飽皆暮至朝去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

書褒城驛壁

船存鷁而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涸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車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廡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墮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

書褒城驛壁

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饑當饑飽解囊帛積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耶胡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子既拊退老叟條其言書于褒城驛屋壁

樵以驛寓言文有關係

書田將軍邊事

唐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沅黎越雋俱為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迫于戎南迫于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披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拔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關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雷皆折刃不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田將軍邊事

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叢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

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衆動則練兵講戰而

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武

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

西時有編民李權者遣于齋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

狀邊城獲之按問得實遂棄市至今或有踵其所爲

者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劔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

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飲豕十九如瓢

雖知鉅數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

嚴緩步坦途口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歷重阻

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鬪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

田將軍邊事

日入餽運者縱吏而見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

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王將帥先市

諸邊卒當給粟丁吏必先盜其米然如此則邊卒將

後以砂補其虧以給邊卒常以爲怨如此則邊卒將

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

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

沈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

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

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獵

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即能督之

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道。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雄傑可喜

田將軍邊事

三

書何易于

唐 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飢。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摧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書何易于。人。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偻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

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襄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如是。會昌五年。樵過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上請常期。不欲繫繩百姓。使錢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猶盜如何。曰。無盜。樵曰。子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書何易于。八

二

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爲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古來如何。君賢令者不少矣。無樵等紀述幾與草。

木同腐。每一讀此爲憮然嘆者良久。

書何易于

八

三

唐 孫樵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卽山之趾。得逕委延。舉步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咽。屹石巉巖。別爲東巖。樣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什。挺者碑植。又有侶乎飛簷連軒。探櫺交攢。欹撐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泓平。砥若戶庭。攄乳側脉。膏停泓石。俯對絕壑。抄臨蘭薄。仙臺標異。藂石負起。

龍象山錄 八

屹與山別。猿鳥磧絕。腹實而空。路由其中。斷齟相望。攀緣上下。罔不而出。理見。自日始時。未嘉飛真。蓋羅。斯有。月成而蛻。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府。清泉傳靈。別壑絕明。風閑境清。寂寥無聲。嘉木。美竹。岡嶺交抽。風來怒黑。雷動崖谷。山禽出獸。捷翔。牙驚。曉吟。暝啼。聽之悽悽。迴環下矚。萬類在目。洞山。帶川。青紫碧聯。莽蒼際天。杳杳不分。月上于東。日薄。于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桐空。

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尚而赤。洪流散射。濃透薄釋。綿裂綺折。千狀萬態。倏然收霽。樵起未而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曰山。乎。曾未始有待乎。無處夸世。釣名者。汚此巖。屬乎。且。欲聞於頽陽之徒乎。

造語詭異

龍象山錄 八

二

孫氏西齋錄

唐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撮其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堯皇之終終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惡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高

孫氏西齋錄李勣李勣立皇后堯氏者何忘諫贊惡廢命也勣爲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起王后已廢之堯氏爲后故書李勣立皇后堯氏起王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家不可謂順子懼後世疑於禘祫也高宗廢王后立堯后乃貞觀侍女何以列祫祫祫也昭穆故時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條條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閨位不貶貶正子懼後世幸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卽與今悉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者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名犯諱者何詭譎梯亂肇殺機也裴爲顧命大臣虜自天后歸政諛何故自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張守珪以安于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張守珪以安

祿山叛者何貸刑佛敎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

令宰珪之守珪不從卒使亂天下將嘗犯令張曲江

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

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

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

怠去瑞示戒志洽尙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

設邪合正俾歸大義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降天

也操實冥例以示懲勸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

呼宰相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

孫氏西齋錄

二

後是史官與宰相分筆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什

面骨於枯墳齟齬魄於下泉磨毫黷扎叢闇飽帙豈

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旣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之

矣

武皇遺劍錄

唐 孫樵

武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提攜六年而四用之宜其庶績輝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淪盟盜壘大出虜門戍卒屢奔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武之師靖胡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武皇一用其劍耶賊鎮阻兵邀爵山東劫衆以濟其奸孽險以扞其誅王師卒之屢戰無功兵衄將稽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梟心乃劫吾兵乃固吾城反書既聞卒愕京師與人武皇遺劍錄入

淫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虜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趨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武皇曾不逗撓於其衷亟發武符按旨誅之羽檄朝馳夕檣并頑非武皇再用其劍耶并部既平潞守益堅玉師告勞國用告虛內外咨嗟詭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爲不聞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慙於山東梟渠魁于國門非武皇帝三用其劍耶浮屠之流其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熾于民心蠶于民生力

出財殫民恬不知武皇始議除之女泣于閨男號于途廷臣辯之於朝聚臣爭之於旁羣疑膠牢萬口一辭武皇曾不待疑卒詔有司驅羣兇而髮之毀其居而田之其徒既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雨以時災沴不生非武皇四用其劍耶今者嗣皇帝纂武皇之耿光傳武皇之遺劍宜乎銘其鏐不使其挫實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礪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武皇遺劍錄入

二

讀開元雜報

唐 孫樵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畧曰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

讀開元雜報

見行南郊禮安有藉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篋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蓐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囁邊畔勢不可控宰相馳山資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

士辭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靜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于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隆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觀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讀開元雜報

二

復召堰籍

唐 孫樵

會昌元年漢波逾堤陸走漂民襄陽以渚於是天子曰戶部侍郎盧某前爲廣州治稱廉平家無餘儲府有美財耕夫無所徯舶買無所征蠶蠹海隅賴之而安其以襄陽之殘民屬治之盧公既來襄陽始用李從事亂之書能成新堤卽問可以爲治狀對曰天子以襄陽饑阯寄活於公宜有以休養之者襄陽之屬城爲唐州唐州之支邑爲泌陽泌之東有二流走出

復召堰籍

斷堤嚙道而西派于二流南別爲溝壤高岸頽水不得行昔召信臣嘗爲南陽能爲民障水泉廣溉灌世賴其利俗用蕃富嘗披地圖北盡南陽故地豈古所謂召堰者耶代邈時移功不加修豁于流浸洩爲波自泌陽以南平風以西居民甚遭墾田甚凋公則能復信臣舊規真民十世利者盧公立召管田部將出卒與穀率以聽命李從事卽爲條分程度指畫經畧且使跡其故堤以鰓二渠鑿其枯溝折爲南流水門既陳百瀆脉分蔓蔓于原枝枝于屯數百里間野

無隙田旱無稿苗召堰旣成秋田大登八州之民咸忘其饑范陽盧庠能道李從事佐盧公事且曰盧公自南海主襄陽再以李從事參畫軍事凡其所居鏗耀有聞及爲潞州聲光剗然發戍兵甲興而譁盧公駭咤謂他從事曰使李從事從我寧及此耶是時李從事陷於讒言獲譴當奪權自盧公黜留樂陽如此則李從事前佐盧公宜如何哉李從事去襄陽五年召堰之利益大於民歲增良田頓至四萬樵惜李從事之跡不爲人知作復召堰籍

復召堰籍

二

罵僮志

唐 孫樵

孫樵既黜於有司，忽乎若病，醒之未醒，茫洋若癡人之瞋行，據床隱几，憊然不寐。二僮以樵尚甘於眠，偶語戶間，且曰：吾聞他舉進士者，有門吏諸生爲之前焉，有親戚知舊爲之地焉，走健僕，囊大軸，肥馬四馳，門門求知所至之家，入去如歸，開者迎，起引主人出，取卷開讀，喜歎入骨。自某至某，如到一戶口，口附和，不敢指破，親朋板聯聲光燭然，其於名達進取如罵僮志。

授今主遠來關東，居長安中，進無所歸，居無所依，忿割口食以瀝，卷軸目暑觸雪，攜出藉謁，所至之門當關迎，嗔俛眉與語，授卷而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可得矧其開口以延乎？時或不棄而遇主人推心於公是者，當開絨引讀，苟合心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自耶？況所爲幽拙，大與時隔，凡爲世人宛顏巧辱，望風趨塵，以售其身，則必淡面鈍口，慙揖癡步，昧於知機，買嫌於時，凡爲讀書東獵西漁，粗知首尾，則爲有餘，則必燈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礱反覆，期入聖域，徒

苦其神，孰裨其身？凡爲文章，拈新摘芳，鼓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規時政，下達民病，句句淡澁，讀不可入，徒爭於衆，孰適於用？凡爲造謁，去令附熱，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擁門掃跡，寂寞是適，所至之處，雀羅在戶，人皆嫌去，愈恭好慕，凡爲結交，搜羅英豪，相醉以酒，相飲以庖，則必屑去溫燠，膠牢淡泊，時或聚處，凍冷微曙，晨起散去，潔腹出戶，追慕以故，學獵今古，不爲衆譽，文近於奇，不爲人知，九試澤官，九黜有司，十年輦下，與窮一歲之間，幾日晨炊，饑不飽菜，寒無襲衣，此皆自掇，何怨於時？浪死無成，孰與歸耕？言始及是，樵聞起喜，二僮遽匿，呼論不得，遂敲几而歌曰：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我勤其學，學之不修，骨肉如仇，學之苟修，四海何難？噫！吾之所貴，僮之所薄，吾之所惡，僮之所樂，僮何知吾？豈獨無時？

罵僮志

逐痞鬼文

唐 孫樵

孫子病痞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憾懷有若仆子於嚴冰者終則憤腎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耶余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子病誠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剗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其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逐痞鬼文 六

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若教子訐談而鯁人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子違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子裾而曠子足者樵嘗欲忍汗被以自媒則有若縛子舌而膠子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痞鬼也子并爲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邇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譖鬼此鬼

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剋已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辱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卽榮長劍勢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鎔磨鱗差螭縮陣陣腥澁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并爲我招逐痞鬼文 二

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寓居對

唐 孫樵

長安寓居閨戶。諷書悻如。凍灰。礱如稿。柴志枯氣索。怳怳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唧唧。且曰。憊耶。餓耶。何自殘耶。則對曰。憊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士列。扶文倒魄。讀書爛舌。十試澤官。十黜。有司知已。日懈。朋徒分離。劫遠來關。東索裝。鎖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哺西方食。暮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寓居對。

方活古人取文其責蓋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貴奇一句戾意卷前知解言念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窻夜燭上下雕斲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技以牢知音況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內機筭在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檻豕籠雖其能窮而及諛乎客退遂書几爲歌曰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乎出手孰爲得而孰爲失乎

乞巧對

唐 孫樵

孟秋暮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果於盆拜而言若祈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樵應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飾巧如可求適爲吾羞彼巧在言便便翻翻出口黃然媚於人間華白成黑蠶直殘德與貽爲聖諧回爲賊離間君親賣亂家國彼巧在文摘奇寒新轄字束句程稽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鏤英花鬪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乞巧對

倒置大類於俳觀者啓齒下醜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在官竊譽假善辭古鉗口媚寵賂權忍耻受侮愧畏如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於達贊唱菲菲翫世偷安敗俗紊官彼巧在工瓌麗不窮嚶古笑朴雕鏤錯落憑雲且天獲霍延綿窮侈彈麗越禮踰制繡紋錦幅雲綃霧縠若出鬼力大蠶婦織遂使俗尚浮華名溺于奢凋家廢國未聘賢臆蠱于化源戕此民力由此觀之巧何足云吾寶吾拙雖與事閑優游經史臥雲嘯月九衢喧喧夾路朱門

曉鼓一發。車馳馬奔。予方高枕。偃然就寢。股捏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懷軸囊刺。門門買聲。予方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欹石。莫知其餘。上天付性。吾豈無命。何求於巧。以撓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闕。以窒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樂怡怡。耕食織衣。如上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爲。

乞巧對

八

二

文貞公笏銘

唐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墓。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牙薦肉。比干獻骨。合此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噬。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拄天不仄。指日不蝕。操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上。磨帝闕。不誦。笏則公笏。繫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顧餽。下偷上懷。非公之節。孰爲公笏。

文貞公笏銘入

一

潼關甲銘

唐 孫樵

潼戶呀東翼廉敵南有玄甲數十扎焉委于前楹澁塵飄風綴斷革剝樵過而謂之且曰此國之閫也是小欲遏寇偷大欲扼諸侯今者關禁弛而不幾守甲存而不完將何抑天下心而制天子憂耶闔吏笑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旗可以終天戰鞞晝驚驚柝夜鳴吾曹將擺堅荷銳投死地之暇又安得與客合繻而東合繻而西哉今上君臨萬邦號潼關甲銘 六

一

令所加風清日明理爲大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爲而申嚴關之甲何爲而繕堅玄宗四十二年關中之兵其也如雲孽胡西來叱而關之守甲其不完耶古之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闢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則其守在四海之外何以關爲而況完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其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弊耳樵將去之且銘其甲云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孰與濟甲乎甲乎理與爾謀亂與爾謀無俾工爾修

蕭相國真讚

唐 孫樵

咫尺天威晉出時傑英眇橫溢神鋒秀發烁空健骨霜夜皎月劒淬愈利玉燒不熱錦浦宸游傳嚴癭說馭物惟誠在公抗節再安宗祏蕩掃氛孽黃道回日翠萼歸闕批摧魏丙肩袂稷契仰止丹青永係徽烈

蕭相國真讚

梓潼移江記

唐 孫樵

涪、縹、于、邾、迫、城、如、蟠、淫、潦、漲、湫、狂、瀾、陸、高、突、堤、嚙、淫、包、城、蕩、墟、歲、殺、州、民、以、爲、官、憂、榮、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患、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壩、地、別、爲、新、江、使、江、北、注、流、五、里、復、匯、而、東、卽、堤、墟、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武、吏、發、卒、三、千、跡、其、前、謀、役、與、三、月、功、不、可、就、有、謁、於、榮、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扶、民、憂、然、江、勢、不、可、決、訛、言、不、可、絕、公、將、何、以、終、之、榮、

梓潼移江記入

陽、公、曰、吾、欲、厚、其、直、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饑、卒、賴、厚、直、民、惜、其、田、以、顛、得、不、可、榮、陽、公、曰、吾、欲、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苦、吾、卒、卒、若、叛、不、可、榮、陽、公、曰、奈、何、對、曰、夫、民、可、以、樂、終、難、與、圖、始、固、自、役、興、已、來、彼、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羣、疑、牽、綿、民、心、湯、誓、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輟、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卽、能、先、堤、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榮、陽、公、諾、明、日、榮、陽、公、視、政、加、猛、決、獄、加、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

所、貳、事、鞭、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家、事、將、脫、邾、民、於、魚、禍、耳、民、敢、橫、議、者、死、邾、民、以、榮、陽、公、嘗、爲、京、兆、旣、憚、其、猛、及、是、民、心、大、慄、羣、舌、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榮、陽、公、歎、出、臨、視、班、賞、罷、卒、已、而、歎、曰、民、言、不、堤、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濶、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濶、之、一、盤、堤、旣、隆、舊、江、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榮、陽、公、旣、以、上、聞、有、司、劾、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爲、褒、城、驛、記、

梓潼移江記入

恨、所、在、長、吏、不、肯、出、毫、力、以、利、民、及、觀、榮、陽、公、以、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

興元新路記

唐 孫樵

人扶風東臯門十舉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郡多美田不爲中貴人所并則藉東西軍居民百一繫縣自郿南平行二十五里至臨溪驛扼谷口夾道居民皆藉東西軍出臨溪驛百步南登黃蜂嶺平行不能百步又步登樂樂嶺盤折而上甚峻下樂樂嶺稍平二嶺之間凡行十里自臨溪有支路直絕澗並山復絕興元新路記入

澗地行磧上十里合于大路下黃蜂嶺復有支路並澗出樂樂嶺下行亂石中五六里與澗西支路合由大路十里橋無定河河東南來觸西山下隳號怒北去河中多白石磊磊如斛又十里至松嶺驛逆旅三戶馬始食茅自松嶺平行三里逾二橋登八里坂其下坂行十里平如九衢又高低行五里行連雲驛自連雲西平行二十里上五里嶺路極盤折凡行六七里及嶺上泥深減蹀路旁樹往往如挂塵纓纓繩而長從風紛然訊於薪者曰此泥榆也豈此嶺常也

而樹有此名乎凡泥行半里稍稍下去又平行十里則山谷四拓原隰平曠水淺草細可耕稼有居民但樊川間景氣又五里至平川驛自平川西並澗高下行十里復度嶺上下幾凡五里復平不能一里復高低有閣路行七八里扼路爲關關北爲臨洮關南爲河池自黃蜂嶺洎河池關中間百餘里皆故汾陽王私田嘗用息馬多至萬蹄今爲飛龍租入地耳入關行十里皆閣路並澗閣絕有大橋蜿蜒如虹絕澗西南去橋盡路如九衢夾道植樹步步一株凡行六七

興元新路記入

二

里至白雲驛自白雲驛西並澗皆閣道行十里巖上有石刻橫爲一行曰鄭淮造凡三字不知何等人也又一十三里至芝田驛皆閣道卒高下多碎石自芝田至仙岑雖閣路皆平行往往澗旁谷中有桑柘民多業居雞犬相聞水益清山益奇氣候甚和自仙岑南行十三里路左有崖壁然而高出其下殷其有聲如風怒薄水里人謂之鳴崖豈石常鳴耶抑俟人而鳴耶又行十五里至二十四孔閣閣上巖甚奇有石刻其刻云褒中興閣生薄王顯漢中郡道閣縣保馬

甫漢中郡北部督郵迫通都匠中郎將王胡典知一縣匠衛績教蒲池石佐張梓等百二十人匠張光教褒中石仇泉溫等百四十人閣道教習常民學川石等三人凡七十字其側則曰太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案其刻乃晉武平吳時蓋晉由此路耳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驛驛自仙岑而南路旁人烟相望澗旁地益平曠往往墾田至一二百畝桑柘愈多至青松驛平田五六百畝谷中號爲夷地居民尤多自青松西行一二里夷路多松竹稍稍深入不復有平田行五六里上小雪嶺極峻折嶺東多泥土踈而黑嶺西尤峻十里百折上下嶺凡十八里四望多叢竹又高低行十里至山輝驛居民甚少行旅無庇自山輝西高低行二十里上長松嶺極峻羊腸而上十里及嶺上復羊腸而下十五里及嶺下又高下行十里至廻雪驛自廻雪驛南行三里上平樂坂極盤折上下凡十五里至福溪又高下行十里至黃崖崖南極峻折上下黃崖六七里至盤雲驛西行復並澗行二十里卽背絕小嶺上下凡五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雙溪驛

自雙溪南平行四里至天苞嶺羊腸而上凡十五里極峻折往往開路至嶺上南望興元烟霏中也下嶺尤峻折凡三十里至文川驛自文川南行三十五里至靈泉驛自靈泉平行十五里至長柳店夾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興元西平行三十里至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矣孫樵曰古人尚謀新仍曰何必改作利而不法不變豈謀新亦未易耶榮陽公爲漢中以褒斜舊路修阻上疏開文川道以易之觀其上勞及將下勞及卒其勤至矣其始立心誠無異於古人將濟民於也然朝廷有竊竊之議道路有唧唧之歎豈榮公始望耶况謀肇乎賈昭事倡乎李侁役卒督工者不增品秩於天子則加班列於榮陽公榮陽公無毫利以自與而怨咎獨歸榮陽公豈古所謂爲民上者難耶

舜城碑

唐 孫樵

帝承天休纂堯之勲啓官於蒲守不以城帝守以城孰守不城阻湖爲池限華爲門波非不狂巖非不崇守不以仁社爲周遷將蒙監扶理土朔方萬里扞胡貽謀子孫始訖其功阿房已墟帝豈不城城在民和自華洎夷罔不順同嗟其厚如坤蕩蕩魏魏不可屠四罪雖頑莫敢來攻一家熙熙相視而安帝配商均不私以城帝死蒼梧

舜城碑

授之夏家太甲不修帝城乃頽唯此帝城哲王獨知求之民心迺見其基帝城雖隳築之不難無寧無荒帝城復高不識不知相傳峻隅其板雖崇其築難堅非帝之心孰爲帝城

刻武侯碑銘

唐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泊獻燼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闕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殺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衛志耶由是覲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應變直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服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泊受社稷寄擅刑賞柄皆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怪險

武族碑銘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

唐 孫樵

唐尚書倉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十三年月日薨於
鄭州官舍其年月日前左拾遺陳晝寓書孫樵曰與
子俱恩康公門今先遠有期其孤徵誌於子子其無
讓樵哭之慟已而揮涕叙平生公諱某字集會稽人
曾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贈某官公
幼嗜書及冠能屬詞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
新峭學者無能如自宣城來長安三舉進士登上第
倉部康公銘

是歲會昌元年也其年冬得博學宏詞授秘書省正
字明年臨桂元公以觀風支使來辟換試秘書郎五
年調再授秘書省校書郎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
參軍其年冬爲進士試官峭獨不顧雖權勢莫能撓
其與選者不逾年繼踵昇第故中書侍郎高公疎尚
書倉部郎中楊崑太常博士杜敏求今春官貳卿崔
公殷夢尚書屯田郎中崔亞前左拾遺陳晝泊樵十
輩皆出其等列也明年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戶
部巡官明年改鹽鐵巡官天付介直不能諂言故丞

倉部康公銘

二

相河東公休使鹽鐵轉運公或請計事將入門裴公謂謁者曰必康君也裴公始以直知終以直廢明年去鹽鐵詔授大理司直或有所獻宰相莫能廻其筆明年授賜大理司議郎兼侍御史度支巡官明年改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轉運推官明年換判官今華州刺史李公訥拜鹽鐵轉運使將蒞事且召羣吏曰十年已旋推官判官誰爲廉平可以助吾治者羣吏皆以公塞問李公曰吾得之矣公由是不去職咸通元年改檢校禮部郎中兼侍御史克轉運

倉部康公銘

三

給糗無常價而度支有定估遂乘傳詣門且請與度支計事無何詔以寶滂代公公遂守倉部郎中會寶滂逗遛不以時之任朝廷欲以警之其年十一月遂貶公爲醴州刺史明年移鄭州長史朝廷或有繁難之任議莫不以公爲言宰相且將用之嗚呼天磁正人誠疲民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公娶長樂馮氏故給事中累贈太尉諱審第三女也公十二男八女長曰齊鄉貢進士次曰顏鄉貢進士次曰言明經及第次曰某云某長女適鹽州防禦判官試大理評事高進七女未笄夫人自京師携其孤奔喪於管城某年九月二日以公之喪權窆于孟州河陰縣某鄉里銘曰會稽之英斗牛之靈併鍾德門公實挺生月中攀桂日下馳名芸閣清秩牢盆美聲出牧東海貳卿棘寺鵠行望郎錦川星使騏驎蹀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烟霄漸逼謫非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闕遠歸九泉園田發紉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古

祭梓潼神君文

唐 孫樵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辭張君靈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卽嘲今於張君信有靈云會昌五年夜躋此山凍雨如泣滑不可陟滿眼漆黑索途不得跛馬慍僕前仆後踣然因有言非燭莫前須臾有光來馬足間北望空山火起廟牆煇煇逾丈飛芒射天暝色斜透峻途如晝樵謂廟奴苦寒焚薪取溫饒及山顛鏤泚廟門餘祭梓潼神君

燭莫覩就知其然大中四年冒暑還秦午及山足猛雨如電樵復有言神誠能神反雨爲晴焚火乃靈斯言幾應迴風大發始自馬前怒號滿山劈雲飄雨使四山土鼓山嶽轟轟塵如飛訖四十里雨不霑衣顧樵當時嘉神不欺衆神心期補其自知今過祠宇其敢默土醢酒豆脯捧拜庭下神其歆此

祭高諫議文

唐 孫樵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及人孫樵謹遣家僮犀角雁兒具時羞之奠敬祭于故交滁州刺史贈諫議大夫高公叶卜之靈嗚呼與君定交不謝古人爲分日半爲道日親二十五年彼我一身人謂我愚君謂我賢人欲我後君欲我先我爲一善君喜見顏我爲一失君慍形言意我尚華布衣御寒意我荷進篋簞當軒我蟠濁泥君攝青雲不以升沉壅隔其間誨我如祭高諫議文

兄照我如春我何敢忘銘骨書紳君之文章可動鬼神君之器業可活生民我之賴君如倚華山庶寡吾過期大我門君牧滁畔我從郊軍方恨綿邈凶計遽聞東鄉慟哭痛貫心肝三日麻衣朝脯暮食百身莫贖何裨往覓嗚呼痛哉杵臼死義比干死仁君頌賊手爲怨難論嗚呼痛哉君願喬谷我歸咸秦試發舊篋君昔盈千詞旨重重墨色如新苟非相諫卽是慰安頃曉悲來淚如迸泉嗚呼哀哉天喪吾友吾何望焉誰拯湮溺孰開頑昏嗚呼痛哉世人結交違寒集

溫如我、不易如君、固難嗚呼痛哉、敬姜晝哭、嵇紹幸
存、輜車其東、歸骨洛川、遠備醪饌、告辭柩前、嗚呼哀
哉尚饗

祭高諫議文

二

李遐叔文抄

蕭穎士文集序

崔孝公集序

登頭陀寺東樓詩序

卧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

雲母泉詩序

中書政事堂記

御史大夫壁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遐叔

八

一

藥園小山池記

厨院新池記

二孝贊

四皓贊

靈濤贊

材之大小說

與表弟盧復書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德先生誄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元魯山墓碣銘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祭亡友故楊州功曹蕭公文

祭劉評事兄文

吊古戰場文

弔執狐記

質文論

卜論

李邕集

三賢論

楊州功曹蕭頴士文集序

唐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于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其行事趙郡李華爲墓碣已書之矣以文學著于時者曰蘭陵蕭君頴士字茂挺梁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官縣丞咸有德不至尊位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高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揚州叅軍秘書正字河南叅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蕭頴士集序

請君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節度使袁君爲功曹叅軍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君以先世寄殯高條因之遷柩終事至汝南而歿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爲之顛顛君爲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爲揚州叅軍也丁家艱去官爲正字也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中丞以君爲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爲河南叅軍也寮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道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多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以爲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

詠文詞最正。近于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瑰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贍。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夔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君以文章制度爲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次。文集若干卷。行于代。其篇目雖存。章句遺落。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詞者也。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

蕭穎士集序

二

尚書崔孝公文集序

唐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繫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常古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信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皐陶之歌與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耻之夫子之文章假商傳焉假商毀而孔伋孟軻作益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仿靡而不逮六經之

崔孝公集序

一

道邈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寢以微矣文頌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臣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汚字若冲安平公愷之少子也世爲德表門爲上族振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淑和高厲遐清行先乎孝藝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室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人學該

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立言
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
升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秘書
少監動爲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
尊地逼出爲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爲左散騎常侍
武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秘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
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于位晉開元二十四年冬仲
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冠帶涕
哀宗師公爲御史糾輪誠之罔持國屬之罪爲給事
崔孝公集序入

中樞貴作情思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爲中丞數發
言言上之舍焉之給以賑賑食陝東之人仆而復
起官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
得陞尚書景融來揚州瑱宋上黨還宋兵部郎等
爲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
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使人
先行後問活者萬計公自爲常侍賓客恒任介正德
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
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師樞紳儒學之士皆

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旣而御史君天歿公終于副
守則向之所屬適爲人憫哉公之侍疾也孝達于神
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毒終身慈不
貸姦貞亦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
篤實有耀侍於古烈蓋魯衛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
東巡關外諸侯公爲上第由是分掌選賢仕進之族
知勸焉親交降里餞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蒸
嘗之奠待公而後具故祿廩深厚家未嘗足開元中
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非飲食早宮室濯衣冠冠俾

崔孝公集序入

三

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
不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
幸而於中庸詔然於不迫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
公謙未允公援六經仲百氏覆於時事舉其中天
下莫不諷誦焉文集經亂罹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
九卷長子以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
不幸早世子以甫論議先志一卷爲第三十傳祖
禰之美合公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敘
治亂之源一曰行乎天下反魏晉之浮誕合立言於

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
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鄰
葉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閭家編席甫代華爲校書
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熟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李華集序

四

登頭陀寺東樓詩序

唐 李華

侍御韋公延安威清江漢勇氏員外象名高天下賓
主相持故賢乎哉王師雷行北舉幽朔太尉公分麾
下之旅付帷幄之賓與前相張洪州夾攻海寇方收
東越夏首地當郵置吉語日聿喜氣填塞於江湖生
人鼓舞於王澤頭陀古寺簡栖遺文境勝可以澡
心靈詞高可以縱聲金石二大夫會臺寺之賢携京
華之舊十有餘人燦如瓊花輝動江甸涉金地登朱
頭陀寺詩序
樓吾無住心洒亦隨淨將以斗檄煩襟親身齊物日
照元氣天清太空無有遠近皆如掌內辨衡巫於點
黛指洞庭於片白古今橫前江下茂樹萬里暮雲一
色曰屈平宋玉其文宏而靡則知楚都物象有以佐
之舅氏謂華老於文德忘其瑣劣使爲諸公叙事不
敢煩也詞達而已矣

卧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

唐 李華

華與二賢早相得，偕修君子之儒，而獨無成，偕勵人臣之道，而獨失節，偕遇文明之運，而獨衰病。天寶中，奉詔兼軍政，北至朔垂，駐車山陰，辱司徒公太尉公一盼之恩，先時為伊闕尉，忝相公尚書約子孫之契，不幸孤負所知，虧損受汙，流落江湖，于今六年，大明升于陽谷，幽蟄附于光輝，元惡掃除，泰階如砥，天下衣冠，謂華為相府故人，詔書屢下，促華赴職，稽首震舟中贈別序

惶恨無毛羽，左司員外郎張公侍御史相里公殷中，侍御史張公監察御史范公殷公望高職雄，持斧登車，江湖霜清，道路風起，華也潦倒龍鍾，百疾叢體，衣無完帛，器無蕪蔬，以妻子為童僕，以笠履為車服，並發無由，呻吟舟中，大別之陽，有倬龜之父，操著之老，華請占命之厚薄，乃褻龜囊，著而言曰：三靈人為宗，則人過于蒼龜也，耳目至千心，則心過于視聽也，足下彼儒者之服，讀先聖之書，與身消息，足知性命，胡為而煩予子之二物，不足占足下華病不能拜，奉牽

叩願敬承先生况服勤西方之教，又齊生死之域言，其外者，則儒不成矣，與匹夫同敗名節矣，與墨劉同，既衰病矣，與廢疾同，雖牽率危億，匍匐頭沛，君父含弘，宰政不遺，適為朝廷之穢，相府之羞也，又安得恃為故人哉，其內者，則大師微旨，幸游其藩，甘露灌注，于心源，寶月照明于眼界，無得之分，可與進矣，負薪之憂，忍不為言，江亭憑檻，平視漢臯，武昌柳暗，淞城花發，一棹有權，有感，離別之念，又惡得不悲乎，四言詩雅之遺也，以貺雅士，盍以雅為贈乎，則知車舟中贈別序

為臥玉之多反為末也病夫李華序

雲母泉詩序

唐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
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
源如乳渾水派如浮漿烹茶析蒸灌園澆齒皆用之
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
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墻階道路炯炯如列星井
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癘痾疥瘡之疾幸
深樂之隸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爲諫官公性與道
雲母泉詩序

合忽于權利方掛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
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
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
不至華泝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
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
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
況支離多病年甫始衰願何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
事斗志負火焚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晨
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

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澈淨金界黃絲流玉英澤
藥滋畦茂氣染茶甌饗飲液盡眉壽養和皆體平瓊
漿駐容髮甘露榮心靈信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
言構蓬華荷挿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
心不能已寤寐見吾兄曾結潁陽契窮年無所成東
西同放逐地豕尚縱橫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恩
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
啼巴丘戌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友生雲
泉不可忘何日逐躬耕

雲母泉詩序

二

中書政事堂記

唐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于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於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剋一方之命變王

政事堂記 一

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聞訟誓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訟不可以剝害于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于侔亂不可以啓之于萌伐柰不肖削柰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鴟鵂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

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熒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遂至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誠無罪記云

政事堂記 二

御史大夫壁記

唐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有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唯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錯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爲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關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御史壁記。

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進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規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賔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傲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戎收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所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德。

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選崇德也，昭融禮經，嗣樂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滅，寬細瑕爲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御史壁記。

國家無事，則大司憲宜乎大雅之宗也。初，聽壁列先政之名，正而不叙，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俊人，謂若皆備，屬條或知，故實受簡之恩，至屬詞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年六月十四日記。

盧郎中齋居記

唐 李華

鴻鵠邈清風凌顙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
增繳不能爲患甘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鏤錫身被
綬壤力方盛也馳於康達及其始也困於鞭策由是
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凶渠假息五
其未假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邵之老則仁人
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
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
齋居記
於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
堆壘實窪穽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
於柏顧高松茂條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
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郎官以干將之
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
騏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日嘉賓時來攜手
長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
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
郡李華云

公文猶沿儷習而風味則灑然有餘育

齋居記

琴園小山池記

唐 李華

悅名山大川。欲以安身崇德。而獨往之士。勤勞千里。豪家之制。蟬竭百金。君子不爲也。賀遂公衣冠之鴻。鵠執憲起草。不塵其心。夢寐以青山白雲爲念。庭除有砥礪之材。礎礩之璞立而象之。衡巫堂下有奮鍾之砌。埤埴之凹。陂而象之。江湖種竹藝藥。以佐正性。華寔相蔽。百有餘品。鑿井引汲。伏源出山。聲聞池中。尋寶而發。泉躍洄轉而盈沼。支流脉散而滿畦。一夫歸輪而三江通戶。十指攢石而琴山倚蹠。智與化侔。主人之用也。其間有書堂琴軒。置酒娛賓。卑庫而敵若雲。天尋丈而豁如江漢。以小觀大。則天下之理盡矣。心目所自。不忘乎賦情遺辭。取興茲境。當代文士。目爲詩園。道在抑末敦元。可以扶教。趙郡李華舉其畧而記之。

廚院新池記

唐 李華

遇知己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廚院因前池。餘派浸潤。坳堂數步。及霽。纔供廚餽滌器而已。邑大夫南陽范愔。跡累人羣。心在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造池沼之形。而遂爲溝瀆。乃命黃冠等。顧指廣袤。鑿周于下。駢石以涯之。蓄流以溪之。清湖忽平。秋陰滿院。執爨無欲清之僕。挈瓶無汲汲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於物。范公寔所謂新池。知己矣。府院新池記。

靜居則道。純境幽則神完。子與吳大師采真洞府。朝夕窺臨。澄澈心膽。滑昏潛遁。事句。至於心則與登姑。焉。五湖而齊矣。故因碑稍餘地。刻而誌之。猶詩人有泌泉之作。大曆五年歲號閏茂八月一日記。

二孝贊

唐 李華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視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歿奉以哀穿墻起墳出于身力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塚次號泣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三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于哉埃垢積首中生髮間每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煙四絕虎豹與鄰擁墳推磨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

上孝贊

昔燭心朽皮枯節草木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烟殊鳥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哀無窮大哉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於親生不忍離歿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氏矣昔吳起恐與母盟陳湯恐匿父喪起謀復楚霸而戮死湯功釋漢耻而囚廢神道昭昭若何無報九州之衆誰非人子賤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諾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爲之歌詠而况百行之宗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朔陲欲親往弔焉屬河凌絕渡

願言不果憑軾隔川寄聲二孝因爲贊一章敢旌善人以附惇史贊曰

歟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爲子忠於君者爲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及智就爲之禮文禮文不能節其哀緊道德之元純至哉侯氏創拒病毀手足聯脈成此高墳蔬菜爲奠茅蒲爲荷其奉也敬其生也貧大漠黃沙空山白雲相庭既夕松路未晨寇戎接境豺虎成羣夜黑颼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迥徹蒼旻風雨漂搖支體鱗皴色慘哉

二孝贊

二

蒿聲酸棘新直斬三年爾獨終身邑子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隣冬十一月浮水塞津吾將唁之其路無因寄誠斯文揮涕河濱

四皓贊

唐 李華

時濁世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鸞鳳潛飛。漢以霸興。
皇王道衰。玉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
麗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動容。奪嫡心已。四賢誓屈。
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

四皓贊

靈濤贊

唐 李華

泱泱靈川。滄溟一支。每歲八月。雄濤應期。昧爽風生。
凜若切肌。淒清陰滄。曠朗陽晞。雪山橫江。神物騁之。
萬里齊足。千車並馳。雷破天動。山撼地移。湯室雲分。
却躍驚飛。突象瑳切。奔合離蹄。逃夔魍魎。蟄龍滌。
共工折柱。武安行師。群源委會。祥怪叢滋。纖毒乘人。
帝降明威。一日再至。洗其纖疵。仲秋大至。以蕩以夷。
世稱伍員。忿憾而爲。肇開混元。寧莫常斯。惟天陰陽。
靈濤贊

日用不知。是述是贊。嗚呼慎詞。

材之大小說

唐 李華

攀巢之雛，羽翼將成，習飛而從其母。不幸爲鳥鵲所震，墮於塵轍閭閻之家。有侈女焉，珣車繡茵，過於中陌。遇而憐之，藏以玉筍，粒以紅稻。胡然而然，材小爲貴，養而說之，易爲力也。克輓之牛，望若山行，其生也任重，發遠以荷天下，其死也，筋角皮骨皆爲器用。水旱寒暑之不容，艱難驅乏，登降重圍，踣起塗潦，蹄離節折，力氣皆頓，病矣！目猶睨人衆，鳥爪其背，嘴其肉，情之大小，說人。

猶恨啄噬之未逞，鷄鳴而相呼，羣犬引其腹，胃信指而爭之。車馬往復於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材大爲累，扶而救之，難爲功也。向若不憚斯須之勞，而存之，其利固厚矣。悲大材之大也，爲累，材之小也，爲貴。戾於理，悖於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辯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與表弟盧復書

唐 李華

八月八日，外兄李華敬簡盧十五弟。則之處，秋風漸高，路出泗上，將詣職役，如所料乎。往返勞止，當與時俱暢也。華疹疾無聊，賢姊與諸君尋常耳。福卿漸減，弟勿憂之。與弟別來十餘年，比聞在代朝之地，明此道舉出身，乃能上爲寡媳，下爲孤甥，求爲耳目主簿，束身戎馬之間，始終無過之地。此一難也。時方艱危，勅隔生死，骨肉妻子寄在河朔。一身萬里，省姊淮南，與表弟盧書。

此二難也。喪亂以來，時多苟且，松貞玉璧，亦變頽流。弟卓然介立寒俗，文詞學問，守正不移，金石之聲，泠然在聽。此三難也。五姓之中，盧爲峻茂，根源上古，歷世著明，降及聖唐，仁賢不絕。外家陵替稍久，弟其勉之。盧氏有謠，翁祭法又世以書聞。華恨未見弟，爲廣訪求也。南祖分于何祖，帝師今有四房，誰各承後，弟爲華具條流相報也。頃撰軍器舅神道碑，後其房族山來，意欲如軍器之志。廣外家之美，令萬代聞見，不復討諸牒也。華性質鈍弱，而慕汲黯卜式之直，晚

歲思夫子互鄉之見林宗賈淑之後若悟此道仁在其
中易乾元之說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大雅曰既
明且哲德合天德老氏所弘夫子即述既自以爲戒
亦規弟持正也弟正直太過不能容納時人是以相
戾努力無忽延有鄰五書信否四姊處得消息無勿
不次華敬簡

與表弟盧書八

二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唐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有吾出身入仕行
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遺事裴氏鄭氏
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爲內外師範意欲
與汝言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
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踈畧語及舊事云無此嗣
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踈客不啻百十
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

與崔三孩書八

一

爲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
高眠爭覽無器何曾有此儀可爲歎息世教如此何
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
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窮究思賢才而無傷善之
心焉是關雅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
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翱將
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翱將
翔弋鳬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
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于公官祖廟既毀教于

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爲婦今此禮凌夷人從苟且婦人尊于丈夫群陰制于太陽世教淪替一至于此可爲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爲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惟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暮稍必爲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爲丈夫之象丈夫爲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頽風敗

與崔二孩書

二

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汝病中聞甚慰意凡人不忠尊行不慈訓患身不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拾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德先生誄

唐李華

武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畧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筮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恒人方於賢原思宓不齊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得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替余曰聖賢皆時春秋之配冉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替聖如夫德先生諱六

德先生諱

一

子失司寇飢於陳蔡忠如畏弘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鄰道昌黎韓孫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爲食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日神胡病後之人師先生噫嘻哀夫人德甫余將疇兄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唐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太尉房公言正其傾軫兇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薊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爲輔讓子以續公資冊書亦捧瑞玉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志元元踊躍命帥中軍謀猷昇浞人或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瞠明退師儲官出守函谷入爲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淪遽臨彭濮何負而東

房公德銘

何負而西公受控御邦人懷懷帝懷明德俾我不迷
房公諱名食曰字武範相國中書人哀喬嶽隕蹟
輔星昏靈天子洩涕迎祭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
赫赫房公爲其盛德省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
以慰南國

元魯山墓碣銘

唐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屨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渾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
月十二日窆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爲元其裔也世有明哲承
元魯山墓銘

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爲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
教不言而信書易之易簡黃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
學卽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飭于
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
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無心旣過苴象刺
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
居無爪齕者三年先人未祔于兆身迫當室絨未忘
之哀參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
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

以甥姪婚仕爲念受署魯山令以痼疾不能趨拜故
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常獲盜未刑屬嶺山之鄉稱
猛獸爲害盜請于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
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盜果
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于廷宇播于四鄰
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不及親
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論焉對曰
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
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

元魯山墓銘八

二

之宅發八竒之直唯匹帛焉若無局輪將藩之禁達
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書不
改其樂好事者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
泳道德振清塵而棲顛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
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爲國老更論道佐世而荒
鴈不至歿于空山可勝慟耶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
演寄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吳
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于性命則蹇士賦可
謂與古同轍自爲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鄰十

卿之祿貴富之辨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冲
遠冥冥純朗朴渾絕于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
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諱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
神明中以鋪光烈下以聳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
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爲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
消息調伸載養先猷竭盡報親貞玉自華不緇不磷
縱翰祥風蛻跡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
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元魯山墓銘八

三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唐 李華

君姓權氏諱臯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爲著姓祖其其官父其其官咸有令德君旣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持節兼本道使藉君高名表爲勳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瘕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權君墓表 一

昔晉郎大辟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于丹徒因殯焉嗚呼痛哉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節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歿二年而君天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痒乎公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泊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爲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爲師保華評君曰可以

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其生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祕書少監悼賢也華自疾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之言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者也故爲齊風表君之墓云忠于而國孝于而家絜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爲善者何君不幸耶時不幸耶作祭文讀亦可

權君墓表

八

二

祭亡友故楊州功曹蕭公文

唐 李華

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華云云茂挺平生相知
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
華聲罰深重艱棘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孤窮易
感況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
淪阨終身避亂全潔忠也日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
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
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
祭蕭公文

祭蕭公文

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吾
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而況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
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至者言不能宣是欲寄辭抵
益填塞茂挺茂挺君其降靈尚饗

祭劉評事兄文

唐 李華

維乾元二年歲次己亥六月乙未朔三日丁酉趙郡
李華祭于劉三兄之靈惟兄高韻曠度拔于時倫德
契中和道符深仁泉明其照情性其文疎近無二心
冥則親雅敦名教素遠權利夷險一節通塞一致有
時不遠與道借醉跡隨沉浮量混同異白雲何遠清
風自至人茲知兄王佐之器豈人無福而兄天年漸
東幕庭喪此一賢識與不識辛酸滋然奈失五穀春

祭劉評事文

不相杵清標高志行乃動主緊我夫子列在中士職
無所統談笑而已居室言善感于千里綿江越湖掩
涕相視追懷晨夜道則同謀定交梁園周旋西都更
相然喜吾道不孤契濶艱難誰榮誰枯良願再諧握
手東吳羈旅情倍天倫豈殊去歲季冬將膺使檄累
辱來召陵江掛席持酒歡酣愛懷頓釋攜手終日晤
言竟夕無食不均無衣不易題序申餞情深義激贈
言綢繆寵我行役涉泗而還遽承遘癘猶復垂念尺
書相繼將慶有瘳俄哀永逝萎我盛德天故不惠鳴

呼痛哉華江濱憔悴風濕所侵疾不果問喪不果臨
無由執紼從茲破琴異鄉之慟于此何心不言少別
便爲古今嗚呼痛哉光烈幕府親兄重兄恩深撫孤
義感生平臨弔盡哀行路涕零躬護喪事推以信誠
古風復存今見哀榮嗚呼痛哉孀妻晝哭弱子衰經
蕭蕭旅瑩空對江月想像游處心呼醇結羽毛相依
恣此別缺寢門之悲悽斷哭越蘇門朗嘯于此長絕
泣戒將命往申微酸此如不祭祇益酸咽凡性與道
合棲心福庭故于是莫不列葦履願垂惠照以濟幽

祭劉許事文入

五值佛開漆長爲弟兄素心惟此敢告冥冥尚饗

甲古戰場文

唐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復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鬱
兮慘悴風悲日曠斷草枯漘若霜晨鳥飛不下獸
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
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
聖桓成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
水夜渡地潤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應誰訴秦
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敦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
弔古戰場文入
抗王師文放失宜武臣用奇奇兵有異于仁義王道
迂濶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
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
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
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漂冽海隅積雪
沒脛堅冰在鬚驚鳥休巢征馬踟躕續續無溫墮指
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
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岝
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

今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磧烏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鬼鬼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羃羃日光寒兮艸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竭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和樂且閑穰穰隸隸君臣之間泰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繫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

弔古戰場文

二

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媚媚心日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噫靖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鶚執狐記

唐 李華

某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雙睛燿宿六翮垂雲迅猶電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剝腎腸昂藏自雄倏歛而遊問名于耕者對曰此黃金鶚也其何快哉因譏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口是狐也爲患大矣震驚我姻族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廬不畏申孫之矢皇祇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鶚誅之予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爲悲夫高位疾僨厚味腊毒遵道

鶚執狐記

一

致盛或罹諸殃况假威爲孽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濯其心後除凶意惡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則有甚於狐之害人庸忸于鶚之能爾

質文論

唐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契則佐之以文文契則覆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禘饗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質文論

無思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潤滑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人不遜而質之艱難于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害淺于詐之病也無思之病緩于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與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為詐難乎哉吉甫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沒為波瀾蕩為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

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遣人親受禹之賜國有契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鬬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于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于羿

質文論

漢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興內夷多難復子明辟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復理唯康王垂拱因園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于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民窮實罰故曰殷周之遂不勝其弊考前後

而論之夏。喪失于質而無制。周弱失于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爲將求至理。始于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于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識緯之書。存而不用。至于喪制之縛。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于坦明之路矣。學者局于恒教。因循而不改。差失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策之信。而陳倭句。使不仁之賢末論。

三

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讀日。而簡日。矣。海內之廣。兆民之多。無聊于煩。彌世曠久。今以質實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從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煩了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爲政者。得無以爲惑乎。

卜論

唐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爲長而壽。古之聖者。朝而膜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殲其生勦其壽。既勦殲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卜論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徵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常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小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龜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爲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燭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爲神。固無悉然。

是亦爲怪。古者成官室必落之。鐘鼓器械必擊之。豈神明貴殺亨。遷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祭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騰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爲至矣。楊子雲爲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楊子雲。又爲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不謂是行乎道義也。

二

三賢論

唐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于風波。雖賢不能自新。况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爲怪。溺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于憔悴。被緇絮。蒙蕭艾。美醜交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絕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申古易。今世元齊思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時或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節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于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實。物蕭病敗。惡太甚。獎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蒞職明于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謂王者作樂。

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于是作破陣樂詞是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者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爲繁尤罪于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謂齊生人不錄次序綴修以迄于今志就而發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見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

主贊論

二

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情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詭于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精其實穿甚于精者又文方彼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起絕孤厲不可謂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涕不即日捨之且曰蕭贊

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還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于袁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操宇弟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嶠伯高舍大雅之業嶸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嶽謀道沈還廉靜

主贊論

三

梁國喬渾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誠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于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願謂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詰與談終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明逸真直弟朝士會峻滑不雜隄西李廣敬叔堅明而粹苗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穎川陳謙言士然

淡而不厭吳興沈與宗季長專靜不渝穎川陳燕下
器行古人道渤海高通達夫落落有奇節楚皆重劉
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肅同事禮部侍郎陽
浚學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諱卿
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
廷于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
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于事柳芳仲敷該
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
慮而深南陽張有畧維之履道體仁有畧族弟邈季

三賢論

四

遐溫共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疏明簡暢穎川韓拯佐
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良忠厚京兆韋建士
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于詩書天水尹微之
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于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
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龍善茂挺
與趙薛邵軫泊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
行陸于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于陸渾劉避地
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無復求斯人有之
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

下寄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
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作云

三賢論

五

12361

皇甫持正文抄

顧況集序

送丘儒赴舉序

吉州送簡師序

贈孫生序

吉州刺史廳壁記

廬陵縣令廳壁記

枝江縣南亭記

朝陽樓記

皇甫持正文

上江西李大夫書

答李生第二書

論進奉書

明分論

編年紀傳論

孟子荀子言性論

恨石銘

韓昌黎墓誌銘

祭柳州文

悲周子系文

皇甫持正文

二

故著作佐郎顧况集序

唐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惟麗太湖，巽石洞庭，米實華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鈎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爲性，結冷汰以爲質，煦鮮榮以爲詞，偏于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爲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通翁，諱况，以文入仕，其爲人頗其詞章，嘗從韓晉公于江南，爲判官，驟成其磊落大猷，入佐顧况集序。

著作不能慕顧爲衆所排，爲江南郡丞，累歲脫塵無復北意，起屋于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二仙，以壽九十卒，提爲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帽，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爲楊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于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京公襄陽，有日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卽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請余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殷勤而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爲序。

送丘儒赴舉序

唐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願，以是非賜決，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勵行如奉商鞅之汰，而懼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闕其藝於洛下，吾遠來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爲盜困幸矣。』子將安寘哉？京師賢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它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丘儒赴舉序。」

它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爲一不且爲一相移白，變而復黑，倒上而爲下，吾未如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序其行。

吉州送簡師序

唐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興比於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敦彛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州浮屠之徒歡快以扑師獨憤起訪予求序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遂簡師序

久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絳而不得侶師以馳

贈孫生序

唐 皇甫湜

浮圖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野益荒人益饑教益類天下將無而始渾然自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孫生天與之覺獨曉然于厚夜聰然于大醉發憤著書攻而指斥之其詞妥備痛入肝血乃忘力之不足以死為斷庶幾萬一悟主教人者嗚呼不得古人而與之必也生乎遂除肉刑一女言也能移高山一翁願也彼兒褐雖窮地贈孫生序

無足憂乎西江之涯值生蠶時其說以為資而見余余既悲與之乃約其言

吉州刺史廳壁記

唐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歸。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繡雲潯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誦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焚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廉召詰其官。皆耗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藹然。而疲公噫。殆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

吉州廳壁記

一

以修省簡便。健之以勤強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朞。庶富而教至。而無事百姓。扶老提稚。載路而歌。曰。管吏施範。今更簷簷。公能舉之。雄亦爲結。斯亦爲廉。始繼而若終。優以恬。管民噉噉。今民怡怡。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污茨盡開。衙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衙闔官庫。庫無尺絹。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霽滌滌。降味公松。瑞蓮猗猗。合帶公池。

吉州廳壁記

二

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陲。興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爲政垂爲後式。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唐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韞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制錫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廬陵廳壁記人

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生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儼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于一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刺繁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歛盛張緡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美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

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有過以容不逮。豈能以勸不修爲魁而率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朞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周萑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廢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庭內閑閑似密與蒲予既墮厄斥置于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爲予語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聞乃刻山石鏡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廬陵廳壁記人

二

枝江縣南亭記

唐 皇甫湜

京兆韋庇爲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恭聽群
細人憎構之責椽南康移治枝江百爲得宜一月遂
清乃新南亭以適曠懷亭俯湖水枕大驛路地形高
低四望空平青莎白沙控柞綠崖蒹葭圓葭蕩漫朱
華接翠裁綠繁葩春燭決湖穿竹弄鳴郁郁潛魚歷
歷產鏡嬉碧淨鳥白赤洗超窺喫緬霞殺煙旦夕新
鮮冷淚喧啼怨擲情綿令君聘望逍遙潮上令君宴
橫江南亭記

喜絃歌未已其民日致欣游成群使纓嘆戀停車止
征實爲官業而費家貨不妨適我而能惠衆嗚呼是
乃仁術也豈直目觀而已乎吾知韋君若是也多惜
以尺刀效小割異日賦政千里總戎疆場吾知其辯
終也亦若是而已矣乃爲作記刻于茲石以圖永久

新陽樓記

唐 皇甫湜

嶺南屬州以百數韶州爲大其地高其氣清南北之
所同朝貢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閭土穢水煩人
創吏侵田畝莠而不墾城郭牢而不實時惟李君奉
詔而來一年粗洽二年稱理三年大成願得之城旣
狹而專門闢枳扇庭除湫底秋之澍雨流氣乃上管
之煒燁清風不下人慢吏棄無嚴諸侯于足掠旁入
之利乘可爲之時端景相勢凝土度木經營未幾興
新陽樓記

就巍然登閣豐崇高明朗融曉曉盡備沈沈土自
積陰于多陽散溫沴爲祥風宮庭若虛矣夫如秋茲
焉觀游其政優優密親嚴容嘉肴古滴茲焉宴喜其
樂粲粲朱衡旅楹君子攸寧飛橙雲基君子攸隣乃
及月春乃擇清辰宴豆既陳賓僚有客肅肅疊疊訖
昇以止天地若開江山如新原隰成文雲霞似陵蕩
遠目于天涯最一境于階端四座洗然若夜行之睇
千光煩痼之脫于身畢夕皆下熙熙肅足以其直誠
之東目爲朝陽詩云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前代之良

二千石若東萊潁川是焉咸集茲樓可以樹脩竹列
高梧矣僉以君朝之望也而出刺是州不已屈以事
尚不心望以卑遠夙夜其官聲績用明羽儀之拜日
月以數嗣而屋者致遠清標疇克于將來

朝陽樓記

八

二

上江西李大夫書

唐 皇甫湜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遑遑出其家辭
其親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
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錄光保大不絕勲而
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
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况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
知唐堯水不狎而凶未去况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
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懇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
上李大未書
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
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况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
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懇相
得若此之難也混白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
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
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流相翻包特行者渾
衆人抱奇才者乏卓識智與愚相溷古之道不行是
以役役棲棲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邵之才
居周邵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收接而博觀自

江而西沈辭被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闐是以發憤而
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闕下之輝光窺闕下之深高下
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
覽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其淺微察其辭觀其
志而不錄其罪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贊于犯
左右惶懼于旌門之前

上李大夫書

二

答李生第二書

唐 皇甫湜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
無意若僕愚且困乃生詞競于此固非宜雖然惡言
無從不可不卒勿愆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
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
如常迺出常也無傷于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
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也言
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于
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使其易者乎夫
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也文則達無文
即不達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
生何疾之深邪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
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
詞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
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其文皆奇其
傳皆達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
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

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爲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卽祖習不服者也豈坐稱誤邪將識分有所至極邪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遂譬嫉之邪其何傷于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分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彼薛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

客李第二書

二

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于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真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可知一之少便非文章邪直詩賦不是文章邪如詩賦

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旣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常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有一謙三十季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日設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次書字未識偏

客李第三書

三

傍高談漫笑談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氏時之大病當族皆生矣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言于無所爭必也射乎問于混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役不能盡不宜混再拜

論進奉書

唐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爲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爲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奸、進奉旣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賦私、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寶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寶、以充燕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鑿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太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匱、會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關邪、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歛有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秕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敕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貪吏、往之隨

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曾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廷、必沒于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罷靡、以代蠲免、軍役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洩、而于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伸於用矣、

論進奉書

二

明分論

唐 皇甫湜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爲。孰謂人君子小人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矣爲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爲嫉惡譽人之善爲樂賢言已之光美一於羣而參於天地爲昌言順則爲周公變則爲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

明分論

八

人者不然其過人爲毀譽其譽人爲比周言而之光美爲矜今變則爲賊順則爲僞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爲橫天地絕古今人之所由者而已。

編年紀傳論

唐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爲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爲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爲紀爲傳爲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

編年紀傳論

一

杜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恭賁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編年紀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闕載多逸文乃別爲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爲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

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草舊典開新程爲紀爲傳爲表爲志首尾其敘述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將以不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推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道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畧強欲復古皆爲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

編年紀傳論

二

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拾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孟子荀子言性論

唐 皇甫湜

論曰孟子曰人者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僞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析不坼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孟荀言性論人叔魚之生絡鑿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唯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一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卽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超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

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決心源返
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胃於教然後
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胃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
黜嗜慾求善良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棄而流
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趣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
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
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
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爲
多益故爲尤乎

孟荀書性論

二

佞石銘

唐 皇甫湜

佞石蒼蒼驪山之傍。鏡朴礧藏。巍然四方。昔秦皇帝
謀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礎於墳。
若有憑依。屹住中遠。淫刑感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
以佞石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
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爲之棺槨。其在唐虞。則雖窾木。
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絕奇。
力瘁財殫。驅驅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哀。人情其凶。
諷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挺荆棘。指麾峭嶮。險阻不闢。
干戈倒鋒。屍露于坳。燧燔于童。逢頴無依。不十年中。
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于漢劉。
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
刻詞佞石。炯戒千春。

佞石銘

一

韓昌黎墓誌銘

唐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
論。泚日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
賜。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視使奉功
緒之錄繼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
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
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叔
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
韓昌黎墓誌銘

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不信既
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衆危將顛不
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同無方至是歸
上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軀異以扶孔
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
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辭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
鯨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窕章妥句適精能之
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
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

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
議不隨爲罪常懷佛老氏法濟聖人之隄乃唱而策
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
恥止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
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久
近無功固將疑衆懼恟恟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
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遠至汴威說
郗統師乘遠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
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
韓昌黎墓誌銘

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
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
懼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
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
者邪選拜京兆尹欽禁軍帖旱糴饑倖臣之銘再爲
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
軒闥不施載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
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
怡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詆笑嘯歌

使皆醉義志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
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登
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耆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
痼此四方惟聖有文垂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
殲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令亘年按我章書
經紀大瓊陰不時施昌極後見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祭柳州文

唐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寡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
秋濤瑞錦吹剋蟲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驟闕班品
青衿縉紳屬目欽任公卿之祿若在舍廩至駿難馭
太白易慘華鍾始槿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
鬱鬱辭議悠悠積稔竟奄荒瘴遂絕羈枕嗚呼柳州
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
自古以然相視咨嗟歸葬秦原卽路江阜聲容蔑然
祭柳州文
尚饗
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辭以佐薦醪

悲周子桑文

唐皇甫湜

汝南周子桑理書通春秋非仁義不動止年二十三
貞元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舉詔冬
還及宋而病閏月丁亥將死時天大寒雨雪火不星
前續不銖身寒之聲與將死之聲黎然其書在乎側
友人安定皇甫湜至見之而哀之爲文悲之曰

洋洋無端誰開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邪
惡其禍邪謂善之福矣死何饑謂惡之禍跖死何肥
悲周子桑文

則問之死余王其慕何賒費之死子是不覆說主
張其事而顛倒其數天視高地也死鬼神之形幽政
問何數至咸指日來吾語汝天有至理地有坦途精
者常不足麤者常有餘有餘常豐不足常枯子乃惑
之一何愚人事者矣請指物以明覈之問子者聖子
一而愚者其麻鳳凰不下而鷄滿家何草不芝蟲野
而滋何蟲不龍蠶水而蝦何情者理少而麤者理多
耶蘭萎何先薶死何難玉何爲而脆石何爲而頑衣
冠何蹇我狄何繁何麟而死何鶴而軒彼人事皆然

推于物亦然。是爲自然。巫咸畢歌。歌已而去之。曰父
耶母耶。天乎人乎。已焉哉。謂之奈何。

悲周子桑文

元微之文抄

樂府古題序

白氏長慶集序

論諫職表

賀誅吳元濟表

戒勵風俗德音文

章行立可處州刺史制

七女封公主制

李翊起復仍前監察御史制

元微之

于季友授右羽林將軍制

辯日旁瑞氣狀

同州進雙鷄等狀

謝賜告身狀

上令孤相公詩啓

論教本書

上門下裴相公書

與史館韓侍郎書

敘詩寄興天書

孤山石壁法華經記

怒心鼓琴判

鶯鶯傳

唐故杜君墓系銘

唐故元君墓誌銘

唐故浦城縣尉元君墓誌銘

葬安氏誌

祭亡友文

祭淮濱文

元微之

樂府古題序

唐 元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
頌銘贊文誄箴詩行咏吟題怨歡章篇操引誦謳歌
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
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
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
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昨者爲
謳誦備曲度者摠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
樂府古題序

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
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
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府等題除鏡
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簡仲卿四
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稽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
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
知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
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伶操齊續沐作雉朝飛衛女作

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况自風雅至
於樂流莫非諷興當貴之事以貽後世之人公襲古
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勝尚不如
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
劉沈鮑之徒肯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
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
篇無有倚傍余少嘗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
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
各賦古樂府詩數十百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
樂府古題序

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
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
創新詞者則因家止述軍輪捉捕請先螻蟻之類是
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詩
同異之旨焉

白氏長慶集序

唐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長慶集序

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謫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禱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倣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

道至於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襍亂間廁無可奈何予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云鷄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辯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緝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

長慶集序

入

二

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陛下明年秋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贈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誥長於實啟表奏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劄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族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文以人別

長慶集序

八

三

論諫職表

唐 元稹

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止無虛受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餐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論諫職表

八

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諫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雖衆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無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

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
舉諫職者唯獨詰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
執一見而已以臣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未
形籌畫于至密尚不能迴至尊之盛意備諫愚之巧
言而況于既行之詔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
一見而私欲收絲綸之詔迴日月之允信無裨于萬
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爲妄動拾遺補闕
爲冗員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爲等列臣雖至愚
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爲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
論諫職表
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無立于朝苟以爲移廣聰明稍
問理道又不宜屏棄疎賤之使至于此伏願陛下許
臣于延英候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
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裨得裨陛下萬分
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聰
則臣自冀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甘心也

賀誅吳元濟表

唐 元稹

臣聞拯遺吐於溝瀆非聖不能掃餘沴以雪霜非天
不可日者神棄申蔡蓄爲汙瀆五十年間三后貽顧
眇爾元濟繼爲凶妖謂君命可逃謂父死爲利陛下
凝茲睿筭取彼凶殘不越殷宗之期遂勦淮夷之命
威動區宇道祖宗凡在生成孰不歡忭臣忝官藩
率無聞庭瞻望徘徊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賀誅元濟表

戒勵風俗德音文

唐 元稹

勅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
巷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耻言人過真理古也積
其為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
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
必有政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遠行語稱訕上之非
律有罪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
以古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
戒勵風俗文八

有事也未俗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
誠多退有後言之謫士庶人無切蹙琢磨之益多銷
錄浸潤之譏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狎處
以相識習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
實生於朋黨擢一臂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辜
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
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蒞官而日務求簡易
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日密奏風聞獻章疏
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

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然斷一謬俗化益訛
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宋貞觀
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已來人散
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毆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
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用彫刑小則綜覈之權見侵
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
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浸染未克澄清倘引
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
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戒勵風俗文八

韋行立可處州刺史制

唐 元稹

勅守衛尉少卿襲邢國公韋行立聞爾貴遊之子也
出入省寺二十餘年終無尤違斯亦鮮矣江南諸郡
戶籍非少皆有賦入之難爾爲吾往理縉雲以宣朕
化無虐憚獨俾傷惠和可使持節處州刺史

韋刺史制

入

一

七女封公主制

唐 元稹

門下長女等抱子弄孫之榮貴賤之大情也朕以
海奉皇太后於南宮問安之時諸女侍側姦斯之慶
上慰慈顏鴈鳩之仁內懷均養雖穠華可尚出閭
期而湯沐先施分封有據宜加美號以表令儀

封公主制

入

一

李翊起復仍前監察御史制

唐 元稹

勅前監察御史裏行李翊比制多以詳練法理者行於御史府或滿歲卽真或不時署位亦試可之義也爾翊文學周敏操行端方執喪有聞俯以就制復爾故秩勉修乃誠可行監察御史

起復御史制

李季友授右羽林將軍制

唐 元稹

勅具官李季友天子六軍必有材官欽飛超乘挽強之士在焉董之以威待之以信分八舍之衆寡均二廣之勞逸不吳不揚不掉不挫皆將軍之命也是以李大亮上直禁中而文皇甘寢則心腹爪牙之任斯不細矣以爾季友時予舊姻念征興懷度才思川榮以服色列于藩垣爾其敬恭無替朕命可守右羽林將軍知軍事仍賜紫金魚袋

授右羽林制

辨日旁瑞氣狀

唐 元稹

今月二日日旁瑞氣右奉宣某日日上有橫赤五色
氣鮮明黃潤日兩邊各有嘉氣內赤外青宰相稱賀
云是五色雲兒不知是否者臣謹按乙巳占有赤氣
橫在日上謂之戴其分當益土進爵推戴人君之象
又人君當立王侯封建親戚以爲福祐之徵竊見其
日除王潛郭釗田布等官則陛下凡有舉措盡合天
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明驗伏請以戴氣宣付史官
刊旁瑞氣狀

不可誤書五色雲又云青赤短小在日旁謂之珥微
曲向日謂之抱珥者纓珥之象天子有喜兼有和親
之事又當拜將抱者扶抱向就之象隣國臣佐來降
天子有喜賀之事子孫之慶臣下忠誠輔主國中歡
喜和合今北狄和親西戎通好昨者承元請命其日
三將同昇萬姓歡呼四方來賀不可謂陛下凡有舉
措盡合天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明驗伏乞亦以抱
珥宣付史官不可誤書五色雲見以前謹具圖籍所載
如右伏以五色慶雲蓋是小瑞戴氣抱珥所謂殊祥

宰臣忽遽之間未暇精究其事此皆陛下禮行郊廟
誠達神祇展百拜而忘疲入九室而流涕近臣興感
上帝垂休克呈捧日之祥以展動天之德微臣同霽
侍從別感恩慈方當鼓舞之時恨不叫呼而賀然臣
以爲陛下特宣手勅宰臣云今月二日卿等所言日
旁五色雲見參驗圖書蓋是戴珥之象此皆祖宗積
慶特示子孫之祥豈冲耿微誠能致吳穹之貺宜令
所司擇日告廟上以奉高祖無窮之祐次報憲宗有
截之功誕告華夷並令知悉若此則陛下感通之德
已見九霄推讓之風將傳萬葉爛然宸翰手勅以示
於天下煥乎天文撰詔自生於聖旨事超萬古道冠
百王伏惟天恩密賜裁察

辨日旁瑞氣狀

同州進雙鷄等狀

唐 元稹

臣等奉宣令採雙鷄五聯各重四斤頻年採取一聯不獲自臣到州詢問採捕人等皆云二十年前採得一聯雙鷄爾後不曾採得昨旬日之內併獲兩聯斤兩輕重皆符詔旨況浚郊初啓既已大剪豺狼鷄鳥自來可以助清梟獍臣所以恨身無羽翼不獲陪奉屬車擒狡兔之根源破狐狸之羣黨臣其無任進雙鷄等狀

忘軀思奮觀物感恩之至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奉進謹進

賜告身狀

唐 元稹

豈謂恩光轉至府澤逾深出自宸衷選居近地不使令入院當日召見天顏口勅授官面賜章服授令承旨不顧班資近日寵榮無臣此例

謝賜告身狀

上令狐相公詩啓

唐 元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強由科試及有罪
隨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
矣曾不知好事者挾摛芻蕘塵穢尊重竊承相公直
於廊廟問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今獻舊文戰汗
悚懼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十餘年矣
閑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千餘首其
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瞍之風達者有之詞直氣粗罪

今錄公詩啓

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
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下格力不揚苟無妄
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詞新屬對無差
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
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
支離褻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
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
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
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

今錄公詩啓

二

目黜尊嚴伏候刑書不敢違誤死罪死罪

某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爲詩者或相倣效或力不
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於篇
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
於某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記憶累旬
已來實懼糞土之牆庇於大厦使不復摧壞永爲板
築者之誤輒敢繕寫古體詩歌一百首一百韻至兩
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憐屢之
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樞樞接榘之材盡曾
量度則十餘年之速廻不爲無所用心耳詞旨瑣劣

論教本書

唐 元稹

某年月日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變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罷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

論教本書

一

教太公爲之師周公爲之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康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範口不得閑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閑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閑操斷擊搏之事居不得近容陰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甌不得愛還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示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旣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同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

論教本書

二

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辯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以自明而況於疎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計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纔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

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而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卽位之後。雖晏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僚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賤之。至母后臨朝。窮

論教本書

六

三

東王族當中。唐二聖勞動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今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曠不任事者。爲之卽休戎罷。卽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論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搢紳耻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耗曠不知書者爲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

近制宮僚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傳道之選。而又踈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

論教本書

四

陛下以上聖之姿。摩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泊諸王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饗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賢。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成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之化也。豈其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

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
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
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
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爲陛
下建永無窮之長筭。輒敢冒昧死誅而言之。臣稹
謹言

論教本書

五

上門下裴相公書

唐 元稹

晉者相公之掾。洽也。積獲陪侍。道途不以妄庸語及
章句。則固竊聞閣下以文皇初起居郎。書居安思危
四字於笏上。爲至戒矣。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
下卽周公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况今四邸
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餘沱。東身之歎。未堅。則閣
下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之於高枕擊鐘之逸乎。且
夫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饑者

上裴相公書

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慎之末學淺見。又安
敢引喻古。管於閣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爲人
也。堅辨清淨。號爲名流。及其爲相也。累致群材。使棟
梁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
愛吝。是以秉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官爲起居郎。韋相
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滎陽爲御史。李西川自饒
州爲維州。密勿建渠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簡州。勛
及積等。拔於疑礙。置之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已
之巨敵。引協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姦無

蹶蹶而政有根本矣。及山東沚作上以兵事容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策善精微之士。素熟於心胸。而泛駕乘桴之才。未嘗校量於左右也。比於閣下今日之雄材大略。爲短矣。然而卽世之後。雖無李嚴。廖立之思。而十年之內。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方鮑叔之功。斯不細矣。昨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鏑鏑。內蘊深謀。外排群議。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勳旣建。王化方行。亦常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愚思之。欲人之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援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爲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思哉。何謂援拯而竭誠。某又不取。移之於它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乎。使元和之一年。爲拾遺二年。爲補闕。不三四年。爲員外。又三四年。爲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

厚矣。逮責其隳肝瀝膽。同厮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爲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舒其胠摩置之趨走者。又安敢愛氣力。吝心髓於和扁邪。是猶龜鼈之有泉。鳥鳥之有林。何嘗媿於水木。苟或繫而籠之。鏢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啾顧慕以報之。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室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爲抵忌對上。以河南縣尉非貶官爲說乎。向非裴兵部一

一明之。則某終老於窮賤。曰其宜也。倘閣下復二三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煌煌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矣。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策於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閣下之才略。而猶踟足帖脅。私自憐愛其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爲天。特降舍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才任能之柄於閣下。閣下若能蕩滌痕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餒。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能見忌者。聘力於通衢。上以

副陛下咸與惟新之懷次有以廣閣下好善救人之
道從使千百年間謂閣下與裴兵部爲交相短長亦
足爲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
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允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群材於
前則盡行閣下拔群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恩
波之始與微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賁
之罪與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
條則盡難某雖至愚未敢然也某自十年遭罹多
故每欲發書朋舊尚不敢陳盡其情豈不知于宰相

上裴相公書

四

有不測之罪邪孰自計之與其瘴死蠻夷自題不遇
之貽比夫塵穢尊重伏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
紙獻鄙誠趙企刑書不敢逃讓

忼爽

與史館韓侍郎書

唐 元稹

侍郎退之足下稹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卽
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年隱於衛之青巖山
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未以左
拾遺就拜之適值祿山朝奏京師懇於上前求爲賓
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縣遣太守鄭遵意詣山
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及其難俛首從事至
天寶十二載祿山反狀潛兆慮不得脫乃僞瘖其口
與韓侍郎書
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卽口遣僞節度使蔡希德
緘刃逼召且曰或不可強斬首來徇旣而甄生嚟閉
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
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於東都安國
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備元帥府至則號標自治
代宗爲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
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慙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
仰歎恨不卽死於其地且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
直操於利仁迄世而猶編沒選懦者之所不爲蓋佛

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夫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理平則爲公。爲卿。爲鷄。爲鶩。世變則爲地。爲豕。爲獍。爲梟。十恒八九焉。若甄生。冤升。不加於其身。祿養不進於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稹常讀注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師崔太

東韓侍郎書

二

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事者辱與稹游。待所寬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浮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耶。然而誚笑之暇。幸垂察焉。

東韓侍郎書

三

叙詩奇樂天書

唐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間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蒙卒懷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駭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邑將某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爲帥，名爲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倖，因叙詩寄由畫人。

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間，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之朝廷大臣，以謹愼，不言爲朴雅，以特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墮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火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

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明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即日爲寄思玄于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見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允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叙詩寄白畫人。

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奇興，而訝于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嬾人事，常有閒暇，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癖，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躬身，悼懷惜逝，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卒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閒處，

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嬾於他欲
全盛之氣注射語言襍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肯
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
謂爲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肯
意可觀而詞近古往者爲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
府者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體
詞實樂流而止於摹像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必
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
有稍存奇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

叙詩寄白書

三

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爲題又有以于
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脩廣之
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爲豔詩百餘首詞有今
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餘
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
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篋篋及通行盡置定下
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
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
命與不遇未遭可爲之事性與不惠復無垂範之言

敘詩寄白書

四

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微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胃
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
塋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
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狼蛇虺之
患小有蝮蛇浮塵蜘蛛蝥蟥之類皆能鑽肌膚使人
瘡痍夏多陰淫秋爲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
者有百死一生之慮夫何以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
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復如此則安能
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事之驗
耶但恐一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
不如已之誚是用悉所爲文留機箱笥比夫格奕樗
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爲不又愈於格奕樗塞
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
七年已後所爲向二百篇繁亂冗襍不復置之執事
前所爲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爲文不能自足其意貴
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爲古諷
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受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癯
不就今在閒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病異日亦不

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敘詩寄由書

五

孤山石壁法華經記

唐 元稹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爲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爲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經既訖又立石爲二碑其一碑凡輪錢於孤山法華經人

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輪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恪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諒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縉紳之由杭者若宜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輪於經石之列必以輪錢先後爲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爲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名聲人間其事以自廣余以長慶二年相先

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於杭杭民竟相
觀瞻自惟問之皆曰非觀宰相益欲觀曩所聞之元
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余爲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
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
爲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旣文經旣石而又
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
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卽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
相乾陰與陽相盪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
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

孤山法華集

二

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爲畫師歷陽之氣
至今爲城郭苟一吐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中學數
則易成此又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
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
不能爲千萬劫含藏之不朽邪由是思之則僧之徒
得計矣至於佛書妙奧僧當爲余言余不當爲僧言
況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
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
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賜紫金袋元稹記

孤山法華集

怒心鼓琴判

唐 元稹

甲聽乙鼓琴曰爾以怒心感者乙告誰云詞云祖厲之聲

感物而動樂容以和苟氣志憤興則琴音猛起倘精察之不昧豈情狀之可逃者乎乙異和鳴咽惟善聽克諧清聲將窮鶴舞之能俄見殺聲以屬捕蟬之思憑陵內積趨數外形未平君子之心翻激小人之愠既彰蓄憾詎爽明言詳季札之觀風尚分理亂知伯怒心鼓琴判入

牙之在水豈曰請張斷以不疑昭然無妄宜加黜職用刺褊心

鶯鶯傳

唐 元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歲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罔逆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鶯鶯傳

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經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鄉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旋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

也豈可比常恩哉今卽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悲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鶯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

鶯鶯傳

八

二

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子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子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將統緒開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

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扳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賤召我矣爾

鶯鶯傳

八

三

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

待母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

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牀
猶寢忽有人覺之驚歎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
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置枕設衾而去張生拭
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
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文體曩時端莊
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
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
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
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

鶯鶯傳

四

及明視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
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韵未
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
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
生常請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
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論之崔氏宛無難詞然
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
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
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

鶯鶯傳

五

文挑之不甚觀覽大畧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
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辭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
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遠恒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
見異時則夜操琴瑟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
不復鼓琴以是愈感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
去當去之夕張生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
陰知將去矣悲絕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
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
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
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自時羞顏所不能
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搥琴鼓霓裳羽衣序不
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
遽止之投果泣下流連趨歸不復至明日而
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其京因書於崔以廣其
意崔氏誠報之詞粗載於此云崔氏來問撫愛過深
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
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難復爲容脂粉增懷但積悲
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

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姝以
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諱之下武勉爲語笑開宵
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叙感咽離憂之
思思緒纏綿誓若尋常幽會未終驚寃已斷雖半食
如思而思之甚遲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
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亾散鄙薄之志無
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減憶昔中表相因或
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
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
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
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歡何言
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夙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
上界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
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
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
萬下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
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綯文竹
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

真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
以爲如耳心通身還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
千萬珍重春風多屬覆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
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
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
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
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
櫳螢光度碧空暹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
竹鶯歌拂井桐羅袖垂薄露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
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
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彩鳳羅帳掩丹虹言自瑤華
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
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
雪登床抱綺叢鶯鶯交頸舞翡翠合歡龍眉黛羞偏
聚唇朱殷更融氣清蘭蕊散膚潤玉肌豐無力備接
履多嬌愛欲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尋
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纏綿意難終悵臉含愁
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帝粉流清

驚鴻傳

木

鏡發燈遙閣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墮墮乘香還歸
洛次簫亦止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翠兼臨塘
草飄飄思渚逢素琴鳴鶴怨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
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
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秋特與張厚因
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
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
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
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
至今爲天下僂笑今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庭佳麗已委身於人張亦有
所娶後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半見夫語之而崔
終不爲出張慙念之賦動於情已嘗作潛賦一章詞
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願下床不爲傍人羞
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
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
呂宋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
爲善補過者矣予常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

驚鴻傳

木

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
宿於子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驚
鴻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驚鴻公垂以命篇

唐故杜君墓系銘

唐 元稹

敘曰子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
竟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
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其
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
尚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
歌頌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逮至漢武賦
相梁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
杜君墓系銘

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
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
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
詩故其抑揚冤哀存離之作尤拯於古晉世風槩稍
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人習舒齊相尚文章以
風容色澤放曠情思盡今爲性靈流通光景之文也
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
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
之文能者互出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

杜君墓系銘

二

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
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
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
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
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
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
覈其旨要尚不知賞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
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
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子觀其壯浪縱恣擺
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
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
豪邁而風調雨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
能歷其藩翰况堂與乎子嘗欲條拆其文體別相附
與來者爲之准特病懶未就適子美之子子嗣業啓
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次子嗣知子愛言其大
父爲文拜子爲誌辭不可絕子以爲其官闕而銘其
卒葬云系曰

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世而生依藝令於輩依藝生

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
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帝奇之命
宰相試文文善授甫蜀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
遺歲餘以直言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事旋又
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旋殯岳陽享年五十
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
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
以給喪收拾乞旬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
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杜君墓志銘

三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
於首陽之前山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故元君墓誌銘

唐 元稹

唐盤屋縣尉諱某字某姓元氏於有魏昭成皇帝爲
十四世孫曾曰尚食奉御某祖曰綿州長史贈太子
賓客某父曰都官郎中岳州刺史某母曰某望闔夫
人妻曰隴西李氏女子曰某曰某女曰某君始以蔭
入仕四仕爲盤屋尉丁太夫人憂遂不復仕享年五
十五以疾歿於衡州元和十五年四月某日歸祔於
臧陽縣之某鄉某里君少孤力學通五經書善鼓琴

元君墓誌銘

一

能爲五言七言近體詩事親愉愉然終身不忘嬰兒
之慕奉兄恭恭然若童子之愛敬弟姪妻子煦煦
然窮年無愠厲居官以謹廉貞順而仁愛寮友之悍
誕鄙異者游于君則必怡然無自疑于我矣嗚呼總
是數者非古之所謂淑人君子歟不書不達命適然
也是月二十一日猶子晦誌于子曰某日孤子震襄
祔事請銘于季父由是銘銘三

或仁而天或

乎不識人平安究我之北原

五

似左右歿有令人乃克來祔

斯焉永終亦又何疚

元君墓誌銘

唐故浦城縣尉元君墓誌銘

唐 元稹

君諱某字莫之有魏昭成皇帝十七世而生某官某君卽某官之次子也少孤母曰渤海封夫人提捧教訓不十四五其心卓然讀書爲文舉進士每歲抵刺使以上求與計去且取衣食之資以供養意義漸聞於朋友間無何宗姪義方觀察福建子幼道遠自孤其行拜言勤求請君俱去太夫人曰吾有爾兄養足矣爾其遂行旋授建州浦城縣尉宗姪之心腹耳目之浦城縣尉銘
重以至閨門之令盡寄於君上下不怨誠且盡也又無何宗姪觀察鄆坊君亦俱去心腹耳目之寄皆如初宗姪歿子公慶號駭迷謬無所據君自始至卒任持之公慶事公姪及喜愠不敢專元和中丁封夫人喪痛毒哽咽結氣膏肓既喪遂卒不散十五年八月二日終于京城南享年五十八公慶襲其事夫人濮陽吳氏賢善恭幹生一女女亦惠和天君前累月嗚呼吳夫人可謂生人太苦矣子與君伯季之間十歲相得師學然諾出入宴遊無不同也及逾三十年子

亦竊位偷名官進不已然而終無濟得之力及人君
吾何足悲適自悲耳銘曰

元和庚子十一月之四日禽交加六神没于嗟元

此室

潘崇壽尉銘

二

葬安氏誌

唐 元稹

予稚男荆母曰安氏字仙嬪卒於江陵之金腰鄉莊
後坊沙橋外二里嫗樂之地焉始辛卯歲予友致用
憫予愁爲予卜姓而授之四年矣供侍吾賓友主視
吾巾櫛無違命近歲嬰疾秋方綿痼適予與信友約
所行不敢私廢及還果不克見大都女子由人者也
雖妻人之家常自不得舒釋况不得爲人之妻者則
又閨粧不得專妬於其夫使令不得專命於其外疑
葬安氏誌

韓不得以尊卑長幼之序加於人疑似通則以居此
身其常也况予貧性復事外不甚知其家之無苟視
其頭面無逢垢語言不以饑寒告斯已矣今視其篋
筭無盈餘之帛無成襲之衣無帛裏之余予雖貧不
使其若是可也彼不言而予不察以至於其生也不
足如此而其死也大哀哉稚子荆方四歲望其能念
母亦何時能成立則不能使不知其卒葬故爲誌且
銘銘曰

復土之骨歸天之魂亦既慕矣又何爲文且曰有子

異日庸知其無求慕之哀焉。

葬安氏誌

八

三

祭亡友文

唐 元稹

嗚呼英英君子汲汲仁義壽則道亨天亦德熾滔滔
衆人沒沒名利材不稱官老不識事紫綬榮身黃髮
垂穗徒擲天年竊耀名器石頭慧明亦有何貴君雖
促齡實大其志呼吸風雲擺落塵膩泥濫珠玉糞土
名位睨目凡流傾心俊異譽如不聞毀亦不忌不求
近効直詣殊致圈樞豺狼籠御鵬驥壅山堙海吞河
噴涓嶽立英髦粹粹庸媚德我者煌煌虐我者惛惛
祭亡友文 八

赫赫其門揚揚其氣念昔日之盡言此唯君之大意
天不降年志亦沒地我輩尤在尚書故曰交本
乎道道通乎類身沒類存道則不墜信長岡之未忘
奈目前之歔歔昔江濱之送君每重宵而疊醉曾不
易其津涯忽莫陳於喪次婦婦號呼哀輒提稚拜我
者曩日之舊童示我者絕時之遺字埋萬恨於深心
泗終天之別淚嗚呼哀哉尚饗

祭淮瀆文

唐 元稹

維元和九年歲次甲午十二月朔甲辰某日辰使謹
遣某用少牢醴酒之奠昭禱于淮瀆長源公之靈浩
浩靈源滔滔不息流謙順處潤下表德清輝可鑑浮
穢不匿月映澄鮮霞明煥絕經界區夏左右萬國百
川委輸萬靈受職越海貢誠載舟竭力明哲用興凶
戾潛殛眇爾吳頑蔑然孟賊鵬張蔡郊蟻聚淮側喪
父禮虧于君志愆天子命我滌除妖慝卒乘林戈
祭淮瀆文
鉅疑疑電淬厓牙雷憤胸臆王心示懷士剪猶抑柔
叛緩衷取順拾逆咨爾有神逮爾有極彼暴我仁彼
甘我直歸我者昌倍我者闕不斬祠祀不湮溝洫不
修渠魁不虐畏逼不進梯衝不耀矛戟火滅燎原人
歸壽域然後潔神牛羊奉神黍稷告神有成謂神不
惑尚饗

12364

白樂天文抄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荔枝園序 寫真詩序

遊大林寺序

三遊洞序

序洛詩

江州司馬廳記

修香山寺記

沃州山禪院記

白樂天

廬山草堂記

吳郡詩石記

錢塘湖石記

太湖石記

養竹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遊白蘋洲五亭記

遊冷泉亭記

記畫	記異	洛城池上篇	六贊例	座右銘	盤石銘	繡西方幘贊	酒功贊	畫鵬贊	白樂天	貌屏贊	代書	補逸書	與劉蘇州書	與微之書	答戶部崔侍郎書	與濟法師書	廬山寄元稹	忠州刺史謝上表
									二									

薦李宴韋楚二狀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夏州軍將二人授侍御史制	李愬贈太尉制	馬總准制追贈亡父請回贈亡祖制	薛伯高等亡母追贈郡夫人制	李真授咸陽令制	董昌齡可許州長史制	擬判	白樂天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墓誌銘	唐太原白氏下殤墓誌	祭匡山文	祭廬山文	祭微之文	祭弟文	祭故贈婕妤孟氏文	祭回鶻可汗文
									三									

三教論衡

白樂天

四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唐白居易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
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
勝靈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
者。其文蔚溫雅淵疏。朗麗利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
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
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
京亞尹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
元少尹集序

述銘記書碣讚序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
卷。長慶三年冬。疾彌篤。將啓手。無他語。語其子途云。
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
爲之序。無恨矣。旣而途奉理命。號而告子。無幾何。會
子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除。改右庶子。移疾東洛。
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奔走朝命。不啻萬里。
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托文久而未就。迺新任蘇
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閱篋。表賸居敬所著
文。其間與子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憫久之。悅。

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咏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寶曆二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北齋東牖下作序。

元少素集序八

二

荔枝圖序

唐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紫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縹。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史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荔枝圖序八

十

香山居士寫真詩序

唐 白居易

元和五年予爲左拾遺翰林學士奉詔寫真於集賢殿御書院時年三十七會昌二年罷太子少傅爲白衣居士又寫真於香山寺經藏堂時年七十一前後相望殆將三紀觀今照昔慨然自嘆者久之形容非一世事幾變自題六字以寫其懷

寫真詩序

一

遊大林寺序

唐 白居易

予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辨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節氣絕晚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

大林寺序

一

風侯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旣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

序二遊洞

唐 白居易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叅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數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薪，梯危絕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跡，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戍，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旣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嘆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縣，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

序三遊洞

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因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峰下兩崖相廕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序洛詩

唐 白居易

序洛詩樂天自序在洛之樂也予歷覽古今歌詠自
風騷之後蘇李以還次及鮑謝徒迄于李杜輩其間
詞人聞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觀其所自多因
讒○笮○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於○中○
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古○今○什○八○九○焉○世○
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有以知
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予不佞喜文嗜詩

序洛詩

自幼及老者詩數千首以其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
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數千首以其
多矣作一數奇命薄之士亦有餘矣今壽過耳順幸
無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飢寒此一樂也大和二年詔
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居二年就領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歸履道里第
再授賓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
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明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
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閒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

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

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閒
文之以觴詠絃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
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予嘗云治世之音安以樂
閒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閒居故集洛詩別
爲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閒居泰適之叟亦欲
知皇唐太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
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日云爾

序洛詩

二

江州司馬廳記

唐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于諸侯，帥郡佐之職移于郡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遷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于省寺軍府者，過署之凡仕以資高老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于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于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于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滢亭百花亭風簷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井。

江州廳記

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所憂，意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厭仕之優穩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議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題記。

修香山寺記

唐 白居易

洛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翬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頃予爲庶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閒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每至茲寺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爲山水主是僭初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元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修香山寺記入

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藏獲輿馬綬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贊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贊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廻施茲寺因請悲知僧清閒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橋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壘墮覆漏朽壞之功必精諸聖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

亂譬如長者壞宅營爲導師化城於是龕像無燥濕敗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遊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耻之爲清閑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憾往念來歡且贊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與微之結後緣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修香山寺記入

二

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香山新修經藏堂記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既就前記事具迨今七八年寺有佛像有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闕一我願未滿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秩以開元經錄按而校之於是絕者續之亡者補之稽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是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

藏堂東西開闢四窓置六藏藏二門啓閉有時出納有籍堂中間置高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後設西方極樂世界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大幡二十有四榻席巾几泊供養之器咸具焉合爲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成以香火敬之以飲食樂之以管磬歌舞供養之與開振源濟劍標洲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贊嘆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日供齋粥給香燭十修香山寺記人

三

二部經次第誦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滿願哉爾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欲使浮圖之徒遊者歸依居者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沃洲山禪院記

唐白居易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崔峯次焉東南有石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母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而沃州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

沃洲禪院記人

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裴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都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寔荒靈境寂寥

罕有人游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
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不到者
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游茲山見道猷
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
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
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
千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鴈之僧歲不下八
九十安居游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
黑白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
湮滅禪院記人

二

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
而化有緣也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贊自剡抵洛
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爲禪院記云

廬山草堂記

唐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
寺介峰寺間有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
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
去因面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
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
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
圻而已不加白城階用石縣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
廬山草堂記人

是焉室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
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
石自辰至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
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
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
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
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倚柯受雲低枝拂潭如幢豎
如張蓋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葛葉蔓駢織承翳

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
出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襟木異草
蒸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
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
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
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岨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岨
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縈縈如貫珠霏微如雨露
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
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鑑峰雪

廬山草堂記

二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觀縷而言
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
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
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
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
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
雖一日二日輒覆黃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
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剗來佐江郡郡守以
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

所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
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
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
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
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
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
湊朗蒲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集之
因爲草堂記

廬山草堂記

三

吳郡詩石記

唐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時子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樂郡詩石記入

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誅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九日郡樓宴集詩前年九日餘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郡兩邊蓬蓬

吳郡詩石記入

二

髮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搖落柳青蒲綠稻穗香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憐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鞭馬聚賓客掃樓拂席排壺觴胡琴清圓指撥刺吳娃美麗眉眼長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光低昂日脚欲落備燈燭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盞艷翻菡萏葉舞鬟擺落茱萸房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近高低寺間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脉分棹鱗次里間基布城冊方人烟樹色無際鏤十里一片青茫茫自分有何才與政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命乃澤國節刺史是占吳郡王郊無戎馬郡無事門有榮戟腰有章盛時儻來合慚愧壯歲忽去還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請君停盃聽我語此語眞實非虛狂五句已過不爲天七十爲期益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

錢塘湖石記

唐白居易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廻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梵兒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

錢塘湖石記

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洩及時卽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湖放湖入河從河入田淮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卽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卽不畜足矣晚歲不足卽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菱芡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芡與稻粱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卽郭內

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川有餘况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埋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

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南兩窰并諸小窰聞非澆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卽無盜洩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卽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爲之防其窰之

錢塘湖石記

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卽於缺岸洩之又減兼於石函南窰洩之防堤潰也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于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太湖石記

一

二

養竹記

唐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開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屨及于亭之東南隅見荒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乎園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簞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艸木雜生其中華葍薈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有乃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

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艸木。猶賢
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
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於亭之壁。以貽其後。
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養竹記

八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唐 白居易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太原白居易字樂天與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故
長老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大士爲香
火之社樂天曰吾老矣將尋前好且結後緣故以斯
文寘於是。陀其集也。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
五首。題爲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樓。仍詩不出院門。
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開成元年五月十三
日。氏文集記。

日樂天記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唐 白居易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卷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源五常枝派六義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矣然寓興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子聞望教深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宋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於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寘於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寘於蘇州南禪院千佛

白氏文集記

堂內夫惟悉索弊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三寶在上實開斯言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樂天以文集入轉輪藏中却欲使人天一齊擁護此老自負不小雖然若使伯道有兒中郎多女不作此言悲夫

遊五亭記

唐 白居易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雲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洲因以名也去之千百年有名無亭鞠爲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爲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遊息焉旋屬災滂沼堙臺圯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爲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橫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泊遊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太

遊五亭記

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間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日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向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溪月花繁鳥啼蓮開水香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詠半酣不知方外也人間也

遊冷泉亭記

唐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由郡言靈隱爲尤由寺觀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泠泠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床下卧而仰之者可垂釣于枕上矧冷泉亭記

又潺湲潔微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和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舉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稹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剡可謂佳境殫矣

記畫

唐 白居易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爲行發爲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真爲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若岐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其間問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爲予畫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徇得工伴造化者由天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爲希代寶人必爲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記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記

韓以詩工白以理勝

記異

六

七

記異

唐白居易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平里里西南有故
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子從祖兄曰晦自
華州來訪子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
黃綠紫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于門兄焚行
方渴將就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
自繫輜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密闕之間
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可見周
記異

一

視其四旁則堵牆環然無隙缺覆視其聚談之所則
塵埃悉然無足跡跡是知其非人怪然大異之不敢
留上馬疾驅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
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胤老於此觀其辭意
若出與數行過者每云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
果有王胤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東百
餘步葺牆屋築塲植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
而胤死不越明而妻死不逾時而胤之二子與二婦
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爲意新居不

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噉推而徵之則衆
尹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焚廢室之室信不虛矣
明年秋子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胤之居則井湮龜
夷間然唯環牆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
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愿
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
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樂天云

記異

洛城池上篇

唐 白居易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
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
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
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爲主喜且曰雖有
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
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
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
洛城池上篇

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崔二以歸始住西平橋開環
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
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徑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
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莞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
穎川陳老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
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得石
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爲
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
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

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染陳
酒援崔棊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聚罷
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武凝
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
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
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爲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
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一庭有橋一船
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

洛城池上篇八

二

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
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
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鷄犬間間優哉游哉吾將終老
乎其間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云王君
兼簡府中三椽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
憑川守造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
仍期更携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尚爲可
喜今人居閒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寮爲之栽樹卽

遭譏議又肯形之篇詠哉

洛城池上篇八

三

六讚偈

唐 白居易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為來世讚
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
相去甚遠故作六偈以唱于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
緣為永世張本也

讚佛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堂巍巍
為天人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

六讚偈

讚法

遍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大法輪
是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廻向

讚僧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和合力
求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信實

讚衆生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濕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種
佛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大無小我求其相
中間内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出世時
願我得親最先勸請轉法輪佛滅度時願我值
此後供養受苦提記

六讚偈

六

二

座右銘

唐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爲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貧與賤自問道如何肯賤安足云
聞毀勿感感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
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
遊與邪分岐居與正爲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踈親
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
座右銘 一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
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勵身沒貽後昆
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磐石銘

唐 白居易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磐石轉實於股道里第時屬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爾

客從山來遺我磐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實凝雲白
文拆煙碧。芳苔有斑。麋鹿其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
坐待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
夏天床席。

磐石銘

一

繡西方幘讚

唐白居易

西方阿彌陀佛與閻浮提有願此土衆生與彼佛有緣故受一切苦者先念我名所一切福者多國我像至於應誠來感隨願往生神速受通與三世十方諸佛不侔噫佛無若干而願與我有若干也有女弟子弘農郡君姓楊號蓮花性發弘願拾淨財繡西方阿彌陀佛像及本國上眷屬一部奉爲敬李氏長姊楊夫人減宿業追冥祐也夫範銅設繪不著刺繡文之繡西方幘讚人

精勤也想形念號不若親相好之親近也卽造之者誠不待不著感不得不通受之者罪不得不滅福不得不集爾時蓮花性焚香合掌跪唱贊云

金方利金色身資聖力福幽寬造者誰農弘君受者誰楊夫人

酒功贊

唐白居易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贊以繼之其詞云

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爲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爲溫產靈者何清醕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爲樂納諸喉舌之內浮浮漉漉醍醐九漚沃諸心胃之中熙熙融融舒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畫鵬贊

唐 白居易

壽安令白吳子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鵬贖予予愛之因題贊云

鷲禽之英黑鵬丁丁鉤綴八爪鉤插六翎想人心匠寫從筆精不卵不繼一日而成軒然將飛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若影始知造物不必奇其但發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官翩翩有聲畫鵬贊 大

研工幾能較真闔室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獬廌贊

唐 白居易

獬廌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曰

邈哉奇獸生十南國其名曰獬廌不食金昔在上古人心忠實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劔戟皆用銅鐵羨溢獬廌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錄鐵為兵獬廌贊 大

跪爾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由不剗何谷下驥錄爾寸鐵固有子遺悲哉彼獬廌無乃餒而嗚呼非獬廌之悲惟時之悲

代書

唐 白居易

廬山自陶謝泊十八賢已還儒風絲絲相續不絕。貞
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
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
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
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參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
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
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悉異日必
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齋所著書及所爲文。
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
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于臺省。故人因援紙
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問
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
外賢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
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
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
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

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代書

二

補逸書

唐白居易

湯征諸侯，乃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
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
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咨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
有桀，謂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
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作反，易天道，忘弃邦
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
亦靡禮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子昇厥牛羊，乃
補逸書
既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
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予聞曰：爲邦者，祗奉明
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保克厥家邦。吁廢于祀神，
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
叛，而不頗擗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
肇征有葛。咨爾衆，克濟厥功，其有倣師徒戒車乘，
敬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恭命者，有
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
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香山流麗手也，擬古之製，簡奧乃爾。

補逸書

二

與劉蘇州書

唐 白居易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
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
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非會其樂甚繁誰復知之因
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
有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冬
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
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
輿劉蘇州書入
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
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
醜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
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
敵之勃者非夢得而誰前後先答彼此非一彼雖無
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
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
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
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

白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輿劉蘇州書入

貞微之書

唐白居易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攀垂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懼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

與微之書

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問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開風吹雨入寒窓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僕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虺虺蚊蚋雖有甚稀

與微之書

漁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游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艸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十餘竿青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蓮生池邊大抵若足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輒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此書使正在艸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臥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髮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鑿毀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答戶部崔侍郎書

唐 白居易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與并會并別觀于論敘綢繆何春好勸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況不足云蓋默然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日疾外雖不其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爲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亦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

答崔侍郎書

要者輒便樂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其床接枕言不及他嘗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間獨隨分增修比于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相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閑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語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久嬰之心不爲榮悴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閒則有厚薄而忘懷之理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顏然自足又或仕

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于前枯柳生于肘不能動其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走常有言薦于執事云心與跡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于道者若不幸于外是幸于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無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縑衣饑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

答崔侍郎書

蓋自安也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目見香爐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于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蓋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蓋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也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遙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劣爲念

與濟法師書

唐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右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開未論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開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

與濟法師書

一

羅密法皆對病根救以良藥此盡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摠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

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開提人說開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苦中人中缺辱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卽是淨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卽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卽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折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其說法所佛道故此又不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况復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

與濟法師書

二

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
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
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
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
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
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
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
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
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

東濟法師書

三

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
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
有疎味卽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復如
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
大乘卽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卽
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
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
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
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論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

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
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
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
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
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
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
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
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
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

東濟法師書

四

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二也上人青年大德後
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
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
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稽首

廬山寄元稹

唐 白居易

僕去年秋始游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
泉石勝絕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竿青
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
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
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

廬山寄元稹

忠州刺史謝上表

唐 白居易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勅旨授臣忠
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當日上訖殊恩特
獎非次陞遷感戴驚惶隕越無地臣誠喜誠懼頓首
頓首臣性本疎愚識惟褊狹早蒙採錄擢在翰林僅
歷五年尋知庶務竟無一事上答聖明及移秩官寮
卑冗疎賤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猶蒙聖慈曲賜容貸
尚加祿食出佐潯陽一志憂惶四年循省晝夜飲食
謝上表
未符敢安負霜枯槁雖思向日委風黃葉敢望露春
豈意天慈忽加詔命特從佐郡寵授專城喜極魂驚
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兩河又寧臣得爲昇平之
人遭遇已極况居符竹之寄榮幸實多誓當負刺慎
身履水勵節下安凋瘵上副憂勤未死之間期展微
効踟身地遠仰首天高螻蟻之誠伏希憐察無任感
激懇款彷徨之至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薦李晏韋楚二狀

唐 白居易

朝議大夫前使節度海州諸軍事守海州刺史
上柱國李晏

右前件比官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
麥一例加估徵錢晏頻申奏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
事切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
除替削階在法誠合舉行於晏卽爲獨屈况晏累爲
宰收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停罷已涉
唐李晏二狀入

三年退居洛陽窮餓至甚身典三郡家無一金據此
清廉別堪優獎又建中初李正己與納連反汴河阻
絕轉輸不通晏先父洧卽正己堂弟爲徐州刺史當
叛亂之時洧以一郡七城歸國効順棄一家百口任
賊誅夷開運路遠咽喉斷寬渠之右臂遂使逆謀大
挫妖寇竟消從此徐州壩橋至今永爲內地如洧之
子實可念之臣以洧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
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廉吏忠臣聞之有所激
勸

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歛跡市朝息機名利况
家傳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山卧雲練氣絕粒滋
味不接於口塵埃不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
齊箕穎節類顏原摺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爲尹正合
具薦論雖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繫
維儻蒙寬彼周行靡之好爵降羔鴈之禮自助鷄鶩
之羽儀足以厚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茲亦盛事有
裨聖朝

唐李晏二狀入

二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唐 白居易

古今日高品官唐國珍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以
節過藏烟時當改火助和氣以發滯表皇明以燭幽
臣願以賤微荷茲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觀而光
動里閭降實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傾葵
藿之心徒奉恩輝豈勝欣戴

謝賜新火狀

一

夏州軍將二人授侍御史制

唐 白居易

勅某官某等早稱武藝久隸軍麾稟命元戎服勤王
事或千里移鎮從爲紀綱或十乘啓行倚爲肝膈縣
歷年月積成勤勞不加寵榮何勸忠效並命憲職宜
敬承之並可兼侍御史餘如故

授侍御史制

一

李愬贈太尉制

唐 白居易

勅故特進行太子少保上柱國涼國公食邑三千戶
食實封五百戶李愬在建中歲泚賊叛逆惟太師晟
實仗大順薊而誅之在元和朝蔡冠充斥惟爾愬實
奮奇策虜而戮之父子之功書于甲令俱爲第一焯
焯當時矧爾一登將壇六換鉄鉞生論嚴廊之道卧
理保傳之事方深倚望奄忽淪謝是用當食累歎視
駟三轡豈不以爪牙之威缺於外股肱之痛軫於中
李愬太尉制

昔乎而弔黃之命賜賻之數雖加常等未表殊恩宜
以太尉之秩贈上公之哀俾爾被哀榮服忠孝從先
太師於九原也不其盛歟嗚呼美終必復禮無不答
百兩之勤勞如彼今吾之寵飾如此君臣報施可謂
兩臻其極焉爾靈有知欽我追命可贈太尉仍令所
司備禮冊命賜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一千石委
度支送

馬總准制追贈亡父請回贈亡祖制

唐 白居易

勅夫積善者慶鍾于後顯揚者光昭于先而總貴爲
邦君實爲國士荷貽謀之訓用率義之文上獻表章
有所陳乞朕念其祖德褒以臺郎所以復陳寔必興
之言慰范喬泣涕之思庶使幽顯兩無恨焉可贈某
官

追贈祖文制

薛伯高等亡母追贈郡夫人制

唐 白居易

勅某夫人某氏等始播婦儀終垂母道教其令子爲
我民臣而皆茂著寸名榮居爵位永言聖善宜及顯
揚俾追啓邑之封式表統家之訓可依前件

亡母追贈制

李真授咸陽令制

唐 白居易

勅某官李真近者西夷犯塞詔諸將出師司計臣俊
言真有應辦才可司饋餉故自京府掾假臺郎憲職
以命之屬冠通師旋未展其用况在公族推有器幹
今授銅印俾宰咸陽夫庶官之任爲急西郊咫尺佇
爾能聲可京兆府咸陽縣令

咸陽令制

董昌齡可許州長史制

唐 白居易

勅將仕郎權知泗州長史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
董昌齡頃爲宰邑今贊郡符昔聞約已之名每展在
公之節稽其器局允謂廉能或以稍遷用彰勤効可
許州長史兼侍御史散官勲如故

董昌齡制

擬判

唐 白居易

觀行愍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
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爲殉死
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爲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
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
非況孝在慎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
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擬判

醉吟先生傳

唐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致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醉吟先生傳入

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親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韋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壘大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屢及鄰杖於鄉騎游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

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歲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買禍危身奈妻孥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致于妻孥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

醉吟先生傳

自適于杯觴諷詠之閒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乎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游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而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拾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遂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北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

引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醉吟先生傳

三

醉吟先生墓誌銘

唐白居易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泰將武安君起之後高祖諱志善尚承御曾祖諱溫檢校都官郎中王父諱錡侍御史河南府鞏縣令先大父諱季庾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僕射先大父夫人陳氏贈顯川郡太夫人安陽氏弘農郡君兄幼文皇浮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一女適監察御史談弘謩三姪長曰味道盧

醉吟先生銘

一

州巢縣丞次曰景回淄州司兵叅軍次曰晦之舉進士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爲之後樂天幼好學長工文累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前後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傳於家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目爲白氏六帖行於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遇所適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

知也。故不備書。大曆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
鄭縣東郭宅。以會昌六年月日終於東都履道里私
第。春秋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於華州下邽縣臨
津里北原。祔侍御僕射二先塋也。終手足之夕。語其
妻與姪曰。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
無益於人。喪之禮宜自貶損。我受常歛以衣一襲。
送以車一乘。無用肉薄塋。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謚。
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
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樂天樂天生天地中七
醉吟先生銘

二

十有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
何緣。吾性不動。吾行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
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唐太原白氏下殤墓誌

唐 白居易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諱
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郎中。王父諱錕。河南
府鞏縣令。先府君諱季庚。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太
夫人。潁川陳氏。封潁川縣君。幼美。卽第四子也。旣生
而慧。旣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琴。九
歲不幸遇疾。夭。徐州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惟
寔于縣南原。元和九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
白氏下殤志

一

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岡。附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
步。其兄居易行簡。藐然已孤。撫哀臨穴。斷手足之痛。
其心如初。且號其銘誌于墓曰。

嗚呼。剛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迴埋。冤閭骨長夜
臺。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今下邽。竟兮竟。分隨
骨來。

祭匡山文

唐 白居易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將
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匡山神之靈恭惟神正直聰明扶持匡廬福利動植
居易賦命蹇連與時參差願於靈山棲此陋質遺愛
寺側既置艸堂欲居其中參禪養素而開構池宇在
神域中往來道途由神門外輒用酒脯告虔于神神
其聽之歆此薄奠非敢微福所期薦誠尚饗

祭匡山文

祭廬山文

唐 白居易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將仕
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火酒脯告于廬山遺愛
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居易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
因佐宦得造茲山又聞永達宗雷同居于是道俗金
處古之遺風而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長老招予
此居創新堂宇疏舊泉沼或來或往棲遲其間不唯
耽翫水石以樂野性亦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
滿以來得以自遂餘生終老願託於斯今茲構既成
遊息方始爰以潔敬薦茲馨香不敢媚神不敢禳福
但使疫癘不作魑魅不逢猛獸毒蟲各安其所苟人
居之靜謐則神道之光明齊心露誠庶幾有答尚饗

祭廬山文

祭微之文

唐白居易

繼太和五年歲次己亥十月乙丑朔十日辛巳中大
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白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乎故相國
鄂岳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元相微之惟公家積善
慶天鍾粹和生爲國禎出爲人瑞行業志略政術文
華四科全才一時獨步雖歷將相未盡蕃猷故風聲
但樹於藩方功利不周於夷夏噫此蒼生之不過也
祭微之文 入

在公豈有所不足耶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又云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賢良之懇辭也若
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號呼抑鬱之不暇又安可勝
言哉嗚呼微之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
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爲喻死生契闊者三十載賦詩
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復叙至於爵祿患難
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歸交感非一布在文翰
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過洛醉別愁淚投
我二詩云今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

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曰白識君來三度
別道迴白盡老鬢髮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迴相
見無吟罷涕零執手而公私揣其故中心惕然及公
捐館於鄂悲訃忽至一慟之後萬感交懷覆視前篇
詞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無以繼寄悲情作哀
詞二首今載於是以附奠文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
幕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親友來相吊唯道皇天無
所知其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歿有神哭
送咸陽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嗚呼微之始以詩

祭微之文 入

二

交終以詩訣絃筆兩絕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
間誰不生死四海之內誰無交朋然以我爾之身爲
終天之別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
衰翁灰心血淚引酒再奠撫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
結無非因集與公緣會豈是偶然多生以來幾離幾
合既有今別寧無後期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
左而影在皮凸而毛存者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尚
饗

祭弟文

唐白居易

維太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
二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
三郎知退之靈日月不居新婦龜兒等燦酷如昨俯
及歲暮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
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爾去來再周星
歲前事後事兩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吾
去年春授秘書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

祭弟文

一

丁又加衰疾殆無生意豈有宦情所以僂俛至今待
終龜兒服制今已請長告或求分司卽擬移家盡居
洛下亦是夙意今方決行養病撫孤聊以終老合家
除蘇蘇外普足通健龜兒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
二三年間必堪應舉阿羅日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
無兒窮獨而已茶郎叔母以下並在鄭滑職事依前
斷斯卿娘盧八等同寄蘇州免至饑凍遙憐在符離
庄上亦未取歸宅相得彭澤長官各知平善骨甕竹
石香鈿等三人久經驅使昨大祥齋日各放從良尋

收膳娘新婦看養下邳楊琳庄今年買了并造院堂

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西宅今亦

買訖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十卷

題爲白郎中集嗚呼詞意書迹無不宛然唯是鬼神

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每讀一篇血滴文字

擬憑崔二十四舍人誤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

收傳前年以來合家所造齋供功德皆領得否朔望

晨夕饗奠復嘗來無不論音容潛歿已久乃至夢寐

相見全稀豈幽冥道殊莫有拘礙將精爽遷散杳無

祭弟文

六

二

愚知耶不然何一去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頭白眼
間筋力日衰黃壤之期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
知得見否不下邳北村爾塋之東是吾他日歸全之
位神縱不合骨且相依豈戀餘生願畢此志嗚呼莫
筵將徹幃帳欲收此生之閒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
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碎猶與萬一聞吾此言痛
心痛心千萬千萬尚繫

祭故贈婕妤孟氏文

唐 白居易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
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婕妤之靈曰
惟爾和順積中柔明奉上動靜合肅雖之體進退得
婉變之儀選自良家備茲內職修令顏以顧德閑幽
有香守明節而保身玉潔無玷方資懿範以茂嘉猷
彼美有聞于何不淑遽茲淪逝深用惻傷既卜日晨
爰申奠爵以爾有班氏之明智故贈以婕妤以爾有
婕妤孟氏文

窈窕之姿容故葬於洛浦魂兮不昧歆此誠懷尚饗

祭回鶻可汗文

唐 白居易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月日皇帝遣使朝議大夫檢
校右散騎常侍兼少府監御史大夫雲騎尉賜紫金
魚袋裴通致祭于故愛登羅汨沒密施毗伽保義可
汗之靈粵以英武之資雄奇之策撫有九姓制隔一
方氣吞諸戎名播上國況能嚮風納款好息人代
爲親鄰歲入職貢方賴威畧共清寰瀛儔爲長城永
固中夏而天殲驕子罔喪名王奪氣色於陰山賞精
采而肅文

光於昂宿凶計云至悲懷用深故遣使臣往將國命
展吊奠之禮申哀榮之恩猶有明靈當察誠意尚饗

三教論衡

唐白居易

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
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畧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 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

賜紫引駕沙門義休太清宮賜紫道士楊弘

元

序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

主教論衡

一

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
飽知此義伏計聖聽既聞此談臣故畧而不言唯序
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
十四葉太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
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
足引論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
修已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
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
列禁筵會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

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
大衆中能獅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然臣稽
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

僧問

義休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爲四
科何者爲六義其名與數請爲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
要者分爲六義六義者一日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主教論衡

二

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日德行
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
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
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
數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義今合辨明講以法師
本教佛法中比方卽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卽如毛詩
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
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

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
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密六波羅
密者卽檀波羅密尸波羅密羼提波羅密毗梨耶波
羅密禪定波羅密般若波羅密以唐言譯之卽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
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卽迦
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波
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
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

主敬論衛

三

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爲何如
更有所疑請以重難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
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于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
於一時之事耳請爲終始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
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

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
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
之教其次則叙十哲論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
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
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
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
尼旅游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
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
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
闕耳因一時之闕爲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又可無疑
矣

主敬論衛

四

僧問

儒書與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

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
高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
如入得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
言要旨

僧答
不錄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修何得力得此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

僧答不錄

問道士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廻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太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黃明足列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啓迪皇情道門楊弘元法師道心精微真學奧祕爲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士教論衡

六

五

易竊覽道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與垂發蒙

問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常聞此語未

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畧

道士答不錄

難

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畧則聞命矣敢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爲此經誰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爲指陳

道士答不錄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卽請更難

難

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

主教論衡

六

六

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

敬者何人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敬二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則千萬人悅何以明之設如人有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說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卽忠

也禮卽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如此則
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
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惟三教談論承前舊例臣因對揚之次多自
叙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
聰不敢自叙謹退

三教論衡

六

七

沈下賢文抄

送同年任曉歸蜀序

解縣令廳壁記

盤屋縣丞廳壁記

華州新葺設廳記

杭州場壁記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淮南都梁山倉記

河中府叅軍廳記

沈下賢

八

閩城開新池記

復戒業寺記

移佛記

歌者葉記

新城錄

夏平

西邊患對

乞巧文

表醫者郭常

學解嘲對書

湘中怨詞

上冢官書

上李諫議書

孺顏上人書

李紳傳

馮燕傳

少保柳公行狀

旌故平靈軍節士文

沈下賢

八

祭河南李少尹文

送同年任曉歸蜀序

唐 沈亞之

十年新及第進士將去都乃大宴朝賢卿士與來會樂而都中樂工倡優女子皆坐優人前贊舞百齊袖出席于是堂上下匏吹絃簧大奏卽幕旣罷生揖語亞之曰吾家世居蜀嘗以進士得第吾少能嗣其業幸余之文得稱其光願爲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不敏曰願無讓曰始生與兄來舉進士得黜及綴字爲便口之句歷贊其文于公卿之門由是一歲而知送任歸蜀序

生八年成都貢士生名在首九年生與其兄貢京兆京兆籍貢名生爲亞貢生之兄說在列十年禮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以爲相如還蜀之榮而生未後也

解縣令廳壁記

唐 沈亞之

國家自誅叛以來於今六十餘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權之法居間爲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鹽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貿皆天下豪商猾賈而奸吏踵起則解之爲縣益不能等於它縣矣鹽田至官用郎吏其佐武下不出御史掾法繩廢十九關於縣令而不敢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鹽田細吏皆縣民其田園解縣廳壁記

解縣籍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爲令之尤悔者日爭焉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橫今令者予之從祖也且滿歲而尤不及豈其厚於智乎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于公堂燕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予客游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

整屋縣丞廳壁記

唐 沈亞之

整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涇短長之補與南而近其野半爲澤麓故鼠倚橋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爲漢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爲難理時猶逼畏指諫卽稍罷然佞臣竟以帝耻不忘遂籍民人田爲五柞長楊矣今又徙隴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手整屋廳壁記

其間市間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之九趨農者十之五又有太子家田及伴園皆募其儲蓄之田是富民矣農頗輸名買橫緩急以自蔽匪民日名欺偷詐相慘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亦不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于射熊五柞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于

丞之署云

路屋廳壁記

華州新葺設廳記

唐 沈亞之

今天下邦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譙臺無別位顧几硯與餽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間寧地勢之要爲守者無久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爲守未滿歲郡中旣治因窺其庶屋可改者乃先問其吏曰政之爲困何始也吏曰累更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几硯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遷撤宴而復則居不得常屢更其所政之爲困不由此耶且吏

華州葺廳記

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几硯之處宜其嚴也今司撤而葆置事之者旣勞固以慢矣而况酒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詠諧搖笑左右侍立或銜哂壞容不可罪也夫狎久則失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冗宇一構於正寢西南隅壅其外數出土基之飾故材以輳用垢者磨其溜弱者承其輕源流於其所以便塗者補棟續楹不涉旬而功就沼沚之媚隨而比矣嗟乎轉庀爲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甲子吳興沈亞之仰公之跡因請張文其

下紀其功焉

華州葺廳記人

二

杭州場壁記

唐 沈亞之

國家始以輸邊儲塞不足於用遂以鹽鐵權歸爲助
使吏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爲院場之署以
差高下之等顧杭州雖一場耳然而南派巨流走國
門阨越之資貨而鹽魚大估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
十六萬千計近歲淮河之間頗闕其費自是汲利之
官益重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
秩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中崔稹爲楊子留後使
杭州場壁記人

一

聞其行遂邀署之既到蒞歲利權大登吏無敢怠與
其爲縣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苟故用是
記焉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唐 沈亞之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於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爲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承簿尉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章請討圍其境之侯咸會兵襲戰飛帝走轡櫟陽廳壁記人

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賓不能加也而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漳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野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輟道櫟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匈奴女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官貴御行餞於道事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

氏遣丞奉供具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辨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憂其爲稀耳我且與理一署使其密溫以待之然後以爲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寧有忽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禮之窮罄雖勇寒猛飯必抱愧自饜於所饗嗟乎隆否之跡由夫校也其構在公堂之右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覆反於南墜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櫟陽廳壁記

淮南都梁山倉記

唐 沈亞之

汴水別河而東合于淮，淮水東米帛之輸關中者，由此會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故物多遊利，鹽鐵之臣亦置署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權賂貨而部貢之，吏盡令鹽鐵諸官校建之，疾徐用賞罰，大梁彭城控南河，皆屯兵居率卒，食出官田而畝畝頗夾河與之俱東，仰澤河流，言其水溫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爲之派決而就所，爭視其源綿綿不能通。

都梁山倉記

昔梁突天子以爲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楫，澤澤相望其間，踐以爲常，而水又多敗裂，自四月至七月舟備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爲鹽鐵官，掌者淮口病其澇滯，思欲以爲救，乃與楊子留使議之，曰：自閩越巴西北郡新賈，輾輳皆出，於是而以炎天累月久滯於咫尺之地，篙工諸傭盡其所儲，不能賑十年之食，只益奸偷耳，或有終歲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十數之倉列於所便，以造出入之計，無憂也。正月河水始泮，吾盡發所蓄而西，六月之前虛。

都梁山倉記

二

廩以待東之至者如此，則役者逸而弊何從生哉？議定卽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稼度泗土卑濕無堪地，遂翔庾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食窘促令鹽鐵所輓皆趨郢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春，且工人曰：春材必櫟若榆，吏欲令工就山林剪市之，稼曰：夫火方焚，日將焦，萬家當頃刻之間，雖得弊穢之器，僭濁汙之波，自夫汲而揚之，立足滅患，如曰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成枯桂之杓，致湧施之流，操以救之，彼言而後謀，則燃灰尚不可望，而况所全者今縣軍十萬，且暮不賑其爲急也，間不容釐而待汝訪山求材，然後用何異乎枯杓湧流之語耶？其倉材所剪之餘，大可以爲臼，小可以爲杵，長可以爲杵之梁，薄可以爲樑樞，夾峙促命裁之，卽日而春成，百具其餘米與吏分辨之，先以家奴就役，次及群郡吏，各有差所，春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淮而西矣。十三年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崗夜多掠奪，更相驚恐，號呼而鹽鐵貨帛十餘萬，乃囊之於布，絨用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餘尺，及內倉中不能盈一。

放其餘皆廢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悉
論善濟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

修梁山倉記入

三

河中府參軍廳記

唐 沈亞之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
軍焉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
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
則以五府六雄爲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
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
焉噫今之衆官多失職不失其本者獨參軍焉長慶
二年予客蒲河中府參軍某參軍某族世皆清胄又
河中府廳記入

署

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予記職官之本於其

閩城開新池記

唐 沈亞之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地爲遊
舟娛席之地而鉅花繡竹散生鬱華故酒笑酣視之
晨而佳思莫極矣及高平公牧察之餘乃經度隙空
之所因卑汗壑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羣
山左右寫影浮秀者棲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
明日軍副亞之疾問公延護軍及羣從事絃工吹師
裾袖之曹遊池而酒既坐謂軍副亞之曰吾疏汙隙

閩城新池記

一

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通輪足給必爲我狀
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遂執卮俯
船祭酒于其流因祝且詞曰水能濁清首冠五行波
流已大有神爲宰環塘盈瑩爲公藻鏡新流決決與
地與詳嘉鯉鮪魴于水息昌饗鯪嘘虺卽水與死翽
翠鵝鵠浴決眼睛辛蒲剪扇荷擎擎時未云來勞
思乃馨柘槿紺竹滲縮醉沃延榮接姿以水爲祿輔
佑墜隍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保壽
考今與池之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復再拜跪起奉

壽于公前公大喜還列就坐以酒以歌入而起

閩城新池記

復戒業寺記

唐 沈亞之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郢言能改作便民嘗有緇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郢復之初蒲寇李懷光旣虜其屬將收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園朝邑室廬皆殘燼寺宇益毀其後緇衣以爲居近郭苦遊賔乃聚黨與謀遷之西岡紫垣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壠當其下青輒平去是時郢爲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爲助故尉終不能制日縱其徒于民間

復戒業寺記

爲禍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爭相率以爲所欲顧尉已後耳及郢爲令乃元和七年也明年召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義以無害故天子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岡之上侵社地壞丘塚夫社國之尊祭也丘塚人之反本也今爾曹自爲其居侵壞之是寧無害邪某昔爭之不得身常慄慄抱痛願得自効以快意今能亟復幸善不能亦且論擊矣民間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九年余東適郢走蒲關朝邑令爲具

既醑前奉酒于余因請以其事次于文。

復戒業寺記

二

移佛記

唐 沈亞之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子將徙故佛像歸復于其寺佛至乃饗長老白其由于亞之而求詳錄焉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于東域中者其教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又曰世尊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摹其形焉像其真與衆瞻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其或範金鐵以爲之合土木以爲之堅之以脂膠飾之

移佛記

一

以丹漆五色然後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數體有爲尊而坐者有爲卑而拱立者有跪如受教諭者有執樂而絃者吹者有具其形怪荷戈而勉強者有嘆目而叱咤者摹鬼神焉此爲像之外者也其性之肯爲戒慎焉正邪法惡爲濟渡力導盲聾警沉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慈惠然此爲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生爲福則福應爲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域大敬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信佛之來于今六百餘年矣其間亦時神怪焉先天

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向之稱者無何水火災生民流沉溺于是邦其寺之佛事卑而拱立者跪而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衛而荷戈叱咤者皆毀也散其宇皆落唯尊而坐者獨歸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裝敬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誠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誠而敬順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誼不舒信于人久矣而皆以已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矣今余因長老請余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意所以意者欲使

移佛記

二

群生隨其機以培之其機高者其性惠見其內像而內覺發其心而能至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同見其外像而外覺反其心而後歸其正是故精鑄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歌者葉記

唐 沈亞之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爲能盡青之妙也卽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館振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哀然韓娥亦能使遠近之聲環聚而遊凝塵奮發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爲人悲亦能爲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爲新聲亦云能感動人至唐貞元中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巷之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成無等

歌者葉記

一

後爲成都率家妓及卒死復來長安中而蔽下聲家聞其能咸爲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旣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日吾綠組初秩寧宜厚蓄以自奉耶遂大置賓客下繼樂與遊遊極費無所怯也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業者歌無倫請延之卽乘小車詣莒莒且酺爲一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綠腰俱矍葉曰幸給怪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殆是日歸莒莒沉浮長安

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

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爲人潔峭自處雖諸者百態

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蜀方

時余往謁焉令與公賓舍於邨在莒隣夜聞其歌有

一人坐泣且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

與之是欲吾不得自任矣明日問其狀乃葉爲也後

莒復與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近

逝矣自趙璧李元憑世稱爲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及

爲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循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

歌者葉記

二

豈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

欲其聞於後世云

新城錄

唐 沈亞之

元和九年蔡之師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執金吾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爲戰矣八月乙巳乃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十里又拆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岡築新城初將度

新城錄

大

曰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且日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爲數堵之垣以禦暴矢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以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旣已幸周繚之善也他將恥其功之不類乃復興卽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具牛酒爲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

土瘠澗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殷之功難爲也顧其垣今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爲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氣色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爲患矣築者皆悅復爭爲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旣周且厚始爲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其飾之寇雖蚩尤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耶吾黨亦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果寇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具張喉高

新城錄

大

言指城上曰爲我曹敬謝將軍訖辭而奔諸將伏寇亦以王覽輩重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史族岡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切履寇進退數里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進退間拔其羸老先復令軍中曰皆坐賊之後見官幟有引渡者以爲兵怠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

李時亮爲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
轂至賊麾下斬其將王覽繼繼轉鬪而歸十一年夏
高霞寓敗於隨唐旣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寇兵
盡罷南境之備俱束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
卒數百人從險道夜行銜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
餘里屠其堡衆三十餘壘又使義管諸將西北境安
陽山破其土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
萬戶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爲將軍忘
於戰或發其語而客亦有來詰於將軍曰始天下高
新樂錄

八

三

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爲
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望吾非也大錫深恨者
必利其鍾乃吾之部多吳楚耕販之人習於沮澤之
上彼魚鳥之性其生也恆恆如偷見其游翔之羣非
不多也及撫掌而駭之卽爭爲潰矣而寇亦素難吾
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是於歆谷之間與寇夾關臂
由畜彘之禦窮狼寧有所抗蓋居之嚴城以固其意
今且募從壁上望見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熱其目
然吾又常諭以風雲勝敗之語以壯所持如目熟而

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擊之期於必勝此吾所
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
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識其序且
募擊鼓教士卒爲分合圓方之勢備畫所用將軍出
空有難之者自建中於今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
令然未嘗斯須忘戰故介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
教之弟非戰事不語是寇以將軍名聞天下故不敢
也將軍西出疆屯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
東之江淮之間郡邑之人耕桑自力展轉相屬曾
新樂錄

八

四

不爲寇虞此將軍之功也以強計殺賊招其轉禍之
人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爲自全
之基驅猶越之人身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命頃
刻卽萬有一不如將軍之指東土之固將安仰哉對
曰此吾以熟於計久矣然吾嘗嘗仕於河塞十有餘
年若僂之忘伸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寵於過僕使
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屈已死効夫馬隨羈而引
者也羈之使馳則爲之馳羈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
避僵蹶哉如有從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捷賤之棄

焉得延頸跪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續於吾中貴
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
十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族收之
下囑賊壘分練皆察及日中大風從西起拆幹迴熾
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其利也願屯兵堡史
族以伺之中貴人曰其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
不得已乃陣中軍爲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
戰凡十合會廬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
遁是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役傷幾欲引去及聞廬
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之而將
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而行數十里因與廬宣之
軍相乘廬宣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闢
遂死其將曹惟直張忠信楊渾等及卒死者數百人
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者亦勞之以
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亞之客壽春得詳其語
而書之以備史聽

新城錄

六

五

夏平

唐 沈亞之

夏之爲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流沙北阻河地當朔
方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大暑而延各其人殺
其風烈其氣威而屬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
陽爲悍在陰爲狠悍爲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爲也在
下殘寬而爲也狠爲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爲也在下
憤激而爲也元和之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
楊惠琳爲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伐之既至盡
夏平

八

一

殺其屬將曲者直之無別罪併俘其家姊弟妻子以
其善貌者擇而入其餘均償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汚
明年拜右衛李將軍愿爲尚書出代演爲政至其城
察民氣色不得平乃留意於察果得之因令曰天子
愍不辜久而命四方爲政執而熟察之夫楊惠琳叛
脅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故不能得已又不能即
死制已在人今皆以是罪戮之矣其姊弟妻子當免
者不宜復蓄汚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寧幸如此乎
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更察敢有如是者斬於是尚

書愿廼以畜馬爲則訓得所虜者相當其直其人皆
死志積冤憤既出則豁其所蓄道路呼聲四逸有感
憤不勝于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躍退而變爲喜而舞
謠其惠其聲雜調齊感時是連日改旬而後已是則
修其化如此其氣復能而狼邪夏之屬土廣長幾千
里皆流沙屬民皆雜虜勞之多者曰党項相聚爲落
於野口部落其所業無農桑事畜馬牛羊橐駝廣德
年中其部落先党項與其類意能氣不等因聚黨爲
其相伐強者有其馬牛羊橐駝其後支屬更酬殺轉
夏平

二

轉八十七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爲常嘗與華夷
易馬牛羊橐駝者賀已輒以壯騎從問道伺險擊奪
華民華民脫死者幾希矣愿乃按察部落盡知其猾
大者死小者盟又余曰今盟已敢有叛者滅之其后
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色駭而逸亡其所就月餘奔
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帳之老乃相與執而詣公
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故亡馬者
得復之是則修其蔽如此其氣復能而悖耶夫政不
明則平不得施於氣色笑語矣法不清則平不得信

平井間市貨矣管者周公之爲政處于相則天下平
處于東則一方平今夏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
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籍所以于篇以明善理云
爾

夏平

八

三

西邊患對

唐 沈亞之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風得西土亡降故老爲余言邊之所以爲患可痛之狀辭甚條悉或短曰微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爲邊出若言使聞北塞匈奴雜虜之風叟曾不哭也蓋天子之憂甚勤與師長分節待給所用以事邊何困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爲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得習伎險不得爲固百姓不可爲生如此吏尚輕易南邊患對

之然則北虜匈奴雖以逸馬強弓東顧寒時南馳其來衆不過數千其所掠民財貨一人所舉而已猶驚隼不能止屯兵留塞且北迴千里而屬烽望其興塵知奔蹄之幾視其狀則烽燧次發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戌有清野之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不然其衆蟻聚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兵材雖不能當唐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軍以爲材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闌尹甘及西

涼至於會寧天水萬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爲西戎有由易而見亡也聞其始下涼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窘乃令能通唐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卽能東吾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號曰能圍卽解其後取他城盡如城涼之事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意自得其策以來爲語相傳尚近奈何客獨不聞其說乎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爲阻也昔其林比繁故戎不得爲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蹈者無不達且又虛兵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鬪而

南邊患對

役入山林伐麋鹿麋鹿窮家豕是徭者居十之二窮苗障芟繁取材斤聲合叫不息於寒暑是徭者居一之四發畜粟金繒文松大梓奇藥珍禽薰臭之具挽轅於陸浮筏於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饑寒衣食或經時不賑顧其心怨望幸非常前能當戎耶是皆賴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刈今岐隴之土甚饒而農食不充租稅衣結縷無完布其租稅納粟官一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賂賂厚

者雖適亦寬之。雖粟後至必亟與符。賂薄者或稽一
口。卽白吏答之。粟當輸。則曰次常某人又當某人。故
有累日而不得者。其他征徭倣此。農盡所獲不能出
其費。尚無不忍。吏是民由。蓬息而處。又何聊生。今所
患衆多其畧。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噫。奈
何爲不困。

乞巧文

唐 沈亞之

卽卿人伎婦李客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針戲。取茗草
芙蓉。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爲沈下賢工文。
能剗窈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誤爲情語。以道所欲。
詞曰

惟雲渚之震秋兮。天曠碧以凝暮。懸韶柱於蛇月。法
明淚之新露。卽河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恭聞司
巧之多方。妾脩馨香以奉具。竊獨溺於自私。希靈娥
乞巧文

之所付。羽碧疑其異質兮。韻隆軒於靈本。假文羽於
孔雀兮。而使擅夫佳麗。戴雲蟬之重綫兮。塗金於
綺筵。細綃縷於藕腸兮。差蓮點以齒綴。而纖爪之絲
蟲兮。哀簫機之夕綴。是物之巧功善飾。願賜妾於針
紉也。葩萼鬱於濃妍。包多宜以善喜。引纖吹於輕颺。
若將翔而復倚。醉春光之流景。播清香於萬里。霓烟
出平無間。縹窈眇以斐登。若披若曳兮。擗平林兮橫。
曉水襲渚。且之繁芳兮。因文映而增綺。澹冉冉其夥
容。世無容以皆此。是物之巧容善態。願委妾於態媚。

也。短蒲狹溪兮曲溜溢。鵲鵲鵲兮引乳婦。戲音清
諧兮蕩曳。牽遊裾之低疑兮。蔓春心於淇喬。枯寒勁
幹兮。噫氣擺風。叫夜兮。留滌雪。留韻凄澁兮。映嚙咽
吟夢語之連漣。感霜鍾之流越。是物之巧音善感。願
付妾於管絃也。

先馬文

二

表醫者郭常

唐 沈亞之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德信饒江其南導自
闢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
病且亟屢請他醫莫能治請常爲診曰病可去也估
曰誠能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對火襪
治導其血關然後輔以奇藥誠曰第家處地居月餘
估相愈欲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王以爲寡歟
常曰不也吾直告之藥計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所
表醫者郭常

受井什及鴈耳卒不內人以常爲詐而責常常曰夫
欺賈之人細夷而狹見終日聚集權買計量於毫銖
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
追益鬱惋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新去而六腑
方慙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卽不可救奈何彼方
有疾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
其死是獨不畏爲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沈亞
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之
徒未聞明好惡豈其言之情不足畏耶今世或有那

有土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饑民之食以資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耻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者若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長壽者郭常人

二

學解嘲對書

唐 沈亞之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惰近以爲問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曰昔漢徙山東豪富兼并之家以奉園邑凡百二十四萬戶又有南北東西軍及匈奴雜虜以國衆來歸者仰給於漢未聞嘗俟漕輓於吳越而後給也今以三十萬人食於江淮歲貢三十萬斛迎流陵險覆軫敗輓不計十千自渭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千數嘲對書人
下數百歲費錢千萬爲大數而部吏月備田輸爲奸
勞流血酸苦之聲相聞不絕建武不解歲千餘人
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多矣其非聖人之所以牧
人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於靈武
及二駕神遊代宗臨陝關中流離羸牛一輶當市錢
二百千故有轉輸之法雖抄一時然終轉入於禍誠
可以痛今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爲貢重資於
農則耕稼自勤耕稼自勤則旬服無曠土游人矣如
此九年之蓄可以儲又何勞輪輓於遠哉客曰敬聞

其青

解學嘲對

二

湘中怨詞

唐 沈亞之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爲學者不當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悟今欲慨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常教喜譔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察之見艷女驕然蒙袖曰我孤養于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畱哀須臾生曰能送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

湘中怨詞

一

恠遂載與居號曰汜人所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辨之書亦嘗擬其詞賦爲怨辭其詞麗絕世莫有屬者因譔風光詞曰降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里美與處夢兮潛重房以飾姿見雅能之韶羞兮蒙長藹以爲幃醉融光兮渺渺瀾瀾迷千里兮涵淫媚長陶陶兮暮熙熙舞娉娜兮穠條兮嫂盈盈以披瀝醜遊顏兮倡蔓卉殺電兮石髮隨施生居貧汜人嘗解篋出輕縑一端與賣胡人酌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時謂生曰我湘君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

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爲訣耳相倚涕泣生謂之不
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
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之曰情
無限兮蕩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舫
浮洋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施幃帳欄檻盡
飾韓縠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煙冠裙袖
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嚔淒怨形類汜人舞而歌
曰泝清風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褰綠裙荷拳拳兮情
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舞畢欽袖翔然凝望樓中縱
湘中怨詞

二

觀方信怡須臾波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七年余
聞之于朝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君怨蓋欲使南
昭嗣煙中之述爲偶唱也

上冢官書

唐 沈亞之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
以室其根長寬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
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輟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
風枯雷蒙烟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枝不
尺而葉縱其根不能躡土之府生不十年各長斤斧
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于極成爲衆用
故易售于工其在林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
不見其相與笑其凡情而無用及一遇遭時非
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壑而有棟榱負若是倍
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
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載重橫于
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
次衆材備于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
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
畏日不足是皆探善于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
也今則不然爲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視養

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暫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強。遷善爲流。立節爲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嘆也。卽如主上求其往而爲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某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皆輔之所以爲化。至于樂慕賢哲。亡其私而不回。先朝時之于性矣。嚴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于。今大倫理亂。叙往紀來。此則得之于文矣。學名將。則之所以整暴亂。至于奮旅陳師。國會百變之狀。離如鴛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于師矣。是三者皆業于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爲一從材。戴橫傑之累。立巨礎之上。顧其持斧之士。安足以攀哉。某聞戎鏡包陽。當日而屬之。則能延燧典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邪。而誰寤者。而誰寤者。夫則生某亦蒙屬于光下。以其所抱書詞多鄙。又不盡

志忤觸清嚴罪無所道謹再拜

上李諫議書

唐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其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之。嘉蕙之類，焚鷄而焚鷄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目，幾能於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於時哉！一失其類，以爲類混，則終從風雨而

上李諫議書

老矣，可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遂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耆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卽鼎也。」然王曰：「仰味於君，君何以案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饌味則有椒、桂、梅、鹽、醢之品，在吾總。」

上李諫議書

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鼎固也。」夫真僞雜，習循戶而唱，祈其售者，僞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爲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爲也；鹽、醢之質類，而鹹鹹不爲也。皆具而不爲，茲一旦集而會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總是之力以成於王也？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僞惑，君之智足以極物才，誠能備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醢、醢之具，必越海逾嶺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於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臆謹再拜。

與孺顏上人書

唐 沈亞之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爲梯進之級必慮過意幸聽畢說管之有善報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瘠弟子相率而咲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與顏上人書

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罄其室而市吾之上哉故當饑亞之悞學爲黃金銀且已困矣上人無乃襲饒於此哉非敢自重誠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亞之頓首

李紳傳

唐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爲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爲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殺之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旣盡李紳傳

卽執中貴人脇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爲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黑數十行又如幾盡紙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若在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旁一人爲

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
請召縱縱至錡銳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
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亞之曰李錡之
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騰爲
書以大之而紳之跡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
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
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李紳傳

馮燕傳

唐 沈亞之

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事爲擊
毬聞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
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
得時相國賈公旽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
里中見戶傍婦人將袖而出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
遂定焉其夫滑官妻也娶聞其故累歐妻妻黨
皆怨望合嬰從其類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殺戶
嬰遂妻聞戶納嬰以宿燕燕卑脊步就殿轉匿戶
扇後而中墮枕下與似刀近嬰醉且寢燕指巾令其
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且
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妻嬰殺留
縛之起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歐吾女廼誣以過失今
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卽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
共持嬰且百餘管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
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扑者數十人將嬰就
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無令

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
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
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
亞之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叙義事其實當耳目之
所聞見者爲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
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此傳恰與孺子入井行乞不受二書同參

馮燕傳

二

少保柳公行狀

唐 沈亞之

曾祖該皇任陵州錄事參軍贈陵州刺史祖岑皇贈
秘書監父潭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狀公諱晟
其先河東人也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以門業
中選拜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主及太僕繼喪而公年
始十二孝聞宮姻既去喪代宗憐之召養宮中令與
皇太子諸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中禁詔以吳大璠
爲之師又以大璠子通玄通微互爲助教令十日考
少保柳公狀入

學績責勸所進軋元初除尚書奉御得歸故邸又詔
吳大璠通玄通微令就舍授學廣德中加檢校太常
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卽位以公故奉銅輦將欲加賜
遷官未幾而屬車西狩矣公徒走會難奉天因泣奏
曰臣願得尺詔持而入東都購其家人以爲放德宗
嘉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備裝入賊軍中見賊僞將
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允晟公大說曰陰潦之災魚鱉
遊其堦墀卽賜炎赫明是輩不知枯桂之地者公等
寧能從其淫哉乃出詔示常等皆奉詔伏興誓約所

歸未及期會樞籍宦官未既昌陰以公之狀飛告泚遂爲泚捕繫定貞矣泚詰二將詞不伏卽徙於外獄稍寬之有頃賊兵累敗守吏益怠公因其其繫者十餘人謀相與脫其錮髡而走之奉天德宗爲之撫背流涕明日乘輿幸漢中公奉轡至南梁還拜原王府長史貞元六年改嘉王府長史其後翰林舍人吳通玄謫死公爲疏陳雪再進不得命公澧之季止公曰上方怒寧可爲也公不聽公章卒三貢於是德宗悟之謂公見義不圖賜書寵勞竟雪通玄改澧州別駕

少保柳公狀

十一年入爲少將作承貞初遷大將作知朝請大夫起崇陵功以檢校左散騎常侍居使內作封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銀青光祿大夫起豐陵功贈上柱國元和初西蜀叛發岐隴邠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長武軍詔以高崇文討之既誅三蜀大困而漢中最險隘益不能賑輸所奉中朝以公用當濟遂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始詔諸征蜀卒各還故部而獨以漢中卒三千人移戍梓州其卒以爲始去父母鄉里旣勞而歸及境乃

不得見其間亦以公功自賴今則徙之謂若謫耳皆蜂奮食所引乃援弓追中貴人時公行未及郡聞之遂疾驅倍走往其所先勞之苦辛勞已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伐闢耳又曰闢何以而得伐俱曰驕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等旣知闢以不授指而得伐又親滅之而得功反不授指耶今不授指卽受滅也是卒皆免胄匍匐遂行所徙歲餘復入爲大將作使匈奴先是戎相出視國使必自據偃以相辱傲公之知乃先謂曰聞若等常以去信爲強亡禮

少保柳公狀

自大禮信不爲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於是單于諸王貴人聞之愕然失恃皆莫能辭見則改容跪伏遂致天子之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居公爵益封千五百戶加爲大金吾九年加戶部尚書以大金吾爲左將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殞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日廢朝奏詔令從官臨弔之賜賻粟帛贈太子少保公強辨多學謙下好問因危以致其節見義不顧其私輸公之急某從寮其門備得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錄於斯謹狀

典質

少保柳公狀人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唐 沈亞之

郭耶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耶父珍岑天寶七年及第以舉進士與權皋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間頗聞其強矣耶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爲禮部尚書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卽罷選歸而亦爲師古所辟耶與故渤海人高洙爲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洙耶爲從事有頓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旌平盧軍文

命師道亦遣甲卒數千人北渡河屯平原以爲顧望洙耶相與謀誦燕蔡之侯初封侯命師道先爲朝省以樹大功乃說曰僞有操鋤爲人治稼者能勒穀獻糧歲得均橋至於傭子旣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辦助或謂之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復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殍乎此借言於家人尚爾况傭於天子乎今河北之傭方責其專田君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

畫入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
世惟辱孫亦終不奪豈不幸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飢
之望也一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千金及飲而進於前
雖海陸備鼎顧與糠粃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
爲人從事將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狗畏
而不敢犯者以其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
拏怒掉尾以倚嘯厭噉於羶豕磨麕之肉及弃其所
長而欲弭目委首以待餒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
麾見得以狎而搏如欲申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
旌平盧軍文入

公舍自食而就待餒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爲公計其
事於是師道果得悔遂殺高沫而耶以能善人左右
者聞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
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
其子元濟欲以其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
之既急師道亦悸仍陰爲之助明年祿師道兵萬餘
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還因艱四境出耶乃爲
練縉書緘之絮帛如顆遣航持詣彭城請其帥願得
上奏將行執航手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

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航宗人
連爲武寧虞侯都使始航欲舍人之會運將兵出定
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航母之姊子劉
諒有帛書奏記陳叛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
餘得之喜銳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書郭耶爲
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
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洲用戈船浮海入蔡溜
之上此恃海不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
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爲非耶書疑
旌平盧軍文入

師道爲之以相誣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
航不敢復故道道回遠凡數千里乃及耶所處未見
耶且爲師道所召既行與耶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
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
所敗無憂也耶謂之幾自引死航本萊人常以氣憾
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廢絡敢士故航在召中
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爲知前謀竟憂死明年
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軍下魚臺
入金楚軍圍海取其三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得

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
南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
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日急晤
亦爲師道所驚及歸軒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爲滑
帥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沫以前著跡追爲尚書
蓋言寵之耶得以入耶爲滑從事詔令行餘爲記室
行餘與耶會於河關之間耶謂行餘曰耶前者使航
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
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耶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
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余
與李襄劉濠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
如濟北濟北之人盡能言耶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
于史氏云

施中虛軍文

四

祭河南李少尹文

唐 沈亞之

維長慶四年五月十七日福建等州團練副使沈亞
之謹遣部吏李權奉酒殽之奠敬祭于故河南少尹
李公之靈夫哲智之達塞今繫其時之難通故孔子
厄而周公隆管遇齊而卒業賈遭漢而不終嗚呼哀
哉古管所思所思惟時謨不我進綱不我維民不得
濟道安得施雖富且貴夫何用爲夫子之道沒矣今
將遣誰卷清明之特達歸壤廋而藏之哀哉尚饗
祭李少尹文

段柯古文抄

塑像記

朱陵原記

莫才人記

崔生記

梵僧記

崔玄微記

京西店老人傳

蘭陵老人傳

段柯古

僧俠傳

章斌傳 章娘傳

成都坊正志

論段

送窮文

梁禪儀注

婚禪儀注

寺塔記

廬陵官下記

諾卑記

肉搜志

金剛經鳩異

段柯古

二

塑像記

唐 段成式

在世間攘巨寇必思衽金浴鐵強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塵撲爲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爲初利尉侯北方毗沙門統衆又衆所治水精官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偷曰如意等下歷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維莊嚴之境常憐尸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青林獨揭勝幢不頓一戟雙迴婁而垂翅授脩羅而束手

塑像記

漸怒折蓮柄狂搜藕絲蓋多間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縛喝伽藍此廟感夢而懺悔近于園聚落西羌覩相而來降其威神營衛盼靈靈應事無虛譯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瞻部有緣謂西域瞿薩國本天王棲神之處也廬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遺像武宗五年毀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爲僧乾立所居乾每調嚙不安旬日方悟遂徙他室昉營造北方變請押衙熊輅爲導首輅遂與執白籌者郭宣熊師佐等縱吏間伍爲

諸第一施結增上緣獲零幣貨貝共二十萬整厚自

損徹周歲功就乃多聞儀形嚴毅如生眉結雲聚目稜電擊猛焰慧肩岐蜂槍軒金塗錯落而燁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或夔魑蟲側視是不翅擊三屍磔五冢也及素天女主藏神凡四四事堂內三壁寫載部落雷公拘怒忖雷惡覲吁可畏也古之人香火微福林尊乞靈福既據我靈詎乏主噫予曾服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六齋日四天于此會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與輅爲學性端介敏辯王公

塑像記

多伏之復悟禪那宗要得總持契訣常持此六真大中三年病且死忽夢天王操戟卓地有泉迸射搏之及而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輅上府至新塗夢天王支契張口口世途若此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鵠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閑居漢上輅爲交趾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詞似雄毅語必幽奇字字鬼才詩中長吉惜梓古

文篇所傳僅此耳

聖像記

六

原記

唐 段成式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處絕險多大木猛獸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明目空常裹粮持錫夜入山林越兇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蹠蹠憇於岩下長吁曰饑渴如此不過主人忽見前岩有道士坐繩牀僧詰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候田道士款起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鏹斫石深數寸令僧探之朱陵原記 一

得陳米升餘卽着於釜承瀑敲火煮飯勸僧食一
未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食止此可謂薄分長當
畢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巢枝投蓋
危石瘡懸鳥鼓其捷聞日有頃又旋繞繩牀幼步漸
趨以至遂轉過急但觀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僧尋路
歸寺數日不復餓渴矣

才人記

唐 段成式

寧王常獵於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扁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作仕，叔伯莊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嚔，冷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者方生，獲一熊置檻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莫才人記。

崔生記

唐 段成式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乘涼於庭際，疎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間聞南垣土動，簾紙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冶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警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食月色，初無延佇崔生之意。」敢此，倉卒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叩，款有二人，長纜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道士顧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側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梓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還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纒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號泣，其妓羅拜曰：「此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

有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病如中惡五
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醺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
亡兄以帛抹脣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
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忽忽就剪誤傷下脣然
傍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僧負此苦

崔生記

入

二

梵僧記

唐段成式

丞相張魏公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隨得如幻三昧
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
大醉狂歌戎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
有業石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戎將反敬之遂留連
爲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襦袴巾幘市公堂
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
曰可爲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回雪迅赴
梵僧記

入

摩趺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唱曰婦女
風邪忽起取戎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
斬之皆踏於地血及數丈戎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
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支節杖也血乃酒耳又常在
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
入腹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
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
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
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曉

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梵僧記

大

二

玄微記

唐 段成式

大保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地迤邐木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崔玄微記

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童玄微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村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半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上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一色皆殊絕滿座芬芳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誌其一二焉有紅棠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青

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

示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朶輕
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
性頗輕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卽奉求
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
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
至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
封姬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
來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若止
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

崔玄微記

二

處士餉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
及諸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
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災今歲已過
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卽立之庶可
免也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玄
微于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
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
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
顏色衣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元名阿措卽安仁

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
各裹桃李花數十勒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
此住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可
稱年三十許人

崔玄微記

三

京西店老人傳

唐 段成式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焉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勒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中乞命京西老人傳入

開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擁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解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傳

唐 段成式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輓輦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閤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蘭陵老人傳入

奪徐曰其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不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鬘擁劍長短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撓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規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

尹骨相無道氣非可據授別日更相顧也。掛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剝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蘭陵老人傳

上

僧俠傳

唐 段成式

建中初，十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衙，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凡十餘方。貴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食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作惡劇。」韋知無奈，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莊，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

乃舉手捫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腦
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音過也有頃布筵具蒸
饋饋劑刀子十餘以壺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
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
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蓋
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
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
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
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九月
僧俠傳
二
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
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
鞭韋引彈意必中九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
轉捷若猿猴彈左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
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
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
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
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
而別

奇文奇事

僧俠傳

韋斌傳

唐 段成式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嘗與同列笑語舊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奔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于時善屬文

韋斌傳

攻艸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綸尚奢侈侍兒闔壁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指顧竟日懶爲一言其于饌羞翁爲精潔仍以烏羽擇米每食非視厨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牘往來復章奏常自私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道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朵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爲紙題其後縱

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謹晝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卽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韋斌傳

韋十娘傳

唐 段成式

鄭相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教勸之術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千人候門智圓臘高倦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望白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惟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呪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

韋十娘傳

道本厭城隍喧囂兼願於招請弟子母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不可來扶智圓亦家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其夫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哀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上因上階牽僧僧驚追亦疑其非人從後問以刀

之婦人遂倒乃沙彌懷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甕下沙彌木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襖乞漿于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最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其言其事蓋悲訴爲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諸僧猶給焉其父乃號索而卒卽訴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已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

韋十娘傳

急印契縛樁考其咤凡三夕婦人見于境上言我頗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懸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丘中僧言于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瘞矣發沙彌棺中乃若帶也僧始得雪自是絕不復道一梵字

成都坊正志

唐 段成式

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推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盡以誠投乎豪家子乃具麗金篋錦夜詣其居具告所欲張欣然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歸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坊正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盜卽挺身入穴因搜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

成都坊正志入

十數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正叩門五六有老婢童啓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簪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子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公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室中珠璣綈繡羅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盡命引進妓數四支鬟撥鬟縹若神仙其舞杯閃毵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罍容數升雲擊鯨口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盃也本擬伯雅豪家

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子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出豪家子因私於墻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敎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敎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姬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敎妓卽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饌之飲旣闌妓自持重開東

成都坊正志入

墻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墻外乃長安東墻堵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論毀

唐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眾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遠。嚙憾而愛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杆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送窮文

唐 段成式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三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穉戲爲送窮船判。荷而槽比。籜而閑細。泉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穢窮將酹地歌舞。窮予謂曰予送非。嚙饒歷歷循陰索隙管葦淪餅直脰涎瀝者非寒哭。蔗燐敗衣糾身惡覷牆間冷嘯妻辛者非嚇巫。嗾巫欺癡。燒衰爐數楮泉擾狎狐狸者噫有才歎升窄股腸臙喀。送窮文。幾童其筆燥心汗滴以是而歿者去些有開卷數幅。空心妨目襲經攻史方寸日感以是而歿者去些有識古酌今左凌右侵。麓埵酒涿短淺不禁以是而歿者去些。

奇譎

梁雜儀注

唐 段成式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上層題曰
朱明觀次日應門門下有一大畫鼓次日太陽門左
有高樓懸一大鍾門右有朝堂門闕左右亦有二大
畫鼓北使入門擊鍾磬至馬道北懸鍾內道西北立
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磬道東北面立其鍾懸
外東西廂皆有陛臣馬道南近道東有茹崑崙客道
西近道有高句麗百濟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

梁雜儀注

位定梁主從東堂中出云齋在外宿故不由上閣來
擊鍾鼓乘輿警蹕侍從升東階南面帳內坐帳是絲
油天皂裙甚高用繩係着四柱憑黑漆曲几坐定梁
諸臣從西門入着具服博山遠遊冠纓束以翠羽與
珠爲飾雙雙佩帶劍黑烏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
人並行次一人擎牙箱班劍箱別立半人具皆服從
者百餘人至宣城王前數步北面有重席爲位再拜
便次出引王公登獻玉梁主不爲興魏使李同軌陸
操聘梁入樂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

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
引臺使人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群官俱坐定遣
苦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荅其中庭設鍾懸及
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自
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卽飲又圖象舊事令隨流
而轉始至訖於座罷首尾不絕也

梁雜儀注

婚雜儀注

唐 殷成式

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壻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鞦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律有甲娶乙丙其戲甲旁有僮比之爲戲舉置櫃中復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

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填曰席一枚以覆井泉

婚雜儀注

大

一

三斤以寒窓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鞦騎而環車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膳女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婦入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言當躡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猪棧及竈娶婦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

婚禮納綵有合歡嘉木

阿膠

九子蒲

小華

綿絮

長命縵

雙石

乾漆

事皆有詞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爲心

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鞬及鞦正月進箕帚長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爲幃刻龍像銜之或爲蝦蟆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縵宛轉繩皆結爲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皆有辭

婚雜儀注

大

二

寺塔記

唐 段成式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官秘丘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會暇日遊大興善寺因問兩京新記及遊日記多所遺畧乃約一句尋兩街寺以街東興善爲首二記所不具則別錄之遊及慈恩初知官將併寺僧衆草草乃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畫跡遊於此遂絕後三年予職于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歸京在外六甲子所留書籍搗壞居半於故寺塔記

簡中觀與二匠受遊寺瀝血淚交當時造適樂事邇不可追復方刊整纔足續穿蠹然十匠五六矣大成兩卷傳諸釋子東牟人段成式字柯古

靖恭坊大興善寺寺取大興兩字坊名一字爲名新記云優填像總章初爲火所燒據梁時西域優填在荊州言隋自臺城移來此寺非也今又有旃檀像開目其工頗拙猶差謬矣

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歲旱則官伐其枝爲龍骨以祈雨蓋三藏役龍意其樹必有靈也

香院堂後壁上元和中畫人梁洽畫雙松稍脫俗格曼殊堂工塑極精妙外壁有泥金幘不空自西域齊來者

旃檀像堂中有時非時經界朱寫之盛以漆繪僧云隋朝舊物

寺後先有曲池不空臨終時忽然涸竭至惟寬禪師止住因潦通泉白蓮藻自生今復成陸矣

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輟脂不可

寺塔記

八

二

左顧蛤像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推擊如舊帝異之真諸凡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陳宣帝于闐玉像高一尺七寸闊寸餘一佛四菩薩一飛仙一段玉成截肪無玷膩彩若滴天王閣長慶中造本在春明門內與南內連牆其形大爲天下之最太和二年勅移就此寺折時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數十箇今部落鬼神形像墮壞唯天王

不損

長樂坊安園寺紅樓庠宗在藩時舞榭

東禪院亦曰木塔院院門北西廊五壁吳道玄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

光明寺中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舉止態度如生工名李岫

山庭院古木崇阜幽若山谷當時輦土營之

上座璘公院有穗柏一株衢柯偃覆下坐十餘人

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

寺塔記

年改焉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玄白畫地獄變筆

力勁怒變狀陰怪觀之不覺毛戴吳畫中得意處

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觀事寶池

池尤妙絕諦觀之覺水人深然院門上白畫樹石頗

似闢立德子携立德行天詞粉本驗之無異

西中三門裡門南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鬚筆蹟如鐵

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

華嚴院中鑰石盧舍立像高六尺古樣精巧

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之特僧守行建道

舍利俾士庶觀之頃讚未畢滿地現舍利士女不敢踐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萬枚葬之今尚有數萬存焉

寺有小銀象六百餘軀金佛一軀長數尺大銀象高六尺餘古樣精巧又有缺七寶字多心經小屏風盛以寶函上有雜色珠及白珠駢翬亂目祿山亂宮人藏於此寺寶風十五牒三十行經後云發心主司馬恒存願成土上柱國索伏寶息上柱國真德爲法界衆生造黃金牒善繼疑外國物

寺塔記

六

四

遊日記所說刺柏太和中伐爲殿材

道政坊寶應寺 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爲賣酒家送

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貰酒漫遊幹常徵債於王

家賦畫地爲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成與

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妓

小小等寫真也寺有韓幹畫下生幘弱勒衣紫袈裟

右邊仰面菩薩及二獅子猶入神

西北角院內有懷素書顏魯公序張渭侍郎詩中讚

下康坊菩薩寺 食堂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
仍變偶是吳自題筆跡道勁如磔鬼神毛髮次皆畫
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

佛殿內槽後壁而吳道玄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元
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下詔擇畫手寫進

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佛角而轉膝元和末俗
講僧文淑裝之筆蹟盡矣

寺之制度鍾樓在東唯此寺緣李右座林甫宅在東
故建鍾樓於西寺內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

寺塔記

人

五

七寶帳寺主元竟多識釋門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
日常轉請此寺僧就宅設齋有僧乙嘗嘆佛施鞍一
具賣之材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名口經數年次當嘆
佛因極祝右座功德與獲厚觀齋畢簾下出絳籠香
羅帕籍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僧歸失望慚惋數日且
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携至西市示於商胡商胡見之
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不遠價僧試求百千胡
人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
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

又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葉坐卧於寺兩廊下
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
其夕遂以束葉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骨之臭衆
方知異人遂塑灰爲像今在佛殿上世號東草師

光宅坊光宅寺

普賢堂本天后梳洗堂蒲萄垂實

則幸此堂今堂中剔遲畫頗有奇處四壁畫像及脫
皮白骨匠意極險又變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圓
光均彩相錯亂目成講東壁佛座前錦如斷古標西
壁逼之標標然

寺塔記

人

六

宜陽坊靜域寺 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
外是神克皇帝射孔雀處上蟠蛇汗烟可懼東廊樹
石嶮怪高僧亦怪

招國坊崇濟寺

寺後有天后織成蛟龍披襖子及

繡衣六事 東廊從南第二院有宜律師袈裟裳堂

曼殊堂有松數株甚奇

崇聖坊資聖寺

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

醉畫就中戰手視之惡駭院門裏盧楞伽常學吳勢
吳亦授以手訣乃盡摠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

人曰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盡畢而卒
慈恩寺 寺不淨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焉凡十餘院
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勅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
廻詔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設九部樂迎經像入寺緣
車凡千餘輛上御安福門觀之太宗常賜三藏納約
直百餘金其工無鍼縫之迹
寺中柿樹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

寺塔記

八

七

廬陵官下記

唐 段成式

蛙謎

曹著機辨有客試之因作謎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
立也坐行也坐著應聲曰在官地在私地復作一謎
云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也卧客不
曉曹曰我謎忝得你謎客大慚

借書

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疑據杜荊州書告脫云知
廬陵官下記

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掌錄受之當別置
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爲咄借人書
送還爲咄也

盜

李廓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
其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授教於巨盜食人肉者
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魔不悟者故不得不食兩京
逆旅中多盡鷄鵠及茶椀賊謂之鷄鵠辣者記噉所
向椀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夢

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爲街鼓也

牡丹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惟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七十七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葉中無所也

蠅

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爲所擾

盧陳官下記

觸壁隱字岐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似蠅翅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

黠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猢猻象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腍擊人者今京兆薛公元實上言白令里長潘部約三千餘人悉杖煞屍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灸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劉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長閻羅王

又

韋少卿少不喜書嗜好割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秦馬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駁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氍毹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盜使

盧陳官下記

九官寺因商人無遮齋象中有一年少請弄因乃投蓋而上單練屨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墨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觀者無不毛戴

妓忌

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雞尤甚坐客乃競徵蟲擊鼠事多至百餘條子戲據其事作破羣

小奴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盤有小奴七八歲偷弄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婢晨治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厥張其牀而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

裝

裝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佐伯姚挽歌起紼謳故舊律發冢弃市冢者重也言爲孝子所重發一爾土則坐不須物也

廬陵官下記

雷

四

李鄴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

碧筍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齒如象鼻傳喻之名爲碧筍杯以下數之

陸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絃篋爲明妃出塞之聲

廬陵官下記

五

諸阜記引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祿登掌祀將以著於感
通有生靈幻遊魂為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
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常有道之日鬼
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靈下之駒
擬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非爭隨兇而禍移齊桓觀
委蛇而病愈微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
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諸阜記
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辯九尚之象廣七車之
諸阜記引

諸阜記

唐 段成式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太一君諱鵬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湯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

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

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

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

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官易百官杜塞北

諸阜記

太

二

門封白雀為上卿候改白雀之胤不產於下土劉翁

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

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曰執

報一曰

陰第二星曰叶諱

第三星曰祝金第四星曰拒

一作拒

理第五星曰防

件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

一作招搖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

石佩雜色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

姪姪

龜神名鬼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

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

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為天

帝督使下為地精已丑日出卯時上天馮中下行

署此日祭得福其婦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

都尉天帝長兄彌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大和君玉池

夫人等一曰靈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兼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

諸事記

才金一廣言名馮循一作河國言名馮夷又曰天子

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

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

不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龍生 丙午日鬼

名挺張 乙卯日鬼名天階 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日鬼名遠 辛丑日鬼名迅 乙酉日鬼名聶

左 丙辰日鬼名天遠 辛卯日鬼名懸 酉丑鬼

名髮廷廷 廁鬼名項天竺一作語忘敬遺二鬼

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

馬鬼名賜 地鬼名側石圭一作井鬼名瓊 衣

服鬼名甚遼 神荼鬱壘領萬鬼舊傳詞曰申作食

佛胃食虎雄伯食魑騰蘭一作食祥提一作諸食

咎伯倚食夢強梁祖名共食磔一作死寄生窮奇騰

根共食蠱王延壽所夢有遊光 蒙殺 諸果 印

堯 變龍 偷得 將刺 摘脉 堯呪寺一作堯

諸事記

此六羅國縛於野城古波斯王烏忌多習之所築也

王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即壞歎曰吾應無道天令築

此城不成矣有少女名郝息見父憂志問曰王有隣

國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國

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

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即立王異之

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

築之逐日轉離匝太遠化為海神其海神至今猶在

堡子下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古龜茲國王阿訖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為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為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人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卧將欲斬之因曰吾所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為錦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

不

五

常乘龍而行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加加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絲二條自斷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絲謁王絲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著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絲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絲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婆陵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絲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栢於絲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付婦人衣之手

印當乳王今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此劍裁婆陵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國索婆陵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婆陵婆恨王與羣臣給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婆陵婆恨原無王也但以金為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伽色伽王知其偽且自恃神力因斷金人手足婆陵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諸事記

六

傳本海中神山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大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不出亦如血其人不久坐車死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冢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

人而舉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早便齊手一作

齊而舉之小舉小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

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荆之清一曰水宛日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羣洛

此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

隨後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

以銅牛牽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得車一脚徑可

五寸許猪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殼內黃銳狀如常

運於時沈敬一作敬守南陽求得車腳錢行時貫草輒

諸事記

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

白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甬甬中得

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甬傍復掘三丈遇盤石

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

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

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

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

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

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

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

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發函

開書曰祿典超減侍衛者皆罔眼具甲冑敬伯辭出

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

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其年宋武帝

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

諸事記

敬伯坐一榻牀至曉看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蓮

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家

臨清有婦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

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

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

殺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

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

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

枉桡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

神亦不知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寒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一作據衣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勁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而被毛行十里方臨別語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威爾相容因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

諸事記

九

自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固有烏毛揮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

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

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

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日役

一作島邇

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

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

若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

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

數十根士人威勢頗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

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

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藥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

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

小女願問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

其君臣憂感士人惟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

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

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

諸事記

十

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

國絕彼道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驛

思至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

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闢天官光明迭激目不能視

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

王卽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士

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

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

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迫到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

魁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暇有五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暇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蝦王一鎧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貢一作貢無五色玉令貴安西諸蕃

蕃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

諸事記

八

十一

思運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過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澈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

郭代公常山君中夜有人面如盤腹日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聞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厠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床前床前有如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頃臆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臟見老人口大如簸箕

諸事記

八

十二

方州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臨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造其首而柳氏以扇擊之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桃鶯顧之際已如盤矣嗒然分爲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令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於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

賈相公晚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一作日

常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番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
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衣
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火聚而滅遂
壘石標表誌焉經宿而返賈大喜令軍繼數百人具
春鍾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
竟不之測

胡珣爲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觔蹄下貫
銅鑲銀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之

傅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

諸事記

一

七

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條止一處及明乃在古
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
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
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
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
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又與爾有緣終不害汝
女素惠謝曰我旣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旣靈異何不
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
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

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

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欬手側

避或見挽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

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

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義釋道守

戒律法錄者吾悞犯之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

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田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

至家可服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雷其物遽持

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

諸事記

一

十四

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十餘

公佐大厠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

外忽值引騶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

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

渡水御者前白車輻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鼓吏

檢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春筋乃書吏之姨也

頃刻吏廻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

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

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鄭相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教勒之術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

第畢記

六

十五

智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遠整衣惟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自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近本厭城隍喧嗽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

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湏去因上階牽僧臂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懷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開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兒衣揭襤褸聚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最近智圓和尚爾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魅所爲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詎僧僧猶給焉其父乃鉗索而獲卽訴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其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結印契縛樑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惡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丘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瘞矣發沙彌棺中乃若箒也僧始得雪自是絕不復道一梵字

第畢記

六

十六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儲力得錢五銀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隣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蒔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斃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元和中蘓洪游蓬謁山裏樵鑽火境無遺址忽謂妻曰我行山中觀倒崖有光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

諸事記

七

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蓋遂通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見遂前救之身如蟹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鉍鏐走集巖下奴以利刃決其網方斷絲已腦陷而死妻乃積薪燒其崖臭滿一山中

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刺者斫方寸貼之血立上也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

尤能食餚常言餚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觔會於野亭觀其下箸初食餚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寘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既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坐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梓劉因段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紛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餚

諸事記

八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減半又令家人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有其過跡地墳起數寸陸紹郎中言常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瓮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齧毀其鼻如剝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常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犬老烏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凡三樣一樣空中一樣有獨頭黑一百二十一樣中襪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
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
血流數升白與之遂封紙貼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
至湓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
竅置垂於中沃盥其上少頃重蠕蠕而長竅中泉湧
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烟徑出簷外衆懼曰
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驟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
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梭梳就井承

諸事記

八

七

本武歷院經月餘出於渭河

車牛未用真有衆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
詣是有和潘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奉謁張被
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
然竄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猪隨
盤上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
睡張尋大醉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
張角力又乃相拌入東偏房中拳聲如作一箇間張
微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

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廝因命食談
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懽長者乞不言也孟但
唯唯復曰某有程滄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
金一挺授曰薄脫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卽爲前去行
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潘青張評事
至某驛早發遲明空鞍夫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
內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唾肉也地上
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曰竟不知何
怪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成夜食必

諸事記

八

二

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
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劉植中常於京近縣莊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
有婦人白首長纓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
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義手曰勿悔
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
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咒狀頓命灌夫
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
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婿劉笑曰

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工者則爲佳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好若可基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亦許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從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

諸事記

三

劉與妻恍惚間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盪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輒若履旋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常服日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半昔無既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達飛天野又携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

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鳴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營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閒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營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營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祟因

諸事記

三

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潤勢如鋤形乃火上沃醢繫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其率營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營亦隨出營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營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營至死不肖言其情狀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却墜井中汲者攪得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濡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一

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真懷中坐食頃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遠自眾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頃史林中白烟生彌於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適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早粧開衾衾中忽有五一作金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莊城東狗脊背西常築構

諸事記

壬三

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平乃率莊客持樵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呼曰怪作矣遠視之飯數十悉躍出蔽地着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蟲繭之半如界焉因請亟雨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豚神異經作獐一作獐永嘉郡記作山魁

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濯肉一名熟肉一名驛

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十器飾以上聖赤白相間狀如射候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處舍俗言山蕭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伍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烏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鳥鳥都左腋下鏡印潤二寸一分右腳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禁有打土龍法山鶴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為屨履治脚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髑髏拜

諸事記

壬四

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為人矣

劉元陽為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甚劉遣史生捕日於球場縱犬逐之為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軍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耳環守之狐良久緩跡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咒口可洞達陰陽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狢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溺

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翳形草南人以
上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穴中以伺之
三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
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
人候其急勁走奪之見人遽高食之或不及則弃於
草中若不可得當打之數百方官爲人取有得之者
禽獸隨指而斃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水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
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

諸事記

三五

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
從奏遂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
山小亭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韋一作程
三十七歲回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
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一作天狀抑知厚地之下
別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候景乙京西防秋廻其妻久病纔
相見遂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
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禿

立犂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
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疑際眉間
及胸有墨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
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
因爲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
初到之夜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
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
如若繩士人素有胆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

諸事記

五六

存主客禮乎役升案竄書誦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
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
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
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
見真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駟卒撲緣士人士人悅
然若夢因齧四肢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
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
門絕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惟魅敢凌人如
此復被苛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畏

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
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
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昧肉眼不識真
官乞賜餘生父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
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
跡東壁古培下有小穴如粟守官出入焉士人即率
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官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
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薪焚之後亦無他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駛
桶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
異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即掘之深數
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蟆如疊挾二筆鎔他答反補
器又云器
蓋已落蝦蟆即騎矣筆鎔乃油桶也齒即其人也里
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
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曰好客往來
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破一

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從煎餅
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
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也明日隨
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畔而滅惠恪率人發
掘乃一坑礫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曰
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楚
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
其人驚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
千詣楚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鄂州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
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
榆一蒂戲與已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
弟有物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啗吻攘臂再三反覆
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遂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
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箴主人之子
始如舊矣闢爲災祥密令人持鏹鬧擊之正當其牕
驕然反中門扇鈕大怒詎聞曰爾如此勿悔聞知然

可奈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荊州處士侯又玄常出郊厠於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玄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曄話此事於座客

諸事記

五

許山山人言江左有商人左脾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脾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廻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斗器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

驚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縷如紅綫馬時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割馬腹視之腹中亦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諸事記

肉攫部

唐 段成式

取鷹法

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特內地者多寒外者殊少
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下時塞外鷹畢至矣
鷹網目方一寸八分縱八十目橫五十目以黃藥和
杼汁染之令與地色相類螽蟴好食網以藥防之○
有網竿○都杖○吳公○磔竿二一爲鴝竿一爲鴝
竿鴝飛能遠察見鷹常在人前若竦身動盼則隨其
所視候之

取木雞木雀鷄

取木雞木雀鷄網目方二寸縱三十目橫十八目
凡鷄鳥鷄生而有惠出殼之後卽於窠外放巢大鷄
恐其墮墜及爲日所曝熱暵致損乃取帶葉樹枝插
其巢畔防其墮墮及作陰涼也欲驗鷄之大小以所
插之葉爲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而尚帶青色至
六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萃此時雛漸大可取
凡禽獸必藏匿形影同於物類也是以蛇色逐地苔

兔必赤鷹色隨樹

鷹巢

鷹巢一名鼓鷹呼鼓子者雛鷹也鷹四月一日停放
五月上旬拔毛入籠拔毛先從頭起必於平旦過頂
至伏鶉則止從頸下過颰毛至尾則止尾根下毛名
颰毛其背毛并兩翅大翎覆翮及尾毛十二根等并
拔之兩翅大毛合四十四枝覆翮翎亦四十四枝八
月中旬出籠

雖角鷹等三月一日停放四月上旬置籠

南樓部

鴝北回鷹過盡停放四月上旬入籠不拔毛

高五月上旬停放六月上旬拔毛入籠

凡鷄擊等一變爲鴝二變爲鶉轉鶉三變爲正鶉自

此已後至累變皆爲正鶉

白鴝

白鴝背爪白者從一變爲鶉至累變其白色一定更
不改易若背爪黑者臆前縱理翎尾斑節微微有黃
色者一變爲鶉則兩翅封上及兩脰之毛間似紫白
其餘白色不改

齊王高緯武平六年得幽州行臺僕射河東潘子光所送白鵠合身如雪色視臆前微微有縱白斑之理理色曖昧如縹紫本之色微帶青白向末漸烏其爪亦同於鶯蠟脰並作黃白赤是爲上品黃麻色一變爲鵠其色不甚改易惟臆前縱斑漸闊而短鵠轉出後乃至累變背上微加青色臆前從理轉就短細漸加膝上鮮白此爲次色

青麻色

青麻色其變色一同黃麻之鵠此爲下品又有羅烏

肉樓部

大

三

白兔鴈

白兔鴈

白兔鴈背爪白者從一變爲鵠乃至累變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背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臆前縱理及翎尾斑節微有黃色者一變背上翅尾微爲灰色臆前縱理變爲橫理變色微漠若無陸間仍白至於鵠轉已後其灰色微弱而漸漸向白其背爪極黑體上黃鵠斑色微深者一變爲青白鵠鵠轉之後乃至累變臆前橫理轉細則漸爲鵠色也

齊王高洋天保三年獲白兔鴈一聯不知所得之處

合身毛羽如雪日色紫爪之本白向末爲淺烏之色

一日月赤色鶯鶯之本赤白蠟脰並黃常時號爲金脚

又高帝高齊武平初領軍將軍趙野又獻白兔鴈一

聯頭及頂遙看悉白近邊熟視乃有紫跡在毛心其

背上以白地紫跡點其毛心紫外有白赤周繞白色

之外以黑爲線翅毛亦以白爲地紫色飾之臆前以

白爲地微微有縹赤縱理眼黃如真金背本之色微

白向末漸烏蠟作淺黃色脰指之色亦黃爪色與背

肉樓部

大

四

散花白

散花白背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者一變爲紫理白鵠

鵠轉以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紫漸減成白其

背爪極黑者一變爲青白鵠鵠轉之後乃至累變橫

理轉細臆前漸作灰白色

赤色

赤色一變爲鵠其色帶黑鵠轉已後乃至累變橫理

細臆前微微漸白其背色不改此上色也

白唐

白唐一變為青鵠而微帶灰色鵠轉之後乃至累變

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

鵠爛堆黃

鵠爛堆一日唯黃一變之鵠色如鶯鵠轉之後乃

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

黃色

黃色一變之後乃至累變其色似於鶯鵠而色微深

大沉鵠爛雄黃變色同也

肉搜部

五

青斑

青斑一變為青父鵠鵠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

臆前微微漸白此次色也

白唐

白唐唐者黑色也謂斑上有黑色一變為青白鵠鵠

帶黑色鵠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

白

赤斑唐

赤斑唐謂斑上有黑色也一變為鵠其色多黑鵠轉

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黑雖漸褐世人仍名
為黑鵠

青斑唐

青斑唐謂斑上有黑色也一變為鵠其色帶青黑鵠
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之色仍常暗綠此

下色也

鵠斑

鷹之雌雄雖以大小為異其餘形相本無分別雉鷹
雖小而是雄鷹羽毛裸色從初及變既同兔鷹更無

肉搜部

六

別述雉鷹一歲臆前縱理潤者世名為鵠斑至後變
為鵠鵠之時其臆縱理變作橫理然猶潤大若臆前
縱理本細者後變為鵠鵠之時臆前橫理亦細

荆窠白

荆窠白者短身而大五觔有餘便鳥而快一名沙裡

白生代北沙漠裡荆窠上向雁門馬邑飛

代都赤

代都赤者紫背黑鬚白精白毛三觔半已上四觔已
下便兔生代川赤嶺裡向虛丘中山白嚙飛

漠北白

漠北白者身長且大五肋有餘細斑短照鷹內之最
生沙漠之北不知遠近向代川中山飛一名西道白

房山白

房山白者紫背細斑三肋已上四肋已下便兔生代
東房山白陽椒樹上向范陽中山飛

漁陽白

漁陽白腹背俱白大者五肋便兔生徐無及東西曲
一名大曲小曲白葉樹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飛

肉樓部

東道白

東道白腹背俱白大者六肋徐鷹內之最大生盧龍
和龍以北不知遠近向渙林巨黑一日章武合口光
州一日飛雖稍軟若值快者越於前鷹

土黃

土黃所在山谷皆有生柞櫟樹上或大或小

黑皂驪

黑皂驪大者五肋生漁陽山松杉樹上多死時有快
者章武飛

白皂驪

白皂驪大者五肋生漁陽白道河陽漠北所在皆有
生栢枯樹上便鳥向靈丘中山范陽章武飛

青斑

青斑大者四肋生代北及代川白楊樹上細斑者快
向靈丘山范陽飛

鵝鷹花子

鵝鷹花子青黑者快蛻淨眼明是未嘗養雛尤快若
目多賸蛻不淨者已養雛矣不任用多死又條頭無

肉樓部

八

花雖遠而聚或條出旬然作聲短命之候口內赤反
掌熱隔衣蒸人長命之候疊尾振捲打格隻立理面
毛藏頭睡長命之候也凡鷲鳥飛尤忌錯喉病入又
十無一活又在咽喉骨前皮裡缺盆骨內膝之下

吸筒

吸筒以銀錄爲之大如角鷹翅管鷹以下筒大小准
其翅管

凡夜條不過五條數者短命條如赤小苔汁與白相
和者死 凡網損 擺傷 兔弱傷 鶴兵爪皆

病

鷹鷂鳥之雄以爪牙爲人用者也故善用之則爲鷹揚爲鷂敗不善用之則爲橫擊爲飽飛可不慎歟潘之垣跋

南樓部

九

金剛經鳩異

唐 段成式

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應韋南康辟命泊韋之暮年爲賊闖譏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薨賊闖知留後先君舊與闖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爲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惟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金剛經鳩異

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迹也後闖逆節漸露詔以袁公滋爲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九帛書通謀於袁事旋發悉爲魚肉賊謂先君知其謀於一時先君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覺聞闖戶而入有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嚶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棒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闖局已開闢矣先君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微應事孔著成式近觀晉宋已來時人咸著傳記彰明其事又

先命受持講解有唐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卷成式

當奉先命受持講解太和二年於揚州僧栖簡處聽

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荊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一

遍開成元年於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疏一遍復

日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搬拾遊逸以備

闕佛事號金剛經鳩異

燭一
作燭權

張鑑相公先君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

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

方節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

金剛經鳩異

二

百定謀反叛齊丘因衙退於小廳閑行忽有兵數十

露刃走入齊丘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

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門其妻女奴婢復叫呼

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

兵亂入至小廳前見廿餘人屹然庭中垂手張口投

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夫人瘡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

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噴目叱之初如中惡齊丘

聞之因斷酒肉張鳳翔卽予門吏盧邁親姨夫遺語

予云

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候

與弘相善或謂其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

召詰之弘卽劉老甥因掉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

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辨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

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什數五六當死矣

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

哭訪其門卒卽云大使無恙弘素與熟遂至卧內問

之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

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

金剛經鳩異

三

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乃積計

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浴

汗寫經惟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

柳公爲予說

梁崇義在襄州朱阻兵時有小將孫威暴卒信宿被

蘇夢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更引與

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

善可錄乃給云我常囑孫威寫法華經故威被追對

威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尊

金剛經卷下

四

者語云弟子若招承亦自獲祐咸乃侯言因得無事
又說對勘時見乎戒王術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
齊級升殿坐未幾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拷覆罪
福北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
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星
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咸問地藏向
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云彼王當入無間向來風
即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烟烟扇赫聲若風雷
懼不敢視臨回鑊湯跳沫滴落在股痛入心髓地藏

乃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其事及廻如夢妻兒環泣
已一日矣道被家爲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
終身不差
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
子敬手足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見冥中
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言更客上人十
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中後食蕙苴仁及
藥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
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衆中後無飲藥者

金剛經卷下

五

公安潺陵林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貞元
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復墓間塚中呻吟遂發
視之果有氣輿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
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本常於公安靈化寺起造
其寺禪師曙中常見從貴說

章南康鎮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
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繞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
爲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踏之於地以
髮繫概覆以氈毳一昨寢其上此人惟念經題忽見

金一錠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
逐金錠走計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
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
將方申其逃初章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
之

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見一人着黃衣至牀
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闢與實
懸對事要君爲證昭即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
物如毬胞前吏惟其遲答之曰緣此候屠行開因笑

謂昭曰君勿懼取生人氣須得猪胞君可面東側卧
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
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焉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卽
趙判官也語云劉開收東川寶懸捕牛四十七頭送
梓州稱准閹判殺閹又云先無牒君爲孔目典合知
是實未及對隔壁聞寶懸呼陳昭好在及問兄弟妻
子存亡昭卽欲叅見冥吏云寶使君形容極惡不欲
相見昭乃具說殺牛寶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
麻而見在漢州某司房架卽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

一司曰生祿檢其修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榜乃
至某年改爲昭更得十八年昭問惆悵趙笑曰十八
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
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卽騎乃活死已一日
半矣

荊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
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爲衆僧所惡後遇疾且死同
寺有僧靈歸其迹類惟恭爲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
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
龜茲部問靈歸惟恭上人何在靈歸卽語其處疑其
寺中有供也及晚廻入寺聞鐘聲惟恭已死因說向
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各
僧云惟恭恭承經之力生不動國一作亦以其跡類
靈歸也靈歸感悟折節緇門

董進朝元和中入軍初在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
月明忽見四人着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已姓名狀
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
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如何殺之須枉命相代若

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姓同年壽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已聞對門復魂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謂殯葬供養其父母焉後出家法號慧通住興元唐安寺

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潯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迴至吃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半鎮着岸不死視手中物乃授持金剛經也吃灘至下半三百餘里

金剛經場果人

人

長慶初荊州公安僧會宗姓蔡常中蟲得病骨立乃發願念金剛經以待盡至五十遍晝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夜又夢吐大蟬長一肘餘因此遂愈荆山僧行堅見其事

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令登綉坐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拷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後遣一

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墮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十餘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

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持念金剛經寶歷初一云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元和三年賊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

金剛經場果人

元

十傷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徒兒王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蠅爲樞木擊落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勦軍其時城下矢落如雨同火人忿忙忘取忠幹屍忠幹既死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大哭忽聞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人云爾莫怕我今爾得渡此河忠幹拜之頭低未

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着地忽如夢覺聞賊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擡手捫面血塗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却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遂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潦裏卽夢中所過河也忠幹見在齊德軍

何軫嘗販爲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太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假遍別

金剛經

十

親故何軫以爲病而不信至歲除日請僧受入關沐浴易衣獨處一室跌坐高聲念經及燄色悄然兒女排室入看之已卒頂熱灼手軫以僧禮葬塔在荊州北郭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如葷飲酒爲實設庫子前後爲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釗司空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祖背將斃之郭有畜狗隨郭卧起非使宅人達之輒噬忽吠數聲立捲王殷背

駢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郭司空離蜀之年有百姓趙安常念金剛經因行野外見衣一機遺墓側安以無主遂持還至家言於妻子隣人卽告官趙盜物捕送縣賊曹怒其不承認以大開挾脛折三段後令杖脊杖下輒折吏意其有他術問之唯念金剛經及申郭郭亦異之判放及歸其妻云某日聞君經函中震裂數聲懼不敢發安乃馳視之帶斷軸折紙盡破裂裂安今見在

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

金剛經

十一

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已姪爲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已兄貌皆不相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畝枉燒殺之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筵後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令名未係死籍猶可以免爲作何功德翰欲爲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卅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今在什邡縣

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公石爲太原行軍司馬孔目官高涉因宿使院至藥鼓起時詣隣房忽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潛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綠當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引出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

經宿向所拓處數日青腫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羖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疋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驍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爲刺傷足

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
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賊首悲悔具承以匪嫌
誣之

匪一
日舊

小
經鳥異八

十四

12361

杜牧之文抄

阿房宮賦

注孫子序

李賀集序

送薛處士序

送盧秀才赴舉序

謝賜新絲表

代人舉蔣係狀

謝賜告身鞍馬狀

杜牧之

歸融贈左僕射制

張德翁除歸州翟陽縣令等制

楊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契丹賀使制

內宴請上壽酒詞

內宴畢殿前謝詞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上白相公啓

薦寧王啓

上知己文章啓

獻詩啓

上澤潞劉司徒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上李中丞書

上河陽李尚書書

與池州李使君書

駁論

雜教之

守論

原十六衛

燕將錄

張保鄭年傳

杜秋傳

池州造刻漏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書韓吏部孔子廟碑陰記

宣州觀察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李巡官墓誌銘

淮南支使杜君墓誌銘

范陽盧秀才墓誌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自撰墓誌

祭城隍神祈雨文

祭木瓜山神文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雜教之

祭龔秀才文

塞廢井文

阿房宮賦

唐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絕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势。鉤心鬥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西。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腰縵。阿房宮賦。王子皇孫。辭樓下殿。鐘來于秦。朝歌夜弦。爲秦宮人。明星荧荧。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迴也。輶輪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嫔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擄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塊珠璣。棄擲遞進。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粉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

阿房宮賦

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

汪孫子序

唐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爲也。驅兵數萬。徼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

汪孫子序

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

汪孫子序

二

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難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龔繇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服不敢動。是一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克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所召。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某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蓋起圖。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震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

非我輩所宜。當知其自此謂幼所讀禮與妄人之言
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三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
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
由兵也。注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
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
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
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
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
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
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
當猶印圖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
兵相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
筆不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
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求
不釋。一此者。蓋非曹所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
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
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騁其說。自
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

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
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
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九之走盤。橫
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九不
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
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
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李賀集序

唐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甲申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其
曰必有異蓋取火來及焚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
書一通回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
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篇四編
凡千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
復得寐卽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
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
李賀集序 八

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
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
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其夕
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爲賀才絕出
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復
盡知賀之得失短長於賀叙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
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叙賀公日子固若是是當
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爲賀叙然其甚慙皇諸孫賀字
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烟綿聯不足

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
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櫛陣馬不足
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
爲其色也荒國廢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
也鯨呿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
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慰言及君
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
探諫前事所以深嘆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
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官體謹求取情狀離絕遠去
李賀集序 八

筆墨畦徑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
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
凡十某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送薛處士序

唐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知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口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

送薛處士序

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其則善苟才。至是而達。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矯軼。某取用此贈行。

送盧秀才赴舉序

唐 杜牧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況有千人皆以聖人爲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況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

送盧秀才赴舉序

不肯懼。道不行則不肯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肯未所喜懼。寧不公耶。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于饒。年十七八。卽主一家骨肉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巧得百錢。尺帛裹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巧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州。凡同舟三千里。復爲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復丐矣。

清老

老庸趣學人

謝賜新絲表

唐 杜牧

右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等新絲者伏以繭蠶所
繫在於纂組言功之大與食爭先陛下仁德動天雨
澤順序采桑沃若蠶女功勤品比凝霜榮如不勝繭
稅不逋於鄉井被覆皆徧於華夷蓋荷皇慈同歌帝
力臣等備位台席親逢盛時無任踴躍歡抃感恩之
至

謝賜新絲表

代人舉蔣係狀

唐 杜牧

伏准某年月日勅內外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宜舉
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素彰文學早著揚歷
臺閣宜昭令名嘗爲諫官無所避忌及領藩鎮實惠
疲羸頃者不附權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猶典小州
伏以封還詔書駁正時事職業實重選擢宜憐今若
以臣此官迴與蔣係既不虛受實爲臣乞聖慈
允臣所請謹狀

依舉蔣係狀入

謝賜告身鞍馬狀

唐 杜牧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鞍轡
臣生逢聖代竊位嚴廊奉告令之詔書丹霄之雨露
猶濕錫代勞之駿馬內棧之風雲尚隨寶軸煥絲綸
之言逸足騁拳奇之態瑩光燭火何裨日月之明弱
質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殺身寧報撫已知慙無任感
思并罪懇悃之至

謝賜告身狀入

歸融贈左僕射制

唐 杜牧

勅有祿位而享富貴啓手足而歸壤樹身歿名著生榮地哀蔚爲大臣宜遵贈典故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歸融發於文華揚歷清近業冠前輩才高當時總領屬官預聞政事凡日繁劇無不踐更亦皆有餘施無不可備處重位內修典法三乘戎輅外作屏毗富而不驕貴而愈謹曾參三省太叔九言服以行之終歸融贈制

歸融贈制

一

以不倦實士林之君子爲朝廷之表臣未究高年遽聞長夜爰靜痛悼用加顯位命之寮長以慰重泉可贈尚書僕射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令盧審矩除陽翟令制

唐 杜牧

勅朝議郎前京兆府渭南縣令上柱國張德翁等德翁承訓審矩爲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仕而至此斯亦達矣匹夫爲善人猶謂之守令所爲誰敢不化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之可不勉之故勅奉陵邑以誨選執臨師景參諒等各以廉進亦爲良選可依前件

張德翁等制

一

崔彥曾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詵山東道推官楊元汶

京兆府法曹等制

唐 杜牧

勅朝議郎行鄭州管城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崔彥曾等戎臣請士京兆求賢拔其薦籍皆曰才能彥曾左官非罪理人異等詵張王賢客梁苑辭人元汶官決平之司無辭文之過移爲典獄陟在賓階不累已

相唯在賓階之

依前件

崔彥曾等制入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唐 杜牧

勅守崖州司戶叅軍員外置同正員武易簡寇來乘城不能死節以此播棄爾亦何辭然漢誅李陵是爲虐典魏捨于禁實得中道力不足者法宜矜焉守臣教爲吾爪牙能與別白使易簡導生靈之路徧廷無失入之刑咨爾三事大僚百司庶尹率能守此可期於平各宜盡規朕不惜失可守梧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梧州司馬制入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唐 杜牧

勅幽州道入朝賀正契丹大首領討魯等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爾今來朝予亦增愧綏之玉帛榮以班秩
宜懷恩寵永保封疆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契丹賀正使制

內宴請上壽酒辭

唐 杜牧

具官臣某等言伏惟聖敬神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
天覆地容堯仁舜孝四海波靜三春物華故於彤庭
大開錫宴竊以三事大僚百司庶府願持玉卮上千
萬壽未敢專擅伏俟德音輕瀆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請上壽酒辭

內宴畢殿前謝辭

唐 杜牧

具官臣某等言。邇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三千餘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傾瑤壺。食置雕盤。列主組以成行。酌金鼎以爲勞。屬饗而止。飽德以歸。既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千年一遇。百辟同歡。臣等備位台司。親逢聖日。歡呼并躍。不能自勝。

內宴畢殿前謝辭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唐 杜牧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施。諸侯八。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八。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漠南。爲羈旅之覓食。艸萊之寔。白上李太尉啓人

髮驪驛之騎。羽旄已無。渾醢皮毳之資。饑寒皆盡。寄命利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昔。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昔去昔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爲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艸。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瘕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於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殊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

若寒之地。此昔匈奴勁弓掛膠。童馬免乳。畜肥。壯力全氣。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而聚。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牝馬戀車。驅馳難制。不得水艸。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

上李太尉啓

二

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出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治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弁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迴鶻之強弱。猶如虎兇。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

山前寒。國中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旌寇於掌股之中。軌輻懸餅。湯沃現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爲長然。出其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迴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爲可汗。必是英傑。天肯必助。賢材必用。恣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勁敵。況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玄玉於常山。子遣人於河壠。顧茲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晝地

上李太尉啓

三

而兵形盡見。按墳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迹。行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謂報置上。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典禮樂。今太尉與仁。至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上白相公啓

唐 杜牧

某啓伏惟相公上佐聖主獨專魁柄封殖良善修整綱紀練羣臣謹百職考功績覈名實大張公室盡開私門盛德大功直筆實光於簡冊清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明天下望之爲準繩朝廷倚之爲依據畢公克勤小物周公煥發大猷丙吉陋按吏於公庭表安不銅人於聖代衛將軍有長揖之客張子孺無謝恩之人吉甫率由舊章魏相能明故事房杜不以末備

上白相公啓

取人不以已長格物姚梁公先有司修舊法下位各以其志百司各得盡其材求於古人之賢皆集相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紛布墨畫小大錄黍九角失欲各盡其分皆當其任是以庶人不議鄉校無言天下欣欣若更生者自此黃髮之老待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撫清廟之祭四夷來助養生之願百志皆成顯顯萬方實懸斯望某遠守僻左無因起居但採風謡亦能歌詠無任攀戀激切之至謹啓

薦王寧啓

唐 杜牧

前渭南縣令王寧前件官實有吏才稱於衆口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蘊智能無頭角誇誕三也廉直可保四也處於驕將內臣之間必能和同五也今者邊將生事雜虜起戎不憂兵甲唯在饋運某過承恩獎敢辱薦才伏惟取捨之間特賜恕察謹啓

薦王寧啓

上知已文章啓

唐 杜牧

某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
七篇以爲視聽之汗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詠歌
紀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
罪言自艱難以來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爲天子諸侯
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于反側
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卽古之巢由伊呂
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

上文章啓

一

室廣輝色故作阿房宮賦有盧終南山山下常有耕田
者昔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盡寫古人得與揖讓
人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太君子
門下恭承指頌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
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木樹當以
未相筆硯歸其間及髮齒甚壯冀有成立他日捧持
一遊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厭但有輕
瀆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乞少假誅責生死幸甚謹
啓

喜脫常藻

上文章啓

一

詩啓

唐 杜牧

其略其苦心爲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
今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存其奇篇成在紙多
自焚之今謹錄一百五十篇編爲一軸封畱獻上握
風捕影鑄木鏤冰敢求恩知但希鐫琢冒黷尊重下
情無任惶懼謹啓

獻詩啓

聖澤路劉司徒書

唐 杜牧

今日輕重望於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
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替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
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
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鏃而不發約在
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况
席征蔡之弊天下消耗燕蟠趙伏用齊上我當此之
計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死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
上將皆從人

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與義昧旦而
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障上是以趙
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
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爲尚書守
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吳
下越錄職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爲將軍止此
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
亦無與爲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
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居囚天子耆老幼良

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瞻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泚水東。蔡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算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

上劉司徒書八

二

身之望也。始者將軍頓齊。然後得祿仕。入固內等。第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以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載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

上劉司徒書八

三

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之。洋男子。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怪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耶。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寬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恐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肯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艸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盡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裏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

或一月已至於盡死。曰忠口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
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拾某罪。伏惟十二
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
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
恐懼再拜。

上劉尚書

四

上宣州高大夫書

唐 杜牧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
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
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
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
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讐。取於夷
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
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
上高大夫書
國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
不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
美名。則自克以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
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言科第浮
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
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
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曾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
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

進士也。後爲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其推武后者。後突屈入塞。免冑戰死。儀革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疆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駙承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爲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毆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

上高太史書

二

小臣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公。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平姚梁公元小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環亦進士也。與姚啖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唐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爲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恩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爲蘇朱。張燕公說登

上高太史書

三

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唐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屬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南司徒兼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它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爲。司空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飲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拔取沈滯。各還其官。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申翦蔡劇賊於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爲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于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

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林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
高宗曰。鑑於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近復興。鴻
雁美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爲中
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佐玄宗。以務舉貞觀
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弃古而能致治者。昨
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
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道茂。皎無
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
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爲治矣。
高宗未嘗人

基再拜

上李中丞書
唐 杜牧
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臥疾乞假。復若
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戶。便經旬日。不
來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希時徇勢。
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頓。自顧
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
無知己。默默成戚。守日待月。冀得一官以足衣食。一
自拜謁門館。似蒙獎飾。敢以惡文連進。几案特遇。采
錄。更不因人許可。指教實爲師資。接過之禮。過等詢
問之辭。悉纖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
濟。不知沉困之在。已不知升騰之在。人都門帶酒笑。
別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偶。常事雖
爲道宦適足自寬。某世業儒學。自高曾至于某身家。
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額固不能通經。于滄
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
之長短得失。中丞卽歸廊廟宰制在手。或因時事召
置堂下坐之。與語。此時迴顧諸生。必明不辱恩獎。今

者志尚未泯齒髮猶壯敢希指顧一罄肝膽無任感
激血誠之至某恐懼再拜

上李尚書書

二

上河陽李尚書書

唐 杜牧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鎮太行東塞黎陽在京
河南指爲重輕自艱難以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
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
其微効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
惠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
重兵在手朝廷縉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德政況聖
主掀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
閣取隴城緝爲郡縣命誅襍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
爲耕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不使不
責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臣
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揀拔法
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
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不能爲之
復使儒生舒展胸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
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牧多病早衰志在耕釣
得一二郡資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

道盛惠其餘恩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慈德之切牧恐恩再拜

上李南書

二

與池州李使君書

唐 杜牧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潤畧疎易輕微而忽下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已偷苟譏諂可以進取知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已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已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與李使君書

賢者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親形勢累累小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況爲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壘枕連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問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于爲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

心果爲不謬、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向十者所以爲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田不試，故懷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況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爲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爲天子廷臣，不爲其賤，不爲不試矣。今者商各甚壯，爲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之勤，足以爲學自強，自勉于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爲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

與李僕書

二

所謂俊達，聖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之可惜也。年四十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績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有傳，乃鄭玄輩爲注疏之罪。僕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于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爲師，安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

假使聖人復生，卽亦隨而涓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以降，其有國者，成敗興廢，事業踪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擬實控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長短，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繫玄，躡于無踪，算于忽微，然後能爲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爲師耳。既參之于上古，復酌之于見聞，乃能爲

與李僕書

三

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爲博士耳。此蓋滯于所見，不知適變，名爲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以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討論，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于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爲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日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物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爲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與日莫受足下之教于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

未有不學而能垂名于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胸臆間不以惜念。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脫多。介六醉繼飲其他。無所道收再拜。

東李使君書

戰論

唐杜牧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淳。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鎖鑰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汾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臚臚。徹于帝君。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

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平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殷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剋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

戰論 二

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曰宮廣矣金縢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誥第來厚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

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僥倖之間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瘡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汗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而已

戰論 三

守論

唐 杜牧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錢鈍舍引，混貸煦育，逆孽而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顛顛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顛顛，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以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直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假強之徒，吾以將勁兵以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憂，而不拘亦猶參殺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蓋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於是乎闕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臣侯通爵越錄

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裴綠采餽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潘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西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頑軒翥，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連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小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

原十六衛

唐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宇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百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變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原十六衛人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廟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撥糶耒耨一時治武騎劔兵矢禪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雅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

原十六衛

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服異略雖有蚩尤爲師雅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不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聖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削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縈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熾燃七聖吁會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人嘗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益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繫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憤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用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飲

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都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
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
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
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禍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
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
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
武是此輩受戮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
於是乎在欲禍靈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
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茲作原十

原十木衛

六衛

八

三

燕將錄

唐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
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
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
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
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奈何其徒有超佐伍
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
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
燕將錄
季安曰其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
蜀取吳皆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
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
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
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
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盡策
仗猛將兵練精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
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
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

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障。還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爲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

燕將錄

卷八

二

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路人則走告于天子。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路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唯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臨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今且建中時。朱此搏天子符。幾旬。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此稱燕。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爲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

燕將錄

卷八

三

戰反東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
甲駕趙爲騎鼎立相視。可爲強矣。然從史繞壘五十
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轎車。季安死。墳柩未收。
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
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鷲。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
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賊。齊人經
地數千里。倚渤海。塙泰山。壘大河。精甲數億。鈐劍其
腕。可爲安矣。然兵折於渾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
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

燕將錄

四

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
徘徊。顧玩之臣。顏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
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
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
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
人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
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
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今持兄喪歸。
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其過於馮翊屬縣。

北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
間。俟學春秋者焉。

燕將錄

張保臯鄭年傳

唐 杜牧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爲軍中小將保臯年三十鄭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鬪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不及年保臯以歲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臯歸新羅謂其王曰暹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

張保臯年傳

人者保臯既貴於其國年錯寔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奈何去死其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死故鄉耶年遂去臣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太原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爲相以年代保臯天寶末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

復詔李臨淮特節分朔方半兵東去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眦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王遷非公不能東討豈懷私忿時即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畔知其才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

張保臯年傳

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亦人之當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饑寒易爲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角於保臯汾陽爲倭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性並植雜性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性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旣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爲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

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
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
尚爾況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
無人也其未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張保節年傳人

三

杜秋傳

唐 杜牧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叛滅藉之入
官有寵於景陵穆宗卽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
封潭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爲根王被
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里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爲之
賦詩云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
朱粉施老渾卽山鑄後庭千雙眉秋持玉竿醉與唱
金縷衣渾旣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瀟岸
杜秋傳 一
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
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窕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
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捻紫簫吹葦苔夾城路南苑
雁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飮
不能飽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
落花時燕祿得皇子壯髮綠綵綵畫堂授傅姆天人
親捧持虎睛珠珞襟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鸞
弄啞呖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雞奇嶄嶄整冠珮侍宴
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輝一尺桐偶人江充

知自欺王幽茅土創秋放故鄉歸觚陵拂斗極廻首
 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髮
 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隣改茂苑
 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
 隣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爲歎歎自古皆一貫變化
 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
 逐陽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
 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
 春黃廉蕭后去揚州突厥爲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
 杜秋傳 二
 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
 殺仲尼泰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
 簣中屍給喪屢張韋廊廟冠我危耳貂七葉貴何妨
 我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饑主張旣難測翻覆
 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
 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已身下自曉此外
 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
 以自怡

池州造刻漏記

唐 杜牧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某大曆年
 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史環城見銅壺銀箭
 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阜命處士王易簡爲之
 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所爲也後二年公移鎮
 宣城王處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
 府某爲童時王處士年七十常來某家精大演數與
 僕機巧識地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大和
 池州刻漏記 一
 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
 某拜于膝下言其刻漏因問之會昌五年歲次乙
 丑夏四月始造於城南門樓京兆杜某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唐 杜牧

蕭丞相爲刺史時樹樓于大廳西北隅上藏九經書
下爲刺史便廳事大曆十年乙卯建會昌四年甲子
摧木悉朽壞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玄具材刺史杜
牧命工南北雷相距五十六尺東西四十五尺十六
柱三百七十六柱上下凡十二間上首其三焉皆仍
舊制以會昌五年五月事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
相薛復官相德宗皇帝爲京兆杜基記

蕭丞相樓記入

一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唐 杜牧

佛著經曰生人旣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
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爲凡人平生一
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
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爲
無間火殿宏廓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
悸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
阿闍世無間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爲天人況其他罪
者乎南亭記入

一

南亭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爲梁國者捨身爲
國至阿闍世死不問悟況下輩罔惑之爲工商者
營良以苦僞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
相間慙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
人性命顛倒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
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
恣爲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
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貴富如所求是佛能
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

唯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于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與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爲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紋，可矣。爲金枝扶踈，擎千萬佛僧，爲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奇，壞怪爲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爲者，晉霸王也。一銅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因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

新造南亭記

二

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卽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開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并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

本附爲使令者，陪并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于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卽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爲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爲錢塘錢塘于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蠶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脉絡，不數月人隨

新造南亭記

三

化之三股，千丞相云：壽壞人居不一，鐔鋼收侵不休。詔與錢二十萬，築長堤，少爲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髮勺肉均，牙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盡上疑在半夜酒餘倚老松。

坐怪石殷殷潮聲起于月外東閩兩越宦遊善地也
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
聖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旨跡觀南亭千萬狀吟
不辭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爲歌詩次之十後
不知幾千百人矣

新造南亭記

五

書韓吏部孔子廟碑陰記

唐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
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
與其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
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強曰
彼仁義益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
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
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
孔子神陰記

海上迂怪之士皆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黃金以餌
豈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才
質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才滅六強擗
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
至死而不寤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
起爲梁國者以荀脯起特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性
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
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
巍然統而辭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

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且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紆紛冥昧百家闢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背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憤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而不可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

孔廟碑陰也

人爲配是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社稷以功固其次第因引孟子曰自孔子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宣州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唐 杜牧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婿張復魯曰三稚女得良婿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爲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尙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授秘書郎時嘗夢涉滙水既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辭不問以某月十四日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弟某書

韋公墓誌銘

公功行以公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溫字弘育韋氏自殷周秦漢丘明馬遷班固輩爭書其人以充其所爲書至後周道遠公復出世家富貴中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君平谷口不能爲此道遙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驍吏部生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綬常侍生公於道遙公爲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取第爲太常寺奉禮部秘書省校書郎選判入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

養所宜邪上疏乞免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
事德宗爲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
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我其
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蚤夜侍側溫清飲食迎
情解意一經心乎積二十餘年丁常侍喪自毀不欲
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武昌皆虛上職書畢
辭至門公起赴武昌命未至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
闕故事文宗皇帝時宰相百吏源條帝功德謨號上
獻公獨再疏曰今蜀之東川川溢殺萬家京師雪積

韋公墓誌

二

五尺老幼多餓死豈崇虛名報上帝時邪帝乃止遂
訖十五年不荅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吏考功員外
郎當太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者以警慢天
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召爲翰林學士
遂欲相之公並銀臺外閣下拜送疏入且又具道先
常侍遺誡子孫不令任爵職言懇志決因命掌書舍
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常少卿一歲遷給事
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誠以侍讀辭自宰相下皆
曰帝以繼子請教於公是實難邪公不聽凡拜送三

山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
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畏敬
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
公一言矜奮削刻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
在私闢內高曾兄弟錡琢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
甚將終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愧屋
漏因曰今知歿身不負斯誠遂涕下不禁當夫子世
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後有聖人爲之師使生於今與
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

韋公墓誌

四

慈之女先公四歲終生四男長曰崔前國子監四門
助教次曰璆前明經次曰環次尚乳女子四人長嫁
南陽張復魯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爲試太常寺協
律郎鄂岳觀察史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德則至
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
之萬日之期天實爲之

李巡官墓誌銘

唐 杜牧

牧大和元年舉進士第貢於上都有司試於東都在
二都羣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自
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
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耶即求貢如是自以
爲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巡返江東牧曰誠有是人
吾輩不可得以爲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
陵宣城爲幕吏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翼京
李巡官墓誌銘

兆韓又博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
有文如李處士哉者寡矣是卑進士不舉名飛者
牧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位也大和九年爲
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仲敏左拾遺韋
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牧曰御史公當檢
謹子少年設有與游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
失資以爲官洛下莫若李處士哉牧謝曰素所恨未
見者即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
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聞君名挈甲詞於簡副以幣

馬請爲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君西歸病於路
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
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扛衢州盈川令父登發
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人狀甚
偉捧一嬰兒曰子爲孔丘以是與爾及期生君因名
曰天授君幼孤弱無羣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歲即好
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燃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
六經書解決微隱蘇融雪釋鄭玄至於孔穎達輩凡
所爲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耻不肯試歸

李巡官墓誌銘

一 二

在陽陽羨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綠飾事業每
有小功喪訖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
羨民有開評不決不之官人必皆以詣君所著文數
百篇外於仁義一不開筆常曰詩者可以謂可以流
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醇厚扇之於
詩如風之疾速常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麗
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
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
膚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

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

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道其志居江南秀人張智實

蕭寬韓人崔壽朱邢楊發王廣皆超君交之後皆得

進士第有聲名官職君尚爲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息

君在洛中困甚河南節度使蕭洪移鎮鄆州諫議大

夫蕭傲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即欲謁君以請君

日人問諱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

不忍死況爲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娶弘農楊氏女

早卒子二人長曰審之次曰鼎郎始五歲以某月日

李巡官誌銘

淮望於常州宜興縣某鄉里某於君爲晚交得君最

西爲之銘曰

如根雲道比宮宅烟雲飄揚莫知往來爲道不至

以假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不肖亦貴

豈可指此與彼爲市嗚呼定臣曰德孔修曰學必聖

飭我兢兢一不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淮南支使杜君墓誌銘

唐杜牧

君諱顓字勝之會祖涼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

希望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佐

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從郁君幼孤多疾目

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

記七篇漢書至賈誼傳不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

舉進士始握筆草闕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指言時事

成合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

淮南杜君墓誌銘

進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顓中間

來歷一千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

貴相國錄爲禮部之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獲有

僥倖致嘲者賈公曰我只以杜顓敵數百輩足矣始

命試秘書正字遷使判官李丞相德裕出爲鎮海軍

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爲巡官後貶袁州語親善用

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太和九年夏君客

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館君曰訓注必亂可徐行

俟之至汴二克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州之龍興寺

丞相牛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
副知已開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喪明李爲淮南節
度使復請爲試評事兼監察御史支使兄牧自馮翊
迎醫石生曰是伏脂脂下融名曰內障如蠟塞管蠟
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挾去無不愈者後二年石曰可
治治不効自馮翊別迎醫醫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
根橫可牢不可斷是法名曰日脚內障生日脚者法
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
天下無不嗟歎君安泰自如令人竊讀十三代史書

淮南杜君銘

二

一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
歲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男曰麟師年十歲女曰
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塋先塋實萬年縣洪
原和少陵西南二里牧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爲
六十人不夭矣與君別止三千六百日耳况早衰多
病敢期六十人乎忍不抑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爲寄爲夢以死爲歸爲覺不知生偶
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卽泯爲大空與不生同其有
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既歸而覺矣其自知矣何爲其

然乎嗚呼哀哉

古宕

淮南杜君銘

三

范陽盧秀才墓誌

唐 杜牧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世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鬪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爲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者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

盧秀才墓誌入

一

其王佐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服從大寬易婚遊終日但能爲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走行徑入王屋山詣諸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而處始聞孝經論語布褐不機粹草爲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群輩中酋酋

然凡曰進士知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爲交生嘗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坐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利與不其所以由來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日觀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某日於晉州霍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城南某縣某鄉某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游間曾祖昌嗣涿州刺史

盧秀才墓誌入

二

易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其常以生之才生列於公卿間聞生之死哭之曰誌其墓蘇何能蕩氣奔而意哀

唐故進士龔軻墓誌

唐 杜牧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龔軻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閑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憚言及鬼神事嚴生有進士龔軻去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者軻命馬甚速始跨鞍馬驚惶地折左脛旬日而軻軻墓誌人

字介始丁然憶錢塘見軻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須于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于卞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軻善亦不知其鄉里源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爲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自撰墓銘

唐 杜牧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父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刺史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自撰墓銘人

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某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溪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爲小行矣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因亥初就枕寢得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叩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坎將熟甌裂子曰皆不祥也十

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
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昂畢於角爲第八宮
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
晰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德大君
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歲遷舍人木
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復自視其形視
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某月某日終于安
仁里妻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儻之女先某若干時卒
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曰桎桎年十二別生二男曰
商榷象寧

二

蘭曰與一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于少陵司馬村
先塋銘曰
後魏太尉顯封平安公及子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
子亦克厥終安于肅宮

祭城隍神祈雨文

唐 杜牧

下土之人天實有之五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生之
也苗方甲而水漚之苗方秀而旱麥之儀則必死天
實殺之也天實有的人生之孰敢言天之仁殺之孰敢
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三歲一交如彼管庫敢有其
實土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屋東海孝婦史冤殺之天
實冤之殺吏可也東海之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
刺史性愚治或不至猶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
城隍祈雨文人
歟惡止當其身胡爲降旱毒彼百姓謹書誠懇本之
於天神能格天爲我升聞

祭木瓜神文

唐 杜牧

維會昌六年歲次丙寅某月日某官某敬告于木瓜
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雷雨郡有災旱必能救
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將萎死禱神之
際甘雨隨至稿然凶歲化為豐年仰神之靈感神之
德願新詞宇以崇祭祀今易卑隘變為華敞正位南
面貌嚴整風雷雲雨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
然惟神繫雲在襟財雨在衽視人如子渴卽與之不
祭木瓜神文
容凶荒不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敬仰不怠伏
惟尚饗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唐 杜牧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謹遣
軍事押衙王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亡友
李君起居之靈憶管相遇兩未生髮京師衆中跡猶
甚疎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于宣城忝跡賓吏君隨
幕府東下繼至復與友人故薛子威邂逅釋願如相
爲期放論劇談各持是非攻強討深張子穀機怒或
爲終成笑嬉于後七季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
李使君文
肅聞云僕我先拜章請代蓋私我焉我有家事乞假
南來徑出里第君出離杯令弟在席恣爲歡諧耳熱
臍壯醉聊相親此壁馬一支幾摧君來我坐側倚
必限時間酸醞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相加忌我
之才及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岡葭葦之場唯君
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勉我自強筆我性情補知
裁長一函每發沉憂并忘幸會交代泐檄若飛江山
九月涼風滿禾爲別幾時多少惟悲志業益廣不可
窺知長人之術首爲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微垂語公

之餘且及其私許以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
指期各負少壯輕後會時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
不起計來猶疑嗚呼哀哉惟先僕射儉德冠古凡二
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曰人父母官俸餘半委庫
不取京師里第蓬茅數畝慶餘生君曰天爵補何聰
明才智今不使施爲何付與之多兮折之何暴天陽
地陰高厚相伴上有河漢多音讀天橫流百刻晝夜
平分不饒皎不陰晦一月幾朝二男三女俗率如此
三男二女無有其地君子小人鼻目並列與小人校
祭李處州文八

會無百一千百一中以秀奪實凡稟陰陽生于其間
陽常下勝賢者宜艱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孤一弔
相惜一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續期于沒齒盡力嗣子
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龔秀才文

唐 杜牧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十將徐良敬致祭於故龔秀才之靈死者
生之極折脛而天復死之極言於前定莫得而推
出於偶然魂其冤哉鄉里何在骨肉何人千山之南可
以栖鳧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龔秀才文八

塞廢井文

唐 杜牧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聽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墮而護之或橫木王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及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禮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塞廢井文

以籍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卽死木有瘡久不封卽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於四五井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洩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當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廊其地爲大牢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爲文投實以土

梁公徹西楚牧之塞廢井皆唐賢者之事

塞廢井文

12361

李義山文抄

樊南甲集序

樊南乙集序

李衛公集序

元結文集後序

爲濮陽公論皇太子表

爲濮陽公陳許州謝上表

爲濮陽公陳情表

爲榮陽公桂州謝上表

李義山

爲榮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爲安平公兖州謝上表

賀聖躬痊復表

代彭陽公遺表

執奏裴景仙獄表

爲薦濮陽公陳舉人自代狀

爲榮陽公謝賜冬衣狀

爲濮陽公涇源謝冬衣狀

謝賜冬衣狀

爲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啓

爲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爲賀振員外上李相公啓

上河東公啓

獻侍郎鉅鹿公啓

寄尚書彭成公啓

上崔華州書

與陶進士書

太倉箴

李義山

賦

論斷

論讓

李賀小傳

義山雜記

唐太原白公墓碑銘

賽舜廟文

賽越王神文

鄭州祈雨文

奠相國令狐公文

祭宣武王尚書文

祭蕭侍郎文

祭長安楊郎中文

祭薛郎中文

奠小姪女寄寄文

李義山

八

三

樊南甲集序

唐 李商隱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
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勅定奏記始通今
體後又兩爲秘書房中官忝展古集往往咽嚙於任
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
哀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日曰韓
文杜詩彭楊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仲弟聖僕義
嬰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爲第一二嘗表以今體
樊南甲集序

樊南甲集序

一

規我而未爲能休太中元年被奏入嶺表嘗記所爲
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燹墨汚半有
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
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得格
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矜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度

樊南乙集序

唐 李商隱

余爲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舟中序所爲四六作二十編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爲盤屋尉與班縣令武公劉官人同見尹尹即留假參軍事專章奏屬天子事邊康季榮首得七閩數月李玘得秦州月餘朱叔明又得長樂州而益丞相亦尋取維州聯爲章賀時同僚有京兆韋觀文河南房魯樂安孫朴京兆韋嶠天水趙璜長樂馮顥彭城劉允章是數輩樊南乙集序本

一

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天下設祭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勳之誌典子之奠文二事爲不朽十月尚書范陽公以徐戎凶悍節度關判官奏入幕故事軍中移易驟斬皆不關決記室判官專掌之其關記室者記室假故余亦參雜應用明年府遷選爲博士在國子監太學館主事講經申誦古道教太學生爲文章七月尚書河東公守蜀東川奏爲記室十月得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時公始陳兵新教作場閱數兵實判官後

檢舉條理不暇筆硯明年記室請如京師復攝其事自桂林至是所爲已五六百篇其間可取者四百而已三年已來喪失家道子居忽忽不樂始尅意事佛方願打鍾掃地爲清涼山行者于文墨意緒濶畧爲置大牛篋塗道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弘農楊本勝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樂收聚賸刺因懇索其素所有會前四六置京師不可取者乃強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爲二十編名之曰四六一此事非平生所專尚應求備卒不足以爲名直欲以塞本樊南乙集序本

二

勝多愛我之意遂書其首是夕是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夜火盡燈暗前無鬼鳥一如大中元年十月十二日夜時書罷永明不成寐

李衛公集序

唐 李商隱

金門朝罷。玉殿宴餘。獨銜日光。靜與天語。帝亦幽閑。徵召詰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曰。我將俾爾以大手筆。居第一功。麒麟閣中。霍光且圖於勳伐。玄洲苑上。魏牧別議於文章。並稟太曰。以傳精神。納非烟而敷藻思。才可以淺深魏邴。道可以升降伊臯。而又富僧孺之新事。識庾特之奇字。清風濯熱。白雪生春。淮南王食時之工。裴子野昧爽之獻。疑王粲之風。構李衛公集序

無禍衡之加點。然後可以弘宣王畧。輝潤天文。唯先后懋守丕基。允資內助。秀南頓嘉禾之瑞。開烈山神井之祥。惡駕河洲。淑肩沙麓。將顯降鳩之配。未弘褒紀之恩。渝美椒塗。掩華蘭掖。綠山破苒。夙聞齊主之悲。採石傳形。早降漢皇之慟。繞經有慶。鳴社承輝。而懿號未彰。貞夏莫耐。恐無以懋遷聖緒。光慰孝思。公於是承命有宣。懿耐廟之制。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靈。祧祖之重。傳於夏啓。既不克終。歸於余夷。又未能立。乃推帝堯。敦叙九族之道。弘魏文榮樂諸弟之心。

天街之北。獫獫攸居。結以闕氏。降我皇女。奉春君娉。敬嘗爲遠使。下杜人揚望。長作画工。乘以無年。遂忘舊好。分偵邏於甌脫。遺祭酹於蹄林。俾我刁斗晨驚。兜零夜設。公乃上資宸斷。旁輝軍謀。心作靈臺。手爲天馬。克國四夷之學。此日方知。薛公三策之徵。它時未爽。既而鬼籍飛辨。邳石降籌。不使郭門仍繞。於段頻寧。敬李邑更毀於班超。勢叶聲同。火燔水灌。遂得朝還。貴主。森道名王。轄柳塞之歸車。復梅粧而向闕。及晉成赤狄。喪師歸珪。有闕伯之弟兄。誕景升之兒。李衛公集序

子將憑蜀閣。欲恃吳錢。姑務連鷄。靡思縛虎。既乘文詔。尚有羣疑。公乃挺身而進。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衛朔受貶。祇以拒君。今天井雄藩。金橋故地。跨播河北。脅倚山東。豈可使明皇舊宮。坐爲汙俗。文宗外相。行有匪人。忠謀既陳。上意旋定。俄又埃昏。晉水霧塞。唐郊殊懿。公之東涉。渡河若紀侯之大去其國。稽于時議。憚在宿兵。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唯宗室乃玄王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室構斯在。苟虧策畫。不習仇讐。則是樊風沙縛主。

日頓射親之俗。昔武安君用戕坑卒四十一萬。齊
 桓公受胙立功一十二國。今真將軍爲時而出賢諸
 侯。代不乏人。况其俗產代地之名駒。富晉。泮之良璞。
 有抱樹辭榮之節。有漆身報德之風。耶耶牛謝衆不
 豹。出奔樂毅不歸鄒衍已去。賈太傅之憂國。故動深
 誠。山吏部之論兵。詎因夙習大鼎。中丘有風雨。翕張
 之氣。聚臺高邑。各山河隱軫之靈。萃于直躬。慶是全
 意。許靖廊廟之器。黃憲師長之姿。何晏神仙叔夜龍
 鳳。玉開麗王。衍白昔馬援之眉宇。盧植之音聲。此
 李衛公集序八
 其妙水鏡而爲言。託丹青而爲裕。車匠胡奴。因迷於
 半面背碑。覆局無俟於專心。聿承儉訓。不有長物。昔
 猶卑官端坐。心齊江革。分謝眺之舊襦。便爲卧具。周
 正得表憲之談柄。常在講筵。五車白娛。三篋能識麗
 則孔門之賦。清新鄴下之詩。與李杜齊名者少。願僑
 札交。耽者稀。張良竟稱多病。王允方務願神。無賴陽
 之善田。乏好時之巨產。何曾之食。既疏虞。徐之鮮方
 甘。憂其厚味。有爽和氣。有歛無在。琴霍有餘。處
 之場率。然占玉。登不枯之岸。粗爾論珠。

宏麗

李衛公集序八

四

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唐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後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譽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兄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古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句外曾孫遠東李憚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

元結集後序

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歟何從生啞鐘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於朝斷章摘句如振始生狼子豹孫競於跳走剪餘新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絳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承蒙鍾石雅在宮藏其正

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倭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監庵爲門懸木爲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顛如墜地碎若大咽餘鋸取朽靈櫟嚙出毒刺眼楚齒不見可視顛踣錯襟汙溺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義皇上之祝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辯頭整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叟者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

元結集後序

二

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耻聖五帝用聖而耻明三皇用明而耻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真奇古

爲濮陽公論皇太子表

唐 李商隱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狀報今月六日宰
臣鄭某等率三省官屬入論皇太子事者祝、龜、疆、場、
馳、寬、輦、轂、莫知本末伏用驚惶臣聞禮贊元良易標
明兩是司司聰以奉宗祧華夏式瞻邦家大本自管
質文武異步驟雖殊既立之以賢則輔之有道北宮
養德東序示榮務近正人用光繼體周則周公爲太
傅太公爲太師漢則疎氏二賢商山四老內揚孝道
論皇太子表入

外進忠規猶在去彼猶嫌辨其疑是不由微細輕致
動搖乃得守三十代之丕圖延四百年之景祚著於
史冊煥若丹青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功高三代
事窺化本謀洞機先皇太子自正位春坊傳輝望苑
陛下旁延雋乂以贊溫文並學探泉源氣壓浮競瞻
魚不進求珠莫從有王褒老獻歲無卞蘭之奉賦金
縑粗垂膚肯微慊聖心當以猶屬妙齡未加元服或
携徒御時縱逸遊樂野夏備亦管觀舞南皮劉、
兒飛觴陛下濬發慈仁殷勤楷教稍踰規戒仰

靈雖伐木折薪必循其理而逝梁發符亦有可虞抑

臣又聞父之於子也有嚴訓而無責善君之於臣也
有掩惡而復錄功故得各務日新並從夕改同寅子
道不傷其慈儻犯在斯須便遭天性過當造次遽抵
國章則以古以今孰爲令子在朝在野誰曰全臣虛
牽復之微言失不貳之深旨伏以陛下倖覆育於天
地齊赫怒於雷霆復許省勵官闈卑謝師傳蹈殊休
於列聖慰欽賜於兆人臣才則荒涼志惟朴駭因緣
代業蒙被官榮竊諸侯之土田領大將之旗鼓當重

論皇太子表入

三

折檻合首它人瀝膽刺心正當今日而名非朝藉務
切軍機道阻且躋佇立以泣龍樓獻直戴遠之辭翰
茂聞鳳闕拜章張儼之精誠未泯于冒宸極無任隕
涕祈恩之至謹差某官某奉表陳論以聞

爲漢陽公陳許謝上表

唐 李商隱

臣某言臣伏奉去月八日制書授臣前件官臣卽以某月日到任上訖當昔集軍州官吏僧道耆老等論揚皇化宣布府慈連營咸鼓於異風閭境均霑於允澤臣某_中謝漢飛義慙燕使獻書求試學劒邀勳大舸千艘早竊樓船之任勝兵萬數晚兼車騎之名雖任在啓行而昔當柔遠珠崖銅柱祇務廉平麻壘艾亭莫能恢復旋屬皇帝陛下荆枝叶慶棣萼傳爲漢陽謝表

輝臣得先中墨車入拜丹陛蘭臺假號輒署叅榮泰漢后之國陵獲申送往掌周王之稟庾方切事居不謂遽董戎旃還持武節賜國旣高於七命承家又慶於重侯維彼壁田實聯鼎邑古之近甸今也雄藩想像汝南星聚而先賢未遠經過潁上水濁而強族皆除况在管年常隣多壘載瞻軍額深見士心貴孝忠之兩全則忠可移孝正文武之二道則武可輔文將謀將領之能必重英豪之選豈虞拔擢乃出屏微謹當卑俗而必致人和貞師而不爲兒戲使流庸自古

號悍知方任棠水薤之規臣當可服黃霸米鹽之政臣亦不遺粗勤報効之資用贖食饗之責奉違軒鏡幾落堯其比園葵以自傾晝唯向日羨海槎之不繫秋則經天感激而淚血霑衣兢憂而汗雨浹背無任感恩戀闕兢惕屏營之至

爲漢陽謝表

二

爲濮陽公陳情表

唐 李商隱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者所宜効死食君之祿者亦戒妨賢苟非內懷私誠外憂官誨則安肯固辭武節強委侯圭拒七命賜國之榮拾萬里封侯之策必知不可安敢無言臣因緣代業遭逢聖昔竊常有志四方不掃一室奉陪武之家事無愧陳辭幕卿傳之門風不傷清議局者每憂不試深耻因媒自薦之書朝投象魏殊常之澤暮降芸香其後契闊星霜羈離戎

濮陽陳情表

旅從軍王粲徒感所知掌檄陳琳亦常交辟呂元膺東周保釐之日李思古太平畔渙之昔潛入其徒盈於留邸臣此時尚持白簡猶着青袍元膺知臣傳劍論兵本於仁信佩鞬挿羽亦識孤虛俾以發奸假之捕盜幸無容忍以及焚巢旋帶銀章俄分竹使隼旗楚峽出以分憂熊軾鄖城忽然通貴豈意復踰五嶺更授再麾中門叨相青宮泰司緹騎總通閭藉又處藩條越井朝臺備經艱險食泉瀆水益勵平生是甘馬革之言常思虎皮之詭及聖造遠流南極許拱

辰黃犢留官胡牀掛柱如生羽翼若出嬰羅誓以歸

彼冗員處之散地俄以朝那關守昆壤須人一去關

庭五雁寒燠處京畿五百里之內控番寇數十州之

多提鼓燒烽增埤潯洫雖國家遠追上策不事交爭

然虵豕難防犬羊易縱苟罷嚴徵警則負約渝盟臣

自受命以來爲日斯久未嘗一日不修戰格未嘗一

日不數軍儲使士有鬪心人無虛額使之偵候咸亦

聞知尚未能率勵驍雄揣磨鋒鏑遠收麻壘直取艾

亭成大朝經武之威畢微臣報主之分可書竹帛不

濮陽陳情表

二

序旂常蓋以久處炎荒備薰瘴毒內播心力外耗筋骸雖馬援據鞍尚能矍鑠而班超攬鏡不覺蕭索恐無以早就大功久當重任自思已熟求退爲宜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功高三代照臨若日覆露如天況今國不乏人時稱多士有才畧在臣之右齒髮少臣之年俾代處是邦遙臨斯位以之責効誰曰不然俾前達後生皆無蔽滯由中及外得以交相成陛下適時之方減微臣固寵之責臣不勝祈恩懇懇之至

爲榮陽公桂州謝上表

唐 李商隱

臣某言臣奉違禁掖祗役遐阪雖懸就日之誠思曠
宣風之寄柔轡載揚於永路輕船利濟於大川卽以
今月九日到任上訖臣係承儒訓生屬昌期初掛弁
髦卽親筐篋嘉樹無忘於封殖青氍不落於寇偷再
掇詞科一登冊府徂遷歲律浮汎軍裝忽彰華英俄
列通籍極望卽於南省備給事於左曹中間帖掌臺
綱分修國史旋植孽童拒詔狂虜亂華副中憲以急
爲榮陽謝表

宜佐威城而遙護晉氏遷延之後絕戎人值邏之
奸敢伐善以攘瑜固盡誠於養棟伏惟皇帝陛下武
推昔夏文號欽明方將虔奉紫泥恭拜青瑱豈意遽
分專席叨賜再麾首南服以稱藩控西原而遏寇蹇
帷廉部稍恐墜於斯文橫槊入軍實致憂於不武雖
期竭力終思敗官况俗雜華夷地兼縣道文身惟暫
漸尉佗南越之餘叩鼓鳴鍾傳土變交州之態網疎
則魚漏繩急則虜驚欲經緯以合宜頌常弦而匪易
伏願陛下務修儉德廣扇廉風拾翠採珠不勤異物

驪犀逐象用示深仁始於問俗之嘗便獲稱君之美
臣亦當求規水雍取戒脂膏冀少息於羣黎庶免拘
於司敗三梁路阻九嶠山遙浮江遇楚澤之萍望國
隔番禺之桂遐思白鳥鎮颺音於周圍之中遠羨仙
英永固本於堯階之上無任感恩望闕結戀屏營之
至

爲榮陽謝表

二

爲榮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唐 李商隱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官某狀報某日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卽所管外殺戮首領丁壯老幼并殺獲牛羊焚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萬刺史已下面皮一百具耳二百隻奚車五百乘羊一萬口牛一千五百頭者天聲遠播廟畧遐宣白虜獲於寧臺赤夷俘於燕路臣某賀中臣竊窺舊史巡聽前朝有天子憂邊清霄輟寐將軍出

賀破奚寇表

塞白首言歸至乃或勝或奔一彼一此竟困塞郊之析那停絕漢之烽猶欲叙烈旂常告功祧廟用其覽勝謂曰難能况幽朔巨都全燕重地荐臻奚寇猾亂華人田讓之護鮮卑莫能深入祭彤之軍遠水唯遣相攻近歲以來爲患滋甚是單于偵邏之路僕駒支漏泄之奸張仲武重感國恩習知邊事同三師而隸楚作五餌以開戎乘其算情之昔俄得剪除之便燕犀密掛冀馬潛網超距投石者動過千羣戟手科頭者畧踰萬計坎三鼓而河流自却聲六校而星

飛自使鷁懼喪林兔忙迷穴無舟拊指有地僵尸未驚紫陌之烏前軍已感不淚淮山之鶴後隊仍窮遂分表尚之頭顱仍裂蚩尤之肩骨穹廡落燼同甲揚灰山積雲屯大收其車乘角羸耳濕盡獲其牛羊柳水載澄桑河無事爰施言語入解皇威此皆皇帝陛下功格上玄運膺下武授茲成算于彼當仁震肅九闕歡呼萬國咎艱難云始胡塵首起於盧龍今開大有期漢將先清於涿鹿人謀允若靈貺昭然固已上慶祖宗下光編策彝圖洪範競三古之殊猷玉檢金

賀破奚寇表

二

泥有百神之靈符臣雖當防遏不介邊陲空增氣於懦夫實叨榮於下將日圖千里天蓋九重奉一月之捷書唯知抃蹈獻萬年之壽酒尚隔班行念風水於遐藩寄夢寐於宣室無任望關結戀之至

爲安平公兗州謝上表

唐 李商隱

臣某言臣自承明詔移鎮東藩望闕而血涕以辭戒除而星奔不息卽以今月五日到任上訖當時集軍州官吏等宣布皇風闡揚玄造歡聲雷動嘉氣雲高臣某中謝臣本由儒業獲膺榮朝與自烏臺至于青瑣累更近地皆奉休期用盡心以書紳長憂福過取知足而銘座敢傲時來旋屬皇帝陛下垂意闕城推心旬服俾之防遏兼使緝綏橫被天波未移星瑄豈期兗州謝上表

井次忽致殊遷察俗雄藩分榮大憲地濱河濟山龜蒙本孔里周封有堯祠舜澤九州之名數甚古三代之禮樂舊傳退省何人各安茲地撫躬而浹背汗下仰恩而溢面淚流況所部驍雄素兼節制爲於當代便屬文臣盡武聚螢管唯久事筆硯佩韞帶鵬今寧能執干戈幸臣前在葦州日度奉詔條克宣戎律檢下而羊無久牧馭黠而犬用左牽用令去任之肯大有遮留之請盡三屬縣至萬餘人不放卽途皆來臥轍竟稽朝發遂致宵奔請於茲昔亦因前政莫所

兗州謝上表

二

今蘇息長使謚寧然後遠訪雲亭高尋日觀備萬乘登封之所設諸侯朝宿之儀盛禮獲覯惟願斯畢過此已往不知所圖無任戴恩隕越之至謹差某官某奉表陳謝以聞

賀聖躬痊復表

唐 李商隱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報以聖躬痊和右僕射平章事臣涯等奉見聖躬訖社稷殊祥生靈大慶臣忝分朝寄四奉國恩無任抃舞踴躍之至臣聞天普覆也應運而從若能行日至明焉有時而氣如虹貫伏惟皇帝陛下道超普覆跡邁至明思社稷之靈惟德是輔念蒸黎至廣以位爲憂求衣未明覲普一夜壽域既動於躋俗大庭微闕於怡神是以自北

東聖躬痊復表

陸送寒。雙停再會及東郊迎氣爰復堯咨四海方來百辟咸在六幽雷動萬壽山呼惟臣獨以一麾載離雙闕犬馬之微誠空切驚鴻之舊列難階提郡印而通九驚對使符而一食三起今幸以俗臻富庶年比順成伏惟稍簡萬幾以迎百福託變調於彼相綏綏撫於別藩承九廟之降祥副兆人之允望臣某不勝悽悽惓惓之至謹差某奉表陳賀以聞

代彭陽公遺表

唐 李商隱

臣某言臣聞達士格言以生爲逆旅古者垂訓謂死爲歸人苟得其終何但於化臣永惟際會獲偶昇平鍾鼎之勳莫彰風露之姿先盡雖無非大數亦有負清朝今則舉續陳詞對棺忍死白日無分玄夜何長淚兼血垂目與竟斷臣某中謝臣早緣儒學得廁人曹克紹家聲不虧士行詞賦貢名於宗伯書檄應聘於諸侯東汎西浮南登北走時惟倚馬人或薦雄西

使彭陽公遺表

掖承榮得以言之無罪曲臺備位粗明物有其官允謂才難便叨郎選振衣華省履歷名曹高步內庭允揚密命憲宗皇帝以臣行多餘力忠絕它腸進無所因靜以有立過蒙顧問深降褒稱乃於同列之中獨許非常之拜殊恩既泱嘗路相排族嗣未高孤根已動河潼爲郡盟津統師竊以待援痿而念起憲皇宸求輔相卽記姓名果遣急徵仍加犬用戴君之力雖弱許國之誠在茲寔有徵求可禪玄化况初誅背叛務活疲羸方伏奏於鳳宸之前忽叱徒於鳥耘之次

代彭陽公奏

二

小吏抵罪、邪臣結謀、指之有名、默不得訴、空甘罪戾、仰託聖明、粗得生還、幾臨死所、其後官移、賓護四年、不竭於承奉、任改察廉、一日、暫留於分陝、欲舉而陞、將安更危、賴敬宗皇帝、繼乃丕圖、是思求舊振於洛、宅榮彼夷門、自茲以來、敢虛其週、周旋五紀、鎮守惟切、分憂前後、兩歸闕庭、皆非久次、拙直不同於衆、謏毀每集其躬、含意未宣、救過不暇、伏思自長慶厥後、開成之前、凡幾忝遷、升幾遭退、斥若非不欺天地、不負君親、至於饑微、尋合顛殞、伏惟皇帝陛下、道超覆載、仁極照臨、既委銜璽、又分端揆、逮今控歷、亦在重難、陛下之恩、微臣何益、微臣之節、陛下方知、興言及茲、碎首殊晚、然臣從心之年、已至、致政之禮、宜遵、尋欲拜章、以求歸老、伏以諸道節制、頻歲更移、其於送迎、例多積累、臣在此雖無一毫侵損、亦無纖介誅求、而帑藏甚殷、倉儲有羨、特緣行李、忍過殊冬、而江山之氣候、難常、蒲柳之蕭、易見、自夏則膝脛無力、入冬則腸胃不調、對冠冕而始訝、儻求、指墳墓而已知息處、昨今月八日、臣已召男國子博士緒、左輔關均

代彭陽公奏

三

左武衛兵曹參軍綸等示以歿期、遺之理、命使內則雍和私室、外則竭盡公家、兼約其送終、務遵儉約、勿爲從俗、以至慮居至十二日夜、有僕夫告臣云、火星殞地、雅當正室、洞照一庭、臣卽端坐俟、時正辭無撓、臣之年亦極矣、臣之榮亦足矣、以祖以父、皆蒙褒寵、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全、零、領、以從、前人歸體、鬼以事先帝、此不自達誠爲甚、惡、但以將掩泉扃、不得重辭、雲臺重陳、諫猶進、替言雖呼、而不能豈、滅明之、敢忘、伏惟皇帝陛下、春煇鼎盛、華夏鏡清、是修教化之初、是復理安之始、然自前年以來、敗禮者至多、誅戮者不少、伏望普加鴻造、稍霽皇威、沒者昭洗、以雲雷、存者霑濡、以雨露、自然五稼嘉熟、兆人樂康、用臣將盡之苦言、慰臣永登之幽鬼、臣某云云、臣當道兵馬已差、監軍使實千乘、勾當其節度、留務差行軍司馬趙祝、觀察留務差節度判官杜勝、並有傳覘、模無新華、易悉當輯、睦決無誼、驚臣心雖澄定、氣已危促、辭多逾切、鳴急更哀、升屋而三號、豈來赴壑而一去、無返忠誠、直道竟埋沒於外藩、腐骨枯骸、空歸全於

故國迴望昭代無任攀戀永訣之至謹奉表代辭以聞臣某誠號誠咽頓首頓首

代彭陽公表

執奏裴景仙獄表

唐 李商隱

臣某言伏見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至五千疋事發逃走奉勅令集眾殺劫伏以景仙緣乞取犯贓梟不至死又其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絳幘首預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梟凡其兄弟皆被誅夷惟景仙獨存今見承嗣據賊未當死坐雖犯猶入請條十代有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即就投荒之役則舊勳不棄平典斯允

執奏裴景仙表

為薦濮陽公陳許舉人自代狀

唐 李商隱

右臣伏準某年月日勅内外文武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見前件官樂邵舊族鄒魯名儒鏡納無私山高不讓而又循牆戒切銘座規深蘭省辭榮竹符出守漢悲來暮晉有去思晦而轉明澆而尤白既還綸閣復掌禮闈人驚吞鳳之才上切登龍之舉及司版藉以副地官比按西羌孤忠靡失居然國器實映朝倫今汚水無兵武昌非險用為廉問尚儔廟

薦濮陽公陳許舉人自代狀

諸臣所部乃秦韓戰伐之鄉周鄭郊圻之邑軍輸千乘地控三州若以代臣必為名將敢希府澤曲遂愚衷俾寬竊位之譏冀受進賢之賞千冒陳薦無任兢越謹錄奏聞

為榮陽公謝賜冬衣狀

唐 李商隱

右中使某至奉宣恩旨賜臣冬衣一副大將衣四副兼賜臣手詔一通者八行帝語宵降於重宵一襲天永俯迴於窮節臣當肯準詔給散訖臣叨蒙重寄適控遐阡地雖五鎮之衝氣得四省之正每玄冥應律額頊辰司當二日之鑿冰則殊幽野及兩楹之飛雪無異朔山重以寶布少溫蠻綿乏暖方求麗密以禦嚴凝豈望司服頒衣貴臣傳詔綾裁飛鶴絮裘仙鶴

榮陽公謝賜冬衣狀

自分椒壁之光紫奪蘭芽之色已均下將仍逮連營晏子狐裘故弊何彰於國儉王恭鶴氅風流不自於君恩被服有輝負戴無力謹當上宣殊渥下拊多寒均大褰於瑯琊變無禱於蜀郡粗令康泰以寒食叨臣與大將等無任望闕感恩并舞屏營之至

爲濮陽公涇源謝冬衣狀

唐 李商隱

右某月日中使某至奉宜聖有賜臣及大將兼諸鎮
防兵馬等前件勅書手詔拜冬衣者臣並已準詔
旨宣示給散訖恩極解衣榮加降璽戴山未重負日
弄璫臣謬領藩垣適當戎狄唯憑廟算粗展軍威絕
漠獵迴幸無警急高峰火過但報平安直以地勢多
陰川形稍答三伏皆聞於屏籬九秋尋訝於霜縉代
馬蹇嘶隴山無葉燕鴻未過涇水先冰是以每降王
蒙賜謝未敢入

臣仍迂御筆緘封垂露寵錫禦冬非玉女裁成卽仙
人織出徒驚在笥莫匪因鍼始顧屏微深懼不勝冠
帶旋蒙被服便如能執干戈遍逮軍前歷霑麾下達
喜氣而陳根復秀動歡聲而蟄戶潛開華楚成行曳
婁塞路其山南宜歛三道大將等雖久居炎燠不慣
嚴凝亦既更衣皆忘易地賈餘勇而側思盡敵感鴻
私而咸願殺身各限征行不獲陳謝臣與大將等無
任瞻天戀闕感恩屏營之至

謝賜冬衣狀

唐 李商隱

當二日之鑿冰則殊幽墊及兩楹之飛雪無異朔山
綾裁飛鶴絮裏仙鶴白分椒辟之光紫奪蘭牙之色
已均下將仍逮連營晏子狐裘故弊何彰於國儉王
恭崔髦風流不自於君恩

謝賜冬衣狀

爲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啓

唐 李商隱

某啓某聞師曠之琴不鼓之則無以召玄鶴揚羲之石不用之卽無以聘應龍物既有之言亦由是伏惟侍郎學士網緼降秀翕闢資華天上北方但有文星粗爾人間議擬未將泰華爲然爰自妙齡遂肩名輩當肯人物何哉唯効於裕公邇日風流杜父難方於衛玠加以弘成與石郭璞傳毫渙水儼來皆逢藻繪荆峯若至只有璆琳合沓縑緗縱橫硯三都作序

上蕭侍郎啓

不勞皇甫士安萬乘爲僚只有東方曼倩况從近歲且有外虞傅介子在樓蘭國中奇功未就班仲升於玉門開外報命猶賒雖太平之業已隆而震耀之威尚作侍郎又綢繆武帳密勿皇圍九地九天之兵寧因舊學七縱七擒之術固已玄通用視艸之工解按劍之怒手爲天馬心繪國圖九重之中暫煩前箸萬里之外輒敢衡車位誠在於論思功已參於鎮撫圖書之府鼎鼐之司伊咎懸遺帳之誠獎說貯妨賢之規載惟後命夫豈踰肯抑某又聞之管管仲經邦

上蕭侍郎啓

客有二周公待士吐握皆三郗丞相之車茵寧彈醉客平津侯之賓館不礙布衣並脂粉簡編冠纓圖史後之披卷皆若昇堂侍郎美譽滂流高節彌折擔簦者成市躡屨者如雲此乃前賢後賢不殊軌轍往昔來哲非異門牆縱燕有黃金之臺齊爲碣石之館料其棟宇必已荒蕪若某者陋若左思醜同王粲猶倉不及於崔瑗腰腹無預於鄭玄若值庭蘭固多慙德如逢爰電不望齊名重以惠勞福生專非並氏殊願回之易鑄若宰我之難雖徒欲萬卷成披且乏五行俱下叨從歲賦勉致文編戶戶醬醃唯聞見辱人人蓋曰不肯留題再困於魚登一慙於雁序然天付直氣家傳義方雖在顓蒙不苟述作廣絕交之論抑有旨焉移太常之書非無爲也頃者曾于閣侍獲拜堂皇既容納之有加遂希望之滋甚爾後以毛傷崇彈鱗損在鈎扳刺不遷驗咽無暇既垂受教便以經書今孝秀員來風霜已積秦人屢出自欲焚舟楚卒數奔誰敢拔旆是以更持魚目當夜肆以沽酒復掌豚蹄祝天昔之未已義誠多媿志亦可憐儻蒙猶枉

華更施丹艷俾其恩地不在它門雖不及采椽備枝
梧於大厦亦庶乎梯米增流衍於神倉與夫九九之
龍翰武萬萬相遠誠深詞切聲急響煩仰郭泰之龜
龍望仲尼之日月濡毫伏紙億萬常心千目尊威伏
用戰灼謹啓

上蕭侍郎書

三

爲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唐 李商隱

某啓某聞不祥之金大冶所惡自銜之士明哲不容
斯實格言足爲垂訓然或顧逢伯樂但服轡車聽屬
鍾期不調絲綺皋壤搖落老大傷悲同劉勝之寒蟬
效子綦之枯木則亦跡歸棄世行闕揚名某價乏琳
瑯譽輕鄉曲祖雷科第薄涉藝文雖不類於囊中水
竟深於山上淹留蓮幕栖託戎麾插羽佩鞶從相公
於關右束書載筆隨校尉於河源自北徂南已爍復
上楊相公啓

一

夏心驚於急弦勁矢目斷於高足要津而又永念
虛空餘喬木月中桂樹遠覩於幽人日暮柴車莫追
於傲吏捋鬚理鬢霜雪呈姿甲影麗音煙霞絕想徒
以相公遠敦世故容在恩門存趙氏之孤受梁王之
禮竿將濫吹石有參瓊咳唾隨風眇眇成飾追惟疇
曩曾是逢迎蜀魏登文翁之堂上國醉曹泰之酒吹
噓力盡撫愛形顏雖以捧承莫能嘶戴况許之高選
充彼官情以曲臺之任用猶輕憲署之發揮方盛仍
期官牒不越歲肯今則節邁白藏候臨玄律薦雖懸

主馬亦嘶風郭。役還州尚不欺於童子。文侯校獵寧
爽約於虞人。苟四肯之信是孚。亦一諾之恩斯及。况
自元和已後。公侯豕嫡卿士子孫與之同肯。歷然可
數。莫不翔踰鳥道。泳出龍津。或並命南臺。或迭居青
瑣。金朱照耀。軒蓋追隨。某雖忝伊人。亦惟華胄比王
謝之子弟。誠有重輕在嵇呂之交。朋夙嘗連接。而獨
分允隣女。貸潤監河。野雀天麟。絕比倫於朝右。髯叅
短簿。困擬議於軍前。竊聽重言。嘗與淡嘆。是以願馳
蹇步。誓奉充塵。儻或厮錯。薪之斯翹。詠歸莫於自牧。
上楊相公啓

上楊相公啓

二

少窺上路。試脫重霄。擊木三千。楚隨鵬運。澄流十二。
免使魚勞。猶能贊叙。燮調謳詞。鎔範庶無雅拜。以累
於君公。不使繁聲見憂於仲子。心懷右席。夢結邊城。
寓尺牘而良達空函。寫丹誠而慙非健筆。仰望恩顧
下情。無任攀戀感激惶懼之至。

爲賀拔員外上李相公啓

唐 李商隱

某啓。某聞被彩飾於無用之姿。斯須或可垂休光於
不報之地。始卒攸難。至有馬瘦而尚報輕軒。蓆弊而
猶存華輦。推仁則極備用。無閒雖有切於戀思。且自
量其涯分。嗚呼某者。今甚類焉。翰柔莫申。語苦難聽。
聊憑臆素。用寫肺腸。伏惟少霽尊顏。猥賜披省。某伏
思早歲仰累。深知龍尾。貽譏敢通。交契牛心。前哨實
媿。昔才世故。推遷年華。在苒葭灰。檀火屢變於寒暄。

上李相公啓

一

靈濟泥涇。遂分於清濁。羈離管札。飽絃歌名汗柳。
管顏慙花縣。竟以千金乏產。三逕無歸。初服莫從。迷
津亟問。屬者伏幸相公。羨梅調味。川懽濟肯。起塌翼
於衝風。活枯鱗於亂轍。登諸蘭署。轄彼芸籤。臺閣移
文。語薛夏而無取。東南才子。並張率以何能。未報前
叨。旋承後顧。版圖被召。花幕分榮。牧駕駘於阜樵之
中。刻蚣蝥於樂懸之上。勢高足跌。道泰身屯。未竭私
誠。已嬰沉痾。况某素無靈氣。夙昧攝生。乏單豹養內
之功。闕王吉實下之效。湫底莫適。節宣失中。然猶深

願待年少酬厚德三醫畢訪百藥皆投竟非無妄之
災莫見有瘳之候潰於九死更彼十旬取煖則煩加
寒必痢髮墮支弁帶不成圍謝述心虛方茲未逮田
光精竭此此猶強豈可尙占職員但尸俸入久塵物
議且速殘骸况相公職統簿遠皆登衆寡任崇按比
務繁孤終職是賓僚豈宜虛曠固不可不私微物曲
降深慈憫將盡於桑榆妨得材於杞梓是以推忱興
感攝衾占辭願申欽跡之期以贖曠官之咎祇聘裁
旨用息兢惶心也舊履流思遺簪結念恤以孀孤非
上李相公啓人

少婚嫁未終不使衰羸便辭祿仕致於外地睇以未
先未垂念錄之仁稍減憂慙之累亞尹諸州別乘近
郊負荷無羞饋餉有繼則猶冀逢十全之藝近一日
之生重發門牆再就埏埴是所願也非敢望也詞多
力殆感極涕繁避席承言未卜曹叅之待封函舒款
輿遺殷浩之誠瞻望清光實動覓守伏惟特賜鑒察

上河東公啓

唐 李商隱

商隱啓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親手筆兼評事傳指
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初補某悼傷已來光陰未
幾梧桐半死才有述哀靈光猶存且兼多病眷言息
胤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
庚信荀娘之啓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
泊所賴因依德宇馳驟府庭方思効命旌旄不敢載
懷鄉土錦茵象榻石館金臺入則倍奉光塵出則揣
上河東公啓人

摩鉛鈍兼之早歲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弊自
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
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况張懿仙本自無雙曾來獨
立既從上將又託英條汲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
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墜月窺西家之宋
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
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恩
優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嚴伏用惶灼謹啓

初唐啓狀唯陳子昂駢質王爲駢麗然俊語不能

過李商隱沈亞之也

上河東公啓

獻侍郎鉅鹿公啓

唐 李商隱

某啓今月某日舍弟新及第進士義叟處伏見侍郎所制春闈於勝後寄呈在朝同年兼簡新及第諸先輩五言四韻詩一首夫玄黃備綵者繡之用清越爲樂者玉之奇固以應合玄機運清俗累陟降於四始之際優游於六義之中竊計前時承榮內署栢臺侍宴熊管從政式以風騷仰陪天籟動沛中之舊老駭汾水之佳人非首義於論思實終篇於潤色光傳樂

獻鉅鹿公啓

錄道煥詩家况屬詞之工言志爲最自魯毛兆軌蘇李揚聲代有遺音時無絕響雖古今異制而律呂同歸我朝已來此道尤盛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則尚於枯槁寂寞之句攀鱗附翼則先於驕奢艷伏之篇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爲甚至於乘無私之刀尺立莫測之門牆自非託於降神安可定夫衆製伏惟閣下皆其餘力廊此大中足使同僚盡懷博我不知學者誰可起予某比興非工顯蒙有素然早聞長者之論夙託詞人之末淹翔下位

欣託知音并賀之誠翰墨無寄况乎仲氏質預諸生
榮沾洙泗之風高列偃商之位仰惟厚德願沐餘輝
輒整鄙詞上攀清唱間郢中之白雪媿列千人比齊
日之黃門慙非八米千冒尊重伏用兢惶其詩五言
四首謹封如右

獻鍾鹿公啓

寄尚書彭公啓

唐 李商隱

寄彭康公啓

福啓福聞雀辭楊館常懷資後之恩驚別張巢永結
雕梁之戀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
騰身紫府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夜直黃閣則金釭
二等。人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勇於永益
輒于卑隸自露菲葑寶肆迴腸只期和氏醫門投足
永念倉公果蒙慈彼顧恩溢爲題品勾萌始達依周
囿以揚翹滴瀝纔分託靈兌而振響遙輕短羽驟化
窮鱗每欲陶冶肺肝耕耘筆硯粗調宮徵以謝陽舛
而義有多塗情非一槩辭煩轉野意密彌賒雖途遠
如韓遂之書反覆類葛洪之紙終無髮髯可得端倪
去歲洛陽獲陪良宴頻迴絳帳累坐青氍况聞懇拒
台階請從藩屏舉郗超之幕畫數阮瑀之軍書懸以
嘉招形於善謔何言遠阻復賀光陰瀆水千波巴山
萬嶂接漏天之露雨隔嶓冢之煙霜皓月圓昔樹有
何依之鵲悲風起處巖無不斷之猿煎嚮義之初心
軫懷仁之勁氣竊惟秦鏡當察衛桃堪啗伏承擁篲

浚郊建牙隨岸將求捧幣申好裂裳就塗接枚叟之
餘光奉鄒生之末座又伏慮旋登殷夢俄奉周叟徵
詔已行拜塵無及徘徊失措鬱悒誰聊必也華榻長
懸簡書無廢卽割任安之席堪晒無圖負田叔之鈴
可嗟非據伏惟慎安寢膳勉獲與居早秉信圭速調
大鼎至於禱祝寔倍等倫半菽思貯於神倉一勺願
投於靈海道之云遠更開殷浩之函書不盡言重酒
揚朱之淚攀戀感激不知所裁伏惟俯賜監照謹啓

寄彭康公啓

二

上崔華州書

唐 李商隱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
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
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
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
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皆世百經萬書異
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爲進士者五年始
爲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
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
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
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冤鬼安養其氣志
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爲發露左
右恐其意猶未宜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上崔華州書

一

與陶進士書

唐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邪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林汾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

與陶進士書

聯綴比次手書口誅非惟求以爲已而已亦所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鞅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此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卽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然已已不復咨嗟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

與陶進士書

二

及人憑倩作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邪時獨令孤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八郎之及誰最善陶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連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

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啓與曹
主求尉於就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
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
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
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逕使不爲升斗汲汲疲
瘁低僂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張常自
咒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
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邪豈有
意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
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爲山而有三得始其卑者
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
欲窮搜極討洒豁襟抱始以往來沓沓不遂其願間
者得李生於華郵爲我指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
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
熟後又得吾子於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
恨矣三人力邪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爲老貴人從事
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燦然成就
如是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

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
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
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邪明日東去旣不得面寫
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太倉箴

唐 李商隱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束馬爲陟。高岡此禍胎。
然。府起自斗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波萬頃。不廢
汪。汪火烈人喪。不廢剛腸。易若寬猛。處於中央。泉穀
之地。勿言容易。貪夫徇財。有必無二。御轄馬斷。不得
不利。下或譏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聾。下或
誇我。姦毫必暗。是人甘言。將欲相聾。長如欲戰。莫恰
張弩。長如獲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

太倉箴

六

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它人天生。五色有白。
有黑。目自別。取無爲。人惑。而况乎九門崇崇。近在牆
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禽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
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
思武夫。啗用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接之以明。發
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
無由以爭。心爲準。操何憂乎。不真不平。各敬爾職。一
通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母反魚。以之歎息。豈
無它憂。豈無它傷。意政。可不慮倉中役夫干

遠萬途。策駮爲炭。駐肝爲鑑。應事成象。無有定模。絲
私。指使慎勿。以呼賓朋。姻婭。或來譏話。倉中酒醴。慎
勿。以貫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是
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貸。此門先塞。須
防。蒼蠅變白。作黑。嗚呼。孰。孰。孰。孰。在漢家。倉令淳
千。致令少女。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
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太倉箴

六

二

賦

唐 李商隱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鷺露鶴。不知其生。汝職惟嚙。而不善嚙。回臭而多跼。香而絕。

賦

論斷

唐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爲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爲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爲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論斷

入

論讓

唐 李商隱

世以爲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爲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陞陷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奇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夭，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李賀小傳

唐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它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它囊中，非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皆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皆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皆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虵，持一版書若太古策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稱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焉長吉氣絕。

絕常所居、廳中、敦敦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
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肯長吉竟死、王氏
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
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闕之玩耶、苟
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
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
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邪、長吉生
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昔人亦多排擯毀
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
李賀小傳
人見會勝帝耶

義山襍記

唐 李商隱

象江太守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鐔而銳上、又一如
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
空中而隱外若癰癭、歟、痼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
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
食、乃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
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義山襍記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
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誄者數十人
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宜都內人

武后纂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
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
坐帷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
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足

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嬖能有越出房閭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衣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太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官曾位其勢陰來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太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

義山雜記

八

二

元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卽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齊魯二生

程驥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鬻牝馬艸一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就廂遠坑谷無廬微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郵商郵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

日不絕少良政貴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饑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子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耶公子此必殺之艸間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徂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姬真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質轉與降伍重信義卹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盡佛讀佛

義山雜記

八

三

書不復出里閭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尸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洒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餽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爲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爲鄆帥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資諸生其

里間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驤固不以爲已有繩契管機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驤不起

劉義

右一人字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濠間冰田湧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大豕羅網烏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爲輒不

義山錄記

八

四

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爲活門韓愈善友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雲車二篇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义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後塞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义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烈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唐太原白公墓碑銘

唐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待大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胖兢兢奉公之遺喪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省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爲諫官補藍田

白公墓碑銘

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泚爲第一事畢帖集賢校理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爲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請豫京兆以助供奉授戶曹時上愛兵襄陽荊州入疏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狀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頔爲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沒脩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鴈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

由公墓碑銘

二

後當有賢郎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
贖第邪上由是出錢直估以居其孫在職三年每譙
見多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滿剔狀摩望及少年見
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七年以左贊善夫
夫著吉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刀天街日比午長安中
盡知公以次紙爲疏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卽貶江州
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爲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
主客員守中書舍人叙緋受上旨起田孝公代恒陽
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
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旣至築堤扞江
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淳儲甘清
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伴侶歌舞徙右
庶子出蘇州授秘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
司得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爲舊官進階開國九年
除同州不上收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歲得所遷
官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封子仲太原以
有其後祖某平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一女
妻譚氏始公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

由公墓碑銘

三

既長與弟行簡俱有名故李刑部建貞左丞敬休友
最善居家以戶小飲薄酒朝望晦輒不肉食甥鄧同
韋楚白服遊人閒姓名過海流入鷄林日有文字
國爲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
爲相稱質直文宗嘗文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至
諫議大夫賢可任爲今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嘗跪
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且爲相獨白氏亡有公笑
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
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開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
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擎跪齋栗給事寡嫂永寧里中
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相
爲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談說聞肅代代優布蹤河南陰德未校
公有弟昆本跋不搖乃果敷舒匪幣匪歸噫其醇腴
於鄉泊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陞玉堂徵徵其中
上汰唐禹帝爲整留續緒縷縷歲終常遷尸曹是取
曄白其華囑不痕緇用從棄遣至道天子時誰與伍
率躬道上納筆懽麾綽三郡理旣去則卻條束其躬

太尹河南剪其暴逆君有三輔臣有田祖臣哀君強
謝不堪守胡仲仲君子之文不脩不怨惟君子武
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承厥家曾祖之命坤柄異繩
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教詔益褒其收振秀而導
刻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賽舜廟文

唐 李商隱

年月日照賽虞舜之祠伏以帝符南方神留下上翠
華莫返積怨望於他年大麓不迷燭威靈於終古比
愛嘉種少目倦陽抗簡陳詞潔鐸引咎果蒙憑離掣
電跨與揚風布沾泥於九臯起焦枯於一瞬敢布瑤
席輒事蘭羞帝其罷矣南琴停吹西瑄使東皇太一
兼預於靈遊俾山鬼江婁無藏於沴氣庶將善政以
奉明輝

賽越王神文

唐 李商隱

年月日賽於越王之神。惟神耀焯殊姿。抑揚奇表。秦魚既爛。則聊帝南荒。漢鹿有歸。則稱臣北闕。覽英雄之載籍。信王霸之朋遊。言念遺祠。猶存鹿邑。尚與甘雨。以救公田。敢陳沼沚之毛。用報京坻之積。神其永司。此土長庇。吾人福祐。柔良驅除疾癘。今來古往。常教威著越城。萬秋千歲。勿使冤歸。真定神乎不昧。來鑒斯言。

賽越王神文

一

鄭州禱雨文

唐 李商隱

年月日鄭州刺史李某謹請茅山道士馮角禱請於水府真官。伏以旱魃爲虐。應龍不興。因杲日於詩人。苦密雲於易象。生物斯瘁。民食攸難。其叨此分憂。俯懇無政。爰求真休。虔禱陰靈。滅咄表勤。褰帷引咎。伏乞下通榮播。上導天潢。合爲膏澤之原。用息蘊隆之患。其於効信。敢或逡巡。暴露託詞。焦勞結慮。泉間候氣。樹杪占風。唯望玉女之披衣。敢駭商羊之鼓舞。竊

鄭州禱雨文

一

希玄感聽察丹誠

莫相國令狐公文

唐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玉谿李商隱叩頭哭奠。故相國贈司空彭陽公嗚呼，咎夢飛塵，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人譽公憐人，諧公罵公。高如天，愚卑如地，脫蟪如蛇，如氣之易，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鵲辭墓門，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去耶禁，莫令俱去。主人
不時歸鳳樓原上，新舊袞衣有泉者路，有夜者臺。昔之去者，宜其在哉。聖有夫子，廉有伯夷，浮竟沉鬼，公其與之。故山峩峩，玉谿在中，送公而歸，一世蒿澤，嗚呼。

祭宣武王尚書文

唐 李商隱

伏惟曾構高基，往修峻址，俯爲明時，載生奇士。杜林舊族，本富文理，惕憚外甥，素多圖史。未摭有裕，括羽成美。逸足輕從，東之道，巨背狹圖，南之水。匡生明習，董氏精專，魯壁墜簡，汲冢遺編，坐忘流麥，出記懷鉛。淹中莫敵，稷下惟先，朝有曲臺，時推典學。明博士之高選，資衆儒之先覺，殷周損益，夔夷禮樂，既得根源，盡除踏駁，粉闥假途，諫署揚輝，吾寧討訕，時好依違。

祭主尚書主人

周舉上章，惟求主悟，賈生草疏，豈謂人非，用之則至，拾之則歸。旋領藩符，俄司國計，鋤革煩冗，脩明課第。鄙晉室之嚮練，小漢朝之造幣，前籌未借，歛筭還家。再北非罪，三黜何嗟。淮陽勁兵，潁水豪族，旣佩新印，仍推舊轂。杜當陽何嘗跨馬，雄士爭推祭征虜，不廢投壺。師人自睦，夷門地古，梁苑落雄，雙旌大旆，二牙重弓，無忌御車，惟求隱者，相如謝病，乃慕高風。方將副帝注心，從時大願，率周廟之奔走，愍漢庭之議論。人之不幸，今也則亡，莊子孰分其魍魎，秦賢莫究其

膏肓。鴈沼波瀾空聞怨咽。兔園臺榭祇見荒涼。其獲
顧尤深。蒙知甚早。公昔分茅。愚嘗視艸於劉向論思
之時。贊孟舒長者之號。及茲出守。實介親隣。音徽繼
好。寤寐依然。常期異日。克奉清塵。何言永慟。屬此佳
辰。訃哀如昨。歸轍攸遵。林薄蒼蒼。川原隱隱。想諸葛
之旗鼓空還。舊壘念伯喈之書籍已付。何人候館。攸
開丹幘。遽至瞻望。衛幕連綿。泰時寄奠。申訣纖詞。寫
意終阻。願於親躬。徒加哀於殄瘁。嗚呼哀哉。尚饗。

樂王尚書夫人

二

祭蕭侍郎文

唐 李商隱

年月日。惟靈傳芳華胄。稟慶靈源。漢朝輔相之流輝。
梁室帝王之遺懿。克生偉德。彰我休期。高表百華。澄
波萬頃。及春閑獻藝會。府試才。騏驥出塵。蛟龍得水。
頓纓而驚駭。盡喪乘氣。而驚屈。皆空。憑凌遠天。蹀躞
長途。是將筮仕。光乎縉紳。侯國從知。大朝就選。祕寶
宜陳於東序。朱綬必降於上玄。錦帳而居。青縑以覆。
建禮。推盡瘁之績。明光多伏奏之勤。亦既遷榮。乃司

祭蕭侍郎文

論駁。高居青瑣。封還紫泥。使明時無失政之譏。大邦
無不便之詔。整辭朝籍。往分郡符。借寇莫從。徵黃甚
急。方將啓乎良友。進彼令人。志豈愛身。誓將許國。不
謂疎網猶漏。斯文未康。作礪爲鹽。正俟理平之運。依
城憑社。深懷剪滅之虞。上蔽聰明。內求嬖近。故鴻猷
不得而叶贊。齊化莫可以輔成。藐視流離。有窘陰雨。
嗚呼令唯。迷客誰復。上書獄以黨人。但求俱死。銜冤
遽往。吞恨孤居。日斷而不見。長安形留而遠。託異國
屈平忠而獲罪。賈誼壽而不長。讒易炎涼。遂分今昔。

粵自東蜀言旋上京郭泰墓邊空多會葬鄧攸身後
不見遺孤信陰陽之莫知亦生人之極痛某等頃同
班列獲奉周旋分結死生地兼族類依仁既切慕德
方深始驚南浦之悲俄軫下泉之仆今則年良月吉
筮協龜從顧埋玉之難追歎焚芝之何及牲牢粗潔
酒醴非多聊寫丹誠以申永訣

祭蕭侍郎文

二

祭長安楊郎中文

唐 李商隱

年月日謹以云云之奠祭于宗尹郎中之靈昔莊南
華之言物故則曰如巨室之偃歸人陶真白之語玄
機則曰雖頑仙不如才鬼邈矣高論嶢然深旨有感
斯文屬在之子黃河九曲泰華三峯陽亭之右陰晉
之東泱泱佳氣盼蠻孤風生民之秀惟子之宗既懼
四知亦畏三惑昔佐赤符實毗皇極坦蕩王道昭宣
帝則丹青不朽琬琰是刻狀日具東倅辰在北子之

祭楊郎中文

伯仲不忝前人粉飾賢路抑揚薦紳雲間日下國華
席珍排龍掩陸突鶴摧荀卓爾風標朗然流品妍若
春輝烈如冬凜燕石知媿齊竿自審咸指路以光銷
盡登門而聲寢難售者價重難知者聲清披沙揀金
由是不媿鳥散花落于今有情劉儒十行孫弘三道
直路猶絃蠹政如掃筆海驚波詞園鞠草文場不寫
于中心冊苑空留於秘寶晉千里國漢第一功建幢
油碧啓幕蓮紅賓高主擇韻合人同固不能加減陳
掾亦可以喜怒桓公衣繼含香省蘭臺栢赤管朝

青絲夜襲。佐計相則生聚有經。贊一官而孤中叶籍。
於惟蒞蒲言念金昆。毀冠裂帶。雪泣星奔。宅裏之荆
枝半謝。嶺頭之梅萼空繁。陟岡望兄。詩客之情何極。
歸縣見姊。騷人之恨猶存。乃擢戎曹。遂荒京令。將換
清切。以扶明聖。不知者壽。難言者命。未謁李良之醫。
已華魯參之病。嗚呼平生世路。半臂交期。孫金盧米。
百賦千詩。桂林崑嶠。一片一枝。終以浮沉。困兼險夷。
對皐壤之摧落。成大老之傷悲。尚冀他年。或陶良夜。
酒筵。琴席。燈闌。月榭。俱開愁別之襟。並息分歧之駕。
祭楊郎中文

三

短景未果。良辰不借。竟鬱結於深衷。倏淹淪於大化。
况南康解榻。早降清光。會稽繼組。昨辱餘芳。情分逾
極。斷哀更長。三十年之間。難追往事。五十里之外。正
恨殊鄉。地闊山深。川寒樹古。杳杳玄夜。荒荒宿莽。生
金認石。埋玉恨土。寄莫緘詞。呼風涕雨。噫戲噫戲。宗
尹之魂來否

祭薛郎中文

唐 李商隱

伏惟靈佐商宜業。朝薛傳規門。岬層構堂。崇基玉
生藍岫。芝產銅池。梧高駐鳳。蓮馥停龜。有美令人。載
稱清邵。訓在詩書。樂惟名教。王謝標格。曹劉才調。清
如濯熱之風。明若觀朝之燎。靈臺鑒虛。融和秋水。
望澗春臺。上多鄉塾。掉鞅文林。勵戈硯橫。河漢紙落。
煙波澤宮。理首棘塲。揚葉箭去。星慙弓迴。月怯雨書。
上第五辟名公。馬卿賦雪。陳琳愈風。平臺竹苑。淮山
祭薛郎中文

一

桂叢營分細柳幕。染芙蓉。顯備臺條。榮徙憲秩。冠義
職勁衣。明繡密霜。下端簡風生。落筆夜庭。烏迴天秋。
疾帝念允職。任于諫垣。依違絕想。從容敢言。攀檻
而空留跡。在削縈而不見書。存女史護衣。太官供食。
伏奏多可。分曹著績。帳暖錦麗。闌明粉白。既題柱以
如田。亦償金而類直。漢榮出牧。晉議州兵。廉袴歌送。
劉錢贈行。濟南之誅巨猾。楊州之試諸生。虎去江靜。
珠來岸明。神豈好諫。天寧秩禮。靈華國之名品。喪士
林之模楷。使爲善者奪氣。求仁者解體。已不駐於卿

雲竟何窺於狀濟長洲樹古茂苑山春橋稅既集茶
征是親鷁渡霄而去遠鵠下亭而唳頻翟虜氛與殷
檀夢起帳入飛鵬牀驚關蟻鄭玄知數阮瞻無鬼終
自膏肓傳於骨髓嗚呼哀哉丹霄萬里建本千尋坦
坦清路幢幢翠陰三襲臺廻九重禁深中懸流展下
集華簪無非束箭盡是南金或扶傾作桐或望旱爲
霖顯允明公宜膺百福夜暗神昧天長景促青女變
霜曦和納旭悄悄隨掌以銷幾慨周閑之喪驟永惟清
族本富才人有弟則陸無兄不苟原鵠奕奕沼雁馴

祭韓郎中丈人

二

馴珩奇動楚璧貴傾秦永矣彼蒼胡然人事但續椿
壽徒高崔位摧壓光價掩淪聲味穎不濁而珍灌宗
淮未絕而傾王氏某甲因承中外獲奉恩知通孔李
道德之舊兼盧劉姻戚之私鑄類有契全趙爲期靜
龍門之風水剗羊腸之嶮巖空欲銘恩何酬樹德庇
孤根於高援許加姻於弱植將歎宋子俄放湘南幾
黃楚微鬚白昭潭歸止未卜棄予是甘許靖之悲方
極王粲之憂不堪猶如重言將敦故約玉無改行金
不如諾最大義於幽沉軫遐心於漂汔使者尚在內

書已來雁足空遠魚腸不廻淚和峽雨哭振巴雷孰
澆枯鮒誰蕤寒灰今則言去郴江當移漚浦稍脫疑
網猶罹罪罟念深慟以無期豈沉寃之可吐嗚呼哀
哉執紼路阻佳城望除凌空乏翼上漢無槎或期他
日或反中華認楊公之石馬撫周苞之辟邪况良治
規存遺經業在臧孫有後魏萬必大敢期陋質終託
餘光韋平之貂續無望秦晉之婚姻豈忘絮酒無幾
生芻是將辭多失次第數無行翼桂旌之不遠降蘭
珮之餘芳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郎中丈人

三

莫小姪女寄寄文

唐 李商隱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體龜歸大塋之旁哀哉爾生四年方復本族既復數月奄然歸無於鞠育而未申結悲傷而何極來也何故去也何緣念當稚戲之辰孰測死生之位時吾赴調京下移家關中事故紛綸光陰遷貿寄盛爾骨五年于茲白草枯荻荒塗古陌朝饑誰抱夜渴誰憐爾之惻惻吾有罪矣今吾仲姊反葬有期遂遷爾靈來復先域

莫小姪女文

平原卜穴刊石書銘明知過禮之文何忍深情所屬白爾歿後姪輩數人竹馬玉環繡襜文葆堂前階下日裏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獨爾情誠不即所之況吾別娶已來嗣緒未立猶予之義倍切他人念往撫存五情空焚嗚呼榮木之上壇山之側汝乃曾乃祖松楸森行伯姑仲姑冢墳相接汝來往於此勿怖勿驚華絲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

陳仲醇曰此文秀媚不可言較齊梁藻麗語別具

手眼

莫小姪女文

二

12361

皮襲美文抄

友招蒐

二遊詩序

五賦詩序

鄧州孟亭記

栖賓亭記

移成均博士書

請孟子爲學科書

正沈約詩評

皮襲美

入

補周禮九夏系文

補大戴禮祭法文

補泓戰語

春秋決疑

題後魏釋老志

題叔孫通傳

易尚君列傳贊

秦穆謚繆論

漢新丁公論

內辯

原兵

原奕

酒箴

食箴

陵母頌

藍田關銘

汴河銘

隋鼎銘

皮襲美

入

祀瘞癘文

何武傳

趙女傳

劉索強碑

皮子世錄

文藪雜著

鹿門隱書

反招魂

唐 皮日休

屈原作大招魂宋玉作招魂皮子以爲忠放不如守
介而死奚招魂爲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辭曰
承溟滓之命兮付余才而輔君君旣不得乎志兮余
飄飄而播遷余將蕩大空而就滅兮君又招余俾復
身余詣帝以請訣兮帝俾巫陽以筮云巫陽語余以
不可歸兮故作詞以招君乃下招曰君兮歸來故都
慎不可留些其君雄虺兮其民封狐些食民之肝鬲
以爲其肉兮摘民之髮膚以爲其衣些朝刀鋸而暮
濫鑊兮上曖昧而下墨屎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
留些余管爲比干之魂兮干慘而余忝些未聞于食
生以自招兮余竟索其所處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
可留些余管爲伍胥之魂兮胥慘而余逝些未聞胥
資位以惜生兮執屬鏤而不滯些君兮歸來故都慎
不可留些余管爲弘演之魂兮演自殘而余行些未
聞演惜命以不死兮俾其義而益明些君兮歸來故
都慎不可留些帝命余以輔君兮亦以君之忠介些

今以忠而見聞兮尚盤桓而有待些將自富貴而入
羈旅兮其志乃悔些將戀骨肉而惜家族兮何不
自裁些臬食母而獍食父兮見禽獸之爲生苟凶殘者
矧壽兮實臬獍而同名些君乎慎勿懷故都之戀歸
來乎余爲君存千古忠烈之榮枯

反招魂

二

二遊詩序

唐 皮日休

吳之士有恩王府參軍徐修矩者世守書萬卷優游自適余假其書數千卷未一年悉償夙志酬飫經史或日宴忘飲食次有前涇縣尉任晦者其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余並次以見之或退公之暇必造以息焉林泉隱事恣用研咏人凡游於二君宅無浹旬之間因作詩以留贈目之曰二游兼寄魯直

二遊詩序

六

五觀詩序

唐 皮日休

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真而志放居毘陵凡二紀閉門窮學是乎里民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得以譽之用之不難進利之被人也舍之不難退辱非及已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不能造于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孤脫而易挽不過乘短舫載一甌酒加以飲具由五湖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嘗聞道於韋處士序

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船一脩一丈闊三尺施蓬以蔽烟雨謂之五湖舫天台杖一色黯而力道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一高二寸其仞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怪形養跼坐苦變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鯨魚殼樽一溫峯養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棹皆寄于不琢行以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籍之翫真古人之雅觀也因思衆輩之義不過于詞遂爲五篇目之曰五觀兼請魯望同作

雅賦雅文勝情勝具

五賦詩序

鄂州孟亭記

唐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原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醯醢束人口。●●●然有千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瑟有芙蓉露下落楊柳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日齊沙嶼明風動甘泉酒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眺之詩。●●●
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與毫釐也他稱是者尤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每有觀之志四年榮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續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貲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

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跂？
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日休時
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
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
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日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
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空豆微
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郭州臺亭記

二

栖賓亭記

唐 皮日休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遠源與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
白隱焉。五年冬。別中白歲且期。再自淝陵之江左。因
訪于。是至其門。驂不暇綵。而目爽神王。悅悅然。迨若
入于異境矣。憩別若外。不復游一詞。且樂其得也。木
秀于芝。泉甘于枳。霽峰倚空。如碧毫掃粉障。色正鮮
溫。鳴溪深源。內棠簫韞。出琉璃液。石有怪者。髣然
闐然。若將爲人者。禽有翼者。嚶嚶然。若將天馴耶。每
空齊寥寥。寒月方午。松竹交韻。其正聲雅音。笙師之
吹竽。邠人之鼓簫。不能過也。况延白雲爲升堂之侶。
結清風爲入室之賓。其爲趣則生而未覩矣。中白所
尚。皆古以時不合已。故隱是境。將至老。嗚呼。世有用
君子之道。隱者乎。有則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余
與中白有俱隱湘衡之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本
心。余以尋求計吏。不諧夙念。今至是境。語及名利。則
芒刺生背矣。夫賓之來也。不逾于邑。謂彭澤縣邑距是十
里。至是者。不易爲矣。其延之旦不哺乎。哺不夕乎。則

侯賓之所果不可低痺於是鉅其寢西向百步則築
賓亭焉兩其室而一其厦且曰賓將病暑吾則蔽其
簷賓將病寒吾則與其牖自竟其功則鮮薨之饋
樽之費縱倍於前矣其功始於咸通二年秋八月後
五年五月中白館余于是且禱其記而名之者累月
讓不獲因曰古者有高隱殊逸未被爵命敬之者以
其德業號而稱之玄德玄晏是也夫學高行遠謂之
通志深道大謂之玄男子通稱謂之子請以通玄爲
其號請以栖賓爲亭名噫知我者不謂我爲佞友矣

栖賓亭記

入

二

五年五月朔日記

移成均博士書

唐 皮日休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
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謂是後移其化
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
歎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誦禮以延之越爵以貴
之俾序序音珍瓏於珩珮錯列於金石此聖人之
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
漢其訓禮越爵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
聖人之爲文也爲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言止乎
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形乎千萬世
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
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能行決句釋者猶萬物但破
玄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
夫六藝之於人文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
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覘其微言甄其
大義幽者明於日月與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
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

移成均書

入

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公
爲事。吾之視大學。又足爲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
閣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洗洗乎洋洋乎爲諸
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繆。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
道。處。於。職。者。不。隨。其。禁。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
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
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決。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
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業。者。精。
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
積。康。均。書。人

二

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
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
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諸孟子爲學科書

唐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
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
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祭若。
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
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
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
拘。乎。正。文。極。乎。與。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
與。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
將。愛。仲。尼。者。其。嗜。在。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
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湯。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
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
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
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
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
能。汲。汲。以。救。時。補。敎。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
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

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言者。

正沈約詩

唐 皮日休

周詩曰駟騶彭彭。注曰駟馬白腹曰騶。議者言上周下殷。沈約又云騶者蓋三家之色相勝。又示周殷相代也。日休曰天之命也。必以二德。則文王自信矣。何爲不受殷禪哉。詩曰文王受命作周。又曰文王有明德。俾其率天下之義師。取一隅之凶。主南而於殷其能昭昭矣。然非人事不可也。天時未可也。豈不可謂殷之賢人尚衆。冀匡紂而易政也。豈能以駟騶之色示乎代殷哉。嗚呼禪代之事。符于天命。必不可以騶顯之色勝之也。謂堯之運爲火。歟則車服一當從其色。則堯不當乘白馬冠黃收衣純衣也。故聖人繼運以德受禪。以仁如以馬之色。示于代殷。則吾以聖人用于左道矣。或曰若然者。奚著曰毛公侯箋。沈約過

補周禮九夏系文

唐 皮日休

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案鄭康成疏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之九也九夏者皆詩篇名也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可頌乎頌之亡者俾千世下鄭衛之內竊竊冥冥不獨有大卷之補九夏系文

一章者乎

補大戴禮祭法文

唐 皮日休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謨爲士師其道參乎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能禦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彙益作虞也山林疎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管仲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立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于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爲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冥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祀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垂化於萬世孰不若契爲司徒冥勤其官也哉日休懼聖人之文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文曰咎繇能平其法以位終益能立其功以讓禹政周公以文化仲尼以德成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補泓戰語

唐 皮日休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而救鄭與楚會泓戰既濟未陣
司馬子魚請擊之公不以戰卒敗而退公羊氏以爲
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日休補其文曰聖人制民患其
力不可禁也設法以刑之患刑之不可止也用武以
兵之兵之既出也民乘之爲格殺執之爲攻殘故聖
人施金鼓以節之用羽旄以飾之爲蒐狩以教之自
三代以降春秋之時禮樂之征弛掩襲之弊廣窮其
力者譬角觝者爭其勝負並驅者競其先後胡爲仁
讓哉文王聖人之至也雖以德化未聞不兵而獲者
然則伐犬夷征密須敗耆國伐崇侯虎襄公始戰齊
而納孝公次及于泓則云不禽二毛不以阻隘夫聖
人之愛民也班白不提挈又云一夫不獲其所豈能
區區於死地決其勝於人會哉較其戰也文王不爲
也噫公羊氏違丘明之旨徇文王之戰亦不過於此
罪也

春秋決疑

唐 皮日休

夫趙盾弑君呂僕殺父春秋顯書其過何則楚公子
國弑其君邾敖子駟弑其君僖公齊人弑其悼公各
以疾赴春秋皆書曰卒乎曰人之生也上有天地次
有君父君父可弑是無天地乃生人之大惡有識之
弘耻亦由漢書云律母妻母之文聖人所不書是也
趙盾反不討賊董狐謂爲殺君呂僕以其實來奔里
華謂其弑父斯二者罪名已彰仲尼承彰而書耳斯
春秋來疑

三逆者弑君以疾赴仲尼非可誣也據赴而書者不
忍也故不忍也者耻在其中焉懲在其中焉夫春秋
弑君三十六其餘之逆亦據赴而書耳

夫趙盾以無辭伐國杞伯以夷禮來朝春秋皆貶之
曰人曰子何至其罪大者爲之隱其過小者必以書
之曰伐國無辭專君之命也君而可專孰有其國若
不貶之乎若不罪大者爲之隱推亡也其

以書固存也

夫齊荼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謚禍因常

壽而春秋歸罪于陳乞公子比者不其遠乎曰野幕之弑罪歸陳乞陽生之罪可知矣乾谿之誣罪歸子比常壽之罪可知矣春秋之肯譬酷吏決獄髡鉗之刑尚猶不捨刀鋸之戮何自而逃

夫齊桓救衛不書狄滅晉文召王而云狩于河陽曰狄實滅衛因桓救而獲全斯不滅矣文實召王因王來而稱狩斯不召矣苟桓不能救衛文不能匡王必書狄滅衛晉人召天王河陽矣故春秋之時滅人國者多救人國者鮮仲尼旌其卹患也背周者衆朝周者鮮仲尼旌其勤王也夫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

春秋左傳

卷一

二

吳盟皆不書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則書吳實華族其道夷也以強要盟不曰夷乎戎實夷族其道華也以道好盟不曰華乎故耻而不書懲也以戒而書勸也

夫桓二年書曰宋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十年又書曰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君弑也而云及者是君臣無別也弑之者罪臣下也夫孔父以奪室見弑荀息以立君被誅是無辜之怨

是以及褒之者何自臣及君也蓋貶華父與里克也仰孔父之死如與夷之死荀息之死如卓子之死及之者貴之也

夫姜氏淫奔子般天酷魯之醜也諱之可也至如公有晉葬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皆諱之者何曰周之有葬魯送可也如晉以盟主而臣魯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事諸侯也諸侯有過則削地有逆則夷宗齊魯一體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正于諸侯也夫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邾小國也而魯諱之者諱乎以大國而敗于小國也

春秋左傳

卷一

三

夫定六年鄭滅許男歸而哀元年又書許男與楚圍蔡曰鄭實滅許而後或復之當復之時其赴不至于魯故不書耳凡國有來赴者雖小必書宋之六鷁退飛是也無來赴雖大亦書晉之滅耿滅霍滅魏是也夫楚實滅陳後復封之狄實滅衛後復全之斯亦諱之類是也

夫春秋之肯復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執我人鄭棄其師隕石宋五若斯者卽古史之全文也

在其筆削乎曰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是明不誣于人也又曰知我者亦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共是之謂乎若楊子之草玄其數則易其文則玄是也夫宋襄執勝子而誣之以得罪春秋則承赴而書何至魯之君也殺者五逐者二並闕而不書苟如是懲惡勸善何以的配臣賊子何以知懼曰夫仲尼修春秋而依微其旨固有俟爾苟無丘明發決其奧窮通其玄亦赴來而責實也非可誣也如自書其魯之削逐者則魯人攘羊仲尼證之也

春秋左傳

木

四

後魏釋老志

唐 皮日休

魏收爲後魏書大夸西域氏之教以爲漢獲休屠王金人乃釋氏之漸也秦始皇聚天下兵鎬金人十二於咸陽漢復置之豈可復爲釋氏哉夫仲尼修春秋若有僭乎號者皆削爵爲子况戎狄之道不能少抑其說耶孟子曰能以言拒楊墨者遠矣不能以言抑者收也亦聖徒之罪人矣謂史必直欺則春秋爲賢者諱之爲尊者諱之筆削與奪在手則收之爲是媚於僞齊之君耶不然何不經之如是

後魏書志

一

題叔孫通傳

唐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也此聖人也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其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易置文武遍述其禮文昭昭然若兩曜爭明百川之注潰者矣然猶周公刊之而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制禮

題叔孫通傳

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爲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爲高祖身不得郊見享不及七廟噫生其制物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爲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

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矣

題叔孫通傳

易商君列傳辭

唐 皮日休

商君者用於孝公制其法而秦給御其謀而魏敗封
邑未居轅刑以及鳴呼商君之匡秦雖不必盡是然
亦至矣大史貶之過實非以欺公子邛刑公孫虔拒
杜摯之說者乎然有一是亦足救斯非也余悲商君
忠而受刑因重述其行事以讚曰

商君之于孝公也一二見孝公不悟其說非皇王之
道行之難不及其身者乎斯公之罪也在商君有心

易商君傳辭人

於是道不亦多乎當商君一二說孝公行之商君必
爲阿衡矣嗚呼卒以其令特用自蒙於慘悲夫

秦穆謚謬論

唐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
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闕者
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
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爲君以唐堯之仁化用
一絃絃之不績天下之民謀禹以爲功夫如是。孽之
與絃是高辛唐堯誠用之也。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
之人民尚倍之如是。况先置者邪。當晉獻驪姬之亂
秦穆謚穆人

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
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
又其從者足以楓人國知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
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
摯之言乃先置夷吾是爲惠公公之入也背内外之
賂誅本立之臣蒸先父之室故生民興誦死者無報
卒身獲于秦而子殺於晉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
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絃用三載弗績
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竭爲社稷之糧

莽一立十五年其爲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爲
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爲定

秦穆繆繆人

三

漢斬丁公論

唐 皮日休

忠之爲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
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上有過。靜於
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
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懼乎心。不懼乎事。
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愜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
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
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
忌。必姦於心。機媚於聲氣。不思已之不聰。而謂上之

漢斬丁公論

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必從辯而去。是
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間。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
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卽苟而已矣。
是疑懼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
悞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
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
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
隱之仁者。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

則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爲當。噫。漢之初立。未爲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內辯

唐 皮日休

日休自布衣受九江之薦。與計偕。寓止永崇里。居浹旬。有來候者。曰。子幾退于有司。幾執于執事。其譽與名。曠于京師矣。致是也者。孰自曰。偶與計偕者。曾未識咸陽城關所贊者。未及卿相之門。所趨者。未入勢利之地。其譽與名。反不知其自矣。曰。聞子受今小司徒河東公知素矣。公當時之望。溟渤於文場。嵩華於朝右。子之上第。不足憑它門。曰。公之爲前達。接後進。今人之中古人也。愚欲自知其道。干之以其文。以名臣之威。細賤士之禮。其爲知大矣。所謂干之以其道。知之亦以其道。遇其人。則宣之於口。不過其人。則貯之於心。非佞傳媚說者也。或者不憚而退居一日。又有來者。曰。喋喋之人。謂子賴其知。欲一舉於有司。信哉。曰。於戲。聖天子之世。文教如膏雨。儒風如扶搖。艸茅之士。得以達。市井之子。可以進。名場大闢。豁若廣路。千百人各負累能。時執事各立用舉。如日休之才。處於場中。若放鯢鮪於東溟。逐麀麀於五嶽。以小

入大以微混衆其汨汨沒沒昭然可知矣豈能一舉
於有司哉或練窮物態曉盡時機一二十舉於有司
儻處之下列行其道也上可以布大知下可以存祿
利而已矣曰若能者謗歟子宜默處梁上第防其萌
曰大聖者不過周孔然猶管蔡謗於前叔孫毀於後
何由處勢而然亦由登高者必望臨深者必覘矣詩
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夫四國且亂况一士哉雖然
敢不防其萌嗚呼防而免者人歟防而不免者天歟

中辯

六

一

原兵

唐皮日休

管子說蚩尤割廬山之金以鑄五兵說者或云蚩尤
古天子則炎黃繼命其間無蚩尤之運也案史記云
蚩尤以其大夫作亂如此爲庶人之暴者且庶人不
習有大夫日休以爲蚩尤乃黃帝之諸侯蓋其爲人
暴黃帝征而滅之如此爲庶人一夫之暴不足當天
子用兵也又明矣嗚呼昭然之理前賢悟之况大聖
之深旨哉

原兵

六

一

原奕

唐 皮日休

問奕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之爲是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奕之爲藝也彼謀旣失我謀先之我智旣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犇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僞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僞則

原奕

本

亂是奕之必然也雖奕秋落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其纖謀小智以著其術用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熠之由羅人殺鵩獻人烹鯢鮪者矣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僞之智用爲戰法教其子以伐國哉則奕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僞之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

曰堯哉。

原奕

本

二

酒箴

唐 皮日休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船舶載醉。耐一甕。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醉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醉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廁絲竹之筵。粉黛之座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醉民之稱也。訂皮子曰。

酒箴

大

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其則化上爲滛溺。化下爲醜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醕酢。論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爲滛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醕禍所化。化爲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路郵舒有五罪。其一嗜酒。爲晉所殺。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鄭伯室室而耽飲。終葬於駟氏之甲。樂高嗜酒而信內。卒敗於陳鮑氏。衛侯飲于籍圃。卒爲大夫所惡。嗚呼。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爲鄴舒之慘。過此吾不爲也。又焉能俾喧爲

靜乎。俾靜爲喧乎。不爲靜中滛溺乎。不爲醕禍之波乎。既滛溺醕禍作於心。得不爲慶封乎。鄭伯乎。樂高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於人。

酒箴

食箴

唐 皮日休

皮子少且賤。至於食。自甘荼糲而已。未嘗食於鄉里。食於親戚。食於州鄙。有鄧邑大夫饗皮子之名。曾未相贊具。厚羞以賓之。皮子辭。大夫許之。曰。子自甘荼糲。則可矣。於鄉里親戚。州鄙。何有皮子。曰。一極之食。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抑。日須豐其羞。既日須豐其羞。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妄求。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且大夫不見前世之

食箴

入

一

味禍乎。故羊斟不及。華元受其謀。龜羹不均。子家肆其禍。熊蹯不熟。殺宰夫。而趙穿弑雙雞。易鴛鴦。饋子雅。而慶舍死。嗚呼。吾不仁者乎。誠賴其用。所欲不可求。所嗜不可得。方自甘荼糲而已。使我生於鍾鼎之家。膏粱之門。日縱異嗜。年成奇欲。未必不爲御者之軀。華元也。子家之伐靈公也。晉靈之殺宰夫也。蒲虞癸之殺慶舍也。此猶之禽獸欲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天子者。則死其天下。食於諸侯者。則死其國。食於大夫者。則死其邑。食於士者。則死其家。而能以鄉里

親戚州鄙爲讓乎。大夫曰。善。自惟食之性。不能自節。亦猶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符。箴曰。寧能我食。不食於人。復食於人。是食其身。

入

二

陵母頌

唐 皮日休

孔父稱唯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夫女子之忠貞義烈或聞於一時小人之奸詐暴亂不忘於一息使千百女子如小人奸詐暴亂者有矣使千百小人如女子忠貞義烈者未之有也則安國侯之母也不以項強而劉弱俾子事項不以子背君而別事而有忿色對暴君而抗大節捨其生而踐死地嗚呼春秋書解楊致晉君之命漢史稱周苛拒項籍之爵方諸陵母陳母

易爲哉豈易爲哉

藍田關銘

唐 皮日休

六年皮子副諸侯貢士之薦入京程至藍田關觀山形關勢迴抱于天秀欲染睥危將驚魄意將造物者心是而加力耶不然者何壯觀若斯之盛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信矣哉若爲天下之樞機萬世之閭闕者非茲關而莫守也因陳其規是爲藍田關銘天輔唐業地造唐關千巖作鎖萬嶂爲栓難圖其形莫狀其秀雙扉未開天地如斗軋然晝啓人流如濟似畫秦國鋪於馬底嶮不可侵唯王之心矧夫茲關獨可規臨

汴河銘

唐 皮日休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時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唯恐德不美後時逸於已民也夸力之主唯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已民也故天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致其利害生於賢愚之主自古然也則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渾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爲汴河銘 大

利也博哉不榮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尚恐國家有淇汴太行之役因獻繼誠是謂汴河銘
惟河瀾瀾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淮泗晝泣疲民夜哭溺鬼似滌川流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弑陳新空存遊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王守此而已

隋鼎銘

唐 皮日休

隋氏有鼎其鼎非古以詐爲金以賊爲鑄以虐火煎四海以毒氣蒸九土天假唐力枉之仁地以澤撲虐火以德銷毒氣既折其足又齧其耳噫戲聖王無畜此鼎

隋鼎銘

大

祀瘡瘍文

唐 皮日休

昔夏后氏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或魍魎之外魍魎之餘匿矣命竊帝威不見形于鼎上者自夏后氏去繼爲禍於人間被之者始若處水鑑復若落炎井眩皆焚惑視之累形聽音重聲骨節殆重如山已傾始或醒時奪人之情喪人之精兀若木偶昏如宿醒噫或飲食不節哀樂失所病于人者上則湯劑次則礪艾愈矣凡在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湯劑不可理礪艾不可攻嗚呼瘡之能禍人是必有知也既有知奚不効神爲聰明正直不加祟於君子焉遂爲文祀而逐之曰

瘡乎瘡乎有事君不盡節事親不盡孝出爲叛臣入爲逆子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瘡之有專祿恃威借物行機上弄國權下戲民命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瘡之有賣交取祿誼交結族一言不善禍發如猱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瘡之美曼之色媚於君側巧笑未足已亡於國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瘡

祀瘡瘍文

之衆佞之言惑于君前委順未足國步移焉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瘡之四星之位奉于紫宸蕭牆禍起帝座蒙塵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瘡之見災幸久聞禍樂成含羞冒貴忍垢貪榮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瘡之瘡乎瘡乎爾目不肯爾耳不聾如向來所陳奚不禍於其躬仁者必有厄義者必有窮見仁義而勿瘡遇姦佞而肆凶非唯去乎物患抑亦代乎天功瘡乎瘡乎苟依吾言而若是吾將達爾于帝聰

何武傳

唐 皮日休

何武者壽之驍卒也。故爲步卒將戍隣霍岳岳生名
莽有負其販者多強暴民民不便必愬於將武之至
矣責其強暴者盡擒而械之俟簿圓將申壽守請殺
之強暴之黨懼且死乃誣愬武于壽守且曰不順守
命擅生殺于外壽之守嚴悍不可犯苟聞不便於民
雖刺殺貴吏得皆辱殺之至是聞武罪如乳虎遇觸
怒輒遭傷其將害也可知乃命勁卒將命拳武至府

何武傳

六

武已知理可申不奈守嚴悍必當受枉乃樂而俟死
矣至則守怒而責武以其過武善媚對又肢體魁然
乃投石狀枉之事守雅愛是類翻然釋之黜其職一
級武曰吾今日不歸地下真守之賜也請得以命報
居未久壽之指邑曰縱陽野寇四起其邑將危武請
於守曰此真軍命之松守壯之復其故職奉命爲賊
將領偏師自間道入縱陽不意伏盜發於叢翳間兵
盡駭逃武獨闕死日休曰武之受謗不當其刑况其
死乎如非武心者縱免死其心不能無憤也況感分

用命哉嗚呼古之事上遇謗當職遭辱苟其君免之
必以憤報破家亡國者可勝道哉春秋弑君三十六
其中未必不由是而致者也武一卒也獨有是心嗚
呼今之士事上當職苟遇謗遭辱無是心者吾又不
知武一卒也

何武傳

六

二

趙女傳

唐 皮日休

趙氏女山陽之鹽山人其父質鹽出其息不納有司
試官捕得法當死簿伏就刑有日矣趙氏女求見鹽
鐵官泣懇于庭曰某七歲而母亡蒙父私盜官利衣
食某身爲生厚矣今父罪根露某當隨坐法若不可
官能原乎原之不能請隨坐之法官清河崔據義之
因爲減死論趙氏大泣曰某之身則父所有今則
官所賜願太髮學釋氏以報官德自以女子之言難
信因出利刃於懷欲截其耳以盟必然崔益義之竟
全其父命趙氏侍父刑疾食因請歸浮屠氏舍日休
曰古者救危拯禍必先示信至夫家全國完則隨而
率其盟如趙氏一乳臭女子耳繼死請父命幸也自
刑以盟言信也秉孝植信高蹈於世潔乎瑾瑜不足
爲其貞芬乎蘭蘭不足爲其秀與夫古之救危拯禍
者遠矣今之士見難不立其節見安不償其信者其
趙女之刑人乎噫後之修女史者幸無忘邪

公此傳豈特爲趙女發邪讀此使今之爲士者愧

死不遑夕矣

趙女傳

大

二

劉棗強碑

唐 皮日休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于南朝壞于陳叔寶然
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卽江左矣苟不能
求麗於江左卽南朝矣或過爲豔傷麗病者卽南朝
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
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
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百歲有是業者彫金篆玉牢
奇龍怪百鍛爲字千煉成句雖不在蜀太白亦後來
劉棗強碑 入

之佳作也有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強焉先生姓劉氏
名言史不詳其鄉里所有歌詩千首其美麗恢瞻自
賀外世莫得比王武俊之節制鎮興也先生造之武
俊性雄健頗好詞藝一見先生遂加異敬將署之賓
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先生以貳乘逞其藝於
野武俊先騎驚雙鴨起於蒲稗間武俊控弦不發
發雙鴨聯蹏於地武俊歎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
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立一言以誌
耶先生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爲禰

劉棗強碑

入

正平鸚鵡賦之類也武俊益重先生由是奏請官先
生詔授棗強縣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之曰劉棗強
亦如范萊蕪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
南也少與先生游且思以見命列將以襄之髹髹于
事賂武俊以請先生武俊許之先生由是爲漢南相
府賓冠隴西公日與之爲筆宴其獻酬之歌詩大播
于當時隴西公從事或曰以某下走之才誠不足污
辱重地劉棗強至衆必以公賓劉於幕吏之上何散
之如是公曰愚非俗幕間一足地不容劉也然視其
狀有不足稱者諸公視其與劉分豈有間然哉反爲
之惜其壽爾後不得已問先生所欲爲先生曰司功
錄其闕或可承闕相國由是棗之雖居官曹宴見與
從事儀埒後從事又曰劉棗強縱不容在賓署承之
於棗曹誦矣矣不疏整其秩相國不得已而表奏焉
詔下之日先生不恙而卒相國哀之慟曰果然正棗
曹然吾愛容葬之有加等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
開後先生數十歲日休始以鄙文稱於襄陽襄陽邑
人劉承高士也嘗述先生之道業嘗咏先生之歌詩

凡數日襄之人只知有孟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
百歲之後埋滅而不聞與荆棘凡骨溷吾子之文吾
當刊焉日休曰存既撫實錄之何愧嗚呼先生之官
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襄強之號世已美矣故不
加焉是爲劉棗強碑銘曰

已矣先生祿不厚矣彼蒼不誠位既過於趙壹今才
又逾於福衡既當時之有道今非歿世而無名嗚呼
襄陽之西墳高三尺而不樹者其先生之故塋

劉棗強碑

三

皮子世錄

唐 皮日休

皮子之先蓋鄭公之苗裔賢大夫子皮之後在戰國
及秦時無譜牒可考自漢至唐其英雄賢俊在位者
往往有焉前漢時名容者以善爲容官至大夫後漢
時名巡者爲太監令三國時無門焉晉朝名初者爲
襄陽太守名京者爲賢處士宋朝名熙祖者與徐廣
論議符王世名審者爲堅侍郎後魏世名豹子者爲
魏名將子道明襲爵弟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
梁益諸軍事大將軍仇池鎮將假公如故喜以戰守
之功累加勳爵後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
卒于太宗爵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北齊時
名景和者以功大官封王名延宗者爲黃門侍郎隋
朝名子信者爲刺史至于吾唐汨汨於民間無能以
文取位唯從祖翁諱報叔舉進士有名以剛柔不合
時受蜀聘爲幕府累官至刺史從翁諱行修明經及
第累官至項城令以盜不發貶州祿卒時日休之世
以遠祖襄陽太守子孫因家襄陽之竟陵世世爲襄

陽人自有唐已來或農竟陵或隱鹿門皆不拘冠冕
以至皮子嗚呼聖賢命世世不賤不足以立志地不
卑不足以立名是知老子產於厲鄉仲尼生於闕里
苟使李乾早胎老子豈降叔梁早胤仲尼不生賢既
家有不足爲立大功致大化振大名者其在斯乎

文藝錄著

唐皮日休

讀司馬法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
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
漢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
由士爲諸侯由諸侯爲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
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爲術術愈精
而殺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
宋子集著 八
出出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
君由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
哉孟子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大罪也使後之士于
民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爲猶土焉

請行周典

周禮載師之職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
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日休曰征稅者非以
率民而奉君亦將以勵民而成其業也今之宅樹花
卉猶恐不奇減征賦惟恐不至苟樹桑者必門墾戶

笑有能以不毛而稅者哉如曰必也居不樹桑雖勢
家亦出里布則途無蹠丐之民矣今之田貧者不足
於耕耨轉而輸於富者富者利廣占不利廣耕如曰
必也田不耕者雖勢家亦出屋粟則途無餒殍之民
矣今之民善者少不肖者多苟無世守之業必鬪雞
走狗格鬯擊鞠以取資於游閑太史公曰刺繡文不
如倚市門是也如曰必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則世無遊墮之民矣此三者民之最急者也有國
有家者可不務乎周公聖人也周典聖人之制也未
大數禮者

有依聖制而天下不治者執事者以爲如何

正尸祭

聖人知生足其事事之知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
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敬也夫禮者是以守不
以加加則弊足以加不以闕闕則怠足以闕不以廢
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爵尸有酢
所以立象生之敬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
受尸受福于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天下化乎三百
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蟻漢螻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

哉故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區壘之文漢魏以來加
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王
親射也自漢魏以來惟以毛血爲薦是也足以闕不
以廢古者屈到嗜艾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
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
弊忘廢闕相接至此耶豈天使之然俟吾唐之人補
其逸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廢也已

感雷刑

彭澤縣鄉曰黃花有農戶曰逢氏田甚廣已牛不能
備耕嘗僦他牛以兼其力逢氏之猾惡爲一鄉之師

焉得他牛則晝役夕歸簪耕于烈日景管耨于晦昃未

三

嘗一息容其殆忽一日猝雷發山逢氏震死日休曰
逢氏之猾惡天假雷刑絕其命信矣夫生民之基不
過乎稼穡之功皆不爲是畜之力哉則天之保牛齊
乎民命也宜矣逢氏苦其力天則震死如燕趙無
賴少年椎之以私辜煮之以市貨恣不可戢刑不可
威則天之保牛皆不降于雷刑哉則逢氏之死吾不
知是天地也

悲擊歎

匪澤之場農夫持弓矢行其稼穡之側有蒼項爲農夫息其傍未久蒼花紛然不吹而飛若有物娛視之虎也跳踉哮闐視其狀若有所獲負不勝其喜之態也農夫謂虎見已將遇食而喜者乃挺矢匿形伺其重娛發貫其腋雷然而踣及視之枕死腐而斃矣意者謂獲其腐將食而娛將娛而害日休曰噫古之士獲一名受一位如已不足於名位而已豈有喜於富貴娛於權勢哉然反是者獲一名不勝其驕也受一位不勝其傲也驕傲未足於心而刑禍已滅其屬其不勝任與夫獲死腐者幾希悲夫吾以名位爲死腐以刑禍爲農夫庶乎免於今世矣

誚莊生

莊生免范蠡之子死至矣夫范蠡子復取其金則怒乃言於楚王死之嗚呼夫交者以義合至死不離也以利合者全於利前者鮮矣况利死之後哉則莊生謂畢事而歸金其言信矣至其取金則復言而死之焉有夫歸金之心也哉是莊生與范蠡果曰利合也

或曰莊生非利金而諭言是范蠡之子利金而諭言也曰夫赦者楚之嘗法也范不謂乎赦爲楚之常法以其兄自合不死非莊生之力也故取夫金是愚賢之纖鄙也何足責哉如莊生與范蠡義合則取金之信以易乎人命也哉是果曰利合兼不全於利前者也

旌王宇

王莽竊弄漢柄擅斥帝族當其時有名臣名士身被漢祿者閭閻皆然也莫不迴忠作佞變直爲邪曾不

本義釋

五

敢一悞莽色以平帝得親乎外氏者也而宇乃以爲謀事泄受禍日休旌之曰若宇之道真忠烈之士哉不以其父得天下爲利以友道爲慮不以已將爲天子之子爲貴以愆咎爲戒嗚呼宇之道大不負天地幽不慙鬼神貞不愧金石明不讓日月於臣子之義備矣而班氏忘讚皮子旌之美夫

斥胡建

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修宮嬪魏絳之辱楊干是也如建者爲軍正丞設

御史有奸在建職當以狀聞自有天子之刑名如擅斬者乃一夫之暴賊上吏者也以辱國威國威者軍刑者也夫軍政之職當申明其法于軍帥亦不可擅行誅殺也正且不可况又丞哉嗚呼漢不以是修建以正其罪反以詔命賞之嘻妄矣過直近乎暴物過許近乎擅命有之不戢在家爲賊子在國爲亂臣其建之謂矣

無項託

符朗著符子言項託詆訛夫子之意者以吾道將不勝於黃老嗚呼孔子門唯稱少故仲尼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又曰賢哉回也嘆其道與已促固不足美蔽之也如託之年與回少遠矣託之智與回又遠矣豈仲尼不稱之於其時耶夫四科之外有七十子七十子外有三子之徒其人也有一善仲尼未嘗不稱之豈於項氏獨掩其賢哉必不然也嗚呼項氏之有無亦如乎莊周稱盜跖漁父也墨子之稱墨尿嬋嬋也豈足然哉豈足然哉

鹿門隱書

唐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思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

鹿門隱書

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言矣夫桀紂之君握鈎伸鉞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而虐虐兇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而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蚺豕民爲淫賊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譙瑤池神其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黜封禪以求生恣祠禮

以祇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登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民之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

應門隱書

六

二

人導之以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

肖豈便壽於豺狼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畫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泉羊與繪尚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

應門隱書

八

三

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爲罔象也或曰孟子云子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鄒民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履稷之戲必以堯殂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太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

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
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
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呼
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兇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
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兇入水嬰蛟龍遇其患
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
爲心之馴僇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
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庫中隱書

八

四

潔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
苟當窮能潔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已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
以已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
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
之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
恨其君與夫不懼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
子探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

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
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
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
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虫雲
物亦不能自願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
澤也昆虫禪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聖
人乎況於聖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
苟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况能禪於天地乎吾

庫中隱書

八

五

乃知是禽獸昆虫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柁猶人之有道也柁不安也舟之行匪柁不
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柁匪道不行
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柁於項項遺柁於漢是聖人
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
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一介哉伊
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弗仕非君
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

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
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
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吾人言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爵焉能免我哉吾得志樂爲也夫蚍蜉豈過
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
乎溺吾去溺而取辯者也

於哉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
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

鹿門隱書

八

六

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
可矣噫古之奢也偕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偕今之
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
驕必令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人
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耻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
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賈豎非
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
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器固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
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爲進也難

鹿門隱書

八

七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
爲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
夫不救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
駑駘也牙卿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于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
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矣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

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
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况夫金
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
法

古之法政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

者其意一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爲天

子下而星之上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

廉門隱書

八

達古悲夫

幸君之意而見懲亂已之轡而爲直因躬不好者

爲廉囚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徑坦途無不之也

斜徑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徑者苦

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

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
道退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廝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

古之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好妨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

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

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

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

廉門隱書

九

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

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見此之謂

四正鵠鷺不常見君子慕焉鸚鵡鸚常見小人捕焉噫

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鵠鷺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口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

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

矣

或曰將處乎世如何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

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浚而謗君交未至而責

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變貴志
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
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詘也自尊其已孩孺不
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
也

愛雖至而不嫌讐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
中而識已咎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訪尚愈乎進弓箕
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旒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旒

鹿門隱書

十

噫吾之道猶弓箕陶旒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

青社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

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酌爵也爲酒今之酌爵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矣格墨皆有道也何啻乎楊

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鹿門隱書

十一

陸魯望文抄

後蝨賦

叢書序

杞菊賦序

幽居賦序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送小鷄山樵人序

復友生論文書

陸魯望

戰秋詞

問吳宮詞

迎潮送潮詞

祝牛宮詞

登高文

哀茹筆工文

告白蛇文

漢三高士贊

天台怪松圖贊

書銘

卜肆銘

兩觀銘

馬當山銘

大儒評

象耕鳥耘辨

祀竈解

治家子言

說鳳尾諾

陸魯望

沼野龍對

寒泉子對秦惠王

記錦裾

記稻鼠

市里雜說

蠹化

蠨志

耒耜經

甫里先生傳

江湖散人傳

書李賀小傳

野廟碑

祭梁鴻墓文

陸魯章

入

三

後融賦

唐 陸龜蒙

余讀王溪生融賦有就顏避跖之歎似未知融作後賦以矯之君子居貞

永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爲物遷是有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酒腴乃融之賊

後融賦

入

一

叢書序

唐 陸龜蒙

叢書者叢勝之書也。叢勝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卧病于笠澤之濱，敗屋數間，蠹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鵠齒猶未。編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泚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強坐。內壹鬱則外揚為聲，音歌詩頌賦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為叢書。自當緩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

叢書序

故凡所諱中畧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

杞菊賦序

唐 陸龜蒙

天隨子宅荒少墻屋多隙地，着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日得自採擷之，以供左右盃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且暮猶責兒童拾掇不已。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者。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音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見有酒，公耶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杞菊賦序

幽居賦序

唐 陸龜蒙

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闔關不通人事且欲吟詠情性曰燕居則仲尼有之矣曰卜居則屈原有之矣曰閒居則潘岳有之矣郊居則沈約有之矣既抱幽憂之疾復爲低下之居乃作幽居賦其序云余少學窮立早持堅白其生也懸贅附疣其材也蘖瘰銜瘤居無養拙之資出有倦游之嘆初張蓬矢嘗逞志于四方末佩椒蘭敢違仁于一日雖家風未泯

幽居賦序

而世德全衰門等韋平材兼魏邴激清芬而鎮俗追雅望于圖形苟勗乃天下表儀裴秀爲朝端領袖朱輪十乘紫綬千篇炳若星辰煥乎竹帛俯觀圖諜謬序孫謀五鼎蕭條賜書零落漆工酒保幾欲沉淪故巢空桑屢瞻摧折劉起劉毅俱無儋石之儲許邁許詢但有山林之志思鑿坏而遁聊倚樹而吟師道氣于龜腸扣兵鈴于魚腹窮年學劍不遇白猿隔日伏店未逢黃鵠止則葭牆艾席行則葛屨柴車仲宣方旣于基梓叔夜還厭于銀龜旣知草知晦朔木讓榮

枯因推墨別爲三始悟儒分至八何晏之言道德不

及王生鄭玄之注春秋才同伏氏初陳梗槩漸入精

微探桓范之智囊掘張憑之理窟遺其耳目然復爲

之聰明差若毫釐焉足言乎大小加以病惟闢蟻力

止戡蟬簾幃非翡翠之榮鐘鼓豈鷄鳴所樂退惟衡

泌聊以棲遲建一畝之宮忝稱儒者置十金之產雅

叶中人晏子以簞塵可容曹公以泥水自蔽羅含朱

玉常苦出于荆蠻蕭相武侯亦潛居于僻陋楊德祖

家惟弱柳殷仲文庭只枯槐馮列蓋辛繁欽蕙碧安

幽居賦序

有稱名半夏藥號恒春長榆亦降星精脩竹乃生雲
母潘岳館裴常聞奈素瓜甘庾信園中亦話棗酸梨
醅切觀留詠惟尚清風今古攸同聖賢何遠武仲游
于沛澤伊尹耕于有莘子欲無言回不願仕神交六
位方爲賣卜之人歌動五噫始作賃春之客况布緇
綸帽尚足朝昏羽扇貂裘猶堪寒暑得以書抽虎僕
射用牛螭自理茶租閒披釣耜經稱小品還下二百
籤賦謂名都略點八十處下問得犁塗之義涂聽聞
想怒之詩旣已逢原遂成闕翰非因授簡初擬遺輓

不能粉飾大猷止用玄黃稗說貽于好事希從得意而傳貴以壯夫甘受子雲之笑

南唐賦序

六

三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唐 陸龜蒙

龜蒙讀楊雄所爲書知太玄準易添言準論語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添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軋軋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于西漢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默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巴從之受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于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

送車盧閣序

一

第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太宗每歎曰魏徵教吾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必曰房魏上下之心恥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書不絕于口率兄弟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吳中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退哉即言從子相天下矣

吾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
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
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乎管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
弱冠過蒙幸得參游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於歌
詠丞相相爲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邊病不
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幀
未嘗干求諸侯故得沒沒無一人道着名字今丞相
方築太平之基架群材立清廟丈人承閒宴語幽仄
試承相意復念以小謝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
貴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襍而書之用以爲送

送東唐書序

二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唐 陸龜蒙

侯生嘗應舉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
云載質于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去
入老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雍西南
梁州之地苦寒霜雪常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群
峯若焚我獨皓然玉聳岩壁澗壑之木不數百年不
能爲朽及其堅良不與它等民乘是氣皆壽而不衰
况養生者耶吾南遊天台既將復而老焉予曰夫物
命乎天者人不能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
謂之一考其命則有懸絕不類者焉居恒寒之地而
不夭者吾不信也處恒煥之地而不壽者吾不信也
信其命乎天者人不能有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恒
寒之地不仁者夭而死矣恒煥之地仁者壽而生矣
苟恒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恒煥之地夭其仁者是寒
煥爲不祥之氣夫何以佐天地生植乎哉如此則居
寒而壽居煥而夭吾益不信也信乎存乎人者天不
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亦壽不仁者夭仁

還太白山序

一

者亦天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
乃自壽自天自仁自不仁耶天不能與之又安能奪
耶信矣姑務乎仁無以山寒自欺吾亦信乎之壽矣

還太白山序

送小鷄山樵人序

唐 陸龜蒙

小鷄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
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
林木率生小櫟朴檉皆薪材直吳之樊此爲助焉連
延廣袤不一其主爲言畫疆界以相授自家至麓凡
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于家
大小之計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蔬十解薪
然後已四時賓客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

小鷄山樵人序

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曰顧及小鷄之樵也
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鰲可
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于門召而責
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
來矣何數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爲汝之利耶吾
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
某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客粟不足用當時
江南之賦已重矣迨今盈六十年賦數倍于前不足
之聲聞于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

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卽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鷄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爲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于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子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于子。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長其船兮。利其斧。輸于薪兮。勿子侮。田于登兮。穀于庾。哭晨煙兮。蓬樓樓窓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維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汝撫。

小鵝山集序

三

復友生論文書

晉 陸龜蒙

序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于其間。僕雖極頑冥。亦知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晏。案上有一盃蔡羹。如五鼎七牢。饋于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

復來論文書

一

聳節。祭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幘。則銘之。簡散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默默不應。非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于此。及于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

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
橫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
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
易爲經。書與春秋爲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言而之。且經
解之篇句名出于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爲經。杜
元凱因之以春秋爲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
爲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稱
經。稱經非聖人旨也。蓋出于周公論治經緯天地曰
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

復來論文書

二

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
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
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
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
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
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
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
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爲經。以書春秋爲史。足矣。無待
于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筮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
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官。初獻六羽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子
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
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文之不可立論。則曰
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
叙事耶。引左氏傳語徵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
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然所及者。
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于叙事

復來論文書

三

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讀六
籍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于此矣。又一
篇云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
易之繫詞曰齊大小者有乎卦。辯吉凶者有乎辭。故
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
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席作歌。皋陶賡歌。又歌五子之
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
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
薦之辭。禮樂之辭非文耶。然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

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流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云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蚘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垣腐爪。復友論文書人。

四

而自矜于堂與心。勝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于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戰秋辭

唐 陸龜蒙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開。散扇晨烏未。光左右物態森疎。強梁天隨子。爽駭恂慄。恍軍庸之我當。濠然而溝壘然。而墻蘼然。而桂隊然。而篁杉巉攢。茅蕉標建常稿。艾矢束矯。蔓絃張。鼉合助吹。烏分啓行。若輩進而金止。固違陰而就陽。無何雲頽。師風。旨伯蒼茫。慘澹。險危。撼刺。煙蒙。上焚雨。障下棘如濠者。注如壘者。闢如轟者。亞如隊者。折如茅者。折如常者。折如矢者。戰秋辭。

一

朴如弦者。磔如吹者。瘡如行者。惕石有髮。今盡紫木。有耳。今咸。鹹雲風雨。煙乘勝之勢。驕杉篁蕉蔓敗北之氣。撼天隨子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其有神。吾爲爾羞之。南北畿圻。盜興五。莽方州大都。虎節龍旗。瓦解冰碎。瓜分豆離。斧抵耄老。干穿乳兒。昨宇今燼。朝人暮尸。萬嶺一唱。千倉一炊。擾踐邊朔。殲傷蜚夷。制質守帥。披攘城池。弓弩不列。甲綴不離。兇渠歌笑。裂地無疑。天有四序。炁爲司刑。少昊負宸。親朝百靈。葦收相臣。太白將星。可糴可電。可風可霆。可壅可壑。溺顛陷可。

天札迷冥。曾忘塵剪。自意澄寧。荷蜡禮之云。責觸天
怒而誰下。奈何欺荒庭。凌壞砌。撥崇蔭。批前蕙。揭
茅而逞力。斷綿蕭而作勢。不過約弱。欲垂裁。殘廢替
可謂棄其本而趨其末。捨其大而從其細也。辭猶未
已。色若愧恥。于是墮者止。偃者起。

戰秋辭

二

問吳官辭

唐 陸龜蒙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差所
幸之別館耶。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得其地。其
名存其跡滅。悵然興懷。古之思作問吳官辭云。
彼吳之官兮。江之鄉。涯。複道盤兮。當高且斜。波搖疎
兮。霧濛。消。藹。舊。國。兮。鴛鴦。家。鸞之。簫。兮。蛟之。瑟。駢筠
參差兮。界絲窰。譙曲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
未畢。越山叢叢兮。越溪疾。美人雄劍兮。相先後出。火
制吳官辭 太
如蘇兮。沼長洲。此官之麗人兮。留乎。不留。霜氛重兮。
孤榜曉。遠樹扶疎兮。愁烟悄。聊欲撫愁烟兮。問故基。
又恐愁烟兮。推白鳥。

迎潮送潮辭

唐 陸龜蒙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漚。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輒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漑。及物之功。甚鉅。其贏壯。遲速。繫望。聊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黜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聊寄聲于騷人之末云。

迎潮

江霜嚴。今楓葉。井潮聲。高。今墟落寒。鷗巢卑。今漁箱。

迎潮送潮辭

短。遠岸沒。今光爛。潮之德。今無際。既充其大。今又充其細。密幽人。今欵柴門。寂寞流連。今依稀舊痕。濡腴澤。稿。今潮之恩。不尸其功。今歸于泥元。

送潮

潮西來。今又東下。日染中流。今紅灑灑。汀葭蒼。今喚。夢枯風。騷。半。今愁烟孤。大幾望。今微將晦。騎。曉。瀛。落。今欵然而退。愛長波。今數數一幅巾。今無纓可濯。帆生塵。今概有衣。悵潮之還。今吾猶未歸。

祝牛官辭

唐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爲寒築官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子勉之而爲之辭

四犂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極當開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廨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祝牛官辭

牛官極俗而文倣陶風之詩

登高文

唐 陸龜蒙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揚乎
戶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洋於心噎咽在口稚子
拱而進曰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
茲辰甚良足嘯吾曹趨山選臺席餌尊醪既可追乎
災眚亦聊釋乎鬱陶齊諧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
者也嘗有意乎子曰吁稚子之言止于是耳曾不探
乎與吾數畝之間門常晝關學無端倪宛若循環

登高文

一

時歌笑以獨憤樂正直而非險艱爲書撫之與善治
頗有行同而跡類者尚憤疾乎聲類一驥在坂百驥
在閑傳嘶振秣侮病擠屏仲尼登東山而小魯况肆
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專與遠假竊名罷有土有人
前呵後騎仗舌咿啞所向上下鐘威介私放蕩侈侈
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閣大居墜粉塗朱脊會螭屹扉
環獸鋪輪鮮蹄驕羽翼成徒繡碧其內絲篁彼姝主
張何人庸兒賈夫如此者又欲見耶纓弁外飾憚吝
中積簡棄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義路填塞權之

所始始厚終斥權之所憐昨屬今惜反掌背面天遠
海隔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兵赤子聚盜殺人無
慚罪人何躁造化不象名稱同鼎鑊頽墻垣不填堂
與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俜輪輓犒勞羸豪偏
頗投使顛倒胥毆吏笞不舍重毫如此者又欲見耶
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慘戚在下吾寧忍窺
爾以災眚可追鬱陶可披我中時病言開怒隨我感
物悴退瞻邇噫是使災眚彌熾鬱陶愈悲惟爾教我
百無一宜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曷歸

登高文

二

無重我悔吾方憤憤稚子不樂慘縮而退

如筆工文

唐 陸龜蒙

天與之肱。力何絲絲。耕不能耒。漁不能船。載鋤東毫。晚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鐫。爰有茹夫。工之良者。其其精。猶在價高下。缺齧。又互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把。編如蠶。拏汝實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衰。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散。澄鈍銛。銛。祇獄辭圓而不流。銛而不歛。在握方染。亦茹之爲。斷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頽。吾寧不悲。

東嘉章工文

一

告白蛇文

唐 陸龜蒙

田廬西北偏有古丘。高可四望。子將昇之以眺遠。舒鬱。農民。適。自不可。是丘有蛇。巨如井缶。而白。忤之能爲祟。不利人。多矣。軍無往。子取酒沃其丘。告之曰。生而白者。大鷄。馬羊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鬼。鹿。鳥。雀。燕。雉。龜。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昏。倒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于死。物老而鱗。毫。羽。甲。盡白。白而後有靈。非以聖賢存乎上德。

告白蛇文

一

先被于下。則不爲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唯蛇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蛇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志怪者必曰自然多穴。老墳。瘞大木。要野。吐盤看。驪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疊。眩。淫。巫。倚之。彈絲。擊。目。歌。舞。其妖。恒。駭。其惑。考鼓。用幣。僭冒其上。歲時。奉。送。長在人後。疾病不治。飢寒不辭。悉爾輩之爲也。古者鑄鼎象物。使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矣。况旅吉之地。由我進退。蟄出以時。無越昆蟲之職。無雜鬼神之事。吾官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

不相害然斬翳通巔爲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與大
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額天霆擊斷裂首尾焉吾誠
不移無易爾爲

告白蛇文

二

漢三高士贊

唐 陸龜蒙

前漢一人

王霸

王霸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黃頭歷齒故人令狐
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旣往霸臥日晏不起
其妻譏之以息愧恥君遁世榮抗節不仕子親耒耜
固其宜矣我實信道曷足慚彼霸乃忻然恬淡如水
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漢三高士贊

後漢二人

摯恂

摯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潯濱弟子累百
馬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盆親融爲大儒恂乃知人
和帝之世公卿以聞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
禮備玄纁守道不至終爲逸民

申屠蟠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蟠以同縣
陳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羣書復善談說

漢衰政荒，昔實暮末，隱于礪山，遂與世絕。獻帝卽位，徵爲三公，邈若不應。冥一鴻，昔人之重賢者，蔡邕明哲終始，嗟乎子龍。

漢主高士卷八

二

天台怪松圖贊

唐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予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干岩穴之內，輪囷偃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礪柯然蹙，縮然幹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蟠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之如是耶？」予能辯之乎？予曰：草木之生，安足怪耶？苟肥瘠得于中，寒暑均于外，不爲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栢乎？今不幸出于岩穴之內，旖旎者則礪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爲？是松也，雖稚氣初拆，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鬪，乘陽之威，悲已之軋，援而將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全憤激汗，然後大醜彰于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水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沉醉，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扼號，呼呶擊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于文彩。天下指之爲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俗，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爲我贊之。」

松生陰隘岩獄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爲怪。擁腫支離。
神羞鬼疑。道人嗟咨。援筆傳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辭。
目爲怪魁。是以贊之。

修松園贊

大

二

書銘

唐 陸龜蒙

太古之時。何嘗有款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
聖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
累必克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目。寢務輕省。
搗泉制殼。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宜。
上下古今。卷舒蟬聯。薰蒸蠹蝨。平不堅。又取耿石。
篆琢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則遼。璽印章號。殷勤識焉。
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獎質要。朝成夕反。詰誓制令。
尾連晉言。賡微奏報。離方就圓。傳錄注記。醜仇美憐。
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誦權。在簡牘者。
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以象殺。其留最延。繆戾顛倒。
危蒙弗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錢鑿既畢。
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爲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季。
宜斥詐僞。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卜肆銘

唐 陸龜蒙

蜀嚴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
輸佞險諛美之使怡愉但之使駭畏小人唯惡是嗜
唯禍是避唯福是覬惟壘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自
故幽贊之著前列之龜乃化爲庸妄之器嗚呼成都
吾不知古爲市之地況君平之卜肆耶強爲之銘以
刻其意

卜肆銘

八

一

兩觀銘

唐 陸龜蒙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奸佞誅死奸首擲地
奸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于祀流風四起
內荏外賢舉世稱美赫奕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奸邪
佩玉藥藥聖人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鏡辭著于闕里

兩觀銘

八

一

馬當山銘

唐 陸龜蒙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爲險也屹乎大江之旁惟石憑怒跳波發狂日黯風助摧牙折櫓血和蛟蜒骨橫魚吮幸而脫死神竟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呂梁使舟楫者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韋順中如劍鋒蹈藉必死鉤鋒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彰敬蒙馬當山銘

巖石俾民勿忘

大儒評

唐 陸龜蒙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爲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于荀卿入秦于始皇帝并天下用爲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于弟子也自仲由冉求已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于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爲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况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荀卿得稱大儒乎吾以爲不如孟軻

大儒評

象耕鳥耘辯

唐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于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于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于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墾欲深猷之形魁者無出于象行必端履必深汰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移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汰其疾畏故曰鳥

象耕鳥耘辯人

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于天其爲端且深非得于象耕乎去四凶恐害于政其爲疾且畏非得于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駸之使合于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祀竈解

唐 陸龜蒙

祀之壞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於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于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閭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爲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變以自糊口專利以飾詐崇好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爲天帝乎

祀竈解人

治家子言

唐 陸龜蒙

武王既勝殷，懸紂首有泣于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銘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乘耒耜者一發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修其售，益倍。民竭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于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說鳳尾諾

唐 陸龜蒙

或問于曰：「鳳尾諾爲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予之所聞，自晉訖于梁，陳已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爲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官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之文也。絳繅然襍，襍然織，與繪莫的。知旣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案晉元帝爲瑯琊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嘗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牋，當番薄縷，輕其制作，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識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缶羊楷矢者皆知之。」及脩春秋，則遠者畧，近者詳。故曰：「丘于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

亦妄矣。予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爲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龍鳳集

人

二

招野龍對

唐 陸龜蒙

管象龍氏求龍之嗜，慙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之于人，固異類，以其若己之性也。席其宮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擬于其愛弗去。一旦直野龍奮然而招之曰：爾奚爲者？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蜚，暘而昇，能無勞乎？誠從吾居而宴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隄闕乎？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嘘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于蹄涔之間，惟沙泥之是拘，惟蛭蟻之與徒，牽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解于人，陷其利，而獲其味，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獲之以手，又何詩青蚨之陷，窮耶？爾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爲夏后氏之醢。

招野龍對

入

一

寒泉子對秦惠王

唐 陸龜蒙

寒泉子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爲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伯耶曰黜其伯以躋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醢鷄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而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

寒泉子對

之爲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氷拆豈連鷄不能俱止于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于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鐔鉞董澤之蒲十九爲榦一爲箕棬父子兄弟之血前後踐野艸齊薨爲燕氣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情憾酸眉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橫暮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

有辯口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橫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夸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于鄙趙卽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寒泉子對

二

記錦裾

唐 陸龜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棺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條示余幅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脰口中銜荇葩輩右有一鸚鵡聳肩舒毛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又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璣結互以相帶有若駉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逕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漫漏藥粉塗染蓋絕環珮雲隱涯岸濃淡霏拂幽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縝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繒綵下制綾尚仍舊兩旁皆解散蓋拆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良其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于錦裾之後俾善詩者賦之

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爲戴顓所損臂胛塑像惜無文筆如龜蒙紀之者

記錦裾

六

二

記稻鼠

唐 陸龜蒙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當時汗坳沮洳者埃壙塵勃濯熾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汗農民轉遠流漸稻本晝夜如乳赤于欠欠然救渴不暇僅得葩拆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群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版擊陟而駭之不能勝若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械束榜箠木肌體者無壯老吾聞之于禮曰忍貓爲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有貪而廢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登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飲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入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况乎上捐其財而下陷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徙聚而爲盜何哉春妖螽蟥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于豐凶不隱之隱也余學春妖又親蒙其來于是乎記

甫里雜說

唐 陸龜蒙

先儒曰警賤惜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于二女二女教之以鳥工龍工樂俗注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况舜壻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反受教于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故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甫里雜說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爲稷官烝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子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發繫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

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九奚襪帶之足云

柳下惠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口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勸學雜說

蠶化

唐 陸龜蒙

橘之蠶大如小指背負特角身慙慙然類蝓蟻而青翳葉仰蓄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襟黑鞵蒼分朱間黃腹瑱而脩綏纖且長如醉方寤附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綠艸樹聳空翺輕瞥然而去或隱隱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粉拂甚可愛也

蠶化

大

須臾犯蠶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桎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蠶後不見觸蠶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畧大蕙室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倣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蠶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蠶化者可以惕惕

蟹志

唐 陸龜蒙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于禮經載于國語
楊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于易象爲介類與
龜與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
參于藥錄食毗莢延平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
紀其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
穴于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
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靡沸指江而
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其江之道焉
爾然後扳援越軼而去音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
質寢人于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
求之其越軼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
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于義耶
拾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于智耶今之學
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
又不汲汲于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
沮洳也孟軻荀楊氏聖人之漬也六籍者聖人之海

也苟不能拾沮洳而求漬由漬以至于海是人之智
反出于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耒耜經

唐 陸龜蒙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于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楊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甿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豎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步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爲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于食

耒耜經

一

經曰耒耜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治金而爲之者曰犁鏡曰犁壁斷木而爲之者曰犁底曰壓鏡曰策頰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曰犁建曰犁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墾墾猶塊也起其墾者鏡也覆其墾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墾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鏡引而居下壁佩而居上鏡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鏡者曰底底初實于鏡中工謂之甿肉底之次曰壓鏡背有二孔係于壓鏡之兩旁鐮之次曰策頰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馳然相載自策頰

耒耜經

二

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耨者曰轅後如柄而耨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也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庠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柅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于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桎乎軛也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乎此平鏡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脩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鏡二尺策減壓鏡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雄稱絕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又有二耕而後有耙渠疎之義也散墾去芟者焉爬而後有礮礮焉有礮礮焉自爬至礮礮皆有齒礮礮舂而巳咸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于是耒耜經終焉

甫里先生傳

唐 陸龜蒙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于甫里故云。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挾適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意以是學爲已任。而顛倒漫漶。窮塞無一通者。始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據而辯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

甫里先生傳

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篋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于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詩。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較轆波瀾。穿穴險固。因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窓戶。硯席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冊。值本卽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一字。謬誤者。用之樂聞人爲。

甫里先生傳

二

學講評通借。不倦有無賴者。毀拆揉汗。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旣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池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汗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舍無斗升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是舜徽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舍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薜。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許。薄爲饌饌之實。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南陽張又新嘗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鱸置。雖但不得見也。不復引滿。向口爾。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請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移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

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乘小舟設
席賣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謂小本
會意徑還不爾雖水禽晏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
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
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怕急
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
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
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甫里先生傳

三

江湖散人傳

唐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
爲時之怪民。束于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
知耻。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
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
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
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皆有用乎水之散。爲雨。
爲露。爲霜。爲雪。水之局爲瀦。爲瀦。爲瀦。爲瀦。爲瀦。爲瀦。
土之散。爲封。爲封。爲封。爲封。爲封。爲封。
散人傳
可崇穴之可溪。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填不可
以爲。埏。覺不可以爲。孟得非散。能通于變化。局不能
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
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實獲我心

書李賀小傳

唐 陸龜蒙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
驅蹕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
成其文子爲兒童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
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
南五里有投金灘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
千餘步基址坡陀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
大櫟合數夫抱叢篠蒙翳如鳴如洞地窪下積水沮
如溪處可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嘉
除里民樵畝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口或開
日乘驢領小吏徑募投金渚一往至則陰大櫟隱叢
篠坐于積水之傍苦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袞袞去曹
務多隨廢令李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
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
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挾撻刻
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耶至于槁死不得隱伏天能
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

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奇人奇文

書李賀小傳

野廟碑

唐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述，悲夫。昨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既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黜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嫗而尊，嚴者，則曰姥，有

野廟碑

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敝之以庭堂，暖之以階級，左右老木，櫨植森拱，蘿葛翳于上，泉鳴室其間。車馬徒隸，荒榛怪狀，昨作之，昨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雞犬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老孺蓄牧，慄慄然病死喪，昨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于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底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扞大患，其死也則血食于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扞患者遇

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小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朞，未嘗休于胷中，民之當奉者，一日解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爭，較神之禍福，就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個捷脆怯，顛蹶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紀其末。

野廟碑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儀。祿位，順順酒牲，其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梁鴻墓文

唐 陸龜蒙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
以酒爲奠其辭曰

先生作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
濱客阜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他自吳粲以舉曰天
人之勤亦多不懷志于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
之烈魄家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
而來過俯淮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編性誕客
祭梁鴻墓文入
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而自斡身病妻弱自吳民
之祭不得故方耕而自穡所以法先王之義者庶五
噫今可作

12363



ZW 21181888584546